

林 肯 传

(美) 卡尔·桑德堡

× × × 出版社

第一章 童年

当十三个隶属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在 1776 年宣布独立时，在罗金汉县住着一个名叫阿伯拉罕·林肯的人，他是弗吉尼亚州的民兵上尉。他父亲约翰·林肯留给他一个二百一十英亩的农场。当时，许多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荷兰和德国的移民正纷纷抢占谢南多亚河谷的土地，并着手开发这些长期属于印第安人的处女地。约翰·林肯便是其中之一。

阿伯拉罕·林肯的妻子巴舍巴·赫林为林肯生了三个儿子——莫迪凯、托马斯和乔赛亚，和两个女儿——南希和玛丽。多年来，他的朋友丹尼尔·布恩每次从肯塔基旅行归来，总要把那边的河谷描绘给他：青草漫野，黑壤遍地，林木森森，野兽成群，流水潺潺，溪水中到处都是鱼。尤其自从听布恩说那里的土地价格才四十美分一英亩后，他便对那里产生了强烈的向往。阿伯拉罕·林肯在 1782 年毅然地卖掉农场，整装结伴，沿着荒山野路，从坎伯兰山口穿过，由北转向西，迁到肯塔基，全家在格林河畔住下，并向当地政府申请购买了两千多英亩土地。

托马斯·林肯年岁日增，他同亲戚朋友在肯塔基的各个地方都停留过一段时间。他有时外出，但大多是在华盛顿县给人当雇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学会了木匠手艺。托马斯·林肯十九岁时在肯塔基州民兵队服役，二十四岁时当了坎伯兰县的

林肯传

警察。

1803年，在哈丁县城伊丽莎白敦北部42公里的米尔河畔，托马斯·林肯用现款一百一十八英镑买下了二百三十八英亩土地。1806年3月，在伊丽莎白敦他受雇于一个商店老板布利克利，沿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驾驶一只平底船顺流而下，运一批货物到新奥尔良。

1806年6月12日，二十八岁的托马斯·林肯在华盛顿县比契兰与二十二岁的露西·汉克斯的女儿南希·汉克斯结婚。婚后，托姆靠着学来的木匠手艺谋生。

1807年2月10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取名萨拉。

1808年5月，正是百花盛开的时节，带着女儿，托姆和南希离开伊丽莎白敦搬到乔治·布朗菲尔德的农场，托姆还是既做木工又干农活。这年，托姆全家二度搬迁，这次他们将家安在了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位于离霍詹维尔两英里的诺林河南汉口。为了能全心全意地开垦那贫瘠坚硬的土地，他在附近森林里采伐圆木，然后盖起一栋小木屋。这栋小屋只有一扇用皮革做铰链的门和一扇小窗，屋顶有一个粘土砌成的烟囱，时常冒出缕缕轻烟。进入小屋，站在用泥土夯实的地面上，可以透过小窗看到外面的天空、太阳、雨雪、树木、广阔的草原和低矮的群山。

1809年2月12日星期天早晨，一个助产婆被请来小木屋。在助产婆和托姆·林肯以及呻吟的南希·汉克斯的期盼下，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这个战争与流血、梦想与幻灭的世界里。这个男孩被取了和他祖父一样的名字——阿伯拉罕·林肯。在寂静的环境里，他在一个身处荒野的母亲的阵痛中，在一张铺着玉

米皮也许是鸡毛的床上出生了。

托姆·林肯以前在他家东北方向六十公里处的诺布河畔买了二百三十英亩土地。那边的土地肥沃些，邻居也较多。1811年春，他把全家搬到那里。因为在托姆新盖的小屋附近是著名的坎伯兰小道，即从路易斯维尔到纳什维尔的主要通道，所以他们经常能看到载着移民的带篷大车向南、向西、向北驶去；小贩沿途叫卖兜售马口铁器皿和杂货；高踞马背的监工或奴隶贩子赶着前面的奴隶徒步跋涉。有时，也会看到乘着漂亮的马车的国会议员或州议员前往路易斯维尔参加会议。

在这里，小阿伯拉罕学会了走路、说话，一天天长大，再大一些，又学会了做零杂活，如传话送信、提水、搬运劈柴、清扫炉灰等；另外他还去种豆子、玉米、洋葱和土豆的地里锄草，尝到了辛苦劳动的滋味。在高山深谷环抱中的这个诺布河农场，是阿伯拉罕·林肯记忆中的第一个家。

学校一开学，家里没有活需要萨拉和阿伯拉罕干时，他们会每天徒步四英里去上学。他们的校舍是一间泥土地面、独门出入的圆木盖的屋子。在这里，他们学习十个阿拉伯数字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他们的第一个老师是个天主教徒，第二个老师以前是个小酒店的老板。小阿伯拉罕跟他们学写字。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爱练字的习惯，因此，无论是在尘土上，沙地上亦或是在积雪上都能寻着他用木炭东涂西抹的痕迹。他深深地被书法的特殊魅力吸引了。

因为诺林河农场和诺布河农场的产权问题，托姆·林肯打了两场官司。由于当时奴隶制正在扩展，1816年一个哈丁县纳税人竟拥有黑人奴隶五十八名。托姆·林肯产生了搬家到印第安纳的打算，其原因后来阿伯拉罕在笔录中是这样解释的：

林肯传

“部分是奴隶制问题的缘故，而主要是由于地契上的纠葛”。

1816年12月，托姆·林肯同南希、萨拉、阿伯拉罕，乘载着一些最必需的家什的四匹马的马车离开肯塔基向北进发，渡过俄亥俄河到达当时印第安纳的佩里县。他们穿过丘陵起伏、树木丛生的原始荒野，高大的橡树、桦树、榆树、山茱萸遍地以及紧紧缠绕着葡萄藤的矮树丛。托姆常常在前面走，多半在阿伯拉罕的帮助下用斧子劈开荆棘，开通一条小径，这时大地被薄雾笼罩着，地下不断冒出冬天的阴冷湿气。后来阿伯拉罕写道：“这是一片原始地带，熊群和别的野兽常在森林里出没，豹子的吼声使夜空中充满了恐怖”，“熊群追噬野猪”。大地荒凉，移民寥寥无几，每平方英里大约只有一个人，每隔两三英里才有一户农家。

他们披荆斩棘，穿过荒野，历尽艰辛，来到一块离俄亥俄河约十六英里、鸽子河附近的较为宽阔的高地上。全家每个人都动手迅速地搭起一座窝棚，称之为“半敞帐篷”。在敞开的那一边，一堆篝火日日夜夜地燃烧着。这年冬天，在他们到达后的几周之内，托姆·林肯在将满八岁的小阿伯拉罕和邻居的帮助下，盖起了一座十八英尺宽、二十英尺长的带阁楼的小木屋。

后来，阿伯拉罕形容那一年是“非常艰辛的日子”。他们要除草，砍树，在极少的几英亩土地上挖掘长满草根的荒地，接着种上庄稼。他们吃的主要是从附近森林里猎获的野火鸡、野鸭和野鹅、鹿、熊，偶而看见成群的野鸽掠过天空，黑压压的一大片。小木屋晚上用木柴、松明子和猪油燃烧后发出的光照明。萨拉和阿伯拉罕从春末到深秋，都赤裸着脚板出去采摘榛果和其他野果子，他们有时候紧张地望着父亲用烟熏走树上

的蜜蜂后割蜜。有一个困难就是缺乏水。虽然托姆打过几口井，但都干涸了。所以阿伯拉罕和萨拉不得不跑将近一英里的路才能打到泉水。

作为美国边疆开拓者的一部分，他们一家和很多移民一样，长期开垦着沉睡的处女地和中西部新的垦殖区。数以千计的移民坐着大车穿过东部山脉的隘口，或者沿着俄亥俄河乘坐平底船、驳船和汽轮涌向西部，去购买每英亩两美元的国有土地。在通往西部的小道、移民踩出的小径和大路上到处是破车的轮子，遮没了辐条和轮圈的野草附近多半还有生锈的铁锅和死人死马的骷髅。有些拓荒者虽然想坚持到底，但大都在半途就死了。因此“懦夫不敢行，弱者死道旁”的话盛行一时。对那些半路因突然染病或遭遇到连绵不断的阴雨、风暴、大风雪而死去的坚强者来说，这话是相当不公平的。

1816年12月，林肯一家到达鸽子河。这时，很多移民已来到了印第安纳，它们具备了“加入联邦的条件”。大约就在这时，小阿伯拉罕提出了一个让人深省的问题：“联邦？联邦是什么？”

1818年10月5日，当橡树叶和枫叶都变红时，林肯的母亲被死亡夺去了她那三十四岁的生命。她安详地躺在屋角的木床上，永远地“睡着了”。随后是艰苦的一年，十二岁的萨拉变成了家庭主妇，操持家务，在丹尼斯·汉克斯和阿伯的帮助下，托姆·林肯致力于开垦更多的荒地，种上庄稼，经营农场。

11月是阿伯拉罕和萨拉的寂寞时光。父亲去了别处，不过他答应很快就回来。托姆穿越森林，渡过俄亥俄河，直奔肯塔基的伊丽莎白敦，来到了寡妇萨拉·布什·约翰斯顿的家。他

林肯传

们在12月2日结婚了。

一天早上，萨拉和阿伯拉罕惊喜地看到一辆四驾马车出现在他们开出的地里。先从车上跳下来的是父亲，随后下来的是托姆的新妻、孩子们的继母萨拉·布什·林肯，后面是十三岁的萨拉·伊丽莎白、十岁的马蒂尔达和九岁的约翰·约翰斯顿——是她和前夫生的三个孩子。他们从车上搬下一个黑色的核桃木柜子、一口大衣箱、一床羽毛褥垫、几个枕头、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锅、壶、刀、叉、汤匙等家什。

父亲告诉小阿伯：“这是你的新妈妈。”阿伯这时正抬头看着这位高大、健壮、面色红润的妇人：她神色温和，说话从容，举止端庄。初次见面，她就给阿伯拉罕留下和蔼可亲的好印象。

阿伯拉罕十一岁时又上学了。过去了许多年，他描写他度过童年的地方时说：“那里也有些可以说是学校，但对教师的要求几乎没有，只要会读、会写、会算到比例就可以被任用。如果偶尔一个被认为懂得拉丁文的过路人，停留在附近时，他就会被认为是奇才。”学校常常在冬天有教师来到鸽子河时开学；教师一离开学校就放假。后来阿伯说：“他上学的时间全部加在一起还不到一年。”

学会看书后的阿伯看遍了所有能找到的书。丹尼斯·汉克斯多年后在回忆他表弟的读书习惯时说：“我从未见到十二岁后的阿伯拉罕随身不携带书本。他在衬衫里塞书，在裤袋里装满玉米饼就去耕地了。中午他坐在树底下边吃边读。他晚上回家后便把椅子往烟囱边一放，背靠着墙就读起书来。”在那黑暗的岁月中，书本照亮了那灰暗的小屋。

晚上，在詹特里维尔镇的离林肯家一英里半的商店里，常

常会听到一些农村孩子谈起林肯是如何埋头书本：“他边读边用木炭在烧火用的铁锹上写字，写了擦，擦了又写。”丹尼斯·汉克斯说：“阿伯拉罕在某些地方表现得很古怪。好象他能从书中比别人得到更多的东西。同样是上学，也都念过《肯塔基教师》这本书，可只有阿伯能提出“谁最有控诉权利？是印第安人还是黑人”这样的问题。随后，在玉米地里就对此大发议论。

时间一转眼便过去了，阿伯拉罕长大了。十七岁的他已近六英尺四英寸高，手臂修长，肌肉雄健，力气很大。每天的户外劳动使他十分疲惫。他要伐树开荒，砍烧灌木，拉大锯，劈栅栏木条，犁、耙、铲、锄、种，收割庄稼，剥玉米皮，帮邻居盖房子，滚放圆木，挤牛奶，杀猪等。有时，为了赚些衣食和住宿费，他会给邻近的农户做帮工。

他常常一个人在树林里劳动。整天他听到的只有自己的自语声、斧声、树枝随风摇曳声和鸟鸣兽吼声。在孤寂的荒野中，与他为伴的是树林，是四季变幻的天气和林间的天空，是他那把独特的工具——斧头。他被寂静所包围，他的性格就是在这寂静的环境的深深影响下形成的。

除了学校和书本，小阿伯拉罕还通过多种途径探求知识，正如后来他所说的，他的学问是“随手捡来的”。他家里和邻居的信都由他写。他边写边大声念，并提出问题：“在信里你想说些什么？你准备怎么说？你认为这样说确实最好，还是有更好的说法？”这是一种他练习作文和语法的方法。

他步行三十英里，到一个法院里去听律师们的辩护词，观察他们怎样措词，怎样做手势；他一边听那些政治演说家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边模仿他们；他看过了那些四处游走的福音传

林肯传

教士的布道，回来后也照他们的样子做。他不仅会扮各式各样的鬼脸，还会讲滑稽好笑的故事。他把读书的那股劲转移到研究各种人物上。他品尝过些威士忌酒，发现他并不爱喝酒，也懂得了酒无益于人的身心。他抽过烟，感到讨厌它。他听过诨词小调，记下了其中有乡土气息和寓意深刻的部分。

在林肯的一生中，他的继母对他有一个无声的、强烈的感染力量。她被林肯一家和邻居们说成精明能干，不仅有一手好针线活，还很会理家，屋里的杯盘家什收拾得干净整齐。对上帝的虔诚，她不仅表现在言词中，更多地体现在劳动上。虽然生活很苦，但她为活着而感恩。当阿伯拉罕有烦心事的时候，她最能读懂他，阿伯拉罕自己也承认深深地被继母影响。

在安德森河口，有一个叫詹姆斯·泰勒的，经营着一艘横渡俄亥俄河的渡船。年轻的阿伯拉罕曾在他的农场当过雇工，在渡船上当过帮手。就是在那里阿伯拉罕见到了汽船、成串的满载农产品的平底船和来自工业区的其他货船和带有供全家居住的小舱的平底船络绎不绝地驶向他们新的家园。俄亥俄河是一条象征美国文明的大动脉，是充满青春活力的生命之流。没过多久，十八岁的阿伯拉罕就造了一条自己的摆渡船，从贝茨码头把客人送到在河心停泊的汽船上。

詹姆斯·金特里在鸽子河垦区拥有一些最大的农场和俄亥俄河上的一个码头。他调查了林肯的背景后，就相信林肯能沿密西西比河运一船农产品到新奥尔良。首先，金特里先生让阿伯拉罕造一艘平底船，然后让他儿子艾伦和十九岁的自称为“雇工”的林肯共同管理这条船。货装好后，他们就开始了在这宽阔曲折的河道上的千里航程。平底船以每小时四至六英里

的速度沿着“群河之父”顺流而下。

抵达新奥尔良后，他们将货物连同平底船一起卖掉，在这儿转了几天。年轻的林肯初次见到一个拥有四万人口的城市。这不仅是一个大都会，还是一个国际港口，载着糖、棉花、食品和烟草的轮船就是从这儿驶往欧洲。大堤和码头上聚集了办事人员、种植场主和忙着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大港口的水手和海员三五成群地来来往往，他们或高谈阔论，或大声叫喊，热闹非常。街上有英国人、北方佬、法国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也能偶尔看到自由黑人，但一般情况下看到的是奴隶。带锁链的黑人奴隶成群结队地从街道上走过，被押往方圆几千亩的棉花种植场。酒店和赌窟遍布街头。英国和法国的国旗曾经在这里悬挂过，如今美国国旗又飘扬在上空。这里有著名的大教堂，有在建筑和维修方面耗资巨万的华厦，也有拥挤的街道。街道两边楼房的二楼都装有古雅的铁栏杆，街上还有长满西班牙青苔的生机勃勃的橡树和鳞次栉比的低矮简陋的房屋。这是一座具有古老情调和陈旧传统的城市，不同于印第安纳的粗犷清新。

在经历了这次既开眼界又让人兴奋的千里航程之后，林肯于1829年在詹姆斯·金特里的商店里又工作了一段时间。接着一件新的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托姆·林肯计划将全家搬往南希的堂弟约翰·汉克斯很早以前就迁去的伊利诺斯，并定于1830年3月1日清晨动身。阿伯拉罕·林肯当时“已到法定年龄”，已成为享有选举权的适龄公民了，按照法律他可以不必要把自己的收入交给父亲了，他可以不受什么约束，来去自由。

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后，他们全家便动身起程。两辆大车每

林肯传

辆都套着两头牛，另一辆套着四匹马。他们晓行夜宿，由于大地昼夜温差大，所以牲口不断打滑，行进非常困难。大车轮轴不断呻吟着，木楔子发出嘎吱的声音，正如后来林肯所描述的，旅程是“漫长而令人疲惫的”。他们涉过河溪，常常要破冰前行。

经过两百英里的跋涉后，他们到达伊利诺斯州的梅肯县，找到了约翰·汉克斯。约翰带他们去看事先为他们选定的地点。那块地位于散加芒河北岸，离迪凯特西南方约六十公里，处在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处。约翰·汉克斯已伐好盖房子的圆木。他们很快就盖了一间熏肉房，一个牲口棚，而且还开垦了十五英亩土地，种上玉米，周围竖起栅栏。接下来，阿伯拉罕和约翰·汉克斯又帮两户邻居劈了三千根栅栏木条，并为查尔斯，约翰·汉克斯的弟弟开垦了在草原上的三十英亩的处女地。

1830年夏，在伊利诺斯阿伯拉罕发表了第一篇政治演说，这与单调繁重的农活相比很明显的是一个大变化。以前，他曾多次对着树、树桩、成行的玉米演讲，但那仅仅是他单独的练习。在迪凯特的伦肖商店前，两个州议员候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时，阿伯拉罕上前提出了改进散加芒河道以利航行的建议。

秋天，林肯家多半人都染上疟疾，卧病在床，托姆和萨拉服用了大量从迪凯特商店买来的奎宁和威士忌强身合剂。12月间，降了一场覆盖地面两尺半深的暴风雪，没过多久又下了一场雪，使积雪厚达四英尺，到处都是高高的雪堆。随后，又下雨而后雨水结冰，更多的雪花又将冰壳盖上了。同鹿群、牛群一样，狼群扒开雪层觅食，然而什么也没找到。不仅农作物和饲料全毁了，牛、猪、马也尸横遍野，农户、磨粉房、居住区之间的联系中断。在连续多天的零下十二度的严寒中，家家

受困于冰雪，不得已只好吃炒玉米来充饥。因为没有取暖的柴火，有的人被冻死；由于短缺玉米，有些人沦为饿殍。在雪层覆盖大地达九周之久后，春天才来临，在草原上雪水恣意流淌。

当道路可以通行时，林肯全家又迁居东南方百里之外的柯尔斯县。阿伯拉罕因为另有打算，所以没有同行，况且他这时已“成年”了。

第二章 在纽萨勒姆的日子

1831年2月，约翰·汉克斯同一个叫丹顿·奥法特的商人订了一个合同，由他自己和阿伯·林肯、约翰·约翰斯顿驾驶一艘平底船运一批货物往新奥尔良。1831年春，阿伯拉罕·林肯二十二岁，他与他的堂舅和异母兄弟沿散加芒河顺流而下。他浑身充满着青春的欢乐，心里带着一些不确切的希望，带着一脑子被人认为是古怪的思想，驶向一个新的天地。

林肯到新奥尔良后见到许多奴隶贩子登的广告，其中有一张这样写道：“愿随时以最高价购买各类黑人，当场现金交易，代客销售也可，收取佣金。特别准备了专供存放黑人的圈栏和牢房。”卖主的广告上写道：“出售——从十岁到十八岁健康的女孩数名，二十四岁的妇女一名，有十个二十五岁的很会做事的妇女，还有三个很健康的小孩。”而买主的广告内容则千篇一律：“购买——愿以最高价现金购买二十五名十八到二十五岁的壮实的黑人，男女均可。”

大概过了一个月，林肯和约翰斯顿坐汽轮返回了北方。在新奥尔良乘汽轮沿密西西比河溯流而上，然后从圣路易斯循陆路徒步跋涉的期间里，林肯一定是存着好奇的心情，不时想到纽萨勒姆村和村里的老乡，想象着他的新工作和即将开始的生活。林肯将在该村商店和磨房做伙计，月薪十五美元，并提

供一间后房居住。7月下旬林肯到达村里后，先在街上转了一圈，看了看十几家村舍，把今后将经常和他打交道若干年的人们打量了一番。

1831年8月1日，林肯参加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投票。他推选辉格党亨利·克莱一派的候选人为国会议员，反对现任国会议员的杰克逊派候选人约瑟夫·邓肯。这天，他花费了大部分时间逗留在投票处的周围，愉快地同人们交谈，讲故事，交朋友，他记住了散居在纽萨勒姆四邻的每个人的姓名和长相。

因为在约翰·卡姆伦家吃住，在饭桌上和在临睡前的烛光下林肯都能听到有关这个村如何年轻、如何因其有大好前途而被建设起来的故事。1829年10月，即两年前，卡姆伦和他的一个伙伴测量了这块地方，并将它命名为纽萨勒姆。没过多久，新村就有了一些工匠，几家小店铺，二十五户人家约一百左右的居民，还有一名法官和两个警察住在村子附近。

奥法特花费十美元买了一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他和林肯一起用圆木盖了一间房子，随后便开设起一家新店铺。货物运到后，它们被林肯堆放在货贺与屋角里。不久，村里便开始传颂起林肯诚实待人的故事。有一次，为了退还一个妇女买纺织品时多付的几分钱，他走了六英里的路；还有一次，他发现给一个女顾客少称了四盎司茶叶，就又跑了好几英里去补给她。

在商店工作期间或在闲暇时，林肯接触到了许多音容笑貌和性格动机各不相同的人。他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这样范围广类型多的事物。

约翰·艾伦医生是与林肯同月到达纽萨勒姆的达特茅斯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因不适应佛蒙特州的水土才来到西部。他

林肯传

是个优秀的医生。他反对奴隶制度，也反对酿制和销售酒精饮料。为此，他能从容地同人辩论，以证实他是个诚实而执着的人。他是一个很值得林肯欣赏的北方佬，林肯在这以前很少遇到北方佬。

1831年末到1832年初，年轻的林肯经由他的好朋友治安法官鲍林·格林的帮助，开始研习法律和学习起草较为简单的文件。

1832年3月9日，林肯写了一篇文章，预示了他将加入政界，竞选伊利诺斯州议员。这是在那时之前他所写的文章中最大胆又最重要的一篇。斯普林菲尔德镇《散加芒报》把这篇文章印成传单。文章中有着一个初入世的青年对其竞选活动的胆怯羞涩语调，然而对自己的观点和政纲他却相当自信，并作好了同任何竞选者辩论的准备。在纽萨勒姆，由于修筑铁路费用昂贵，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汽轮运输，因此，只要是可改进散加芒河航运的措施，林肯都表示支持。他说：“假如我当选，凡为了这一目的而又考虑周到的立法措施我都会认可并给予支持。”他极尽全力地建议兴办教育、出版、宗教和道德教化事业。

他同时又承认他很年轻：“也许是我自许过高，有点不现实了。”他的抱负正如他所说的“我将努力把自己完善成一个值得同胞们尊敬的人。得到他们真正的尊敬，在我的抱负里没有比这更远大的了。”他把当选的成败“完全寄托在本县内无党派的选民身上”，并坦言：“我从出生那天起便一直在最卑微的阶层之中生活，而且没有有钱有势的亲友的支持。”这拉开了他真正投身于政界的序幕。

1832年4月的一天早晨，有个人快马加鞭来到纽萨勒姆。立刻将一项通知传达给州长约翰·雷诺兹，通知要求从散加芒县民兵中招募四百名服役一个月的志愿兵。当时，同东面的几乎所有州一样，伊利诺斯州的边界不久就要对印第安人发动一场战争。印第安人索克和福克斯部落的军事首领、六十七岁的“黑鹰”已于4月6日渡过密西西比河，侵入伊利诺斯州。他告诉他的人民将仍可以在罗克河沿岸种植庄稼，重建家园。他率领着三百六十八名面涂油彩、头插鹰翎的武士，近一千名妇女、儿童，还有四百五十匹战马。他的人民一百年来一直在这个草原河谷上耕种渔猎，自从同白人签订了一个条约以后，才被迫退到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区。“黑鹰”现在说：“土地不能出售”，“除了可以带走的東西以外，其他一概不能出售”。上次在出售土地的条约上之所以会签字铸成大错，是因为红种人被白人用烈酒灌得烂醉才造成了那样的结果。

后来林肯在回忆那年4月的日子时说：“1832年‘黑鹰战争’爆发以后，奥法特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已到了近乎倒闭的地步了。”不久，奥法特便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纽萨勒姆。林肯没有了谋生的出路，于是借了一匹马，到九英里外的里奇兰河参加由朋友和邻居们组成的一个连队，并担任连长。他们进驻比尔兹敦营地，成为动员到该地的一千六百名驻军的一部分。

一天，一个年迈的印第安人拿着从一位将军那里获得的安全通行证缓步走进营地。士兵们马上冲上前去要将他杀掉，林肯一个箭步跃到这个印第安人的身边，严肃地说道：“士兵们，你们决不能做这样的事！”一些暴躁的士兵唾骂他是懦夫。话

林肯传

音未落，林肯很快地回答说：“拿起你们的武器来决斗一场吧！”当家乡的小伙子们开始维护林肯时，双方才消火。士兵们感到，虽然林肯是个连长，但他并不仗势欺人。

像影子一样的“黑鹰”部队让人捉摸不定，像幽灵似的忽隐忽现。他置诱饵，搞假象，设陷阱，打伏击，让白人的部队损失惨重。最后“黑鹰”的部队被打败了。“黑鹰”成了俘虏，被押往华盛顿。在总统府里，这位红种人面对着杰克逊说：“我是——一个人——而你——是另一个人。……我是为了替我的人民报仇才拿起战斧，他们再也受不了你们的迫害了。……我无需多说，你知道一切。”

退伍后的林肯回到了纽萨勒姆。六个月过去了，一名军官在斯普林菲尔德找到林肯，付给他九十五美元作为他参军八十天的薪饷。在军营中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林肯深刻地了解了志愿兵的心情：为什么他们去打仗；为什么在泥泞中行军；又为什么在雨中冰冷的土地上露宿。后来一位目睹者说，他看见林肯一提起这些志愿兵就眼含热泪。

1832年8月6日，选举之日前十八天，在散加芒县林肯四处奔走，进一步阐述在春天 he 发表的长篇竞选演说。他说：“我支持设立一个全国银行的主张，支持内地建设计划和征收高额保护关税措施，我的意见和政治原则就是这些”。在动员农民时，他就在地里帮助割麦、堆草，表明他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斯普林菲尔德县政府大楼 he 发表一篇演说后，就终止了他的竞选活动。选举结果揭晓后，林肯落选了。在十三名竞选中 he 名列第八。但在 he 所属的纽萨勒姆选区的三百张选票

中二百七十七票是投给他的。

后来林肯叙述在 8 月选举后他的境况时写道：那时生活拮据些，工作也没有着落，尤其因为不知该求助于谁，所以渴望同那些一向待我不错的朋友们在一起。不知该干什么，想学铁匠，又想研究法律，但又觉得受的教育不多，成功恐怕很渺茫。

商人罗恩·赫恩登和威廉·贝里合伙经营一家商店，林肯给赫恩登写了一张借条，购买了他的股份。贝里和林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进了一批货物。林肯后来说，“除了债务越积越多使得商店快倒闭外，他们一事无成”。到 1832 年的秋末，生意仍没有多大起色，贝里心灰意冷，林肯则整天留恋于书本和幻想中。在斯普林菲尔德拍卖市场上，他买了布莱克斯通的一本著作，这是他读到的第一本法律书。

生意以破产结束。1833 年 3 月贝里领到一张执照，同林肯一起又开了一个零售酒店。林肯对卖猪肉、食盐、枪支、火药和用印花布、女帽换鸡蛋、皮毛原本就没有多少兴趣，更别说用烈性酒换取大人和小孩的钱了，这使他感到内疚。于是，在领到执照的几个星期之后，林肯移交了他在酒店的股份给贝里。

1833 年 5 月 7 日照林肯的说法，他“被指定为纽萨勒姆村的邮务员。这是个无关紧要的职位，他的政治观点与他担任这个职务并无冲突”。他从邮务所的收入中提成作为他的薪金，每年约五十美元。

在分送报纸之前，林肯可以纵情地阅读，因此他可以读到许多不曾见过的报刊，这也使他形成了从报纸上观察政治动向和研究问题的习惯。在《国会环球报》上当他读到华盛顿国会

林肯传

议员们的演说全文时，他有时会心情激动。

那时，找零活赚钱的机会很多，他劈过栅栏木条，当过磨坊短工，在商店做过帮手，在农场干过活。在这期间，他研读了沃尔内的《帝国之灭亡》、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潘恩的《理性时代》，虽然他当时债务缠身。他的老合伙人威廉·贝里于 1835 年 1 月突然死去，没有留下一分钱。因此，他们两人的债务就得由林肯一个人偿还，多达一千一百美元的债款，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个美元就相当于一只耗子，搅得他整夜难以成眠。

1833 年秋天，林肯开始着手做他不曾干过的技术性很强、责任重大的工作。后来他写道：散加芒县的测量员建议我代为负责其所在地区的一部分测量工作。我接受了这个委托。我买了一副测链和一个指南针，攻读了一些有关测量的书籍以后，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这个差使使我能勉强度日。

然后，在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日以继夜地钻研吉布森的《测量的理论和实践》、弗林特的《论几何、三角及矩形测量》。教师格雷厄姆的女儿说：“不知多少个夜晚，当我在深夜醒来时，总看见林肯和我父亲在炉火旁研究和计算，一旁母亲不停地往炉子里添柴，以增强火光。”有很多个夜晚，林肯独自一人通宵钻研，这几乎累垮了他。六个星期的刻苦钻研之后，他终于完全掌握了书中的知识。没过多久，他就因为在测量工作上的细心、准确而远近闻名了，人们经常请他去处理一些关于地界方面的难题。可是有一次在彼得斯堡，他却设计了一条弯的街道，因为如果按常规把这条街设计成直的话，就要把寡妇杰迈玛·埃尔莫尔家的房子划到街心去了。而林肯晓得，她和她的孩子们仅仅有一个小小的农场。

林肯传

寒冬的一个早晨，林肯看到邻人年轻的亚勃·特伦特正在劈一堆从旧马厩拆下来的木料时，一双光脚板仅用破布裹着。他告诉林肯因为他想挣一块钱买双鞋子。林肯邀请他到自己的店里去暖暖脚。过了一会儿，林肯回到店里时把斧子还给亚勃·特伦特，同时告诉他木柴已经被劈好了，领一块钱买鞋去吧。

第三章 就任州议员

作为州议员候选人，林肯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 1834 年 4 月 19 日的《散加芒报》上。在这前后，林肯参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集会，因此无论是他给送过信还是他帮助测量过土地的人，全都知道他要竞选州议员这件事。这时已成为散加芒县辉格党中一位被大家承认的中坚人物的林肯，得到了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县辉格党领导人约翰·托·斯图尔特的支持。这一次竞选，与两年前不同的是林肯没有对有歧义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因为这一次不是选举总统，所以选民可以有更大的个人选择的空间。当地的民主党领导人鲍林·格林喜爱和信任林肯，他对林肯承诺他的民主党同事将极力支持他参选。开始林肯对此犹豫不决，在同斯图尔特商谈后，他才欣然接受。

1834 年 8 月 4 日第九届州议会议员的选举开始。他不负众望，在散加芒县十三名候选人中，林肯以第二名的选票数胜出。这是二十五岁的林肯获得的第一个重要政治职位，这个职位使他得到了比以往都高的薪金。此后，他便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迷宫里，令人眼花缭乱的立法和议会中锻炼着自己的才干。选举以后，他仍继续管理乡村邮务所，偶尔从事测量和估价工作。同时，他更加深了同斯图尔特的关系。在“黑鹰战争”中，斯图尔特曾当过少校营长，那正是林肯当连长时所在的营。然后，斯图尔特当过两年州议员。他不仅是个沉默寡言的

幕后人物，还是个精明强干的律师。在他的影响下，林肯产生了更多钻研法律的兴趣，并有机会从斯图尔特那里借阅了很多法律书籍。

同年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林肯和其他州议员一起去伊利诺斯州首府凡代利亚，全程七十五英里，坐马车足足花费两天时间。

林肯和斯图尔特住同一间屋子。因为斯图尔特的领导地位，这间屋子同时也就成了辉格党人活动的中心。在这间屋子和在这里开的议会里，林肯结识了很多，其中主要是青年，后来他们都成了州长、国会众议员或参议员这一类重要的人物。林肯在这里还第一次见到一个矮得几乎同侏儒媲美的人，不过，是一个矮小的巨人。他身体强壮，二十一岁，是个十分自信的人。这个人叫斯蒂文·阿·道格拉斯，是为争取伊利诺斯州第一巡回法庭的州检察官这一职位而来。

12 月 1 日召开州议会。会场安排在面对公共广场的一幢“濒危”的两层楼砖房的底层。在演说和唱名表决时，天花板上的灰泥时常劈里啪啦地掉下来，对此议员们已经习惯了。

在五十四名州众议员中，农场主占半数以上，律师占四分之一，商人和机械工人占少数几个。林肯和其他辉格党人虽然想选一个不那么极端的杰克逊派民主党人当议长，但最终还是由一个货真价实的杰克逊派人物当选了。在十一个执行委员会中，虽然林肯仅被指派了公共账目及支出委员会的工作，但实际上他参与了好几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2 月 5 日，林肯在会议上挺身而出，正式通知议会，他将提出一个法案。按照议事规程，这在法案三天后才得以被提

林肯传

出，是一个缩小治安法官权限的法案。

林肯在会议的第十天又提出一项决议案，在那里他说：“应指令我州的国会参议员，并要求我州的国会众议员努力争取通过一项法律：在上缴伊利诺斯州国有土地出售的收入给美国国库时应抽出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金额给伊利诺斯州。”然而这项议案没有被人重视，未付表决，林肯也没有再提起。

他极力提倡在斯普林菲尔德建立一家新的州银行，并为这项法案投赞成票，从此便开始了他与银行界的联系。他投票赞成开通一条连接伊利诺斯河与密执安湖的运河，期望能开通自伊利诺斯州中部到大西洋的航道。一般情况下，投票时林肯同斯图尔特以及处于少数的辉格党是一致的。议员们提出的法案很多次都出自林肯的手笔，由此看来他参与的活动幕后多于公开出面。

在这届议会上，全国银行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引起的风波都要激烈。杰克逊总统早就公开挑战银行界，他不同意延长国家银行营业执照期限的优惠，并指责它是收买报刊、政客和议员的一股“金钱势力”。因此，杰克逊总统同丹尼尔·韦伯斯特、亨利·克莱和其他辉格党领导人发生了冲突。在 1832 年大选时，杰克逊就使银行问题演变成选举中的一个争端。由于当时农民和工人的投票支持，杰克逊获得选举团中的二百一十九票，而克莱只获得四十九票。国会参议院谴责杰克逊实行的有关银行问题的方针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对此杰克逊强烈抗议，而参议院则拒绝把此抗议写进国会议事录中。听了各党派间长达几个小时的关于反对国家银行决议案和支持杰克逊的激烈争论以后，林肯对所有这类决议案的看法同辉格党人是一致的，只有一次不同，那次他表示，参议院应该同意把杰克逊对

参议院的回答写进它的议事录上。

一个经常出入议院的人注意到在这届议会期间的林肯“瘦骨嶙峋，满面皱纹，衣衫不整，简直到了野蛮的程度。……然而他却有某种深得人心的魅力和令人折服的气质”。

次年2月13日午夜前，经过修订的最后一批法案总算通过了。冒着零度以下的严寒，林肯坐公共马车，花了两天时间返回纽萨勒姆。

按预定的计划和程序凡代利亚的活动结束后，林肯告别了烟雾弥漫的屋子和喧嚣的生活，现在又单骑穿行在僻静的乡村道路上。在数九寒天的旷野里，他再次进行测量工作。尝到了置身于政治和立法漩涡中的滋味后，原本模糊的从政决心坚定了起来。正如后来他所写的，他“还得搞测量来生存”。至于他的法律书籍，议会开会时就“放下”，“议会一结束再拾起”。

很快，一年又过去了。在大雪的装点下，起伏的草原和连绵的群山披上了白色的盛装，林肯坐马车来到凡代利亚，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1835年12月7日召开了州议会特别会议。议会在六个星期里讨论了一百三十九项提案，同时把修筑十七条铁路的特许证发给那些伊利诺斯州想看到火车和听到火车汽笛声的城镇。有一半提案获得通过，开凿伊利诺斯—密执安运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尽管一直没有动工，然而提案的发起者们在一段时间内却对此寄予极大希望。

林肯因为参加了这次特别会议而得到二百六十二美元的津贴。休会以后，他于1836年1月18日乘马车返回家乡。这是在伊利诺斯州难得的一个好日子，它预示着冬天已走远了，初

林肯传

春已经不会远了。

林肯又开始过去的活动：搞测量，学法律，参加政治活动。5月30日，作为小镇的邮务员林肯分送完毕最后一批信件后，向纽萨勒姆的居民发布了一个通知：邮务所已被迁往彼得斯堡。

由于当时辉格党代表大会尚未实行提名制，1838年6月13日，林肯再次宣布自己将以该州议员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他表示赞成内地建设计划，主张给予妇女投票权。选举在8月1日揭晓，在散加芒县的十七名州议员候选人中林肯得票最多。辉格党人“占据”了散加其县，他们赢得了七名州众议员和两名州参议员的席位。

在州议员选举成功不久，林肯参加了两名由州最高法院法官主持的律师业务考试。9月9日，在伊利诺斯州，林肯取得了在所有法院里进行律师业务的许可证。10月5日，在一个斯普林菲尔德的法庭里，他代替约翰·托·斯图尔特出面为一个案件辩护，这拉开了他同合伙人开办事务所的序幕。

10月到11月间，林肯除了测量过三次土地后，就再没着手这个工作了。

九个散加芒县的辉格党议员都是高个子，平均身高六英尺，林肯最高，因此人们给他们取了“九个高个子”的绰号。

1836年12月5日州议会召开。在开幕词中邓肯州长建议伊利诺斯州对“所有铁路建筑和运河工程”在财政上予以支持。至今，上届议会决定发给特许修建证的十七条铁路和两条运河仍然没有动工的意思。新议员斯蒂文·阿·道格拉斯作为内地委员会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综合提案。在这项提案中，伊利诺斯州的每个城镇几乎都要开一条运河或修一条铁路，提

案并准备为这些工程提供一千万美元的资助。通过发行公债来募集这笔钱。这项一千万美元的法案，在召开州议会的同一天就在伊利诺斯州内地建设代表大会上被通过了。出席这次大会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实业界人士代表，斯普林菲尔德的州银行行长托马斯·马瑟名列其中。林肯自始至终都是这家银行的积极支持者。以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身分，林肯向大会报告说，本州预算在收支平衡的情况下结余二千七百四十三美元一十八分，完全有能力支付。

针对这项提案的幕后交易开始了，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礼尚往来。这时的林肯已经是辉格党的议会领袖了。为了把州首府迁到斯普林菲尔德必须弄到必需的票数，他们“九个高个子”就设法使别的议员能从这一综合提案中受益。结果，这个一千万美元内地建设法案以六十一票对二十五票被通过了。与此同时，经过林肯和他的散加芒同事的努力，把伊利诺斯州首府迁往斯普林菲尔德的决议终于在州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以多数票被通过了。

那部分反对这项决议而失败了的议员指责说，这次投票是“幕后交易，营私舞弊”的结果。但是大局已定，他们已无能为力了。斯普林菲尔德为此而狂欢，市民们在公共广场昔日鞭笞犯人的刑柱前围着燃起的篝火尽情歌舞，直到刑柱化为灰烬为止。

在南部各州，凡是发表反对奴隶制的言论的人就是犯法者，鼓动黑人奴隶造反者就被判处绞刑，而且已经有了先例。南部各州的税册上有三百万黑人劳动者被划分为价值十多亿美元的牲口。不管是在教会还是政党中，还是在商业同行还是家

林肯传

庭成员中，全国开始被奴隶制问题分裂成两半。从蓄奴州经自由州再越过国界线，秘密的“地下铁路”进入加拿大。奴隶制的反对者们会把一个逃亡的奴隶藏在家中、牲口棚或地窖内，夜晚就经由“地下铁路”线把他转运到下一个“站”，或者在白天时把他藏在干草堆里运走。南部的奴隶主和官员常常拿着搜查证来北部追捕他们在逃的“私产”，在伊利诺斯州这种人常被看到。伊利诺斯州南部还有假装是追捕奴隶的人，他们把自由黑人抓到蓄奴区去贩卖。州长递交了附有六个州备忘录的一个简短通知给州众议院以提醒注意，奴隶制问题正日趋成为一个激烈的争端。

在这种动荡的形势下，林肯对他的议员同事们拟订下述决议案的做法是能够理解的。决议案表示：“我们反对组织废奴协会。……根据联邦宪法，不可侵犯各蓄奴州对奴隶的所有权，而……未经它们的允许，它们的这种权利不能被剥夺。”

林肯投票反对这个决议案。投赞成票的有七十七人，只有五个议员和他一起投反对票，其中一个名叫丹·斯通的是北方佬，米德尔堡学院毕业生，在 1833 年来到斯普林菲尔德。在这之前，他是律师，任过俄亥俄州州议员。1837 年 3 月 6 日在议会休会前三天，他和林肯联名递交了书面抗议。抗议的语言十分谦逊，但意思却表达得十分明显。

州议会两院本次会议已经通过关于国内奴隶制问题的决议案，抗议这一决议案通过的署名人持有以下理由。

他们认为，奴隶制度虽然是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上建立的，但是传播废奴主张只会增加奴隶制度的罪恶而不会减少。

他们认为，按照宪法，合众国国会没有干预各州奴隶制度的权利。

他们认为，依照宪法合众国国会即使有权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度，但是得该特区人民主动提出要求才可以。

4月，林肯打点好行装打算离开纽萨勒姆。就像他所说的，他六年前像“一块漂流不定的浮木”来到这儿，而这块“浮木”现在已经成为持有开业证的律师、议会的辉格党领袖和州议会议员。在别人眼里，这个山村正趋于衰败，但在林肯眼里，却是哺育他的母亲。

第四章 律师生涯

斯普林菲尔德到 1837 年人口已达一千四百人。它负责散加芒县一万八千人所需要的大部分日用品、杂货和工具的供应，同时收购谷物、猪肉和其他农产品。几家杂货店、十九家纺织品商店和六座教堂都在这里。有十一名承包诉讼的律师，十八名开业行医的医生。在这里，一贯赤脚的农妇们现在也穿上鞋子进城了；男人们不再穿他们的鹿皮靴，代之以牛皮鞋和牛皮长筒靴。在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身穿有褶子的绸衬衫、足登长筒靴的男人和穿着绫罗绸缎的女人。农民赶着大车运送小麦、玉米、土豆以及其他蔬菜，车轴发出的吱嘎的呻吟声、农民对牲口的吆喝声、鞭子的抽打声交织在一起。1837 年 4 月 15 日，阿伯拉罕·林肯已二十八岁，他骑马来到斯普林菲尔德，这时，已经不见了往昔的荒野。许多人骑马、乘船或坐车从豺狼、豺狗和盗马贼出没的地区经过，离开肯塔基州迁到这里定居。当时，有七十八个自由黑人、二十个登记注册的契约奴和六个奴隶住在散加芒县。

林肯把马停在乔舒亚·斯皮德经营的百货店前，他询问单人用的被褥的价钱，斯皮德开出了十七美元的价格，林肯说：“挺便宜，可我现在没有钱。如果你允许我赊账到圣诞节，而我在这里又能顺利地开业当律师的话，我一定会偿还您。万一我倒运，那这账只好赊一辈子了。”后来斯皮德说：“他那忧伤

的语调使我不禁产生了对他的深切的同情。……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忧郁的脸。”斯皮德大方地叫林肯和他在商店楼上一张大双人床合睡。林肯提鞍囊上楼，下楼时高兴地说：“啊！斯皮德，你真让我感动！”他们之间矢志不渝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像他和散加芒县巡回法庭的文书威廉·巴特勒之间的友谊一样，斯皮德热情地邀请林肯在他家用膳。

巡回法庭的审判室被安排在霍夫曼路上的一幢两层的楼房里。新近开业的斯图尔特和林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就在审判室的楼上。房间又窄又小，里面只有一个烧木柴的旧火炉，一个用几块粗木板钉成的书架，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条长凳，一条野牛皮制的盖毯和一张小床。斯图尔特当时正为竞选国会议员而忙碌，因此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林肯一个人支撑，全力以赴地处理他们的全部律师事务。在处理诉讼事件的空余时间里，他还写了许多信，以继续争取政治上的支持。

一天，一个邮政部的稽查员来到斯普林菲尔德，他是来查问一笔林肯任纽萨勒姆邮务员时办理的几美元零几分的账款。林肯拿出一个纸袋，数了一遍里面的钱，与这个稽查员查询的款数不差分文。接过钱，那个稽查员写了收据，非常满意地回去了。

1837年，出现了经济危机，银行倒闭，信贷收缩，存户亏损，银根吃紧。《散加芒报》说：“全国到处充斥着困难时期的呻吟。”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州银行已“暂停支付硬币”，所以，人们只能持有纸币。7月10日，在凡代利亚邓肯州长召开了一次州议会特别会议。会议否决了主张撤销一千万美元内

林肯传

地建设计划的提案，通过了银行暂停支付硬币的提案。林肯始终维护斯普林菲尔德银行的利益。每当有人提议把斯普林菲尔德定为州首府的法案撤销时，林肯对此总是很警觉，并立即表示反对。会议结束是在两周后。

伊莱贾·帕里什·拉夫焦伊，一位三十五岁的废奴主义者，曾在圣路易斯办过报，然后迁到附近的奥尔顿。一个星期天，他的印刷机刚被运到，当天夜晚就被一些不明身分的人扔进密西西比河。他的支持者为他买来第二台印刷机，结果，又被一群暴徒抢去丢进河里。在他帮助下，组织了一个伊利诺斯州的反对奴隶制度协会，此后，第三台印刷机也没有逃过如此的命运。有人传来消息说，俄亥俄州的废奴主义者正给他运来另一台印刷机。这台印刷机一到，就被放进一个有人看守的仓库里。1837年11月7日夜晩，一群暴徒袭击仓库但没有成功，便放火把仓库点着。冲出来阻止这种强盗行径的伊莱贾，被暴徒开枪开死。他的弟弟欧文·拉夫焦伊在他墓前跪着发誓说：“我决不背弃哥哥为之抛洒热血的事业。”林肯当时远在美国斯普林菲尔德，他没想到，他能和欧文·拉夫焦伊在不可思议的政治迷宫里会相互了解，同甘苦共患难。后来林肯写道：“他至死都是我最忠实的朋友。然而，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别人。”

1838年1月，在斯普林菲尔德的青年学会上林肯作了一次题为《永保我国政治制度之青春》的演说。他指出，美国革命的前辈们不惜牺牲生命为我们赢得的权利，目前正在受到侵犯。他说：“不管什么时候，如果纵容一小撮歹徒聚众闹事……任凭他们把印刷机扔进河里，抢劫仓库，枪杀编辑，焚烧教堂，随意烧死或吊死他们所讨厌的人，而不制裁他们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政府必定是不会长久了。”这是林

肯二十九岁前发表的一篇集思想和语言的杰作。演说词有极为严谨的结构，甚至摘引其中的任何片断都能使这一特点突显出来。出于他对美国的未来、人身自由和个人义务的热爱，他阐述了一些非常重要而神圣的思想，这些思想像种子一样在他心中萌芽生长，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主张辩论自由，即使是废奴主义者也应该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发表意见。这些观点是与在散加芒县占统治地位的南部分子的口味不相符的。即使这些人没有听到现场的演说，也在《散加芒报》上读到了演说词的全文。

林肯 1838 年夏季再次参加州议员的竞选。在 8 月 6 日的选举中，在十七名候选人中，林肯独占鳌头。同年 12 月，在凡代利亚辉格党人提名林肯为州众议院议长候选人，但林肯最终落选了，于是，他便出任州议会中的辉格党领袖。他在这届议会里再次为内地建设法案所需费用投了赞成票并出谋划策。1839 年 3 月 4 日州议会休会后，林肯离开凡代利亚，回到斯普林菲尔德重新从事律师行业。

看到民主党人实行的代表大会提名制成效显著，他就帮助召开了州辉格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斯普林菲尔德举行，会议中，林肯被提名为五个伊利诺斯州总统选举人之一和州辉格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838 年 12 月，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林肯细致、深刻地对范布伦总统拟议中的以分金库代替国家银行的计划评述了一番。他揭露了民主党高级官员盗窃国家资财的事实。在结束演说时，他发誓：我对天、对全世界发誓，永远忠于这个给予我生命、自由和爱情的祖国的正义事业。”

林肯传

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于 1839 年 12 月提名俄亥俄州前国会众议员、参议员威廉·亨利·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辉格党不考虑事情的真正程度，向全国人民竭力宣传哈里森只住一间简陋的小木屋，只喝苹果酒。但他们却绝口不提哈里森曾因投票反对密苏里州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而丢掉他在国会中的席位的事情。早年推崇哈里森的林肯极为赞赏他的这段经历。

竞选运动在 1837 年民主党政府的失败、经济恐慌和市面萧条等问题中激烈地展开。辉格党抱怨民主党执政太久，该换班了。这场来势迅猛的竞选运动，最终以哈里森以二百三十四票对范布伦的六十票获胜告终。作为第一个代表西北部的人，哈里森被选进白宫。

“九个高个子”之一的尼尼安·沃·爱德华兹，有着贵族派头，可能因为他是前伊利诺斯州州长的儿子，与林肯一般大。他们一起参加竞选运动，一起出席辉格党的会议。爱德华兹家两层楼高的砖房住宅，大得足够装下十多间草原农民的小木屋。尼尼安·沃·爱德华兹的小姨子，玛丽·托德小姐于 1839 年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来这儿长住。玛丽·托德的祖父辈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战斗过，在 1812 年战争中，父亲罗伯特·史密斯·托德当过上尉，后来任国会众议院秘书、州参议员，现在出任列克星敦的肯塔基银行行长。

当时玛丽小姐二十一岁，性格开朗，看上去容光焕发。她毕业于培养“上流妇女”的学校，并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与继母争吵后，她便离开肯塔基老家。林肯从第一次见到玛丽小姐，便被她的魅力吸引住了。她成为第一个走进他生活圈子里的泼辣而有才华的女人。

林肯和玛丽·托德于 1840 年订婚。尼尼安·沃·爱德华兹夫

妇都反对，说她自甘堕落，说她和林肯不是同一阶层的人，门不当户不对。她坚定地说，林肯前途光明，而且在她所遇到的人中他是令她最中意的人选。

1842年11月4日晚上，三十三岁的新郎和将满二十四岁的新娘在爱德华兹的住宅里举行了婚礼。

婚后，林肯夫妇在条件比较差的环球旅馆寄宿，每周四美元的食宿费。1843年8月1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取名罗伯特·托德。没过多久，他们便花费一千五百美元买了一幢木结构楼房并搬了进去，这里离市中心仅隔几条街。

第八司法区也就是第八巡回审判区，原来所辖区域内有九个县，后来增加到十五个县。在这个区内林肯四处奔波，处理案件，几乎所有的县都被他走遍了。他有时骑马，有时乘轻便马车，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坎坷道路上奔波，有时走一两个小时还看不到人家。遇到春雪初融、道路泥泞或雨雪交加、寒风刺骨的恶劣天气时，旅途更为艰辛。遇上阴雨连绵或大雨倾盆时，他就去附近农舍避雨，如果恰逢第二天要开庭，那就只好穿着被淋透的衣服继续赶路。第八巡回审判区南北跨度达一百六十英里，东西跨度达一百二十英里，从斯普林菲尔德直到印第安纳州边界。林肯广泛接触了这个地区边疆拓荒者中的各种不同的人物。

在州最高法院，林肯曾就贝利同克伦威尔的著名的诉讼案件进行过辩论。克伦威尔曾把一个黑人女孩卖给贝利，说她是奴隶。贝利同意以现款购买这个奴隶，就写了字据。在其部分辩词中林肯说，在未被证明是奴隶以前这个女孩应是自由人，如果不能出示有效证件说明她是奴隶，她就不能被当作商品买卖，克伦威尔和贝利也就不能拿她来作现金交易。最高法院最

林肯传

终判决，“因为该女孩原本是自由人”，所以“不能作为被买卖的对象”，贝利的字据是不能起法律效力的。

1844年12月，比尔·赫恩登被批准开办律师事务所，林肯不久便同他合伙作事。当林肯提出要同他合作时，赫恩登感到格外惊喜。林肯只是说：“比尔，我们彼此信任。”此后多年中林肯一直称赫恩登为“比尔”，他则称林肯为“林肯先生”。赫恩登追求光明，对正义和自由充满着像火一样的热情，普通百姓都非常喜爱他，他同当地一帮有势力的“机灵野小子”也有一定的交情。林肯选中这个不贪钱财、富于幻想、容易冲动、初出茅庐的比尔·赫恩登作为他的合伙者，不仅由于法律事务上的原因，他还考虑了政治上的因素。有一次，林肯曾问赫恩登有关奴隶制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让你认为奴隶制必须被根除呢？”赫恩登回答说：“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必须这么办。”

第五章 当选国会众议员

在 1843 年 2 月中旬，林肯给辉格党活动分子理查德·托马斯的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要是你目前听到有谁说林肯不想当国会众议员的话时，我希望你以我的私人朋友的身份告诉他，你完全确定他搞错了。”林肯 3 月间以州辉格党领导人的身分，同其他辉格党人联名写了一份题为《告伊利诺斯州人民书》的竞选传单，对全国争论的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传单同意征收财政关税，反对征收直接税；支持被民主党人反对的国家银行；主张出售国有土地以增加本州的收入。林肯警告意志不坚定的辉格党人说，必须采取代表大会提名制度，不然就会被“共同的敌人”打败。他在关于呼吁党内团结的传单中写道：“一个才智胜过任何哲学家的人说过，‘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

在办公室里林肯伏案疾书，写信给编辑、政界人士、选区工作人员和选民。他曾经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写信给全县每个选区三至四名最活跃的辉格党人。”

彼得·卡特赖特被民主党人提名为候选人，同林肯竞争。卡特赖特不仅是一个有名的旧派的巡回牧师，一个野蛮的福音布道者，而且还是一个煽动家，一个杰克逊派民主党人。卡特赖特的部下不断散布谣言，说林肯把醉汉同基督教徒和教会会友说成一类人；说林肯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虽然信仰上

林肯传

帝，但不承认耶稣，也不相信报应和赎罪的教义；说他讲过“基督是私生子”。林肯为此散发了一份传单来最全面、最具体的阐述他的宗教观。传单这样写道：

“在本地区若干地方广泛地流传着诬蔑我的话，大意是说我公开嘲笑基督教。在朋友的一些建议下，我决定用传单的形式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我的确不属于任何基督教教会，但我不曾否认过《圣经》的真理，不曾有意说过轻视宗教的话，更是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冒犯基督教派的事。不错，早年我颇相信我所了解的所谓的“必然论”，也就是说人脑的活动或休息是被自身所无法制约的某种力量所支配的；有时在同其他人的辩论中，我曾试图坚持这种意见。可是，我已经抛弃这样的辩论习惯五年多了。顺便说一句：我始终认为这和几个基督教派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以上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真实情况的扼要说明。

我认为，我不会去支持一个公开嘲笑或敌视宗教的人进入官场。先不说他和上帝之间的那种报应循环、永生不灭的大道理，我只感到没有人有权去伤害可能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公众的感情和伦理。所以，假如我确实犯了这一条，那我决不会去怨恨谴责我的人。但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捏造罪名给我，散布谣言，那我会毫不客气地谴责他。”

林肯曾出席过一次宗教集会，卡特赖特在会上讲话讲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说：“在场的各位，谁愿意把心献给上帝或想进天堂，请站起来。”零星的几个男人、妇女和孩子先先后后地站了起来。他又进一步劝告说：“那么谁不愿意下地狱请站起来。”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只有林肯还坐着。于是卡特赖特用最严肃的口吻说道：“我看到很多人表示愿意奉献自己的心

给上帝而进入天堂。我又看到只有一个人表示不愿意接受第二个劝导。这个人就是林肯先生，两次他都没有什么反应。林肯先生，我可以问问你吗？你想去哪呢？”

林肯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我是以一个顺从的听众的身份来这儿的，出乎我意料的是卡特赖特教友居然只喊了我的名。我认为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宗教问题。我承认卡特赖特教友提出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感到我并不一定要像其他人一样对您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卡特赖特教友开门见山地问我要去哪里，我愿同样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去国会。”人们就是如此讲述这个故事的。

辉格党的朋友们为林肯筹集了二百美元作为个人竞选费用。选举结束后，他还给他们一百九十九美元二十五分，也就是说在竞选中他只花了七十五美分。计票结果是林肯得六千三百四十票，卡特赖特得四千八百二十九票，沃尔科特得二百四十九票。林肯给斯皮德写信说：“虽然我很感激朋友们使我当选了，但当我被选入国会时我并不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高兴。”

1846年5月份即是林肯被提名后的第十一天，国会宣布美国将对墨西哥发动战争，交由政府负责组织一支五万人的志愿兵，筹集一千万美元的战争费用。在一些演说中，林肯只是简单地建议全体公民要站在国旗一边，提供一切必需品给前线英勇的士兵，直到和平。

1845年10月林肯这样写道，“对得克萨斯问题他从来就不很感兴趣”，似乎他只朦胧地知道一点关于被幻梦和现实所驱使的、无法抑制的各种美国势力的现状。这里所谈到的现实，就是拼命要把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纳入美国版

林肯传

图，因为这些地方有着广阔的土地和让人垂涎的财富。这里所指的幻梦，则是要建立“一个以海洋为界的共和国”。林肯认为，为上述目的所采取的行动和政治步骤所带来的毫无光荣可言。

要到 1847 年 12 月林肯在国会的任期才开始，所以在这之前，还是像以往一样继续奔波在第八巡回审判区。在休息时，他偶尔会听到街上的人低语：“这就是林肯，新当选的国会众议员。”

林肯这时每年的收入在一千二百美元至一千五百美元之间，州长的年俸是一千二百美元，巡回法庭法官的是七百五十美元，与他们比起来林肯的收入是相当优厚的。这时，他已大体上还清了债务。据联合事务所一本 1845 至 1847 年间的不完全的收入登记簿记载，收费介于三美元与一百美元之间，大部分是十美元，偶尔也接受用杂货和农产品抵消律师手续费。众所周知林肯说过他不会管理财务，而且也不曾有太多的钱来麻烦他。

林肯思想开阔，喜欢问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里，他曾就辉格党所支持的保护关税制写过他个人的独特想法。他说：“在世界的初期，上帝对第一批人类说：‘你必须用你的汗水来获得食物。’从那以后，我们如果不肯先付出劳动，那么除了地球上的空气和阳光以外，我们再也享受不到什么美好的东西了。既然好东西大多数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享受这一切东西的权利，应该被那些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这些东西的人们所拥有。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偏偏总是有一些人劳动，享受的东西却比不劳动的人少。这是不对

的，不应该让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应该努力争取每个劳动者得到他全部，或尽可能接近全部的劳动产品，这是值得任何一个贤明的政府奋斗的目标。”政府如何办到这一点呢？一个很好的补救的办法就是：“尽量让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的现象消失。”例如，“美国有能力生产大量铁和一切铁制品，耗费的劳动也不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多；因此，进口铁和铁制品的一切劳动都是无利可图”。至于棉花，“为什么不直接把棉花在产地和消费地纺成纱织成布，这样就可以省去那些不必要的运输消耗。”他推断出这样一条简单的根本原理：“在任何时候，假如一切劳动都停止，一切现有的储备平均分配给人民，那么用不了一年，就不会有活着的人——全都要饿死。……整个社会的游手好闲将造成整个社会的迅速毁灭；在这一点上，无益劳动就无异于游手好闲。”因此林肯进一步推理说，放弃保护关税“必将增加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

林肯已开始穿礼服了，在洁白的白衬衫的领口上打着黑绸领结，鬓角留到齐耳朵的四分之三处。即使这样，他仍被说成是不修边幅的，人家说他的裤腿太短，背心皱折不平，头发蓬松。

林肯住在斯普林菲尔德家里的时候，常常亲自劈木柴，生炉子，挤牛奶，梳马毛。林肯说话有些粗鲁和土里土气。他几乎不唱歌，但他的发音在演说时清晰而又引人入胜。有时，他会把音调提高到令人吃惊和难忘的高度，甚至能够赋予每个音节以准确的含义。在和较为低矮的人交谈时，他低垂双肩，头朝前倾，让人感觉谦和、亲切，使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面对面地交谈。

林肯传

林肯以年租九十美元出租了斯普林菲尔德的私人住宅，只保留“阁楼上靠北一间房”用来储藏家具，然后于1847年10月25日带着妻子、四岁的罗伯特和一岁零七个月的埃迪坐马车去圣路易斯，又乘轮船和坐火车，一星期后到达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列克星敦的亲友们同林肯夫妇会了面。玛丽·托德得意地给大家介绍已当上了国会议员的丈夫。在他们暂住的三个星期内，林肯参观了奥尔德姆与托德公司的轧棉厂，这个工厂的工人都是奴隶。林肯是在他的妻兄、该厂的副经理利瓦伊·托德陪同下一同坐车的。

林肯察觉到肯塔基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正呈发展趋势。他亲眼目睹被拍卖的奴隶，被用铁链成群地锁住押往南部棉花种植场的情景。他听说了伊莱扎在列克星敦被拍卖的经过。伊莱扎是一个只有六十四分之一的非洲人血统的漂亮的女孩子，虽然看起来是个白人，但还是一个奴隶。一个美教会青年牧师叫卡尔文·费尔班克的和一个来自新奥尔良的粗脖子的法国人争着抬价购买伊莱扎。当抬到一千二百美元时，法国人问：“你还要抬多高？”费尔班克回答说：“比你高一点，先生。”两人不断地抬价，直到费尔班克缓慢地叫出“一千四百五十美元”。满头大汗的拍卖人见法国人开始有点拿不定主意，便从伊莱扎的肩上拉下衣服，露出她的脖子和乳房，并且大声高喊：“机不可失呀！”正当人群里喃喃发出怨言和骚乱的时候，法国人慢吞吞地叫出“一千五百八十美元”。拍卖人于是拿起槌子，叫着“一、二、三”。伊莱扎转过她那痛苦而让人同情的面孔望着费尔班克，费尔班克马上叫出“一千五百八十五美元”。拍卖人说道：“我就要卖掉这个姑娘了，你还要抬价钱吗？”法国人摇摇头。伊莱扎当场就晕了过去。拍卖人对费尔班克说：

“先生，你以低廉的价格就得到了她，你准备怎么处理她呢？”费尔班克大声说道：“给她自由！”大多数观众激动得狂呼起来。费尔班克在那儿买这个黑人奴隶是因为他与辛辛那提的萨蒙·波·蔡斯和尼古拉斯·朗斯沃思等人已事先谋划好，他们容许他把价钱可以抬高到两万五千美元。从那以后，因为从事其他反奴隶制活动费尔班克被囚禁在监狱里，在那里他度过了十七个年头。

林肯一家乘坐马车和火车历时七天，于1847年12月2日抵达华盛顿，先暂住布朗旅馆，后又到斯普里格夫人的供应膳食的公寓里居住，后来在这块地上建了国会图书馆。林肯一家初到华盛顿时看到的是一个规划过的城市，有纵横交错宽阔的大街、公园、广场以及坐落在宽敞草坪上的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可是到处几乎都是一片狼藉，尤其那座深色木制圆顶的国会大厦显得特别突出，大厦两侧的房子还没有开始修建。宽阔的用鹅卵石铺成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从国会大厦一直延伸到白宫。

华盛顿居住着的四万人中有八千自由黑人和两千黑人奴隶。这里有华丽的私邸，也有贫民窟，大街小巷到处有猪、鹅、鸡乱窜。大多数人行道是用煤渣或石子铺的。有三十七座各种教派的教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数量更多的赌窟、酒吧间和妓院。大街上，衣衫破烂的黑人奴隶驾着马车不断地运送各种产品，不时还可以看到将被拍卖或已被卖出的黑人奴隶被链子锁着成群地沿街走过。林肯在国会大厦附近还看见一所监狱，他说这“活像是一座黑人马房”，在这里拘押的黑人就要“完全像马群一样”被赶到南部去。而另一方面呢，这里也有图书馆、博物馆、花园、喷泉以及作出过历史性重大决定的

林肯传

大厅和政府机关；这里还是举行各式各样典礼、舞会、招待会和举办庄严隆重仪式的地方；这里的语言是从路易斯安那州到缅因州各地的美国方言，有慢条斯理的南方人的腔调，有鼻音很重的北方佬的口音，也有各种不同的西部俚语。

在众议院大厅林肯宣誓就职后，坐到了辉格党一边的后排座位上。他看到在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小个子，说起话来又甜又尖酸。此人已年逾八十，曾任美国 1825 年至 1829 年间的总统，以后又在国会任职达十七年之久，他就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主要的、言论激烈的辉格党人之一，他大声痛斥奴隶主为了扩展奴隶制的地盘而使得墨西哥战争爆发。

在墨西哥的美国军队掌控着这个国家，为这场战争美国政府不仅付出了二千七百万美元，还牺牲了二万七千名战士的生命。随着墨西哥的战败产生的问题是：“墨西哥将拿什么来赔偿我们呢？既然墨西哥没有钱，那么，墨西哥将给我们多少土地？还是整个墨西哥吗？”

林肯的观点极为明确。他看到了战争背后的政治原因，他认为……民主党人知道，战争将掠取更多的领土，使南部种植场主在这些领土内能够扩展棉花种植业和使用奴隶劳动，推行棉花种植场主的政策和扩展奴隶制。

1847 年 12 月 22 日，林肯委婉地要求总统向众议院讲明“我们的公民”第一次“流那么多血的”确切“地点”。他直截了当地暗示，总统曾经命令美国军队强行开进还不一定是美国国土的地方。后来林肯说，总统试图“通过说明真相的办法来证实即使他把全部真相说明也无法证实的东西”。

1848 年 1 月 12 日，在众议院林肯为辉格党几天前的投票

辩护时说：“总统对墨西哥发动战争是完全不需要的，更是违背美国法律的。”

自从墨西哥通过革命推翻西班牙的统治以后，林肯论述了各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权利。他的论说带有华盛顿、杰佛逊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气息：“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只要有力量和决心，就有权起来推翻现在的政府，重组一个更适合他们的新政府。这是最神圣、最宝贵的权利。……这样，人民中的每一个成员，只要有能力，就可以革命，使他们所居住的领土全部成为自己的国土。除此以外，这样的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的大多数也可以起来革命，抵制跟他们杂居在一起或在他们附近居住的那些有可能反对他们的革命运动的少数人。我国革命中的托利党人就是这种少数人的最好的例子。不墨守旧的路线或旧的法律，而把它们废除，建立新的，这是一切革命的特点。”

林肯投票赞成提供给战场上的士兵的一切供应和支援，赞成对于谴责波尔克总统和政府的每一项议案。他希望得到家乡的人对他这种行为的理解。但是很多家乡的人都不明白他这样做的原因，甚至包括比尔·赫恩登在内。在给赫恩登的信里林肯解释说，美国总统如果可以像波尔克总统在发动墨西哥战争时那样干，那么他就和一个君主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总统认为有必要击退侵略而实质是去侵略邻国时的行为被允许，那就等于说，不管何时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击退侵略，他就得被容许发动战争。”《伊利诺斯州纪事报》还赞成把墨西哥占为己有，使之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一个新当选的密西西比州的国会参议员曾在布埃纳维斯塔战斗过，当时他的一只脚负伤，但还是坚持赢得了胜利，此人就是棉花种植场主杰弗逊·戴维斯。他说，美国是行使“征服

林肯传

的权利”而占领墨西哥的，如果我们不去兼并尤卡坦，那么，英国也会去占领。如果英国阻挠美国向巴拿马海峡进军的话，他主张同英国开战。他要求派十个团驻防墨西哥的提案在参议院顺利地通过，但在被辉格党人控制的众议院中，提案却被打入冷宫。新的土地可以使南部进一步扩展奴隶制，同时也可使南部增加一些在国会中的政治代表以便抗衡日益壮大的北部代表，这就使北部和南部的两党内部分裂，派生出其他派系。

杰弗逊·戴维斯日益取代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科·卡尔洪多年的领导地位。在 1848 年，戴维斯就曾在参议院说过，要是愚蠢、狂热、腐化和仇恨破坏了联邦的繁荣和和平的话，那么，分离南北两部分……继续保存和平和友善”。南部的辉格党人罗伯特·图姆斯、亚历山大·汉·斯蒂文斯，特别是亨利·克莱，不赞成就这样轻易地使联邦解体。有几个北部州的民主党人正在分裂，是否要把奴隶制扩展到有移民定居的大片新领土上是他们所争执的问题。

全国所有听力正常的人都听说过威尔莫特附加条款。它超越了党派的界线，促使南部的辉格党人反对北部的辉格党人。三十四岁的戴维·威尔莫特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杰克逊派民主党人，他曾积极地为劳工争取权利，他也反对因负债而被判刑的立法。在 1846 年他曾针对拨款法案提出了一条附加条款，规定在从墨西哥战争中夺得的一切土地上不准推行奴隶制。此后，这个附加条款就在国会内屡次地被提出作为各种议案的补充条款。林肯写道：他确信他“至少”也有四十次投票赞成这个附加条款了。这种限制奴隶制进一步扩展的条款，使得矛盾激化，使得某些人叫嚣“不公平和干涉各州内政”，更使得南部领导者威胁要脱离联邦。

国会众议院记录表明，林肯在处理有关任命、请愿、抚恤金、选民证等事务以及公路、河流、运河和港口等内地建设问题时是勤奋、认真的。在他看来，这里的诡辩和争论就是伊利诺斯州州议会的翻版。

1848年7月27日，在国会众议院林肯认为：“在主要问题上……泰勒将军的方针和民主党提名的卡斯将军的方针至少是一样清楚”，后来林肯又补充道，“我相信并且希望，如果泰勒将军当选，不会否决附加条款。……卡斯若当选，他一定会在我们现有的领土上引入奴隶制。”他指出：“九年间卡斯将军每天从政府手中领取十份口粮，共计七百三十美元每年。……议长先生，我们都知道那个站在两垛干草之间因犹豫不决而被饿死的牲口的故事。卡斯将军是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因为即使让两个干草垛相隔一千英里，他也会站在两垛之间一动不动，同时把两堆干草吃掉，恐怕连沿途的青草也不会放过。”

1848年发生了一些显然无法挽救的事件。2月间，墨西哥和美国签订一项条约宣告战争结束；割让新墨西哥和上加利福尼亚给美国；格兰德河下游从河口到埃尔帕索一段成为得克萨斯与墨西哥的边界；美国答应以一千五百万美元来换取他们所获得的墨西哥领土。卡尔洪、戴维斯、罗伯特·巴·雷特以及另外一些南部的人正在公开设法组织南部各州脱离联邦。在北部，崛起了一个具有爆炸性力量的党派——自由土地党，该党提名前民主党总统马丁·范布伦作为总统候选人。该党的政纲要求“劳动自由的权利，反对奴隶制的侵略”，邮费降价，把土地无偿给予真正的垦殖者，“自由土地，自由言论，自由劳

林肯传

动和自由的人”是他们的口号。这个新生政党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俄亥俄州的萨蒙·波·蔡斯、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戴维·威尔莫特、朗费罗、洛厄尔等人。一些州的反对奴隶制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正陆续地涌进这个新党，他们认为，新党有一番事业值得为之而奋斗，而辉格党和民主党的政纲全都是观望、中立，对当前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毫无解决的办法。

由于辉格党执行的是“公平合理的轮换”政策，林肯决定不再竞选国会众议员。在辉格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他忙着递送文件，帮助编辑《炮台报》，写政治信件，出版竞选印刷品。他被派到由自由土地党人掌控的新英格兰去演讲。他先乘火车去纽约，然后又乘船到诺威奇，历时三天于9月12日到达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在伍斯特发表讲演时他说，泰勒是一个“值得被托付国家的利益、原则和繁荣的恰当的人选”。而总的说来，自由土地党的政纲就像北方小贩叫卖的裤子，“大得任何大人都能穿，小得任何小孩也能穿”。

在波士顿的特雷蒙特会堂，在纽约州州长威廉·亨·西华德的演讲后，林肯发表了讲话。在他们暂住的旅馆里，林肯告诉西华德他一直在思考他的讲话。林肯说：“我认为你是对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今后这个问题应该被重视起来。”

林肯全家回到了斯普林菲尔德。在选举之前，为辉格党候选人争取选票，林肯曾在八至十个伊利诺斯州城镇作了讲演，他一再提醒大家说，原本要投给自由土地党的票可能会转投给卡斯。在谈到美国向外扩张获取更多的领土时，他引述了一个农场主关于土地的话，“并不是我贪得无厌，我只想得到那些

跟我的土地相联接的地盘”。

选举以泰勒获胜告终。六名自由土地党人被选为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其余各州共选出了六名自由土地党人，这预示着将有一番针对奴隶制问题的激烈争论。

1848年11月下旬，林肯到圣路易斯，然后乘轮船再换乘火车来到华盛顿，参加12月7日众议院的会议。第十三届国会这时已经开会三天了。

他扼要而有分寸地要求联邦政府给予帮助来改善河流和港口，要求制定一项政策使移民得以取得国有土地。凡是要在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建立自由政府的措施，他都投赞成票。只要一提威尔莫特附加条款，他都一律投票支持。对于立即和无条件地禁止哥伦比亚地区奴隶制的全面废奴措施，他往往投反对票。

林肯建议除了来自蓄奴州的政府官员带来暂住的“必需的仆人”以外，不得再带新的黑人奴隶进入哥伦比亚特区居住。从1850年1月1日起，凡奴隶所生的孩子都是自由的，对于其母亲奴隶主应给予“合理的抚养和教育”，不过，在他们达到一个还未确定的年龄以前要为这个奴隶主服“合理的劳役”。按照这两项规定，加上该特区里现有的奴隶都要自然死亡，就可以推算出一个确定的日期，到那一天哥伦比亚特区奴隶制将彻底消失。他提议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应该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奴隶主“可能愿意予以自由”的奴隶的价值；即使如此，国会也是不能强加它的意志给特区，因此需要再进行一次选举，让所有“自由的男性白人”选民去决定他们是否同意这样做去解放奴隶。

由于有一项附加条款，林肯在从那以后若干年内碰到了很

林肯传

多麻烦。条款是应“要求并授权”华盛顿当局缉捕“所有逃到该特区的奴隶”并送还奴隶主。林肯说，他曾告诉过十五个哥伦比亚特区的重要市民他的提案，“他有理由确信这十五个人都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提案”。几个议员大声问道：“他们是谁？说出他们的名字来。”林肯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在关于奴隶制问题的多次辩论中，林肯都是保持沉默的。愤怒的自由土地党人、辉格党和民主党内暴躁的奴隶制反对者与奴隶制拥护者交锋激烈，而林肯却默不作声。他已开始在地默默地等待那一定会发生但目前还无法料想的事件的到来。

第六章 返回家乡

回到斯普林菲尔德后，林肯又做起律师这一行。他还是那样的幽默，还是恪守着早先他赠给斯皮德的那句忠言：工作就是治疗悲伤的良药。他热衷于法律，因而他将倾注全部精力在律师业务上，后来他写道：“1849年到1854年比以往任何时候我都更勤奋于律师业务。”在第八巡回审判区里他到处奔波，在每个县城逗留的天数不等。有几年，从九月到感恩节以及第二年的三月到六月他都不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家里。林肯与人民有密切的关系，他熟悉他们的家庭、厨房、田地、牲口棚、学校、教堂、酒吧间、旅馆，也清楚他们怎样工作，做礼拜以及如何打发时间。

一些林肯的亲密朋友，比如赫恩登和马西尼，都认为他不是基督教徒。他们说，林肯说过，他既不愿意视《圣经》为上帝的启示，也不愿意把耶稣备作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林肯阅读《圣经》还是极为认真的，他对《圣经》的内容相当熟悉，例如其中著名的经文、圣诗和典故。在和陪审员谈话演说以及书信时，他常常引用《圣经》里的句子。

1850年，林肯花费整整一年的时间来阅读大量一般报纸和《国会环球报》，了解这一年内华盛顿出现的政治动乱和险恶局势。

被林肯誉为“我理想中最完美的政治家”的亨利·克莱¹

林肯传

月间提出了一项综合法案。克莱争辩说，“只有南北双方都让步，联邦才有救。”一个特别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法案，法案规定将准许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让犹他和新墨西哥两地成为准州，但没有提及这两处的奴隶制问题；假如得克萨斯放弃对新墨西哥的边界领土的要求，并确定它的其他边界，就拨款给予补偿；应取缔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只要马里兰州坚持，就继续保留特区的奴隶制，因为是马里兰州把哥伦比亚特区的土地划给联邦政府的。最后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个问题：拟议中的新的“吃人的”逃亡奴隶法。它规定，如果有人出来认领一个黑人，说明他是奴隶，那么陪审团就不能裁判这个黑人，这个黑人也不能出庭作证，只须直接指派一名联邦官员来负责决定所有权的问题，如果判决是有利于黑人的，这个官员的报酬只有五美元，判决如果是有利于奴隶主的，则可获得十美元；此外，凡帮助黑人逃亡的人都要处以监禁和罚款。

3月7日，丹尼尔·韦伯斯特向听众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演讲。对大妥协案逐项地表示支持，认为它是惟一能保住联邦的一项协定。显然林肯远在伊利诺斯，但他一定也在思考着韦伯斯特先生在要结束演讲时的那些慷慨之辞：“和平脱离联邦！先生，注定你我的眼睛都看不到这种奇迹。海底爆裂能掀起波澜，肢解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会不引起动乱？谁会这么蠢……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和平脱离联邦，这样的事情绝不会有！”

泰勒总统对南部辉格党人斯蒂文斯和图姆斯说：“你们这些先生如果执意反叛联邦，我将毫不犹豫地绞死你们，像在墨西哥绞死逃兵和间谍那样。”7月9日泰勒总统病逝。他的死

使得更加有希望通过大妥协案。

参议员道格拉斯稍有策略性地对那种要马上脱离联邦的赤裸裸威胁进行反击，在他的演说中，他号召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和国。道格拉斯与新任辉格党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交往频繁。菲尔莫尔为大妥协案倾尽全力。这个综合法案在经稍加修改后，以反对票不少于大约三分之一获得通过而成为法律。在华盛顿展开并波及全国的持续八个月的大辩论，终于告一段落。通过大妥协案时，华盛顿放响礼炮，燃起篝火，游行队伍欢声雷动，穿过大街小巷，对大妥协案的通过表示庆祝。因为已经阻止脱离联邦和可能发生的战争，人们可以舒畅地呼吸，香甜地做着美梦了。林肯在两年后谈到这次新的平时说：“国家经历了种种险境，始终平安无事，现在它是自由、繁荣和强大的。”

1851年1月17日林肯的父亲逝世，而林肯作为他惟一的儿子，由于日程上都安排了法律事务，终究没能参加葬礼。

1850年2月，林肯的次子爱德华·贝克·林肯夭折，年仅四岁。同年，林肯家添了第三个男孩，取名威廉·华莱士；1853年，第四个男孩又出世了，取的名字与其祖父托马斯相同。

1852年6月亨利·克莱逝世，斯普林菲尔德的店铺关门致哀，追悼仪式在主教派教堂举行。仪式完毕后，参加仪式的人列队前往州众议院大厅。在大厅里林肯追述了克莱漫长的一生，概述了克莱以其稳健和智慧几次保住了濒临分裂的联邦的事迹。他引用在美国移殖协会上克莱的讲话说：“把非洲的儿女归还非洲，这是合乎道德的，因为他们的祖先是被人用欺骗

林肯传

或暴力手段从非洲抢来的。当在一个异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将把宗教、文化、自由和法律带回故乡去。”然而，这是个极其渺茫的希望。林肯要想认识这一点需要付出代价。按税册估价，整个南部三百二十万四千名奴隶价值高达十五亿美元以上。问题在于怎么把他们当作财产用钱买回来，即使做到了这一步，那么，又怎样把他们“移殖”到非洲去。和亨利·克莱一样，林肯也寄希望于把奴隶以财产的形式买过来并把他们移殖到非洲去。他们两人都责备那些热切地盼望联邦分离的激进废奴主义者，同时也谴责那些把奴隶制奉为理所当然并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准备与联邦决裂傲慢的南部鲁莽汉。

到1852年，已当了二十年辉格党忠诚领袖的林肯，大概跟所有伊利诺斯州活跃的辉格党地方领导人都握过手。从他在1852年参选的七次演讲来看，他似乎只是本党的忠实党员略加评论候选人而对任何重大问题都不谈论。

1852年，小哈里特·比彻·斯托出版了一部小说，名叫《汤姆叔的小屋》。她用戏剧手法刻画了一个遭到北部出生的一个恶魔鞭挞的黑人受害者。这部小说使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俄亥俄河以南的各蓄奴州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这部小说以一段预言结束：“这是一个世界各国剧烈动荡的时代，一股强大的潮流正以猛如地震之势席卷全球。美国能平安无事吗？凡是内部存在着极端的不正义而又任其发展的国家，都蕴藏着大动荡的因素。”

年轻的比尔·格林曾在林肯和贝里合伙开设的店铺里当过伙计，和林肯在一张床上睡过觉。他回忆林肯时说：“他讲的笑话会使人笑破肚皮。我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滑稽演员，而林肯肯定符合标准。我有时又见他极为严肃，也可以称得上是美

国最严肃的人了。在他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后，只要有人提及黑人的事，他就严肃起来，随后就将在新奥尔良见到的奴隶主拍卖黑人的情景讲述给人们。奴隶主们是这样拍卖一个黑人家庭的。把这家的丈夫和妻子分别卖给不同的种植场主，把孩子分别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他觉得这真是恐怖。我见他脸色十分苍白。一谈起这次拍卖，看上去，他似乎要呕吐，总是大声咒骂，对此痛心疾首。我听他说过，即使一辈子都要照管锯木房，也不愿去拍卖奴隶；他宁可独自包揽农场的全部活计，也不去买黑人孩子，让他们与母亲分开。除了谈这些外，我还从未听见他骂过人。”

林肯曾为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次会议写过一项决议，支持拉约斯·科苏特以及匈牙利人民通过革命反对残暴君主政权的。他曾听到有南部人宣称，与北部的雇佣劳动者相比，南部奴隶的生活富裕。林肯评论说：“虽然有人炮制了很多书，试图证明奴隶制是个完美的东西，但我们却从未听说有谁心甘情愿作隶以便从中得到好处。……劳动是我们人类的责任，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压到别人肩上，这就是造成人类巨大的、连续的灾祸的根源。”

林肯察觉到了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目睹边界向西远远推移；他亲眼看到圣路易斯的人口二十年间从五千人猛增至七万四千人，斯普林菲尔德的人口也从七百人发展到六千人；成千上万来自欧洲的人涌进伊利诺斯州，其中有德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1854年隆冬，在凯罗附近的密西西比河上有十四艘汽船被厚冰封冻，仅在这些汽船上就有两千名德国和爱尔

林肯传

兰移民。

1850 年到 1860 年间，全国人口由二千三百万增加到三千一百万，比英国还多两百万。短短十年内，从海外陆续迁来了二百六十万人，有一年竟然来了四十万。东部的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西北部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南部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在以前只有动物出没的草原上，出现了许多小镇。随后又扩展成为城市，国家日益发展。涌向美国的大量移民补充了当地的劳动力，他们开垦草原，种植庄稼，经营工厂，在大草原上建立城镇。这一切与欧洲发生的事变都是密不可分的。那些曾经经历 1848 年欧洲黑暗年代的人们纷纷流亡美国，那一年从伦敦到莫斯科，从北边的普鲁士到南边的西西里，到处都有街垒和革命军队。

战争后的美国通过签订条约，在自己的版图里新增了得克萨斯及大片空地。后来这些地方成为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俄勒冈州、内华达州、华盛顿州、蒙大拿州，以及怀俄明、科罗拉多、堪萨斯等州的一部分。

一项宅地法案被提交给国会讨论。法案规定：凡自由白人公民在一百六十英亩土地上耕作并定居满五年者，便可免费拥有该地。后来经修改，这项法案变为：自由白人公民必须买地，并确定了浮动价格计算法。

针对如何处置数百万英亩国有土地问题的辩论，持续达十年之久。这些土地归联邦政府所有，但联邦政府却提出了今后由谁来掌管的问题。1840 年到 1860 年间，联邦政府处理了共二亿六千九百四十万六千四百一十五英亩的国有土地，其中有六千八百七十五万二千八百八十九英亩被出售，其余的被作为无偿馈赠品。联邦政府曾把二百五十万英亩土地赠给一家铁路

公司，而在七年间该公司以一千四百万美元卖掉了一半土地。

在华盛顿，怎样处置西北部和西南部数百万英亩国有土地问题，是参、众议员和内阁官员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华盛顿实力强大的土地投机商及商业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把自由土地分给真正的垦殖者，而像斯蒂文·阿·道格拉斯这样一些参议员以及像伊利诺斯州的约翰·温特沃思、威廉·理查森、田纳西州的安德鲁·约翰逊这样一些众议员则极力主张制订一项自由宅地法，但未能获得成功。

一些哲学家、机械工人和农民在芝加哥召开了一个所谓的产业大会的会议，宣称“自由土地附加条款将联合全国各地的一切热爱自由、博爱的人，反对敌视自由、博爱的人，这一文件还将消除因宗派和过激情绪而在自由土地问题上产生的偏见。”与会者把南北部之间的仇视怨恨归罪于南部的种植场主和地主，同时也归罪于某些北部的势力，指出这些势力实际上就是“工厂巨头、地产主、投机商、银行家和高利贷者”。全国都在等待着颁布一个既简明又公正的宅地法。一个以“投一票，你可以得到一个农场！”为口号的运动兴起又衰败了。

在国会，自由土地法案不断地被提出。田纳西州的安德鲁·约翰逊发言说，正设法在阿勒格尼山脉斜坡上开垦稀落的小块石头地的那些贫苦白人应该有去西部拓殖的机会，并可以在自由土地上定居。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国会众议员对这种人人有权获得国有土地的想法表示不屑。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激进分子说，东部的制造商害怕开放西部自由土地，因为工人受自由土地的吸引而离开工厂，会使工资升高。还有一个国会众议员说，总而言之，南部和北部的大土地占有者在阻挠一项自由土地法的通过。

林肯传

铁制的远洋轮船，横贯大陆的铁路，使用动力传动的工厂——这些近代工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将成为一种世界上新的统治者。出现在沿海地区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铁马”，运送西部的猪肉和粮食到东部的城镇、工厂，向欧洲行进的轮船上；回程列车把搅乳器、缝纫机、剪刀、锯子、钢制工具等工业品运了回来。出现了新的收割和脱粒机械。一个农民就可收割一百六十英亩土地上的农作物。农场主们购买玉米播种器、谷物条播机、运货马车和有弹簧坐位的轻便马车。新的搅乳器和缝纫机减轻了农场主妻子的很多负担。麻醉法、蒸汽发动机、煤气照明系统、霍氏圆筒式滚压机、摄影术、加硫橡胶等都接连不断地被制造来了。

堪萨斯准州成立了。一些全副武装的人骑着马从蓄奴州密苏里跨过州界闯进堪萨斯，与来自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开战，争夺对堪萨斯的政治控制权。在这样的年月里，要是在某个秋天的黄昏，阿伯拉罕·林肯坐着他的破旧马车从草原穿过的话，也许他会深深陷入思绪万千的冥想之中，希望能思考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林肯买了一本研究如何解决谬误和从不可更改的事实中推断出不容辩驳的结论的逻辑学的书。他努力把笔记记得相当精确：“如果甲能确证他有奴役乙的权利，那么乙难道就不能以相同的论据证明他也有权力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那么，就是以肤色来判断一个人喽。如果浅肤色的人有权去奴役深肤色的人，那你可要多加小心了。因为依此推理，你也会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比你白的人的奴隶。你说不完全是指肤色，那么，你指的是在智力上白人比黑人优秀，所以有奴役他们的权力吗？这你可又要注意了，因为如此推来，你就要成为

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比你聪明的人的奴隶。你说这关乎于利益，只要你能获得你的利益，你就有奴役他人的权利。那么好吧，别人如果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你就得被他奴役了。”这些就是写在林肯个人备忘录中的片断。

林肯还写道：政府的正确的目标是“为人民做应该做的事，而靠他们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无法办到这些事情的，至少不可能做得那么好的”。比如“维修和建筑公路桥梁；抚养孤儿和病残者；创办公立学校；解决遗产问题等等”。民事和军事机构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某些人要压制、殴打、谋杀别人，或者使用暴力、欺诈以及背叛等手段去谋取别人的财产，那么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制止他们的行为。”

来自他内心世界的无声活动产生的力量，别人是无法了解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奥秘就是这些力量，就是他的个性和意志。个人地位不是他的惟一追求，他曾谦逊地、温和而又坚定地对那些建议他参加州议会或国会竞选的人们说，他不会参加。

第七章 美国在坎坷中前进

1849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使得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这里。旧金山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港口。1849年4月萨克拉门托还只有孤零零四户人家，六个月后就变成了一个拥有一万人口的热闹的城市。有十个人在一个星期之内单靠一双手就从金沙里筛出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金子。

车队穿过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一位旅行者曾做过统计，沿着普拉特河岸十英里长的一段路上，就有大车四百五十九辆。据皮奥利亚一家报纸统计，1854年的某个月内，就有一千四百七十三辆大车载着移民向西迁居，驶往衣阿华州。仅在一个星期内，就有一万二千名移民涌进芝加哥。1854年，赛勒斯·麦考密克的芝加哥工厂销售了一千五百五十八台的农业机器，其中大多数是播种机和收割机，并计划1855年的销售额为三千台。国务院报告说，仅仅是爱尔兰移民，三年之内就寄了将近一千五百万美元给故乡的亲属。一个充满生机、在动荡中发展的美国正迈进一个料想不到的未来。

1854年，奴隶安东尼·伯恩斯的案件使全国震撼。他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种植场里逃了出来，在一艘开往波士顿的船上藏身，但最终还是被抓住了。一名联邦政府的官员下令押解他回弗吉尼亚州。在一个牧师的率领下，一批愤激的人群闯进法院去救伯恩斯，在和联邦政府官员的搏斗中，打死了一个副警

察局长。当把这个黑奴押上驶向弗吉尼亚的轮船时，波士顿全城的商店全部关门，所有门窗全都挂上了黑纱。街道两旁挤满了人群。负责押送这个奴隶的是龙骑兵、装上炮弹的大炮、海军陆战队和十二个步兵连，此外还有一百二十名警察局长的私人朋友。他们一个个蓄势待发，枪弹上膛。这次事件花费了联邦政府四万多美元。这类事件在全国接连发生。在芝加哥，一个逃亡奴隶在人们的掩护下越窗逃出了审讯室。一个联邦政府官员问道：“被告哪去了？”回答说：“他已在人民之中安然地生活。”

在这些事件与争端中，道格拉斯成了引人注目的民主党主要领导人。民主党内一批年轻人要推举他做 1852 年的总统候选人。他当时年仅三十九岁，在第三十轮、三十一轮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投票中，他在候选人中获得最多的票数。

1854 年初，道格拉斯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有挑战性的行动，使得奴隶制争端在激烈的骚乱中沸腾起来。道格拉斯预言“它必将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他四出活动，声嘶力竭地呐喊，使国会通过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内布拉斯加法案。它建立了两个准州：南面是堪萨斯，北面是内布拉斯加。由这两地的选民决定本准州应该成为自由地区还是蓄奴地区。当时内布拉斯加的幅员辽阔，包括了后来的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和蒙大拿州的全部或一部分。道格拉斯说，将来按照“人民主权”的原则，在那里，“他们可以投票来决定赞成或否决奴隶制”。由于南部议员的一直坚持，一项条款最终获得通过，明文废除了那时一直被视为神圣的密苏里妥协案，该妥协案所划定的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分界线也被取消了。

林肯传

当这个消息在全国传开后，人们愤怒了，在人们的记忆中，对于一个政治法案和意见还从未发生过反响如此强烈的事件。林肯像“听到午夜火警的钟声”似的惊醒过来。有三千零五十名新英格兰牧师在一份被广泛散发的致国会参议院的备忘录上签名：“面对全能的上帝我们发誓，我们坚决反对通过……内布拉斯加法案。”五百名西北部的牧师也挺出了抗议。几个伊利诺斯州老资格的民主党领袖声明他们不接受内布拉斯加法案。道格拉斯途经伊利诺斯州时，他透过车窗可以看到人们在焚烧一些写着他名字的模拟人像，一些俄亥俄州妇女递给他三十枚银币。9月1日晚上，他在芝加哥北市场大厅前侮辱和蔑视那些不拥护他的人；台下八千群众不时打断他的讲话。群众给他喝倒彩，轰他下台，直到他看了一眼手表，使劲把丝绒大礼帽往头上一戴，然后灰溜溜地离开才停止。

在那些带头轰道格拉斯的人中，有些是一无所知党的美国星条旗团的成员。每当有人问其成员该党主张什么时，他就答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在加入时每个成员都要宣誓决不选举一个外国人或天主教徒担任任何公职。“美国必须由美国人统治”和“共和国没有罗马教皇的位置”，这些是他们的口号。在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和爱尔兰移民中，天主教徒居大多数。在大城市中，他们形成了一股力量，凭着这股力量他们经常支持和道格拉斯一类的民主党人。总而言之，与辉格党人相比，民主党人更友好一些。两个马萨诸塞州的天主教堂遭到毁坏并被洗劫一空，另外一个女修道院也被焚毁。一支两千人的新泽西州纽瓦克新教徒游行队伍同一群爱尔兰人开战，致使一人被打死，许多人负伤。而狂暴的一无所知党人冲散了爱尔兰人的游行队伍。由于一无所知党人的行动十分隐秘，很难预料在这一

年的选举中他们会搞出些什么名堂。由于公开反对奴隶制和内布拉斯加法案，他们吸引很多民主党人和一部分辉格党人到了他们一边。

临近年终，一无所知党人当选为费拉德尔菲亚和华盛顿两市的市长一事震惊全国。他们联合自由土地党人和前辉格党人，在马萨诸塞州选举中以百分之六十三的选票获胜，选举了一个一无所知党的州长和议会。若不是因为西华德和威德跟一些外国人和天主教团体有着长久的友谊，一无所知党人在纽约州也可能会大获全胜的。林肯没有发表公开讲话，但是据报道当一无所知党人访问他时，他说，那些身围腰布、手持战斧的红种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我们把他们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而现在又把矛头指向另外一些人，只是这些人不如我们或我们的先辈那样幸运地早到这儿罢了。”他讲到，当有人问一个爱尔兰人不能在美国生长的原因时，这个人答道：“要是我的母亲允许，我很想这样。”

10月2日，是一次斯普林菲尔德的州集市日。那天夜晚，数千名喜爱或憎恨道格拉斯的人看着在切纳里大厦门廊里的道格拉斯。火炬照亮了他的脸庞。他目光闪烁，颤动着嘴唇。他说：“我们阵营中的一小撮叛徒想把我们这个伟大的有着光荣历史和传统的伊利诺斯州变成一个推崇黑人、让黑人与白人平起平坐的社会，我告诉你们，还没到他们得逞的那一天。”第二天下午，道格拉斯在州议会做了三个小时的演讲。他说，难道密苏里妥协案没有被1850年的综合法案取消吗？难道实质问题不是是否该由人民来统治，是否该由准州的选民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吗？如果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人民有能力管理

林肯传

自己，他们就能管理少数的卑贱的黑人。听众因为很欣赏这些话，所以叫喊道“再揍他们！”“就该这么办！”林肯给予一个年轻的女废奴主义者安慰说：“小姐，别发愁，我们明天将把这个法官的画皮剥下来示众。”

次日下午，林肯对同一批人发表了演说。“不管什么地方

的奴隶制，最初它传入时都不是有法律依据的。”他列举各种理由说明它的制度是“极不公平”，并补充说：“南方人让我们知道，他们对奴隶制的起源并不比我们负更多的责任时，我承认这是事实。如果说这个制度由来已久，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很难用令人满意的办法来摆脱它，我可以理解并且赞同这种说法。我的确不能责怪他们没有做那些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做的事情。……下一步该做什么呢？”给他们自由，在政治上、社会上让他们和我们平等？我自己的感情将不容许。况且即使我的感情容许，我们应该很清楚，广大白人群众的感情也不能。”

可是，尽管他还不能对那些已建立并实行着奴隶制的地方提出有效的建议，但他确信，不该让奴隶制扩展到北部。那么，首先应该做什么呢？应该恢复密苏里妥协案。“而且为了联邦，它应该这样。”十二天后，在皮奥利亚他对几千名群众作了类似的演讲，这就是著名的“皮奥利亚演说”。

在 1854 年 10 月的选举中，不同的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选民——前辉格党人、民主党人、联合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获得了惊人的多数票。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人获得了七万人的多数。在每一个俄亥俄州的选区，担任国会众议员的都是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人；除了两个印第安纳州的选区外，他们在所有选区都取胜了。在皮奥利亚演说中，林肯提到了由于变

化的公众舆论而引起的政治大动荡。他谴责道格拉斯的不顾后果的一切空想：“假如有一人站起来屡次地断言，二加二并不等于四，那么同这种强词夺理的人辩论是徒劳的。……这样，我只能请他听听刚来自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的七万人的回答。”

1854年2月28日在威斯康星州的里庞和7月6日在密执安州的杰克逊召开的会议上，来自不同党派反对奴隶制扩展的人们，一致赞成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并重取一个新名称，把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民主党人、辉格党人以及自由土地党人统一在同一面旗帜之下，“我们将齐心协力，我们将被称为‘共和党人’”。7月13日，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代表大会都认同了共和党这个新名称。在《纽约论坛报》刊载的辉格党年鉴上称二十一名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为共和党人。1854年10月，《纽约论坛报》创始人兼编辑格里利写道：“我们认为，辉格党已经是过去式了。”在一些伊利诺斯州的县和选区，已广泛使用了这个名称。在奥塔瓦民主党，一家报纸报道说：奥塔瓦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是由“辉格党人、废奴主义者、一无所知党人、因无用武之地而满腹牢骚的人和社会渣滓组成的”。

10月5日，在斯普林菲尔德一群激进的废奴主义者集会，准备在伊利诺斯州组织共和党。自称是废奴主义者的赫恩登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他匆忙地找到林肯说：“立刻回家……坐车到乡下找个地方去避避这个风头吧。”于是林肯便通知这些激进分子，推托说在塔泽韦尔县他还有律师事务要处理，便赶着他的单驾马车走了。赫恩登写道：“从策略方面考虑，那时不能要他接受像我们那样的进步立场。另外，要他拒绝为废奴

林肯传

主义者作一次演讲同样也是危险的。”林肯后来被提名为新成立的共和党州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不过，他谢绝了这个荣誉，并拒绝出席他们的会议。

林肯给斯皮德写信说：“我以为我是一个辉格党人，但别人说辉格党人已不存在了，如此一来，我就是个废奴主义者了。……现在我所做的仅仅是反对扩展奴隶制罢了。我并非是一个一无所知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憎恶压迫黑人的，怎么还会去迎合白人中那些败类的观点呢？在我看来，我们在以相当快的速度退化。这个国家刚开始建国时，我们就宣布‘一切人生来平等’。实际上，现在我们把它读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不包括黑人’。当一无所知党人拥有权势时，它就会变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不包括黑人以及外国人和天主教徒’。倘若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我宁可到某个并不说自己是热爱自由的国家去生活——比如，去俄国，专制政权在那里可以明目张胆地横行肆虐，而没必要掺杂卑劣的伪善成分。”

在给斯皮德的另一封信里，林肯写道：“你说你宁愿看到解散联邦，也不愿舍弃你对奴隶的合法权利，特别是在那些与此无关于切身利益的人们的吩咐下放弃。我不晓得是否有人吩咐过你放弃这个权利，但可以肯定，我从未让你这样做。这应是一个由你自己决定的问题。根据宪法规定，我承认，对你的奴隶你拥有合法的权利；我同时也承认，我应履行宪法规定的有关义务。但是，坦率地说，我极不情愿看到那些可怜的人们被追捕、被俘获、被押回去，再过那终日被人鞭笞和被人强迫去服无偿劳役的苦难日子。不过，我还是保持沉默。”

林肯要斯皮德回忆在俄亥俄河一艘汽船上他们看到的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十几个奴隶的情景。“我被那个惨景不断地折磨

着。如果你认为这个一直折磨着我的问题与我不相干，那真是太不公平了。倒是你应当充分地意识到，为了忠实于宪法和联邦，北部广大人民是努力地来克制他们的感情的。”他用事实论证说：“奴隶繁殖者和奴隶贩子仅仅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极少数、邪恶可憎的集团，但他们却单独制定了你们所有人的政治方针，就如同你们是黑人的主人，他们也是你们的主人。”当林肯发出这封给斯皮德的信时，他知道在信中流露的感情比起他在伊利诺斯州公开演讲所流露的感情更真切。

1856年，在堪萨斯和密苏里的边界上，自由州和蓄奴州的移民和游击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共有两百人死亡。被盜被杀的牛马，被烧毁的庄稼，损失约达两百万美元。双方都企图把有利于自己事业的选民移居到堪萨斯。5月间，正当准备在布卢明镇召开伊利诺斯州共和党的第一次全州代表大会时，一群暴徒骑着马带着枪闯进了堪萨斯的劳伦斯镇。他们放火烧了自由州旅馆，毁坏了两家印刷所，抢掠了一些住户。

在接二连三地发生类似事件的同时，伊利诺斯州和其他州的政治活动家正在召开代表大会，组织成立各州共和党和筹建全国性的共和党。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布卢明顿代表是经过正规选举的，剩下的则是自封的。抛除支持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民主党人，持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们会聚在这里，辉格党人、自由土地党人、一无所知党人和废奴主义者、因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而退出民主党的人，与会者中有些人担心狂暴的激进分子会操控会议。

举行大会的地点在汉弗莱廉价商店楼上的梅哲斯大厅，该商店在县政府广场附近。大会通过的政纲谴责民主党的政策，

林肯传

宣称国会有一权制止扩展奴隶制，而且能行使这种权力。在几个代表发言后，林肯被要求讲话。于是他站了起来。有人大声喊道：“上讲台去讲！”他依言那样做了。许多年后亨利·惠特尼记载，林肯讲道。“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困难的时刻”，然后突然转移话题，直截了当地说，“除非改变我们现在的方针，除非人民大众的舆论能十分强烈地反映出来，否则，内布拉斯加法案将会导致鲜血流淌，同胞之间将要互相残杀！……我们不会对那些我们不能答应的事情作出承诺，以免迫使我们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在较为冷静的时刻我们做出的判断不容许我们去做的事，决不能因一时的冲动和激愤而去做。”他注意到虽然代表们的成分复杂，可是这些人全都表示同意“必须禁止堪萨斯的奴隶制度”。内布拉斯加法案是滥用职权，必然会产生奴隶制扩展到全国的后果，“我们必然会看到这个滥谈自由的国家将蜕变成一个真正的奴隶制国家”。

一个有着青春活力的人站在与会者面前。《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约瑟夫·梅迪尔和其他报纸的记者们听得是那样的认真，以至于笔从手中滑落也没有察觉。做笔记的赫恩登和惠特尼也被演讲吸引住了。听众离演说者越来越近。林肯继续说：“有一次我曾在一本法律书中读到，‘虽然一个奴隶是一个人，但在法律上他不是人而是一件物’。目前有人企图破坏自由的屏障，如果让他们得逞，全部的自由黑人都变成物，试想到那时，他们把贫穷白人也变成物的日子难道还会远了吗？”

他概述了历史，阐明被美国革命时期的人民视为神圣的自由和平等，现在已变成经常被人嘲笑的字眼。有人打着奴隶制的旗号结伙干着十恶不赦的事情，而作为个人，原本他们是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1824年，伊利诺斯州几乎被奴隶主们所

控制，还在 1821 年他们已成功地掠夺了密苏里。奴隶主们不惜用阴谋、恐吓、暴力等手段壮大他们的势力。”可是，卑鄙的谎言永远也不能圣化为上帝的旨意。”他列举了发生在当时的暴力事件。应该以暴制暴吗？他还不能肯定。“时刻未到，而如果我们的信念坚定，那么，也许这样的时刻就永远不会到来。选票比子弹威力大，可不要搞错了这一点。”精彩的讲话不时地引来人们的掌声。他所说的正是代表大会要说的，他正在告诉人们要成立共和党的原因。当掌声还回荡在大厅里的时候，演说者慢步向讲坛后面走去，看了看他手中的讲稿，又走回讲坛，重新讲起来。在比尔·赫恩登和其他人眼里，似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大。林肯大声说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告诉南部的分裂主义者，我们不仅不退出联邦，他们也休想”。代表们鼓掌，跺脚，挥舞手帕，纵情欢呼，把帽子抛到空中。他像是他们的喉舌，道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使共和党事业的拥护者们的情绪振奋起来，同时也使他们的信仰统一了起来。

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自由黑人妇女波利，有一个在轮船上工作的儿子。当他随船抵达新奥尔良时，因为没有证件证明他是自由黑人而被囚禁。轮船丢下他开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报上登出了要卖掉他来支付关押费用的广告。为此波利来找林肯和赫恩登，他们求助于马特森州长，但他表示无能为力。于是，林肯和赫恩登联络其他人募捐关押费用，才把那孩子带回到波利的身边。

在麦克莱恩县巡回法庭林肯代表伊利诺斯州中央铁路公司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因为林肯获得胜诉，所以该公司可以节

林肯传

省几百万美元。最后，公司付给他五千美元作为诉讼费。

林肯受委托处理的重大财产事务越来越多。斯普林菲尔德的煤气工厂请他办理该厂所在的两块土地产权的手续，林肯办妥后，煤气厂付给他五百美元。

1857年秋，林肯暂时放下了别的案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为汉纳·阿姆斯特朗的儿子威廉辩护。一个来自彼得斯堡的名叫查尔斯·艾伦的油漆匠面对验尸陪审团发誓说，他曾目睹威廉和一个名叫梅茨克的人打架。时间大约是在夜里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正值明月当空，他在月光下看见威廉用一个流星锤打中了梅茨克，随后就扔掉流星锤，而他——艾伦，则捡了起来。

证人纳尔逊·沃特金斯在比尔兹敦的审讯中作证说，发生斗殴的第二天他曾携带一个流星锤出席了野外布道会，因嫌它太沉就把它扔了。林肯当场证实了艾伦捡到的流星锤，恰好是沃特金斯扔掉的那一个。同时，林肯派人取来一份历书。查阅历书的结果顿时引起法庭的一片骚动、哄笑和窃窃私议。因为这份深为广大群众所青睐的家庭历书表明：1857年8月29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七分，月亮已经落下根本看不见月光。根据这份历书，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既然那时没有足够的月光，又怎么能够清楚地目击一场谋杀呢？

林肯告诉陪审团，他了解阿姆斯特朗一家，他能区别好人和坏人，他确信他们一家都是善良的人。他们靠劳动谋生，是诚实的老百姓。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却是平易近人和品格高尚的人。林肯告诉威廉的母亲说：“汉纳大婶，在夕阳西下以前你的儿子就会回到你身边。”而正如他说的，事情真的就这样实现了。

第八章 奴隶制争端的日趋激化

1856年6月2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辛辛那提召开，一致赞同通过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提案，同时否决了一项铺设一条太平洋铁路的提案。不过在第十五轮投票后就出现了僵局，因为詹姆斯·布坎南获得一百六十八票半，道格拉斯得一百一十八票半，而按规定只有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的人才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道格拉斯写了一封信说，对党而言，党内“感情的恶化”是一种危险，既然布坎南获得多数票，他就有被提名的资格。大会在第十七轮投票时一致投票提名布坎南。之前，由于布坎南出任驻英公使，所以没有介入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纠纷之中，因此有人称他是一个“保险”的候选人。他和他的政纲都是针对过去的。

6月中旬，在费拉德尔菲亚召开共和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崭新的事业给这次大会增添了新的活力。这个面向未来的党的政纲的内容是：不允许扩展奴隶制；要让堪萨斯成为自由州，然后加入联邦；“选择一条最居中而又符合实际的线路铺设通往太平洋的铁路”。参加大会的代表没有谁是来自南部腹地的，只有少数来自各边界州。这个党地方性色彩很鲜明。

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查·弗里芒特原是加利福尼亚自由州的国会参议员。作为一个西部荒野地区的探险家和“开路人”，他的英勇无畏与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他获得了荣誉。

林肯传

新泽西州的威廉·刘·戴顿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他是个实干的律师，是前任的国会参议员。在第一轮提名投票中，戴顿得二百五十九票，而阿伯拉罕·林肯仅仅得一百一十票。听到这个消息时，林肯笑着说，这一定是“另外一个叫林肯的人”。

在接下来开展的竞选活动中，在伊利诺斯州各地林肯作了五十多次演讲。他在讲台上发问：“以布坎南为首的民主党和以弗里芒特为首的共和党争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他自己回答说：“总而言之，问题就是：到底同不同意奴隶制扩展到在法律上目前还是自由地区的合众国各准州。布坎南说同意，而弗里芒特反对。这是他们之间产生的明显分歧，也是全部问题的根源所在。”

1856年2月，一无所知党在费拉德尔菲亚举行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只有“出生在本国的公民”才能获得公职，出生在外国公民只有符合“连续居住二十一年”才能获得选举权。这个土生美国人党的这次政治性的代表大会同意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站在了亲奴隶制的立场上，奴隶制的反对派因此退出了大会。会上提名米勒德·菲尔莫尔为总统候选人，当时他在国外，回国后才接受了提名。菲尔莫尔曾是辉格党副总统，泰勒总统去世后，又继任了辉格党总统。

林肯不厌其烦地强调奴隶制问题。1856年7月23日，在加利纳演讲时他变得激进起来，在奥尔巴尼的一次演说中，菲尔莫尔曾带有攻击性地说，如果当选的是共和党人的总统，那必将导致联邦解体。对此，林肯质问道：“分裂主义者是谁，你们还是我们？我们是多数，我们决不会想方设法地去解散联邦，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打算，那必定是你们这些大声叫嚷地侮

辱我们是分裂主义者的人。可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解散联邦，而且根本就没动过要解散它的念头。如果你们执意要这样干，我们决不会成全你们。我们不仅有金钱和武器，陆海军和国库也掌握在我们手中，听我们指挥，你们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多数派掌握纪律严明的陆海军部队和拥有充实的国库，而少数派则没有武器、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如果遭受少数派攻击的一个多数派政府保护不了自己的话，那么这样的政府未免太懦弱了。所有关于联邦解体的谈论都是骗人的，都是十足的蠢话。我们不会让联邦解散，而你们也休想。”在加利纳和斯普林菲尔德的报纸上全文刊登了林肯的这次讲话。

据《安博伊时报》描写，林肯在迪克森时的情形是“他约六英尺的身高，腿弯曲，微驼上背，身体单薄，在他的脸上根本就没有清秀之处”，但“从一个严密的观察家和无法反驳的说理者方面讲，很少有人能同他媲美……他从不把旁人的人格和动机作为攻击目标，而是采取说理的形式来反驳”。

10月和11月间的选举结果是布坎南得到选举人票一百七十四张，弗里芒特得到一百一十四张，而菲尔莫尔仅得到八张。在除马里兰州以外的所有蓄奴州，布坎南都获得了胜利。

据《纽约时报》和《纽约晚邮报》报道，各蓄奴州赠送十五万美元给民主党。在纽约，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给民主党捐献五万美元。由于担心分裂会引起混乱和生意上的亏损，所以华尔街的其他银行家和经纪人也向布坎南捐了十万美元。据《纽约时报》估计，民主党消费掉了“近五十万美元”，共和党比较少一点。这就足以说明，为了争取这个州的选举人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不惜付出了巨款。

在芝加哥举办了一次宴会。林肯在会上祝酒时说：“对于

林肯传

联邦不仅北部要维持它，而且南部也不会脱离它。”没给布坎南投票的人全部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四十万人的多数。“在弗里芒特和菲尔莫尔之间我们分开了。为了将来，我们难道不该走到一起来吗？过去的事情过去就算了，勾销过去的分歧，就当它从没有出现过。”我们的中心思想不应当是“一切公民作为公民是平等的”，而应当是更美好、更广泛的“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1857年3月6日，国会大厦北翼底层的联邦最高法院审判室鸦雀无声。人们正认真地倾听一个旧时代的遗老宣读一份判决书。这个遗老已届八十一岁高龄，身体单薄，满面皱纹。他用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宣读那份判决书。有时，他的声音小得就像在自言自语，人们都努力去听他吐出的每一个字。这个人就是在马里兰州出生的罗杰·布鲁克·坦尼。在杰克逊总统任内他当过总检察长和财政部长，后来又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此刻，他宣读的正是最高法院对于德雷德·司各脱案件的判决书。德雷德·司各脱是一个奴隶，曾被他的主人带进密苏里妥协案规定奴隶制是非法的地区，于是他起诉争取自由。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他仍应是奴隶，因为他曾心甘情愿地回到一个蓄奴州。联邦最高法院有四名反对密苏里州法院的判决，另外五名因为是来自蓄奴州的，所以都表示同意判决。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内容是：“国会在各准州中无权禁止奴隶制；密苏里妥协案是违反宪法的；一个奴隶就是一份财产，倘若一个奴隶主带他的财产到一个以美国宪法为最高法律的地区，任何人都不可剥夺他的财产；黑人奴隶或者其祖先是奴隶的自由黑人，都不能作为美国公民，因为宪法中的‘公民’一词原

意并不包括黑人。一个多世纪以来，黑人始终被认为是一个劣等种族，不论是在社会还是在政治事务中，他们都根本没有资格同白种人交往。黑种人是如此的卑微，以致于他们没有资格享有白人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把他们划分为奴隶是正当合法的，对他们是有利的。凡是可以获取利益时，黑人都可以被当作一件普通商品或货物来买卖和处置。”在宣读时，坦尼引述了《独立宣言》中“一切人生来平等”的话，他说：“上述字句太笼统了，读起来似乎是包括全人类的……但显然无可辩驳的是，这句话的原意是把被奴役的非洲人种排除在外的。”

坦尼原以为这项判决会收到良好的反应，但适得其反，奴隶制问题却因此更激烈。《纽约论坛报》讽刺说，在最高法院里，南部虽然只有六百万人，但却比自由州的一千六百万人的影响还大。林肯在以后的几年里更加强调他所笃信的《独立宣言》中关于“一切人生来平等”这句话的含义。他反复提及这个问题：“倘若那些起草和通过宪法的人认为奴隶制是件好事，那么他们为什么在宪法中还要写上自1808年后禁止奴隶贸易这一条款呢？”在林肯的演说里，“人类大家庭”这样的字句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似乎人类已经统一，全都享有了尊严似的。

6月，道格拉斯在斯普林菲尔德为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辩护时说：“谁拒绝接受最高司法机关的最后判决，谁就是想企图推翻整个共和制度。”

林肯两个星期后作出了回答。首先，他谈到在坦尼冗长的讲话中他坚持这样的观点：制订《独立宣言》或宪法的人开始时就认为“黑人不是人民的成员”。接着，林肯引述了审判中的另一种观点，他指出组成联邦最初的十三个州中有五个州的选民是自由黑人。林肯又念了一段道格拉斯的话，道格拉斯说

林肯传

签署《独立宣言》的人“在宣称一切人生来平等时，又专指白种人，非洲人被排除在外。他们说的是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英国居民，同土生土长的英国居民是平等的”。林肯继续说，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不仅是黑人，“德国人、法国人、以及世界上其他白种人都将被归入到这个法官所说的劣等人种之内了”。当然，签署《独立宣言》的人并没有宣布“在各方面一切人都是平等的”的打算，但他们确信，任何人在“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如自由、生命、追求幸福”等方面都是平等的。林肯转述了道格拉斯的一句话“一想到白种人和黑种人的血液混合在一起，我就会心惊胆颤”，并加以评论说：“1850年美国有混血儿四十万五千五百二十三个，几乎全都是白人主人和黑人奴隶的孩子……只有极少数是自由黑人和白人的后代。1850年自由州有混血儿五万六千六百四十九个，但他们大都不是在那里出生，而是生在蓄奴州，并且来自那里。同年，蓄奴州有混血儿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七十四个，都是出生在本地的。”林肯列举了上述统计数字后说，在司各脱判决案中最高法院降低黑人的地位，导致了混血儿的增加。“如果按照我们的意见行事的话，那么，产生混血后代的那种情况将会减少，起码可以减少到非经她们同意，就不得强加于她们的程度。可是道格拉斯法官却以把黑人判决为奴隶为乐。”

多少个月来，“流血的堪萨斯”引起的动荡和疾呼始终没有停息。从1855年11月5日至1856年12月1日，惨遭杀害的大约有两百人，受枪伤和刀伤的人则更多。支援移民协会接受了东部捐赠的大量基金，运送了数万名反对奴隶制的垦殖者到堪萨斯去。准州议会是极力反对奴隶制的。但由于在选民登

记时蓄奴派做了手脚，由于一些实际只有几十个居民的县竟投了几千张选票，由于以暴力进行威胁，由于成百上千反对奴隶制的选民在特定的选举中不参加投票，据他们说他们在这种选举中投的票是不起作用的，蓄奴派推选出制宪会议代表，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在利康普顿举行了会议。他们起草了利康普顿宪法来拥护奴隶制，其中有很多条款都是十分荒谬的。他们呈送这部宪法到华盛顿请求国会的批准。

当辩论在国会里缓慢地进行了几个月的时候，皮尔斯总统前后共派出了两个州长到堪萨斯准州，布坎南也接连派去了几个，然而这些州长都有负众望，没能建立起和平和秩序。一个国会的调查委员会到了堪萨斯，听取了成百个证人的证词，写了一份报告，长达一千二百零六页。它列举了选举中的舞弊、吵架、争论、焚烧仓库房屋以及枪击和杀戮事件，而这些事件仅仅是作为描写堪萨斯的悲剧、混乱和痛苦的长篇故事的一个引子：选民名册失窃；选举官员被赶跑；数不胜数的非法选票塞满投票箱；带着刀枪的打手对前去参加投票的选民叫嚷：“把他的喉咙割断！”“掏出他的心！”。证人们提供了与这些情况有关的具体的姓名、日期和地址。

暴行和骚乱逐渐平息下来。但是，1857年12月利康普顿宪法使得民主党大分裂。在堪萨斯的一次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不是要求选民对由不完善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进行投票，而是要求他们只是就“有奴隶制”还是“无奴隶制”这样一个问题表态。布坎南总统是举行这次选举的支持者。

总统认为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任务是只处理奴隶制问题而不是处理整个宪法问题。道格拉斯反对总统这种武断的说法。他说，安排在今年12月的在堪萨斯举行的这次选举仅是提供了

林肯传

一个路易·拿破仑式的选择机会，保护投赞成票的，枪毙投反对票的；赞成它的人可以投票，反对它的人根本就没有投票的机会。

在三个月之内，布坎南撤走了道格拉斯委任的官员。赫恩登给伊利诺斯州国会参议员特朗布尔写信说：“道格拉斯垮台，让我和林肯着实高兴了一把。”但道格拉斯没有这么轻易地被压垮，他和国会里拥护他的民主党人，还有一些共和党人使布坎南为在堪萨斯发展奴隶制而采取的措施失败。当布坎南想讥笑“人民主权”的时候，道格拉斯惟一能做的就是走上与布坎南敌对的道路，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会破坏党的统一，他已无法再顾忌那么多了。

第九章 精彩辩论

早在 1858 年，在来往的政治信件中，林肯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他对于处理人事的罕见才能。他曾在一些信中说，他没有“下定赌注”要拥护西华德；他又说格里利其实是诚实的，虽然他“是我们的一个累赘”；他还说敌人的阴谋是“企图让我们内部产生不应有的猜疑和妒忌”；“因此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消除彼此之间不应有的猜疑”。

虽然林肯早就知道许多县代表大会都将提名他为国会参议员候选人，但在 6 月 1 日他写信给另外一个人却说，他认为由各县代表大会宣布它们提名国会参议员候选人的结果是没有“必要的”。《芝加哥论坛报》在 6 月 14 日发表文章说，九十五个县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支持林肯，这个史无前例的行动是对格里利和拥护道格拉斯的东部人“从外部干预的抗议”。

当 1858 年 6 月 16 日在斯普林菲尔德召开共和党州代表大会时，许多共和党人说：“我们了解道格拉斯，我们跟他周旋了多年。我们现在打算在这次竞选中彻底将他斗倒。”大会通过一致决议说：“阿伯拉罕·林肯是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人选出的第一位并且是惟一的一位国会参议院参议员竞选人，他将取代斯蒂文·阿·道格拉斯的参议员席位。”

晚上，林肯出现在州众议院大厅里，掌声和欢呼声顿时响彻整个会场。他鞠躬向大家表示谢意，然后他念了演说词。他

林肯传

为写这篇稿子所花的功夫和修改时所耗费的心血，比他一生中的任何其他演说稿都要多。在这之前的前一天晚上，他曾念这篇稿子给党内一些领导人听，他们建议他不要发表这篇演说。但是现在他念道：

“我们如果能首先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和趋向，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判断我们所应该做的，以及应该如何去做。自从开始执行一项有着公开宣布的目标和充满信心的诺言的政策以来，到目前为止已过去五个年头了。这项政策旨在使由于奴隶制问题而引起的社会的动荡不安结束，可是在执行这项政策的过程中，不仅动荡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依我看，不到危机临头或者是危机过去之后，动荡是不会结束的。‘正如一幢房子裂开了是站立不住的。’我坚信这个政府不可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期望房子裂开，不期望联邦解体，但我确实期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彻底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其他一种东西。”

这番话是那么的浅显易懂，就算是两个农民在雨天的早晨修筑篱笆的时候，也能理解它。他继续读下去，“不是奴隶制的反对者制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大家相信它正在走向最终的灭亡；就是奴隶制的拥护者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在所有的州里——不论是新州还是老州，不论是位于北部还是南部——它都是合法的为止。”林肯的演说被许多报纸刊登，但只有演说的开头一段是全国最感兴趣的。演说以“裂开了的房子”而闻名世界，远播四方。

一个斯普林菲尔德的法庭官员曾经问林肯，对于一个像您这样力争胜利的政界人物而言，什么才是最珍贵的特殊才能？林肯回答道：“能够提倡某种事业，这种事业必须是能产生结

果的，并为之而奋斗不止。”

在华盛顿，道格拉斯对一些共和党人说：“你们选择了一个非常能干、忠厚、诚恳的人。”他对约翰·威恩·福尼说：“会让我十分繁忙，林肯是他党里最强有力的人物，也是最好的西部政治演说家。”他又说：“在所有那些该死的斯普林菲尔德辉格党恶棍当中，阿伯·林肯是最诚实、最能干的人。”

6月间，道格拉斯西行，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他的行踪。7月9日，一列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的专车，装饰着各色彩旗，载着铜管乐队，到芝加哥市六十英里外去迎接道格拉斯一行，然后又把这位政治家护送到芝加哥。当天晚上，当道格拉斯在特雷蒙特大厦面临大湖街的阳台上出现时，红色的火光和焰火照得街道通明透亮。马车夫想从拥挤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以便送客人到特雷蒙特大厦，因而同街上拥挤的人群动起手来。直到马匹、人群和马车夫被拉开，道格拉斯法官才开始他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

大街上人山人海。林肯听到道格拉斯对街上人群这样说：“林肯先生显然在公开地煽动一次地区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北部反对南部、自由州反对蓄奴州的战争。这无疑将是一种毁灭性的战争，它将一直拖延下去，直到其中的一方被征服，直到所有的州都变成蓄奴州或自由州为止。”

次日晚上，在特雷蒙特大厦的同一个阳台上，林肯对人数略少的群众演讲。当时鼓乐喧天，第七区的德意志人共和俱乐部的铜管乐队吹奏乐曲，焰火齐放。他开始说：“我并不假装说我不愿意进入国会参议院，我不会为自己戴上伪善的面具。但我的确要告诉你们，经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论道格拉斯法官或我自己在今晚以后是否会被人们在街头巷尾议

林肯传

论，这对你们——全国人民大众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

后来林肯给道格拉斯写了一封挑战信，要求辩论。道格拉斯同意了。两人将在本州七个不同地区的城市的讲台上对垒，针对各种问题进行较量。对两人的对垒、全州的人都在关注，全国的人都在倾听着。报刊说，记者将用新发明的速记法“完整地将全文”向全国报道。8月21日，一万二千名听众头顶盛暑骄阳，在奥塔瓦公共广场上，有人坐着，有人站着，聆听两人的第一轮辩论。他们听完整个辩论足有三个小时。那天开来了一列来自芝加哥的火车，十七节车厢都塞满了听众。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们挥舞旗帜，列队游行，簇拥着他们的英雄。

8月27日，第二场辩论在位于伊利诺斯州边远西北角的弗里波特举行。一列人手持火炬前往迎接道格拉斯。辩论仍长达三个小时。当时天空布满乌云，天气非常寒冷，薄雾弥漫大地，有时还会有些细雨飘过。在前一天晚上，有些人就乘坐新卧车从芝加哥赶来了。一列行驶在加利纳线上的有十六节车厢的火车远送来一千名旅客。当天，演说者们讨论了德雷德·司各脱判决案、利康普顿宪法、堪萨斯事件、准州议会和奴隶制扩展问题。

然后，辩论者和速记员南下三百英里来到琼斯博罗。这个地方位于弗吉尼亚州南方。9月15日，大约一千四百名听众聚集在这里，大多数人对大辩论都持有旁观的态度。这个地方恰好地处肯塔基和密苏里两个蓄奴州之间。有好几节车厢载满了来自这两州听辩论的旅客。《芝加哥时报》写道：“人们对道格拉斯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人们惟一的目标就是要重新把他选入参议院，在那里他已经为他和他的州赢得了良好的声

名。”谈及林肯的演讲时，《路易斯维尔报》写道：“希望大家不要忘了去读一读，林肯的话意味深长，是些所谓的好战类型的话。”

三天以后，辩论者和记者北上到查尔斯顿，共一万二千人到这来听他们演讲。

他们10月7日来到诺克斯县的盖尔城堡认真地听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演讲。尽管凛冽的西北风把标语和旗帜撕裂成破布条，但那些忘记带大衣的人在两个辩论者长达三小时的演讲过程中，仅仅是扣紧衣服，坚持听。听众中有许多人经常扶犁，所以手上长满了硬茧，又因为常常双脚踩在泥土块上，跟在犁和牲口后面，所以锻炼得十分有耐力。他们饱经风霜，是和泥巴打交道的人。所以只要有值得倾听和记忆的东西，不管环境多恶劣，他们都会坚持下去。

六天以后，在密西西比河畔的昆西，来自伊利诺斯州、衣阿华州和密苏里州的一万二千名群众或坐或站，倾听辩论者长达三小时的演讲。10月15日，辩论者来到位于这条河下游的奥尔顿，面对着六千名听众作了最后一次交锋。

他们在伊利诺斯的演讲所吸引的听众人数之多、情绪之高亢，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他们也是在对全国演讲。大城市的报纸全文加以报道，数百万人读到了辩论的主要内容。辩论词组成了一本激情洋溢的书，它记载着美国的梦想、胜利和失败，和对国民的思想和希望的问答。美国一部分重要的人赞同道格拉斯在昆西讲的话：“让每一个州管好自己的事而不要干涉它的近邻！……我们如果都坚持这个原则，那么林肯先生就会看到我们的共和国是可以分成蓄奴州和自由州两部分并且能永远存在下去的。……坚持这个伟大原则，我们

林肯传

就可以象现在一样继续发展，使经济繁荣，人口增加，力量壮大，让凡是能使一个国家强大的东西都兴盛起来，直到全世界都称羨我们，在我们面前不寒而栗，直到我们统一整个大陆使之成为一个以海洋为界的共和国。”

对奴隶制问题希望或不希望保持沉默的那些人，都明白林肯的质问：“你们说它是错误的，但你们又不停地……争论说这里不是反对它的适当地方。你们说绝对不能在自由州里反对，因为那里并没有奴隶制；又绝对不能在蓄奴州里反对，因为那里有；不能在政界反对，因为会引起争吵；它不是宗教问题，不能在布道坛上反对。那么究竟能在哪里反对它呢？应该是没有合适的地方了。”

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不能通过投票表决的办法在新领地禁止把奴隶当作财产。针对这项判决，林肯说，“同道格拉斯合作的最高法院，已经违背了他的‘人民主权’论”。道格拉斯的论据像“用饿死的鸽子的影子煮的汤”一样索然无味。

道格拉斯解释说他自己并不是冷酷无情的人，“人道主义要求你们，基督教命令你们要把豁免权、一切特权和利益给予每一个劣等人和处于从属地位的人，而且赋予他们这些权利是符合社会安全利益的。”“我们的利益和命运都要求我们应该尽快向北方、向南方或向海洋里的岛屿扩张领土，我是赞成这样做的。当我们获取到新领土时，将让人民……按照他们的意愿，自主决定是否要奴隶制和其他问题。”

林肯引用一份最高法院的判决说明“人们不择手段地通过不断制造舆论，使在这个联邦的各个州里的黑人成为人们的财产，而且除了是财产再不具有其他意义”。为什么在涉及奴隶制问题时联邦宪法要用“隐晦的语言”而不是明白地、直截了

当地写出来呢？为什么省略了“黑人”和“奴隶制”这样的字眼呢？难道这不是一个常常有分歧的重大问题吗？奴隶制这个问题不仅影响了每一个人的思想，而且在从宗教、文学、政治一直到道德方面，使人们产生了分裂。“当道格拉斯法官和我自己的可怜的舌头无法动弹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个问题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它是两个原则之间的永久斗争……一个是帝王的神圣权利，另一个是人类的普遍权利。这和“生收渔翁之利”是一个意思。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被讲出来的，不管它是出自一个只想统驭自己国家的人民、以他们的劳动果实为生的帝王之口，还是出自为其奴役另一种族的丑行遮掩的某一种族之口，都是同样残暴的原则。”

在弗里波特，林肯对道格拉斯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在“在州宪法产生之前，联邦某一准州的人民，是否可以用任何合法的手段，不考虑合众国任何一个公民的意愿，而废除该地的奴隶制呢？”道格拉斯的回答实际上相当于说“可以”。这个回答在南部卷起了一场反对他的风暴，也使他失去了许多北部民主党朋友，因为他们要求同南部保持联系。

对于道格拉斯歪曲林肯的反对奴隶制的观点成了主张种族平等的说法，林肯回答说“这是纯粹的文字游戏式的诡辩”。在查尔斯顿，林肯指着一个人说：“我说今天你在这里，你却用昨天你在那里来说明我说谎；我说你脱了帽子，你却重新把帽子戴上来证明我说谎。这就是道格拉斯论证的方法。”

10月30日，几千名斯普林菲尔德附近的农民，乘着他们的大车进城去参加一次共和党的群众大会。林肯将为这次竞选活动做最后的演讲。一万人来到州政府大厦广场，涌向讲台

林肯传

前。

大约在两点钟，林肯开始他的演讲：“在这里，我被朋友们围住——我深信，虽然其中有些是政界朋友，但全都是我个人的朋友。在这最后一场演说中，我是否可以讲几句关于我自己的话呢？在这次竞选运动中，我扮演了一个吃力的角色，在某些方面就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痛苦的角色。”他面向南部说：“我一直承认南部人民有合法权利要求追回逃亡奴隶。我始终反对国会有合法权利干涉各州现存制度。……”

在他的讲话快结束时，林肯用相同的语气说：“人们一直说我有野心。上帝晓得，从一开始我就诚恳地祈祷，只求野心之门不打开才好。我承认对政治荣誉我不是无动于衷的，但是现在，如果能够恢复密苏里妥协案的限制，如果由于必要，在坚决反对扩展奴隶制的前提下，在存在奴隶制的地方整个奴隶制问题能够回到‘宽容’的旧基础上来，那么，在原则上我想我会欣然同意道格拉斯法官永远都不会离任，而我将永远不能就任。”这篇演说对南北部人民都有重大意义，是在关键的紧张时刻发出的清醒呼吁。

11月2日，选举日来临。伊利诺斯州北部气候阴冷而潮湿。林肯虽然比道格拉斯多得了四千零八十五张选票，但因选区划分得不公正，在州议会里道格拉斯反而占有了多数。林肯写信给忠诚的朋友们说：“即将发生另一次爆炸。”道格拉斯玩弄既破坏又支持奴隶势力的最为狡黠的把戏来赢得人们的信任。“没有任何巧妙的办法能持续这一骗局……。”林肯为参加了这次竞选而感到高兴。“我现在虽然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而且将被遗忘，但是我确信，在我本人消失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说过的一些话将对公民自由的事业产生影响。”他还

开玩笑地说，他象一个孩子踢着脚趾“因痛得太厉害以致笑不出来，可又因自己已经是大人所以不能轻易地哭”。

1859年1月5日，道格拉斯被州议会选举上了国会参议员。

斯蒂文·阿·道格拉斯在华盛顿正在读一封《伊利诺斯州纪事报》打来的电报：“这是上帝和伊利诺斯州民主党的光荣，道格拉斯获得了五十四票，林肯只得了四十六票。”

第十章 大选前夕

1858年11月，《芝加哥民主主义者报》、拉康出版的《伊利诺斯新闻》和伊利诺斯州奥尔尼出版的《时报》都推荐林肯做总统候选人。《辛辛那提新闻报》还刊登了一封提名林肯的信。在俄亥俄州桑达斯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被要求出任186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12月，在布卢明顿的杰西·费尔看见林肯从法院大门出来。费尔是个地产商，他经常买卖土地；他又是一个号召修建铁路的人，反对奴隶制共和党人。他说：“林肯，我去东部时……我听到人们在到处谈论你。有人常常问我，‘你们那个州谁是林肯？’……你知道，作为一个忠诚的共和党成员和你的朋友，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在伊利诺斯，我们不单有一个巨人，而是两个。小巨人是道格拉斯，他们全都听说过他；但你这个大巨人并不是众所周知。你的整篇的演讲稿或部分段落……在东部大面积地印刷与发行……我有永远不变的看法，如果你给人民讲述你在奴隶制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以及深得民心的经历使他们明白，那么，即使不能胜利，你也能成为一个不好对付的总统候选人。”

当费尔讲这些话时，在一旁听着的林肯回答说：“哦，费尔，我们共和党内有西华德、蔡斯这些人，他们非常有原则性，为什么会选我来做总统候选人呢？他们是人人都知道的，

除了伊利诺斯州，很少有人知道我。”

费尔作了一番分析，然后他说西华德和蔡斯确实是杰出的人才，做的贡献比你大，“但事实是，他们有太多的功劳。……他们阅历丰富，都发表过一些过头的言论，无论这些言论正确与否……如果选他们，他们都会遭到严重的损害……为了确保 1860 年的胜利，共和党需要一个出身平民，但被公认有能力，愿献身于反对扩展奴隶制的事业，在历史上没有问题，又没有强烈的激进思想……你出身贫寒，只要人民了解你的经历，光凭这些，你就有获胜的资格。”费尔接着说：“我要写一篇周密、有文采的报刊文章，让人们知道你是谁，你曾做过的一切。这篇文章将广泛流传，以帮助保留对你的感情。我了解你的社会生活情况，也知道你默默无闻做的那些好事，但我对你个人的历史不太了解：你是何时何地出生的，你父母的名字，出身如何，早年你做过些什么，你曾受过的教育是怎样的等等。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可以吗？”

林肯仔细聆听了他的话，回答说：“费尔，我承认你的许多话很有道理，我也承认我有兴趣当总统。对于你的赞许和你对这件事的兴趣，我并不是没有想法。不过，成为美国总统我是没有那种好运的。除此以外，在我早年生活中，我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感兴趣的东西。”

中西部各州小城镇上的报纸已经开始问：“不选阿伯拉罕·林肯做美国总统的原因是什么？”布法罗、堪萨斯、得梅因和匹兹堡各地都要求作为共和党在西部的头号人物的林肯发表讲话。纽约州政界的巨头瑟洛·威德给伊利诺斯发电报说：“马上把阿伯拉罕·林肯送到奥尔巴尼来。”《芝加哥民主主义者报》，是一家共和党报纸。它的高个子编辑约翰·温特沃思看到林肯

林肯传

已比较突出，取得了一些成绩，便告诉林肯，“需要找人帮他竞选”。在纽约，西华德、威德为他组织竞选。林肯笑道：“一个总统是用时势造就的。”

这时的林肯已五十一岁了。自他成年后，一年年的过去，他的名字、作风和故事，在大人和孩子中一直被传颂着。他很高，可是非常的瘦；悠闲自在，可也出奇的懒散；满面愁容，一副忧郁的样子。他的性格既古怪又滑稽，就象一盏阴暗的风灯闪烁不定。他既是一个“奇怪的朋友”，可也是一个“友好的怪人”。他活像个从儿童图画书中走出来的人物。

就是希腊寓言作家老伊索，也不可能想出一个比床上的蛇更适合来说明奴隶制进入新领地后的危害的寓言了。林肯说：“假如有一张刚为小孩铺好的床，就有人建议把孩子们和一窝小蛇放在一起，我们该如何决定这个建议，我想没有人会质疑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仍然相信“条件的改善是平等社会出现的正常情况”。在风暴的中心他看到历史在形成，他常常是说的少听的多。他的眉宇和气度，显露了伟大的诗人、发明家和探险家们探索未知的领域那种高尚的冒险精神。

在政治语言里，有一个字眼经常被玩弄——民主。对民主，林肯有自己的见解：“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这就是我的民主思想，凡是与此不同的想法都是非民主的。”

林肯喜欢树，树给他一种亲切感。他最喜欢硬槭树。在他看来，雪松、松树、柏树和云杉都具有松树类的特性。他觉得人和树有相似之处。虽然从外表判断不出它们的性格，但是风雨、雷电、生活和各种事件考验出了它们的纤维素质，哪一部

分已经成材，哪一部分已经腐烂了。

1858年，在布卢明顿他作了一次题目为《发现和发明》的演讲，后来又在斯普林菲尔德讲了一次。从他的演讲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滑稽、古怪而又幽默的人，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一个锐敏的观察家，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他讲到最初人类如何发明衣服、字母、语言、风力航行和印刷术，讲到了过去的统治者和法律如何把读书或占有书籍视为大逆不道。“在此时此地，我们很难想象过去的思想奴役是多么残酷，很难想象，摆脱这一枷锁，并培养思想自由的习惯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他的讲稿的特别之处是他对书籍、对纯科学、对独立追求知识的热爱，对从黑暗中摸索出来，迈向光明的人类的热爱。

在这一时期的某个时候，在斯普林菲尔德，米尔顿·海听到林肯说出了一条政治准则或可以说是格言，随后米尔顿·海又告诉了布卢明顿的约瑟夫·法伊弗。法伊弗感到它简直仿佛如诗歌一样优美动听，以致难以忘怀：“你能在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有的时候欺瞒所有的人。”

林肯在丹维尔时的律师业务上的伙伴沃德·希尔·拉蒙，是他的一个性情古怪的朋友和至交。他是一个年轻的弗吉尼亚州人。他个子高大，身体健壮，有着严肃的面孔和十足的贵族气派，不仅勇敢，而且还豪饮健谈，常常讲一些慷慨激昂的话。第一次见面时，林肯便对他说：“你是准备学法律的，是不是？我想在劈栅栏木条上你不会有什么成就。”光阴流逝，他们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忠诚关系。

林肯几乎从不在恋爱、音乐、诗歌、艺术、纯科学方面花

林肯传

费时间，因为它们需要时间，而林肯没有这么多功夫。他喜欢对人讲一个印第安纳州小孩念熟了的一段话：“阿伯拉罕，我想世界上不会有谁会象我这样喜爱姜饼，而且也不会有谁会象我得到的这么少。”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渐渐地他成为共和党的要人，林肯的薪金越来越高，有时玛丽·林肯能够兴高采烈地举办两三百人参加的舞会。夫妻俩终于从拮据窘迫的生活中熬了出来，现在他们可以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了。到1859年，林肯的房子、地产、田产和各种票据，大约超过一万五千元。

这时的林肯已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演说家和思想家。1859年，他到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威斯康星、俄亥俄、堪萨斯、衣阿华等地作旅行演说，还必须谢绝许多要求他去作演说的邀请。他在这次旅行途中与共和党的领导人见了面，他们会判断他是不是符合当总统的条件。林肯曾说过“时势造总统”，有些朋友说，时势可能证明其他的候选人不是太老朽、太激进，就是太保守，只有林肯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这次旅行途中，林肯还了解了各种政治潜流和体察了公众情绪。他还同一些将参加次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见了面。

这一年，他发表了很多演说，但他对于是否可能在次年当总统候选人的问题并无丝毫的表态。每当一些好心的共和党人谈论起选林肯当总统的问题时，他总是绕开这个话题，说他不合适，或者像他跟费尔说过的那样，共和党会挑选出比他更优秀的人物。然而，他在俄亥俄州的演说却使用了简明而果断的语言、组织了无懈可击的逻辑，还穿插了大量庄严的圣诗，他

把布坎南、道格拉斯、首席法官坦尼的种种借口批驳得十分狼狈。在提及奴隶制扩展的可能性时他心情沉痛，其语调显得十分忧郁，这就使很多听众不自觉地感到在他们面前站着的的是一个睿智、沉着、怀着一腔热血甘愿为其事业献身的人，他将会成为一个称职的总统。

林肯想指导党的政策。1859年6月，他就俄亥俄州共和党政纲要求“废除罪恶深重的逃亡奴隶法”这一问题，给蔡斯州长写信说，在伊利诺斯州这个建议“已经损害了我们”，如果要在下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把它提出来，将会引发大会和全党的“爆炸”。

1859年，在马萨诸塞州一项法案被通过，其规定：不是出生在美国而加入美国国籍的公民，在入籍两年后才能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伊利诺斯州通报》主编西奥多·卡尼西乌斯给林肯写信，询问他对这个法案的看法。林肯回信答复说：“如果我有权利反对，那么我是坚决抵制在伊利诺斯和其他地方实施这一法案的。”林肯由于竭力为黑人争取利益而落得“声名狼藉”的下场，因此他说，倘若他再去同意“剥夺那些在别国出生，讲其他种语言的白人的生存权利的话”，他将会成为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卡尼西乌斯发表了他的信，其他报纸也都转载。

18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全国有外国人一百三十万，其中有七十万德国人，主要在北部各州居住。很多州的德国人在政治上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之中有许多编辑和政治领袖都是德国大学的毕业生，曾参加过德国1830年革命或1848年革命，有些服过刑，还有一些则逃脱了。他们被通缉，以难民或逃亡者的身份流亡到美国，因而他们对逃亡奴隶法是相当

林肯传

痛恨的。在这些流亡者中有一个是林肯在贝尔维尔的朋友，他就是古斯塔夫·凯尔纳。为躲避缉捕，他先从德国逃到法国，然后辗转到了圣路易斯，后来担任了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法官和副州长。当时林肯和这些人公开交往。他帮助德国人草拟了一个决议并于 1856 年使它在共和党伊利诺斯州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决议内容是：“我们的移民归化法……的原则是公正的，宗旨是反对为了延长我们取得公民权的时间而对它作出任何修改。”这个决议被一个德国编辑带到了在费拉德尔菲亚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并使它被大会基本上采纳了。

9 月间，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林肯讲话时说奴隶制的扩展一向是威胁联邦的惟一因素。

次日，林肯在辛辛那提号召：“我们必须阻止奴隶制的扩展……必须防止非洲奴隶贸易重新兴起，同时阻止国会颁布一项准州奴隶法。”

林肯认为这个新生的国家非常的有朝气，雇佣劳动者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不会存在一个自由人永远当雇工的事。”难道工人阶级就低贱到只能作上层阶级的垫脚石吗？林肯说：“照此理论，一个劳动者最好应该像一匹瞎了眼睛、围着磨盘转的马——对它来说，瞎了眼也许是好事，这样它就不会越轨，也不会故意踢人。”按这个理论推，工人受教育就被认为是存在危险性的事了。“如果有一个北方佬能发明一个只有强壮的双手而没有头脑的人，那他就一定会遭到‘低贱论’鼓吹者终生的侮辱。”林肯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个人都有要吃饭的嘴，都有一双生产食物的手，其用意可能在于那双特定的手就该喂那张特定的嘴——而每个人的头脑恰恰是其

不可分割的手和嘴的天然指挥者、管理者和保护者；既然这样，那么，任何有助于增强和培养大脑思维能力的办法都应无例外地被采纳。总的说来，自由劳工坚持要求普及教育。”

林肯阅读了赫恩登从波士顿买来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作者是欣顿·罗恩·黑尔珀，他出身于一个在南北卡罗来纳有上百年历史的蓄奴家庭。他列举了大量的统计数字证明在自由劳动制度下北部越来越富，而南部则在贫困和债务中越来越穷。1850年，全部蓄奴州有六百一十八万四千四百七十七人，其中奴隶主只有三十四万七千五百二十五人。“通常，最不受人尊重和注意的是穷苦的人，而不是黑人。虽然已不能用笔墨形容出黑人悲惨的景况，但大量穷苦白人比黑人还要悲惨。”这本书使南部感到震动和惊骇，所以它被禁止出售。凡是读这本书或引用其内容的人，都遭到南部国会议员的谴责与反对。

在弗吉尼亚州的埃德温·艾·波拉德所著的《黑色的金钢钻》一书中，他鼓吹使非洲奴隶贸易合法化，倘若实现了，以一百到一百五十美元的价格在南部各港。就能买到一名刚从非洲丛林里捉来的黑人，如此一来，“穷苦白人就有机会买到一个黑人作奴隶”。詹姆斯·亨·哈蒙德是国会参议员，是一个从康涅狄格州移居南卡罗来纳州的北方佬的儿子。他对北部说：“我们的奴隶是终身受雇用的，享受优厚的待遇；而你们的雇工不仅是按日受雇的，而且待遇菲薄，无人照顾……难道不是这样吗？在纽约市你一天见到的乞丐多于你在整个南部一生见到的。”

在教堂里，废奴主义者站起来中断正在进行的礼拜，他们高喊美国宪法承认奴隶制是一种罪恶。葛利逊公开地烧毁了一

林肯传

部美国宪法，并称它是“一份同地狱订立的盟约”。《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被屡次再版，并被改编成能上演的剧本，紧张的剧情使观众看得呼吸困难。18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奴隶人数比1850年增加了七十四万五千人。

一个来自堪萨斯叫约翰·布朗的人，他解放奴隶，焚烧谷仓，偷走马匹。他是第一批从英国乘“五月花号”到北美的移民的后裔。他的祖父辈中有两个人参加过美国革命战争。他宣称东部废奴主义者的活动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勇敢的行为。他的一句口头禅是：“一个人如果和上帝在一起就可以扭转乾坤。”富裕的、有名望的公民们捐款给他，让他购买枪支、长矛、车辆和必需品，他们称这一举动为“羊毛投机生意”。

1859年10月17日星期一，一则奇怪的消息传来了。在谢南多亚河和波托马克河的交汇处，即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州交界处有一个名叫哈帕斯渡口的小石镇，那里美国政府的一个军械库和兵工厂被攻占了。起义者俘虏岗哨，砸开大门，逮捕奴隶主，还让被释放的奴隶向所有地方的奴隶传播自由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间都在星期天晚上到星期一拂晓前这段时间内。

陆续传来的消息是否是纳特·特纳奴隶暴动的重演？星期二传来的消息使全国才放松了一些。罗伯特·爱·李上校率领八十名海军陆战队员袭击了哈帕斯渡口的一个由消防站加固筑成的小堡垒。十八名堡垒里的起义者一直奋战到底，最后除两人外其他人或牺牲或负伤。

一个自称约翰·布朗的长须飘拂的老人，站在消防站的一个角落里。他们问他：“谁指使你来这儿的？”“没有谁派我，是上帝的旨意还有我自己的意愿指使我到这儿来的。”“你有什么

么企图？”“来解放奴隶。我认为干涉你们并让被你们奴役的人们解放是正确的。”“你相信《圣经》吗？”“当然。”“难道你不认为你是一个叛逆分子、一个煽动者吗？”“我争取让奴隶获得自由。”“你这个疯子、狂热分子！”“我认为你们南方人才是真正的疯子和狂热分子。我不认为让这样一种制度维持下去是神志清醒的人的所为。”

弗吉尼亚州控诉约翰·布朗犯了杀人、叛逆、煽动奴隶造反罪。北部的朋友们派来了能干的律师为他辩护。法院宣布布朗有罪，处以绞刑。他从容地对法庭说：“假如我是为了富翁、有权势者、有知识的人拿起武器……或者为了任何上层阶级的人的话，那么在这个法庭上的诸位都将会认为我的这种行为应当得到奖励而不是处罚……我在这里看到人们吻那本书，我想它就是《圣经》吧。它教我明白：要用他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他。我会努力遵照这个训言去行动。我认为为穷人战斗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并不比你们低劣……上帝是不会袒护任何人的……如果现在为了能进一步推动正义事业需要我捐献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我将毫不犹豫。”

朋友们打算秘密地从死牢里把布朗救出来。为此，布朗捎信给他们说，他的死会有利于自由事业。他希望他将被年青人所记住。他已五十九岁了，然而那些为其事业战斗而牺牲的人平均年龄仅二十五岁出头一点。执行绞刑之前，在查尔斯敦监狱里他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约翰·布朗，现在绝对相信，只有用鲜血才能为这个有罪的国土洗清罪行。我原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不现实的想法。”越过三千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国民警卫队的头顶，布朗遥望远山、白云等美丽景色。他说：“这个国家很美丽，

林肯传

我今天才有幸真正看清楚它。”

警察局长问他：“我要不要给你一个拉绞索时的信号？”银须老人不慌不忙地说：“不，不要，干事利索点就行。”

弗吉尼亚州长和监狱看守都说他面对死亡依然沉着冷静，面无惧色。

爱默生、维克托·雨果、梭洛把他同基督和其他伟大的殉难者视为一类。温德尔·菲力浦斯说：“造反就是这个时刻给我们的教训。”废奴主义者称赞他。参议员道格拉斯则呼吁制定一项制裁阴谋活动的法律。他引述林肯的“裂开了的房子”和西华德的“不可制止的冲突”的演说来说明约翰·布朗是受了共和党政客及其“革命学说”的煽动。

《纽约先驱报》把西华德在参议院发表的“不可制止的冲突”这篇类似于预言的演说全文刊登了下来。这时，西华德声称他反对布朗式的阴谋、袭击、伏击和暴力，赞成理智、选举和基督教精神。但是即使他这样说也消除不了其激进的痕迹。据政治观察家的评论，西华德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威信被严重的打击了。杰西·费尔和戴维·戴维斯法官，按计划为在临近召开的五月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他们的“黑马”作总统候选人而努力地工作。

在堪萨斯的埃尔伍德，林肯谈到了布朗被判处绞刑的问题，据埃尔伍德的《自由新闻》报道在大西旅馆餐厅里他说：“我认为布朗的袭击是错误的，有两点理由：第一，它是触犯法律的；第二，同所有这类袭击一样，它无益于洗清任何一种重大的罪恶……怀斯州长竟然也指出约翰·布朗表现了令人钦佩的勇气和罕见的无私。但是不论是北部还是南部都不会有人赞许暴力或犯罪行为。”

林肯传

利文沃思的《时报》报道说：“林肯对布朗对奴隶制的仇恨表示同情，但他把重点放在了对布朗的暴动尝试的谴责上。至今他还没有发现有哪个共和党人对这个暴动表示赞同的。”

1859年12月20日，林肯送对方所要的《自传》给杰西·费尔。在《自传》中，他说他的父母都出身寒微，当他在印第安纳生活时，那儿“还仅仅是一个荒野地区”。至于教育，“那时没有任何激励人们求学上进的东西，所以自然当我成年后懂得的东西是很少的。但是毕竟我学会了读书和写字，算术学到比例运算法则，仅仅这些。此后我再也没有去上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学业基础上，我现在的点滴进步是由于需要而被迫不断积累起来的。”他仍然保留着乡下人慢吞吞的腔调。“为了让我干农活才养我长大。”在《自传》结尾时说，他有“一张棕黑的面孔、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至于还有其他的特征就说不上了”。他写了张便条给费尔说：“这份《自传》的内容很少，我想是因为我本人就没有多少东西值得写。当然，请一定不要让人看出这篇文章是我写的。”费尔的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朋友依据这份自传材料精心撰写了一篇特写，刊登在《切斯特县时报》上，表示会“全力”支持林肯当总统，这篇文章也被其他许多报纸转载了。

1859年12月，俄亥俄州的共和党高级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给林肯，要求把1858年的大辩论“编印成书”。12月19日，林肯回信感谢他们在信中的“令人非常欣慰的话”，并说，“我希望可以完全按照我送去的原稿重印，请不要加任何的评论。”1860年1月，《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报导一则消息：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将出版《林肯一道格拉斯辩论集》作为竞选运动文件。《斯普林菲尔德报》将该集略加修改后刊登出来，称它

林肯传

为“最缜密的、意味深长的赞辞。……老阿伯拉罕作为西北部共和党大军的领袖，他的名字已成为一个强大力量的代名词”。其他报纸也积极响应。林肯写的第一本书即将被出版并被广大读者阅读，为此他暗自感到自豪。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福莱特—福斯特公司负责出版这本书，扉页上写着：“在1858年著名竞选运动中尊敬的阿伯拉罕·林肯和尊敬的斯蒂文·阿·道格拉斯在伊利诺斯州发表的政治辩论。”书中记载了由奴隶制问题引起的激烈争论，以及随之产生的联邦解散危机。它体现了道格拉斯要建立一个以海洋为界的自由白人共和国的意图，被他称为“劣等种族”的黑人、印第安人在这个共和国里不得享有公民权。它还记录了林肯维护“一切人生来平等”这一原则所引用的多方面的论据，表达了他反对扩展奴隶制的决心。在某种意义上，这本辩论集是一幅描绘生活在特定年代中的美国人民的精彩画卷。

赫恩登记述，1859年10月的一天早上，林肯拿着一封信“匆忙地走进办公室”。这是一封邀请他到布鲁克林的普利茅斯教堂去作演讲的信。经过仔细考虑并与赫恩登等人商量后，他给委员会的主席写信说：“我知道我终究是要去作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演讲。”1859年末到1860年初的冬季里，他花费很多个星期废寝忘食地撰写演讲稿，在州图书馆里他埋头阅读《国会环球报》和《国会年刊》，仔细翻阅那些陈旧的报纸合订本，在办公室他深入研究他私藏的六厚册埃利奥特编的《联邦宪法辩论集》。这次演讲可不是简单地站在野外的树桩上面，对草原农民讲话，而是面对大都市的阅历资深的听众。在1860年2月16日，《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载文支持林肯当总

统，说他的品格“可以比得上任何已被提名的人。……和其他人作比较，可以更加肯定他能在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斯州获胜。……林肯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目光敏锐”，他“不会使用阴谋和狡诈的手段来谋取总统职位”。林肯在2月23日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前往纽约时，《伊利诺斯州纪事报》讽刺林肯马上要作的演讲说：“题目：不详；报酬：二百美元和其他费用；目的：当总统的政治资本；效果：失望。”

抵达纽约后，林肯得知他被纽约市的青年共和党联盟安排在库珀学会举行演讲。在阿斯特大厦他接见了来访者，谢绝了去新泽西州演讲的邀请，继续拟写他的演讲稿。

交通被一场暴风雪所阻断，因为这个缘故1860年2月27日晚库珀学会的听众席没有被坐满，来了大约一千五百人，大多数人都付了二十五美分入场费，最终，共获得三百六十七美元门票收入。《纽约论坛报》说：“克莱和韦伯斯特的全盛时期过后”，在纽约市如此盛大的“知识界和声名显赫人士”的聚会还不曾有过。

一个身材瘦高的人在著名律师戴维·达德利·菲尔德的陪同下走上讲台。他穿着一套过长的被压出褶子的新黑呢服，就象是从他的手提包里刚拿出来似的。会场这时响起了一阵欢迎的掌声，演讲者站在讲台上，面带微笑，左手搁在上衣的翻领上，站了一会儿等待掌声渐渐平息下来。他用肯塔基的土腔说：“主席先生”，开始时他慢条斯理地讲着，并不是很精彩，有些共和党人感到有点无奈。但随着他的演讲主题逐渐深入，情况便起了变化。听众觉得他对当前的争端和人们愤怒的原因剖析得相当深刻。他引述道格拉斯的话说：“当我们的先辈开始组建至今我们还在其治理下的这个政府时，他们跟我们现在

林肯传

一样，对这个〔奴隶制〕问题了解得很清楚，甚至比现在的我们还清楚。”这些“先辈”是谁呢？肯定包括制定宪法的三十九个人和七十六个制定宪法修正案的国会议员。然后林肯交错地引用一系列已成为历史定论的会议表决情况、文件和引语来解释这些“先辈们”限制奴隶制的观点并说明它们同我们共和党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有哪一个“先辈”曾经说过联邦政府无权过问联邦领土内的奴隶制呢？我保证，没有人能指出是哪个‘先辈’在他一生中说过这样的话。”林肯又说：“在宪法里找不到‘奴隶’和‘奴隶制’这样的字眼，甚至也找不到‘财产’这个词。”奴隶被他们称为“人”。主人享有的对奴隶的法定权利的表述是“应该享有的服务或劳役”，目的就是要“从宪法中去除把人当作一种财产的观念”。

假如说共和党是“地方性的”，那只能说这是南部大力扩展奴隶制产生的结果。共和党人是保守的，既不是激进的也不是革命的，是和宪法制定者们相同的。但是，“我并没有非要盲目按照我们先辈那样去办不可的意思。这样就会导致排斥现代经验的成果——进步，改良”。有些人说他们“不能容忍让一个共和党人做总统”，倘若这种局面出现，他们将毁灭联邦。“到那时，你们会把毁灭联邦的罪行推托在我们身上！这未免太无耻了。这就像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用手枪对准我的脑袋，恶狠狠地说：‘站住！把买路钱留下，不然我开枪了，而你就将成为一个杀人犯！’”

一时之间，场内鸦雀无声，除了能听见演讲者的声音外，只能听见煤气灯燃烧发出的滋滋声。在他前面，听众围成一个宽大的扇形。粗大的白色圆柱默默地矗立着，从挤在柱子间的听众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们都听得太投入了。林肯接着说：

林肯传

“现在，假如他们愿意听的话，——不过我想他们是不愿听的，我倒是十分愿意对南部人民说几句话。”然后他简明地论述了客观存在的、使这个国家的两部分产生纠纷的根本症结。林肯说：“奴隶制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而我们与之相反，这就是争论的全部实质。既然他们认为它正确，也就不能责怪他们提出要我们完全承认奴隶制的要求。既然我们认为它错，我们就没理由对他们让步，我们就不能舍弃自己的观点去成全他们。”在正确和错误之间想寻找中间立场，就好比“寻找一个不死不活的人一样白费力气”。在演说的结尾他说：“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坚持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这个责任并坚持到底。”

全场响起掌声、喊叫声和欢呼声。人们挥舞着手帕，在空中飞舞帽子。听众涌过来争着同林肯握手。一个记者匆忙地跑出去写报道：“在纽约的首次公开演讲林肯就给听众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是史无前例的。”

次日早上，林肯看到在四份报纸上刊登着他的演讲全文，还听说将把他的演讲词印成小册子。

同周，约瑟夫·梅迪尔在华盛顿写了一篇社论寄给《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论述支持林肯任总统的呼声大大地超过西华德。看到这篇文章后西华德四处找梅迪尔。后来梅迪尔说：“西华德‘对我大发雷霆’，因为我选择那个‘草原政客’使他大失所望。他要我知道，在林肯还仅仅是一个伊利诺斯的乡下律师之前，他早已成为共和党的主要决策人了。”共和党内长期反对西华德和威德的一派是使林肯能在库珀学会上出现的幕后人物。

在普罗维登斯、曼彻斯特、康科德、纽黑文、多佛、梅里

林 肯 传

登、诺威奇等地，林肯巡回演讲。3月10日，在布里奇波特他作了最后一次演讲。一般情况下，他演讲时都是座无虚席，有几次是被铜管乐队和欢呼的共和党人组成的火炬行列的簇拥到场的。3月12日，他乘坐伊利铁路的火车奔赴芝加哥，只用了两天他就回到了家乡斯普林菲尔德。据《新闻报》报道，他到达时“身体健康，和平时一样精神焕发，兴致勃勃”。

第十一章 竞选成功

威廉·亨·西华德在共和党所有总统候选人中最有威望，他大林肯八岁，喜欢掌权。他的朋友和竞选经理人瑟洛·威德是《奥尔巴尼晚报》的发行人，管理着一个西华德宣传处，同许多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来往密切。为了能让西华德当选，他们不惜花费大量金钱。

任纽约州州长时的西华德，曾推行过一个法律，其内容是审判逃亡奴隶时需要有陪审团，由州里支付被告奴隶的辩护人的费用。1858年10月在谈到奴隶制争端时他说，这并不是“由狂热鼓动家煽风点火引起的”，而是“在顽强的、对立的势力之间的产生的一场不可制止的冲突，它意味着美国迟早一定会或者彻底变成一个奴隶制国家，或者变成一个完全的自由劳动的国家”。

在俄亥俄州，萨蒙·波·蔡斯是个反奴隶制的激进主义者，曾两次担任州长和一届国会参议员。他有可能会赢得该州和另外一些州代表的选票，但还不能成为林肯的主要对手。

密苏里州的法官爱德华·贝茨会赢得其本州代表的支持，在其他州也会有少数的追随者。他曾当选辉格党国会众议员。支持他的人说，他作为从边界蓄奴州来的自由土地派辉格党人，可以阻止南北分离。他是一个随和的老辉格党人。

1860年5月中旬以前，第四版《林肯—道格拉斯辩论集》

林肯传

即将被推出。在库珀学会上林肯的演说词重印成一本小册子，以每本一美分大量出售。于是，关于那位高大、朴实的人物的传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广泛地被传颂，诸如他在一个简陋的小木屋里出生，劈过栅栏木条，在平底船上做过船员。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他的言论和思想已经在全国被传播开来。所有这一切都对林肯极为有利。因为这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在5月份召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几个星期里，它将产生的效果十分显著。人们开始明白，“哦，仔细想想，有什么理由不选林肯呢？越看他，你就会越觉得中意。”

1859年一年里林肯曾做了四千英里的旅行，为共和党作了二十三次竞选演说。他留在美国大地上的足迹比该党的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都多。他在肯塔基州出生，曾乘着平底船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直抵新奥尔良，并有一段时间居住在首都。包括边远的堪萨斯在内，整个中西部，遍及纽约市和新英格兰，都有人听过他的演说。他在公众面前有意掩饰自己作为一个候选人所具有的力量和希望。

马克·德拉海负责林肯在堪萨斯的竞选事务，他要林肯支付钱，林肯回答说：“请听我说，我不能利用金钱进入竞选场。因为，首先，从根本上说来这是错误的；其次，我身无分文，不知道去哪里才能赚到钱。我认为一般来说靠花钱办事是不对的，当然，在政治竞选中，如果为某些目的而花费一些钱是正当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5月9日，共和党伊利诺斯州代表大会在迪凯特召开。约翰·汉克斯将两根扎有旗子和飘带的栅栏木条扛进会场。旗上写着：“阿伯拉罕·林肯——劈栅栏木条的1860年总统候选人：这里是1830年阿伯·林肯和汉克斯劈的三千根栅栏木条中的两

根。林肯的父亲是第一个开拓梅肯县的人。”立刻，大伙叫喊起来：“林肯，说话呀，林肯！”他向大家致谢，神色镇定自若。于是，欢声四起：“为朴实的阿伯拉罕，也为我们的下届总统三呼！三呼！再三呼！”喊叫声充斥着会场：“辨认一下哪根是你劈的吧！”林肯仔细辨认一下后说：“这木条可能是我劈的！不过，朋友们，听我说，我还劈过许多比这还好看的呢！”

就这样，产生了劈栅栏木条者连同劈栅栏木条候选人这个外号。这是迪凯特的一个律师理查德·奥格尔斯比想出的主意。他是在肯塔基州长大的，直爽、机智，同林肯一样信任人民。他找到了约翰·汉克斯，计划出这个将林肯称为劈栅栏木条者的戏剧性场面。

两个星期之前，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召开，会上虽然支持道格拉斯的代表们控制着多数，但还是不能凑齐必需的三分之二的票数，使得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未能被提名。民主党被奴隶制拥护者分裂，在6月分裂的两派将要分别召开代表大会。在弗里波特大辩论中，道格拉斯对林肯所作的答辩以及他同布坎南政府的决裂，使他几乎丧失掉早先在南部得到的信任。威廉·朗兹·扬西为民主党的少数派辩护时说：“道格拉斯的主张会让我们南方人面临破产。我们的财产将被侵犯，我们将有丧失利益的危险。……如果你的计划能够成功实行，势必引起民众的愤怒，造成深重的罪孽。”十天的发言、投票和争吵之后，6月召开的巴尔的摩大会草草结束。人们当时都确信北部和南部的民主党将会参加竞选。这样一来，共和党在11月间已胜券在握。

5月9日，在巴尔的摩成立新的宪法联邦党，它的十分简

林肯传

短的政纲中他们呼吁维护联邦和宪法，同时，主张实行法律。他们提名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前辉格党众议员、国会参议员为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埃弗雷特，前国务卿、哈佛大学校长为副总统候选人。由于他们的政纲过于简单，所以人们对他们并没寄予多大希望。

5月16日，在芝加哥即将召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伊利诺斯州的代表们都给自己准备了丝绒礼帽和黑呢衣服。当时芝加哥已成为大胆、进取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的象征。1850年它有二万九千人口，1855年增加到八万，1860年达到十万零九千。它标志着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大西北”已经激起的变化。农副业贸易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运输和金融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得这座城市成了方圆千里草原的货物集散地和交通枢纽，每天都有一百五十列火车沿这里的十五条铁路线开出。1860年5月16日，大约四万名外地客人和五百名代表乘火车来这参加预定的大会。地处市场街和大湖街交叉口的索加纳什旅馆已经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木结构建筑物——“伟格卫姆”大厦，可以同时容纳一万人。借着小伙子们的帮助，芝加哥的女人们用红、白、蓝色的旗帜和彩带把这座大房子的内部装饰得富丽堂皇。

戴维·戴维斯法官暂停了第八巡回法庭的工作，花费三百美元包下芝加哥特雷蒙特大厦——最高级的旅馆整个三层楼的房间，作为“林肯总部”和由啦啦队、宣传员、游说人、辩护人、鼓动家和谋士组成的竞选班子的办公室。

林肯总部的接待室准备着雪茄烟、黑啤酒、葡萄酒、白兰地和威士忌，共计三百二十一美元五十分，这钱由哈奇和拉蒙

支付。他们和代表们在这里进行密谈，或者对成批的代表讲话。把总部设在里士满大厦的西华德总部里，瑟洛·威德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

中西部各州的人成群地涌进芝加哥，在这么边远的西部第一次破天荒地举行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让他们感到新奇和自豪。纽约州派了一千人的啦啦队为西华德呐喊助威，夺得锦标赛的重量级拳击家托姆·海尔也包括在其中。同时，宾夕法尼亚州也派出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庞大队伍前来观看这个盛大的场面，并给自己州的候选人鼓劲儿。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下，身穿鲜艳时髦服装的游行队伍一边行进一边欢呼。会议举行了三天，在这期间，围在“伟格卫姆”大厦外面的人群比里面的人还要多一两倍，演说家们按顺序不停地发表演说。人们在一千家酒吧间里尽情狂欢。

5月17日下午，在一片喊叫和吹呼声中，共和党政纲获得通过。接着，西华德的支持者就想要进行投票选举候选人，并提出了立即进行投票的动议，然而会议主席回答说：“还没有准备好投票数记录纸”。

根据一项在会场上提出的休会动议，进行了当场简单的口头表决，主席乔治·阿什芒宣布，大多数代表赞成暂时休会的动议。在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支持西华德的人原本很有信心这天下午他们能够使自己的大人物被提名。当天夜晚，林肯的主要支持者们经过一夜的紧张活动后，成功地进行了一些重要的秘密交易。戴维斯电告林肯：“现在希望很大。请不要紧张。已经很疲累了。尽量不要拍电函来。”

拉蒙去过负责印大会入场券的印刷厂。那些小伙子们几乎工作了一整夜，不停地签大会职员的名字，仿造入场券，为的

林肯传

是第二天让支持林肯的人占满会议大厅，不让西华德的啦啦队有插足的余地。在芝加哥，四万外来客人中的大多数都不停地为阿伯拉罕·林肯大声呐喊，终日有“拥戴老阿伯拉罕，拥护劈栅栏木条候选人”的喧闹声。贾德已同铁路公司协议好，任何呐喊助威者只要是出于本人自愿，都可以坐火车到芝加哥来而且路费相当便宜。这些人有的是出于道义，有的是受了威士忌酒的鼓动，为拥戴林肯，他们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喧闹不已。

在代表大会处理例行公事的前两天，西华德的拥护者们被芝加哥竞选经理人许可可以自由出入会场。但是到了5月18日那天，当旭日刚从东方升起，围着“伟格卫姆”大厦各个大门的几千人正团团转的时候，林肯的助威者们寻找机会挤进门去，抢占了所有的座位和能立足之地。而好几百个纽约州的助威的小伙子都被挤在了外面。拉蒙和费尔招来了一千名声音大的人，给他们发入场券，全部都进了会议厅。这些人都盯着坐镇在大厅两旁的两个领头人，一个是芝加哥的艾姆斯医生，听说“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的喊声可以从密执安湖的一边清楚地传到对岸；另一个是伯顿·库克代表到奥塔瓦去雇来的，他能发出巨大的吼声。这两个“特大嗓门”盯着主席台上的库克，只要他掏出手帕，他们就立即拉开嗓门拼命地吼个不停，直到库克收起手帕才停止。而那专门被挑来呐喊助威的一千人也马上随声附和。

提名发言都是由单句组成。贾德说：“我，作为伊利诺斯州代表团的代表，提名本州的阿伯拉罕·林肯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这时，库克又掏出了他的手帕。斯威特如此记述道：“五千人从座位上跳起来，其中还有很多妇女，狂野的吼叫声足以

与全城晚祷钟发出的巨大响声相媲美。上千只汽笛齐鸣，数百面大铜锣齐敲，大概都会被这声浪淹没。”

第一轮投票，西华德以一百七十三票半对林肯的一百零二票获胜，其余选票被各州“宠儿”及其他人得去。第二轮投票，林肯的票数猛增到一百八十一票，与西华德的一百八十四票半对峙。第三轮投票，林肯独占四百六十五张选票中的二百三十一票半，而西华德则只得到一百八十票。

俄亥俄州的卡特要求把他本州的四票改投给林肯，其他代表也是这样做了。在检票员计算总票数、大会主席在等待结果的时候，喧闹的一万人顿时安静下来，妇女们也不摇扇子了，大厅中安静得能听到铅笔写字的嚓嚓声和打电报的嘀嗒声。九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握紧了手中的铅笔。

主席终于讲话了，四百六十五张选票中，获票最多的候选人的占有三百六十四票，“伊利诺斯州的阿伯拉罕·林肯将是你们的下任美国总统候选人”。

各州代表团的团长同时起立，都对这一提名表示同意。感情奔放的喧闹已经平息。这会儿一向坚强的男人们也紧抱在一起，哭着，笑着，尖叫着。这天正午时分，在“伟格卫姆”大厦内外的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之中，礼帽、手帕、阳伞漫天飞舞，乐队不停地高奏乐曲，全城的钟声、火车和轮船的汽笛声伴着屋顶上隆隆轰鸣的炮声，在空中久久回荡。

同时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是缅因州国会参议员、前民主党人汉尼巴尔·哈姆林。

5月18日，林肯步行到办公室，正当他和两个学法律的学生谈话的时候，门猛地被人撞开，冲进来的是《斯普林菲尔德报》的编辑贝克，他是来把芝加哥第一轮投票结果告诉林肯

林肯传

的。他们一起走到电报局，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在《斯普林菲尔德报》办公室里，碰到一群向他们叫喊的人，说就要来好消息了。林肯无精打采地靠在圈椅上，当他听到他在第二轮投票中的票数骤然大增时，他立即坐直了身子。当他从电报上得知他的提名已经被一致通过时，他知道，对他而言，一个重大而严酷的时刻到来了，一百响欢乐的礼炮轰鸣在他听来也成了一支阴沉的乐曲。他简单地阅览了雪片般飞来的贺电，一一地同人们握手，然后回家去宣布了这一消息，他的妻子听到后顿时高兴得不得了。当天下午，他又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并同他们握了手。

星期五的那个夜晚，人们燃烧木箱、木桶和劈柴点起了篝火，照得散加芒河畔如同白昼。在林肯家的前廊站着—个铜管乐队和大批欢呼的人群，他们要求他讲几句话。他意识到这种提名荣誉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一种事业的。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房子足够大，可以把人们全都请进屋里来。熙熙攘攘的人群不停地欢呼，闹了一整夜，直到黎明才平静下来。

林肯描述政党是由“来自不同地方的、奇特的、互不和谐的”成分组成的，在这些成分中有年轻的一代，有打着狂热旗号者，有虔诚的朝圣者，有穷途末路的哲学家，还有很有前途的政治家。工业、金融界和运输业的利益集团开始发现这个党前程远大。宾夕法尼亚州、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各州都对于关税、对于为移民定居和贸易而开放大平原的前景深为满意。在共和党政纲中还有这样—项：“通往太平洋的—条铁路是全国各利益集团所迫切需求的，联邦政府应该为这项建设给予快速而有效的援助。”

看到共和党得势了，大批政客都纷纷投靠它。政府每年要

支出八千万美元，许多人都想谋得一官半职，订立合同，获得优惠待遇，都希望能从这巨额款项中得到额外收入。这些政客同钢、铁、煤、石油、造船和铁路等制造业和商业利益集团都保持着某种的联系。

在它的政纲里，共和党对关税、土地、宅地法以及使工人、工商业资本家均能受益的农场和工厂法律等问题都表示了诚恳的许诺，并稍微注重解决了一些长期被忽视或回避的问题。注重牟取实利的各个利益集团都想尽办法地使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在这个新党里出类拔萃，捞到委员席位，拥有权势。其他政党都回避统一和分裂、雇佣劳动制和奴隶劳动制之间的对立的问题。卡尔·舒尔茨曾在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大声疾呼：“我们瞧不起整个蓄奴势力和魔鬼的领地。”一种激昂的调子，一种革命的隆隆呼喊和窃窃私语组成的旋律，迸发出来，消沉下去，然后再迸发出来。

这个被斯普林菲尔德挑选出来掌大旗的人，在某些时候显得羞怯，躲来躲去的。对于这个地方，他表现得十分矛盾。他能清楚地预见到未来岁月的可怕。他有些拿不定主意，然而最终还是成了被加上了马鞍的“黑马”。他默想着这样一句古老的话：“这匹马想着的事同给他加鞍的人想的不是同一件。”

通报委员会在林肯家里正式告诉他已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作了正式回答。在阅读了整个政纲后，他写信表示接受提名，愿意合作。

6月间，曾一度休会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巴尔的摩重新召开。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伊利诺斯州的道格拉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佐治亚州的联邦主义者赫谢尔·约翰逊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十一个蓄奴州的代表生气地离开会场，退出自

林肯传

己原先的党。他们原想让肯塔基州的约翰·卡·布雷金里季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俄勒冈州的约瑟夫·莱恩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们蔑视、痛恨并拒绝接受道格拉斯的领导地位和他的“人民主权”论。他们同早在四十年前就主张同联邦脱离的约翰·伦道夫一样，对“要求一个州放弃它的部分主权，就如同要求一个处女交出她的部分贞操一样深信不疑”。有人问佐治亚州的斯蒂文斯的想法，他答道：“哼，那帮人很快就会掐住彼此的脖子。用不上一年，我们就会被卷入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最血腥的。”

在全国范围内，竞选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阔边呢帽俱乐部身穿制服的青年们举着火炬游行。西华德到北部各州进行游说。当他路过斯普林菲尔德时，他受到亲自前往车站的林肯的亲切致意。很多演说家发表了竞选演讲。他们相互争论，相互威胁，作出许诺，列举统计数字，鼓舞听众的热情，追述历史。然而，这位被选出来的党的最高发言人却几乎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只写了几封信，同来到第八街他家里成群结队的演说家、政界人士、记者们一一握手。8月8日，有五万人来到斯普林菲尔德，他发表了即席演说，他向人们致意，并承诺：“即使化为灰烬，也要让为这一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他最后说，“请各位见谅，我就讲这些吧！”

一些报纸发表评论，说林肯是“一个三等的乡村律师”，他的生活同“胡西人”一样低级，他“根本不懂语法”；常常讲“粗俗低劣的笑话”；他的老祖宗是由“一头非洲大猩猩演变来的”。

林肯同《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约翰·洛克·斯克里普斯作了一次长谈。林肯应他的请求写了一篇两千五百字的《自传》

给他。斯克里普斯依据这篇《自传》写了一本三十二页，题为《阿伯拉罕·林肯其人》的小册子，印刷得极为精致，共发行一百万本，每本以五美分出售。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读者现在可以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了，如“谁是阿伯拉罕·林肯？他是从事哪个行业的？他的亲属、作风、仪表、家庭、信仰和政策都怎么样？”他受过什么教育？小册子说：“他不曾是大学或专科学校学生，事实上，在开办律师业务之前，他连专科学校和大学的门槛都没有迈进过。他二十三岁以后才开始学习英语语法；……担任一届国会议员后，才读了六卷欧几里得的书，已届四十岁的他就整天投身于大量繁重的律师业务中去了。”在“劈栅栏木条、拉长锯和横锯、挥直劈斧、耕、耙、锄、种、刈”这些活计中他懂得了劳动的辛苦。他擅长各种体育运动，“在同年的伙伴中，他总是在摔跤、跳、跑、掷、投等项目中领先”。成千上万的人读了这本小传。许多人陷入沉思之中，对于这位他们同时代的传奇人物，开始感到惊讶和亲切。

1860年夏天，林肯感到他被一个强大的年轻政党塑造成了一个英雄的形象，他的人格被渲染得失真了。几百个竞选演说家、几百家报纸同时高喊拥护诸如“阿伯拉罕”、“老阿伯拉罕”、“边疆林区人”、“劈栅栏木条候选人”、“诚实的阿伯拉罕”或“人民的公仆”的口号，他还被有的人称作是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的当代伟人，一个从简陋的小木屋里“起家”而很快就要居住在华盛顿总统府的人物。

道格拉斯看见自己就要从这场竞争中败下阵来，就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到全国各地发表竞选演说，忙得精疲力尽。他累了，就躺下一会儿，然后又投入战斗，任何看到他那样子的人都会感到惊讶。8月末，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他对七千听众

林肯传

说，他只需要那些要求维护联邦的人的选票，他不奢求其他任何人的选票。

他在北部一些地方鼓吹“把南部的分裂主义和北部的废奴主义埋葬在同一座坟墓里”，又说，假如“老胡桃树”还健在的话，他会“把南北部的卖国贼全都吊死在同一个绞刑架上”；决不会实现太平洋铁路和其他梦想，“除非在国会大厅里你们永远不谈奴隶制问题，由各个州和准州的人民自己去决定它。”

林肯连续地收到来信，人们对他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如果当选，对奴隶制他将采取什么措施，他是否会干涉；如果现在他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不会干涉，会显得更明智。他只用一句话作了回答：“那些不肯阅读或注意我曾经公开说过的话的人，即使我再重说一遍，他们还是会不去阅读或注意的。”他给路易斯维尔的一个拥护道格拉斯的编辑写信说：“不管是南部还是北部，都有我对付的坏人，这些人迫切需求某种新材料，来制造新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他们想惊吓我，至少认为我生性懦弱，胆小。”

11月6日那天举行大选。当晚，第一个传来的消息是，在散加芒县道格拉斯获三千五百九十八票，而林肯获得三千五百五十六票，而在斯普林菲尔德，林肯赢得一千三百九十五票，道格拉斯却只得到一千三百二十六票。林肯从九点钟起就始终坐在斯普林菲尔德的电报局里。后来，他和朋友们去参加共和党妇女俱乐部举办的晚餐会。妇女们一起涌向他：“您好吗，总统先生？”没等男宾们就座，就冲进来一个信使，他挥舞着一份电报，共和党夺回了纽约州，林肯的当选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大街上，州议会大楼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高声欢呼，叫

哑了嗓子。林肯回家时，这个欢庆活动还没有停止。一到家里，他就兴高采烈的地妻子说：“我们当选了，玛丽。”

全国统计的票数结果是：林肯，一百八十六万六千四百五十二票；道格拉斯，一百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五十七票；布雷金里季，八十四万九千七百八十一票；贝尔，五十八万八千八百七十九票。在十七个自由州林肯获得多数票，在十一个蓄奴州布雷金里季获胜，贝尔在三个蓄奴州获胜。道格拉斯仅在选举团里得到新泽西州的三票和密苏里州的九票。选举团的整个投票显得有点荒唐，它没能准确地反映选民投票的结果：林肯，一百八十票；布雷金里季，七十二票；贝尔，三十九票；道格拉斯，十二票。有十五个州的选举人没有给林肯投票；他没有得到一张南部十个州的选民票。他的当选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具地方性色彩的一次。

第十二章 潜伏危险

林肯的当选是一根导火线。在亚特兰大，那些梦寐以求使用暴力者的喉舌《同盟报》扬言道：“无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要么血染波托马克河，用血肉模糊的尸体把宾夕法尼亚大道堆到几十英尺高，要么让最后一丝自由从北美大陆上彻底消失，南部决不会在阿伯拉罕·林肯就职这种侮辱和可耻的事情上屈服。”这种叫嚣一方面只是自吹自擂和虚张声势，另一方面也表露了一种希望和决心。

在波士顿代表一个废奴主义派别的温德尔·菲力浦斯，也说出了同样激昂和生动的话：“南部打着旗帜、吹着喇叭快些走开吧。对于即将离开的客人，我们一定要尽快打发走。……为分离欢呼吧！……让各边界州都走吧。我们友好地分手吧。这样，联邦便终止了寿命，北部也不会再被南部所憎恨。……而我们之间的联系将由贸易法继续维持，就像联系其他所有国家一样。”

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员投票决定招募和武装一万名志愿兵；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分别决定用一百万美元和五十万美元来购置枪炮和招募士兵。罗伯特·图姆斯说：“每个人都晓得，你们企图让我们人民的四十亿美元财产失去法律保障……难道这不正是战争爆发的原因吗？”

那些声称要脱离联邦的急先锋中，有些是通过繁殖、贩卖

奴隶来生存的奴隶主。来自佐治亚州的一个种植场主曾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我原本可以到非洲去，以五十美元每头的价格购买到更壮实的奴隶。但现在，我每买进一个奴隶就得付出一千到二千美元。”

脱离州权论者，他们的领导人扬西、雷特等人叫嚣说：“不可制止的冲突就要被邪恶的共和党人和疯狂残暴的共和党强加在我们头上了。”

在那些日子里，林肯收到许多诅咒他是给国家带来灾祸的猩猩和猿猴的信件，他被说成是小丑和魔鬼，是畸形人和白痴；他们祈求他被上帝鞭笞，火烧，绞死，折磨。他还收到“盟誓兄弟会”寄来的一幅画着绞刑架和匕首的钢笔素描画。林肯夫人在收到的一幅油画上看到她丈夫脖子上被套上绞索，双脚被扣上铁镣，全身被涂满柏油，上面还粘上了羽毛。

事先林肯通过信件进行了联系，在他到达芝加哥后，他就会见了新当选的副总统哈姆林。在任命官职的名单中，林肯希望保持业已加入共和党的前民主党人和前辉格党人之间的平衡。

“反抗林肯就是对上帝的顺从”，这个旗号是在亚拉巴马州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被打出的。一个演说者立誓说，如果有必要，他们的军队将踩过“几十英尺厚的尸体”，开到国会大厦的门口。

南部各州劝告南卡罗来纳州，应在布坎南总统任期满后再采取行动，罗伯特·巴恩韦尔·雷特和他的党羽不理睬这一劝告，策划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脱离事件。雷特曾六次担当选国会众议员和一届国会参议员，他毕生梦寐以求的就是要使脱离运动获得成功，使南部获得独立，从而建立一个立国基础是奴隶

林肯传

制度的同盟，并恢复从 1808 年起便被美国宪法禁止的非洲奴隶贸易。雷特着手“应召民兵”和组织民团，以确保与会的代表都效忠于脱离运动。他拟定了脱离法令。1860 年 12 月 20 日，在查尔斯顿圣安德鲁大厅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一百六十九个代表未经辩论，便在四十五分钟内通过了这一法令。代表们为新采用的国旗狂喊起来，从南部的沿海到内地，到处都鸣钟，点火炬，燃篝火，游行，放炮，人们沉浸在喜庆之中。随后，六个靠近南端的南部植棉州纷纷脱离了联邦，成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分裂阵营的成员。

南部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告别国会，各地邮政局长、地方检察官、法官、海关税务员递交到华盛顿的辞职书多得像雪片一样飞来。在一千一百零八个美国正规陆军的军官中，有三百八十七人有辞职的打算，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南部同盟军队的成员。同盟诸州接收了在新奥尔良的美国造币厂和另外两家较小的造币厂，同时，南部同盟还掌管了邮局和海关。脱离各州的州长调遣军队占领了许多合众国的堡垒，使联邦遭受到六百万美元的损失。

当时传播着这样的消息：南部军队将占领华盛顿，而林肯只好到其他某个地方去宣誓就职。火车拉着满载二十二节车厢的南部士兵从利文沃思堡垒经密苏里州开往巴尔的摩。宾夕法尼亚州的凯麦隆说：“只要林肯活着，他就一定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宣誓就职。”斯普林菲尔德的威廉·杰恩博士在给特朗布尔的信中说：“林肯曾说他宁愿被绞死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也不愿通过金钱或乞求的方式来换取一次平安无事的就职典礼。”北部新组成的一些炮兵连队在芝加哥正进行训练。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一千名黑人奴隶正赶筑防御工事。伊

利诺斯州的迪克·耶茨州长通知州议会说：“总计有四十万本州公民可以服兵役。”在宾夕法尼亚州，州议员们则宣布，他们州可以提供五百万美元和十万名士兵。

报纸的头条大字标题都采用“革命”。一家纽约出版的日报用这个作大标题来报道全国的新闻，有一天，居然用了九栏篇幅刊载南部各州代表大会的宣言与联邦陆、海军军官和军官学校学生的辞职书。

《纽约先驱报》每天发行量是七万七千份。每年获得利润为三十万美元。它在一篇社论中劝告说：“目前林肯有一个可以避免迫在眉睫的毁灭之灾的大好机会，而且如果他这样了，会获得比当总统还能永垂不朽的名声。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自动退出冲突的舞台，不就任总统，而让位给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某个全国性人物，在爱国主义方面他就将与华盛顿相媲美。”该报继续说：“如果他不改变目前的立场……他将踉跄地走进耻辱的坟墓，也许由刺客之手赶他进去。事后，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将留下一个比卖国贼……更可耻的印象。”

在《纽约论坛报》上林肯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既是对詹姆斯·贝奈特的《纽约先驱报》的答复，也是对那些意图霸占这个国家的人们的回答。声明说，他不能坐以待毙，看着这个政府遭到毁灭。“即使是死，我也不会同意，也决不会让我的朋友们同意作出任何让步或妥协，因为人们会以为，掌管这个国家的特权是我们用让步和妥协换来的，而实际上是宪法授予的我们的权力。”

林肯说过这样的话，“让我们时刻记着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是同属一个国家的兄弟。”在给特朗布尔、沃什伯恩和在华盛顿的其他人的信中，他督促他们一定要立场坚定，坚决不让奴

林肯传

隶制度进一步扩展。他告诫他们：“在这一点上必须坚定不移。必将来临一场恶斗，反正早晚都得出现不如现在就来临为好。”他的好朋友、俄勒冈州的现任国会参议员爱德华·迪·贝克告诉参议院说，林肯将会尊重逃亡奴隶法。林肯私下还告诉朋友说，一定要夺回被脱离州夺去的堡垒。至于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发表公开的政策声明，他则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

布坎南在白宫彬彬有礼地表示：“我国的任何一个公民被选为总统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被当作解散联邦的正当理由。”他辩解说，已脱离的各州不享有脱离的权利，而联邦政府也没有使用武力去阻止它们脱离的权利。但他还是主张联邦政府有使用武力去对付个人权力，有些人虽然已脱离联邦，政府仍有实施联邦法律和保护联邦财产的权力。可惜他的话没有任何效用。他写信，谈判，商议，派出使者，运用道义上的劝告来反对一个正在策划实施武力的组织。佛蒙特州的国会众议员洛特·摩里尔认为，布坎南就像一个老头子微笑着对吵吵闹闹的儿子们说：“别闹啦。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是你们的话，我也是会这样的。若你们非要闹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他已是个即将死亡的人，而一个旧时代也即将跟着他一起进入坟墓。

那年冬天，所有人都听见了克里滕登妥协案，除非那人耳朵有毛病才会听不见。这个妥协案的内容是：宪法修正案规定密苏里南部边界线以北地区（直至太平洋）将永远是自由地区，而该线以南的地区则将永远是蓄奴地区；国会永远都不能废除奴隶制度，也不能插手管哥伦比亚特区内或蓄奴州的奴隶制度；联邦政府将赔偿奴隶主因暴徒或北部法院所采取的行动而造成的奴隶财产损失。这样，克里滕登将同各脱离州进行谈

判，希望这些州能留在联邦内。谁能因这个肯塔基老头儿克里滕登诚恳地提出这个妥协案而对他有所指责呢？他有两个强壮的儿子：托姆和乔治。托姆拥护联邦和宪法，而乔治却支持脱离运动和南部同盟，老人为家庭的分裂而在伤心难过。

参议院收到的赞同妥协案的请愿书，可谓是堆积如山。克里滕登妥协案先是被人捧上了天，不久又一落千丈。因为反对妥协案的力量正在逐渐壮大。在每一个争取和平的事件后面，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销毁这一努力的另一事件。

七十五岁的弗吉尼亚人温菲尔德·司各脱将军，是当时美国政府的军事首脑。他把他的司令部设在陆军部对面的温德大楼里。人们经常看见他躺在一张办公室的沙发上闭目养神。司各脱要求增调士兵和补充武器去守卫九个在南部的堡垒，来防止它们被夺取。布坎南对此写道，若答应这一要求将使他自己被人们认为他“前后矛盾几乎到了自我嘲弄的地步”。伊利诺斯州的一名国会众议员问候司各脱将军时，转述了当选总统林肯的嘱咐：“请同他单独地谈谈，让他尽一切力量作万全的准备，在我就职之际以及就职以后，根据具体情况或守住堡垒，或夺回堡垒。这样，我将非常感激他。”

在未举行就职典礼的前几个星期内，许多来信威胁林肯说，在他到达华盛顿之前将会被暗杀。他委托伊利诺斯州副官处处长托马斯·马瑟到华盛顿去观察温菲尔德·司各脱是否忠实可靠。马瑟将司各脱的这样几句话带回来：“请代我转告林肯，只要他到这里，我就有保障他的安全的安全的责任。必要时，我不介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两头架起大炮。如果谁有胆伸出手来，甚至仅仅跷起一个手指头，我就轰他到地狱里去生活。”

1861年2月4日，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南部脱离州的

林肯传

代表们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称为美利坚同盟，密西西比州的杰弗逊·戴维斯担任总统一职，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斯蒂文斯担任副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戴维斯说，南部同盟将成为世界独立国家中的一员，这是大势所趋的结果，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意愿。如果他们被某人拒绝给予应有的地位，他们将遵从“刺刀的最后裁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而且他们还期望上帝赐福来帮助完成这项正义的事业”。

经过仔细商讨，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两个州的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南部同盟。在田纳西州，以十万零五千票对四万七千票的投票结果赞成脱离联邦，联邦获得的票大多来自山地居民的投票。在弗吉尼亚州，十三万张选票中的四分之三同意这个“总统之母”州参加同盟，但是大多数的山地居民是联邦主义者。得克萨斯州州长萨姆·豪斯顿想阻止该州与联邦脱离，所以不肯召集议员开会，但他终究是失败了。

正如黎明与黄昏，赤日当空与皓月初升，奄奄一息之际与呱呱到来之时，百花盛开的阳春与萧萧落木的深秋那样，这个时期是极其矛盾的。

第十三章 话别

在夏秋两季，大草原上是一片骄阳似火的美丽景色。可是在过了收获季节，播种玉米之期来临时，却下起了滂沱大雨，接着狂风骤起，最后竟是大雪纷飞。暴风雪过后，篱笆、牲口棚和树上堆了一层皑皑白雪，大地显得更为寂静。

林肯把卷宗作了一次清理，扔掉无用的零星杂物。那些他想保留、但又十分累赘而不能被带去华盛顿的文稿，被他放在一个毛毡手提包里，交给了伊丽莎白·托德·格里姆斯利，她被林肯喊作“利齐表姨”。这个手提包被他称作是“文书库”。他嘱咐格里姆斯利留心看管它，但倘若他不能再返回斯普林菲尔德，她就可以随意处置这些文稿。他的两份关于“发现与发明”的演讲草稿在其中。

他的随身秘书，是一个可以信赖、办事不出差错而又谨慎小心的年轻人，他像一匹驭马似的很努力地工作，又像乘法表似的坦诚可靠，他叫约翰·乔·尼古拉。他能保守住秘密，因而值得信赖，他通常传递消息时用低声耳语的方式，而不是用书面。

另一个，约翰·海即第二秘书也要前往华盛顿。约翰·海是一个头脑敏捷、好奇思幻想的小伙子。林肯说：“不能把我们伊利诺斯整个带到华盛顿去，但是约翰·海必须去。”

一个记者记述，1861年2月6日晚上七点至十二点，林肯

林肯传

夫妇举办了一个家庭告别晚会。到场的有几百个“女士和先生”，都是“本州的政界名流和四邻的名媛红人”。林肯站在前门附近与来客握手，在他身旁的是鲍勃和林肯夫人以及他的四个小姨子。

离开的那天，在切纳里旅馆对面的约翰逊街区林肯迎接客人时，来了一个身穿胡桃色斜纹布裤子的老农民。天刚亮他就动身出发，赶了好几英里路骑马来到这里。老人上了岁数，腰弯着，背也驼了，两个眼睛的视力已弱到几乎看不见东西了。老人贴近林肯，他那双老花眼挨近林肯的脸庞，凝视、端详着他布满皱纹的脸，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然后低声说：“还是他，和以前一样。”他握着林肯的手郑重地说道：“林肯先生，愿上帝保佑你。”

在他妹夫史密斯店铺的三层楼上，有一间沉积了许多灰尘、无人居住的房间。为了不让来访者打扰，林肯拿了几本参考书和文件，躲在那里为他3月4日将在华盛顿发表的就职演说作准备。两个印刷工人发誓对此事守口如瓶，1月份就排版并印出了二十份演讲词。几个星期过后，没有人说出或无意中泄漏，就职演说的文本仍是一个被严格保密的东西。

林肯召来在布卢明顿的拉蒙，并对他说：“希尔，看来一场战争是避免不了了。我没有你不成，所以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于是，拉蒙带着五弦琴、鼓足角斗士般的勇气和他的所有，随同林肯一起赴华盛顿。

衣服、家具、书籍和家庭用品都被装进了大小箱子里。全家在切纳里旅馆住了几天。出租了旧宅，卖了轻便马车和牛。

在旅馆里，林肯在绳子上，写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白宫，阿·林肯”的标签，然后将其系在箱子上。

林肯传

2月11日，天气寒冷，雾气潮潮，还下着雨。林肯一行十五人决定早晨八点钟到大西铁路车站乘车，离开斯普林菲尔德。这时，大草原被寒冷的灰蒙蒙的浓雾所笼罩。在车站停靠着一辆短小的机车，一股股煤烟从机车上的平顶烟囱里喷出，机车后面是一节行李车和专用客车。车上坐着铁路公司董事长和督察。在砖砌的车站内外拥挤着一千多人，林肯站在车站里，许多老朋友纷纷走过来和他握手，祝他一路顺风，万事顺利。人们的表情是那样的严肃，连身材魁梧戴着一顶新的白色大礼帽的戴维斯法官也表现得阴沉忧郁。

人们退到从车站到林肯专车那一段路的两侧，让林肯通行。两旁的人伸出手，同林肯最后一次握手。他原没打算讲话，但是当他走上专车的台阶，转身回头看这些家乡人时，他把帽子摘下，沉静地站着，挥挥手示意他们安静下来。人们站着，也取下帽子。

然后，在蒙蒙细雨中他慢慢地作告别讲话。过后，在火车上他用铅笔写下讲话的前半部分，又将他这篇致斯普林菲尔德告别词的后半部分口述给尼古拉：“朋友们：没有经历过我这样的情形的人是体会不到我此刻要离开的悲伤的心情的。我的一切都是多亏了这个地方和大家的关照。我在这里住了四分之一世纪，由一个青年变成一个老人。我的孩子们都在这里出生，有一个还在这里埋葬。现在我要离开了。我肩上的责任比当年落在华盛顿肩上的更为重大。我不知道何时能够回来，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回来……在此，我跟你们道别。”

火车鸣笛了，车轮缓缓地转动起来，载着林肯，离开家乡和乡亲，驶出车站，向东驶去，在一片苍茫之中渐渐消失。

火车在托洛诺车站即伊利诺斯州的最后一个停靠站停下

林 肯 传

时，林肯说：“我是因为去担当全国的重任才离开你们。众所周知，它是十分艰巨的工作。我深信，会如某个诗人所说的那样，‘漫天乌云遮不住，太阳依旧送光辉’，我跟你们深情地道别。”“再见，阿伯拉罕！”，传来的是人民的喊声。

第十四章 亲赴华盛顿

当林肯开始他的赴华盛顿的旅程时，出现了一个使全国几百万个家庭伤脑筋且忧心的问题是：“美国将被置于何处？”

除了载入大堆文件中的铁一般的事实和雾一般的梦景，没有什么可以描绘出以下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

国家的命运正日见分晓。北部和南部的许多家报纸的报道都充满了谎言，为迎合党派和特殊利益集团，它们进行煽动人心的宣传。南部商人和种植场主欠北部，主要是纽约市的财阀达两亿美元的债务。在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的以繁殖奴隶为生的奴隶主，为非洲奴隶贩子侵占他们的市场而怀恨在心。关于种族问题的情形是：一方面在新英格兰严寒地区，连一个黑人在街头露面都被看作是一个罕见的事；但另一方面在南部热带地区，黑人比白人多的地方是常有的。南部的奴隶贩子无视宪法中的禁止奴隶贸易的规定，在墨西哥湾沿岸的丛林和沼泽地带公然地把赤身露体的黑人当作货物进行交易。废奴主义者把奴隶偷运到北部并给予他们自由，这使得逃亡奴隶法失去了效用。南部和北部的废奴主义者惨遭迫害。北部的工厂主可以随意抛弃不能带给他们利益的工人或机器，但南部的种植场主却不能轻易地抛弃这种黑人。由错综复杂的工序组织起来的新的大规模生产，在制造枪炮和钟表的工厂中出现了。人手轻轻操纵便可运转的自动机械，不断地生产出由“一元商店”联号经

林肯传

售的鞋子、织造品、剪刀、别针和人造珠宝。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无数油井钻塔如雨后春笋般地矗立起来。气球翱翔在两万三千英尺的高空，人们预测不久的将来会出现飞往欧洲的搭乘旅客的气球。还出现了像显微镜一样精确的测量仪，它能测量万分之一英寸的东西。在遥远西部的衣阿华州的人口，已是南卡罗来纳州白人人口的两倍。全国提出修筑一条直达太平洋海岸的大铁路的强烈要求。带篷的四轮大车挂着“嗨，到加利福尼亚去！”和“不去俄勒冈就去地狱吧！”的牌子向西部进发。每天都有五百辆西去的四轮大车经过内布拉斯加的卡尼堡垒。驿站马车载着旅客从圣路易斯出发，途经平原荒野，跋山涉水，终于，二十三天后到达旧金山。快马加鞭，要十一天才能把邮件从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送到旧金山，八十名骑手换乘五百匹骏马，每个骑手携带邮袋要跑一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英里。使用农业机械将耕种效率提高到以前的二至三倍，不过，这种机械几乎只限于在北部使用。缝纫机、搅乳器、打蛋器及诸如此类节省劳力的机械的使用，减轻了妇女家务劳动的许多负担。在他私人订阅的一份《布莱克伍德杂志》中，阿伯拉罕·林肯读到：在三十年内美国的人口要翻一番，到1940年要有三亿零三百万人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还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来拓殖。实业家们希望在生产和贸易方面出现新的广阔的前景，在过去十年中，他们已经投资四亿美元在中西部和太平洋海岸之间修建铁路和开凿运河。在那遥远的地方，土地、家园和远大的前程都在等待着人们，那里多年的荒寂将在火车的汽笛声中消失。一群群修建铁路和开凿运河的爱尔兰工人由于从事沉重的劳动而变得腰弯背驼。商人、工厂主和其他企业主为招徕顾客和争夺市场展开了残忍的竞争。原来习惯于在零售商店讨

价还价买货的顾客，在纽约的司徒尔特大商店宣布“货物出售定价划一不二”后开始轰动起来。无论是在北部还是在南部，都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在北部，联邦一旦分裂，各种拥有财产的利益集团将会损失大笔利润、土地所有权和破产权，而且也不会被偿还他们的合法债务。许多心地纯朴的人们仍怀有对一个不能分解的联邦的神秘幻梦。密西西比河水系经过疏浚后，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变成了肥沃农田；总值达六千万美元的汽船在它的水面上载着货物穿梭在南北十二个州之间。华盛顿的共和党新政权将把精力投注在限制奴隶制的扩展上面，并使之逐步“消亡”，这是毫无疑问的。北部工厂的工人和服装业的职工仅获得只够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工资，他们还得从中拿出一些应付意外事故、疾病、年老和失业的威胁。在南部各州普遍存在着一种模糊的希望：或许西北部各州会加入它们的同盟，或许也会组成一个它们自己的同盟。其实，一年只收成一次的各植棉州依赖边界蓄奴州和北部各州供应粮食、饲料、工具和服装的情况十分严重，但它们却还自以为在经济上新英格兰各州和欧洲只不过是“棉花王”的附庸。美国制度生长着从即将到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赘瘤中萌芽抽枝出来的繁茂芜杂的乱丛杂枝，但这种赘瘤的生产又受制于广阔的廉价土地，这些土地吸收掉了本来会产生干扰和对抗作用的成分。

以上也许只是这幢“裂开了的房子”的概貌的粗略勾画，而林肯即将成为它的治理者。

在从斯普林菲尔德到华盛顿的旅途中，林肯与五个州的州长和一些州议员见了面，他的足迹遍布各大主要城市。他和政治、金融、运输、供应的控制者们谈过话，发表的演说共二十

林肯传

几篇。他同成千上万的人握过手，与成百上千对他好奇的群众见了面。

五点钟，瓦巴什铁路公司的火车到达印第安纳波利斯。林肯对州长奥利弗·佩·莫顿和“印第安纳州的同胞们”说，他自己仅仅是“一件”被伟大事业“偶然选中的工具”。

林肯在五十二岁生日那天，到达辛辛那提市。经市长介绍后，他面对俄亥俄河对岸的肯塔基人发言说：“我们会极尽所能地如同华盛顿、杰佛逊和麦迪逊那样地对待你们。……忘掉一切党派，无视一切党派，我们还可能会成为同胞兄弟。”

晚上，在伯奈特大厦的一套房间里林肯举行招待会。这时，一大群人走了进来，喧嚷着，随同来的乐队也在此时吹奏起乐曲。这个活动是由一个德意志工人协会组织的，是未列入正式节目单的一支插曲。该协会的领导人弗雷德里克·奥伯克莱因作为在场两千名会员的代表，向在阳台上的林肯致贺词：“我们，辛辛那提的德意志自由工人，利用这次机会向您——我们所推选总统，表达真诚和衷心的敬意。作为争取自由劳动和自由宅地的战士，你赢得了我们的选票。近些天，我们的手下败将颇为频繁地滥用‘工人和工人大会’的词句来制造假象，工人群众似乎赞成在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的利益之间妥协。”奥伯克莱因警告这类“秘密的叛卖行径”说，政客们好像都是一丘之貉，未上台前信誓旦旦，一旦得势后便背信弃义。“你的原则促使我们心甘情愿地投票给你，我们会坚定地遵循它们。”工人们希望当选总统不会背叛自己的当选政纲。“如果你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而需要人的话，我们德意志自由工人和其他人都会响应你的号召，为维护自由制度取得的胜利，我们时刻准备贡献自己的生命。”

奥伯克莱因是德意志人反奴隶制激进派的代言人。他们坚决支持林肯如同爱尔兰人支持道格拉斯那样。《辛辛那提新闻报》社论撰稿人威·亨·史密斯却觉得奥伯克莱因致林肯的“阳台演说”有点咄咄逼人。史密斯确信，“这些意味深长的话一定出自另一个更能干的人的口，只不过是借奥伯莱克因的嘴说出来罢了。”

接着林肯作答词。似乎他熟知怎样从工人们想急于了解的问题谈起。他开始发表一次即席演说，讲得比他预先精心准备的一些演说更流畅，内容也更丰富：“在致词中承蒙你对我的称颂。为此，我感谢你和你所代表的那些人。”谈及国家的困难时，他说：“对于这些问题我不能给予深入的分析，请见谅！”他的职责是要等到“国家目前的困难发展到最后关头”时，才可以作决定。“我希望那时我没有背弃你们对我的任何事情期望。”他接着说：“主席先生，我赞成你所说的，工人是所有政府的基础，其理由就是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果真像你补充说明的那样，在场的先生们不仅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心愿，也表达了其他行业的公民们的心愿。同意你的意见我很高兴，我怀着同样的感情，它不但存在于本国的公民中，也存在于德意志人和外国人中……我不打算详细谈这个问题，我只想简单地说，我赞成那些使大多数人都受益的措施。至于宅地法……我同意把荒地分成小块分给每一个穷苦的人，使他们都能获得一个家园。”

至于德意志人和其他外国人，“我认为他们并不优于其他民族，但也不会比其他民族低劣。”这句话引来了笑声。“当我看到一个民族被暴政——他们身上的枷锁压迫时，我的性格告诉我绝不可以再在他们的身上加上更多的负担，那样他们会

林肯传

生活得更痛苦。所以我宁愿想尽办法去解除这种桎梏，也不愿加上任何会使他们垮掉的东西。”这话引来了听众的欢呼声，但由于太严肃了，没有人哄笑。一个在场的记者说，他听到的林肯的这句话是有另外一种讲法：“他们都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如果奴役的枷锁落在其中任何人身上的话，其他人应该是去解脱他们而决不是再压上重担在他们身上。”他用一句话说明他的移民政策：“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新国家，而欧洲各国则是人烟稠密的，因此如果国外有人希望来我们的国家发展，那么我的内心是不想阻止他们前来美国的。”讲到此，林肯向奥伯克莱因和两千名德意志自由工人鞠躬致意：“主席先生和各位先生，我深情地同你们道别。”

1861年2月14日，林肯的专车到达匹兹堡。他感谢乔治·威尔逊市长和市民们的“盛情接待”。

一个弗里敦镇的挑煤工人在人群中大声喊道：“阿伯拉罕！大家都说你是美国最高的人，但我认为你并不比我高。”林肯回答道：“那请上来，咱们比比看。”那个满身灰垢的穿着劳动服的挑煤工人穿过人群走上前来和当选总统背靠背地站着——他们同样高。群众一下子吹呼起来。他们两个则咧开嘴笑着，互相握手。一些保守人士到处宣扬，说一个知名人物和一个挑煤工人混到一起实在不像话，这样下去，以后国家会被搞成个什么样子呢？

2月18日，正当林肯自西向东横越纽约州时，有线电报传来消息说：在南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杰弗逊·戴维斯宣誓就任美利坚同盟临时政府的总统。虽然南部同盟目前只

有六个州，但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州加入。

在五个州林肯屡次重复那些谦虚的话，在纽约州议会大厅里他重复说：“我不是故意做谦虚的样子；我的确是所有被推举到总统职位的人中最微贱的一个。可是我所要完成的任务却是最艰巨的。”

沿赫德森河而下，在特罗伊、赫德森、皮克斯基尔林肯受到了热烈欢迎。不久，他抵达了美国的前门——纽约。在这里，从全球各个海洋，远洋巨轮驶进这个世界巨港之一的港口。在这里，有三万五千张选票是林肯当选总统的赞成票。这里已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它控制着贸易、制造业和运输业。在这里，费南多·伍德市长声称纽约要脱离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城市，它自己可以拥有像南部各脱离州那样的自主权，从而保持住它的贸易，同时它还可以继续同本国“各部分保持不间断的往来”。这里，行贿成风，表现在争夺公司经营特权和城市土地交易方面。作为市长，他向两名律师各索取五千美元，然后才提名他们为最高法院法官。市长从政治中获取额外收入，他至少有二十五万美元的私人财产。只是因为法院的徇私枉法才使市长免于被判处伪造、发假誓和其他罪行。在这里，市长和他的兄弟本·伍德发行彩票，并向南部各州注册立案领取职业赌棍的执照。在这里，他们控制《纽约每日新闻》，并公开维护南部同盟。

在纽约迎接林肯的是由三十辆马车组成的车队，还有一排骑警在前面开路。他乘坐的四轮四座的敞篷马车是几个月前英国皇太子刚坐过的。在阿斯特大厦，群众被五百名警察阻止在警戒线外。在他的旅程中，林肯还是初次面对一批具有独特好奇心的群众。他们的沉默透着险恶，他们的欢呼声和叫喊声也

林肯传

异于布法罗、哥伦布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等地。

第二天早晨，林肯在市政厅里，周围围着市参议员和报刊作家。面对伍德市长，他对于“并不完全认可我的人们……给予我的”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越过伍德，他对全国人民说：“除非联邦真的应该寿终正寝，除非为了保住旅客和货物而不得不抛弃联邦这条航船。否则，决不能放弃联邦。”

纽约给予当选总统的接待是林肯在前往就职的路程中受到的最周到、最虚伪、最豪奢——又是最冷漠的接待。

在四点钟，林肯到达费拉德尔菲亚。林肯在诺曼·比·贾德的房间里会见了阿伦·平克顿，一个费拉德尔菲亚—威尔明顿—巴尔的摩铁路公司的侦探。平克顿直截了当地说：“林肯先生，我们获知一个暗杀你的消息，这是确实无疑的情报。他们计划后天在你经过巴尔的摩的途中开始行动。我到这里是来帮助破坏暗杀者的阴谋。”

这伙阴谋家的首领是一个叫费尔南迪纳的理发师。费尔南迪纳在一次由一伙武装党徒参加的秘密会议中发表了演说。平克顿是这样把这次演说描述给林肯的：理发师边挥舞着“一柄闪闪发光的长刀”，边高声叫嚷，“林肯将永远、永远也当不了总统。我愿意以命来换他的命。为南部的权利，为消灭废奴主义者，我准备牺牲自己”。

接着平克顿详细叙述了一个狂妄的阴谋：巴尔的摩警察局长只派一小队警察去车站，到时，会有一帮流氓在那里挑起一场殴斗来把警察引开，然后费尔南迪纳的刺客们就趁机包围林肯，致他于死地。平克顿说：“总统先生，我们建议今夜就送你去华盛顿，并且抢在敌人之前行动。”

林肯传

林肯仔细考虑一下后说：“先生们，我感激你们的建议……我觉得今天夜里我不能到华盛顿去。我已经答应明天早晨在独立厅升旗，然后去访问哈里斯堡的州议会。无论以什么做代价，我都一定要履行这两个诺言。然后，我才可以考虑你们可能采取的计划。”

2月22日，华盛顿的生日，早晨六点钟，在礼炮声和群众雷鸣般的掌声中林肯拉动绳子，在独立厅的上空升起一面国旗。他在独立厅内向群众发表了讲话。

在哈里斯堡，林肯在全副武装的士兵簇拥下对柯廷州长的欢迎致答词说，他肩负着伟大职责的重担，保持着正直的思想，但是“我却不敢保证我有足以胜任此职责的头脑”。他需要人民的支持。“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力量的话，至少我可以寻求人民的帮助，因为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失败。”贾德和平克顿及其他一些人几乎开了一整夜的会议，准备安排林肯在那天晚上乘坐只有两节车厢的专车从哈里斯堡动身出发。他们确信，只要一切安排得妥当，第二天早晨一定可以把他安全送到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州州议会、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亚·凯·麦克卢尔可以保证亲耳听见林肯说：“在夜里，国家总统象个贼一样偷偷溜进首都，全国将会作何感想呢？”而柯廷州长说：这个问题不是林肯可以决定的。

将近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林肯从餐桌上被请走。他到楼上自己的房间，脱下宴会礼服改穿旅行便装，口袋里还塞着一顶软呢帽，下楼时手臂上搭着一件披风。在门口已有一辆马车在等候，然后，贾德描述说，“拉蒙先生先上车，随后才是林肯先生”。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辆机车拖着林肯和拉蒙两人同乘的

林肯传

一节空荡荡的车厢，单独地驶离哈里斯堡。车上没有灯光，拉蒙随身携带了两支普通手枪，两支大口径的短筒小手枪另加两把长刀。与此同时，电报线路员工切断了电线，中断了哈里斯堡所有进出的电报，一直持续到有命令下达。

晚十点过一点儿，列车到达费拉德尔菲亚，到宾夕法尼亚铁路火车站来迎接他们的是侦探平克顿和费拉德尔菲亚—威尔明顿—巴尔的摩铁路公司总监肯尼。接着，他们被送到费拉德尔菲亚—威尔明顿—巴尔的摩铁路火车站，坐在纽约开往华盛顿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事先，平克顿已派手下的一个女侦探预定了末尾的几个铺位，其中一个铺位是她以为是一个“生病的兄弟”定的，其实，这便是为林肯准备的铺位。林肯利索地爬上那个铺位，小心翼翼地拉上窗帘。

凌晨三点三十分列车抵达巴尔的摩，平克顿写下了在该站停留时的情况：“一个铁路职员走进来，贴近我的耳朵低声说出了我所渴望听到的几个字‘一切顺利’。”那天晚上，除了“小声讲一两句笑话”外，林肯没说什么。清晨六点，这位当选总统在华盛顿下了火车。

林肯的这次夜间旅行结束了。那天下午，从哈里斯堡开来的那列专车驶进巴尔的摩火车站，如同失去时针的钟，让人们感到失望。在卡尔弗特车站聚集了差不多一万人，人们都以为林肯是在车厢里的，所以火车一进站，便听见一阵空前的吓人的喊叫声，人们为南部同盟三呼，为“英勇的杰弗逊·戴维斯”三呼，对“劈栅栏木条者”三嘘。倘若当时林肯真的在场的话，他会惹上麻烦的。

拉蒙写道，林肯“表示他确信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他不该接受职业侦探和易于惊慌的朋友们的请求”。然而，也许正

是这些人救了他的命。拉蒙说，他相信从那时起一直到他生活在华盛顿的那些年里，他时时刻刻面临被人暗杀的危险。

置身于那即将到来的各种复杂事件的漩涡中，根本没有时间去争论那天深夜旅行的利弊。还将有更多的夜间旅行在后面等着他。

1861年2月4日，和平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紧接着就陆续地进行秘密会议。二十一个北部州和边界州都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密执安、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三个州坦白地表示，它们早想到这仅仅是一场徒劳无动、耍弄花样的空谈。

在林肯在华盛顿住下的第一天夜晚，和平会议的代表们在九点钟到威拉德旅馆的套间拜访他，但没有得到确切的结果。

在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早晨，林肯和西华德一起享用早餐。十一点他们访问白宫，和布坎南总统闲谈了一会儿，并同内阁阁员们握手会面。下午，他同以斯蒂文·阿·道格拉斯为首的伊利诺斯州的众议员和参议员见了见面。

共和党内部有两派力量：一派是反对奴隶制的极端分子，如萨姆纳、蔡斯、韦德和史蒂文斯；另一派是调和派，如西华德和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这两派同时施压给林肯。小查·弗·亚当斯写道：“林肯将倾向于何派是一个北部和南部都在探询的问题。”

萨姆纳和林肯刚结识，他就理直气壮地指使当选总统必须办这办那。这位萨姆纳先生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已逾半百，却仍是单身。他是政治界中的学者，有很强的党派性。

萨姆纳说：“我感兴趣的不是政治，而是道德。”他告诉参议院有关奴隶制的许多悲惨、骇人听闻的事实，其实，也就是

林肯传

告诉全国人民。他认为他正是在履行他的使命和任务。

南部把萨姆纳看作是必须从联邦中消灭掉的某种势力的代表。换言之，他是南部要脱离的那种势力的最典型的代表。在整个联邦政府中，只有他敢这样不留情面地揭发南部的罪恶和暴行，而绝口不提北部的罪恶和暴行。

1856年萨姆纳在参议院讲到“对堪萨斯犯下的罪行”时，尖刻地对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参议员安德鲁·皮·巴特勒进行了讽刺，说巴特勒“找了一个情妇……在别人看来这个情妇虽然是个丑八怪，但他却认为可爱至极，我这里指的那个娼妓就是奴隶制”。1856年5月22日在参议院一次会议已经结束，所有的议员都已走得差不多时，巴特勒的侄子、南卡罗来纳州国会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走了进来，突然冲上来用手杖不断地猛敲坐在席位上的萨姆纳的脑袋和脊背，直到手杖折成几段，布鲁克斯才停手。因为没有心理准备，而且也没找到还手的机会，萨姆纳被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他的几个政敌冷眼旁观，心里暗自叫好，“你受罪，活该！干脆死了算了！如果你真的死了也是国家的荣幸”。萨姆纳已失去知觉，在一条过道上躺着，脑袋上流着鲜血。当这一消息传遍全国的时候，北部无数人被激起了愤怒，同时他们也更加憎恨和蔑视南部。

这次事件带给萨姆纳的是痛苦、病榻和手推椅。为了医治被重伤的脊椎和部分失常的大脑，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不间断地天天作火疗，每次火疗时他总是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1860年6月，在参议院里萨姆纳站起身来发表了他重新参与政治活动的演说。有四年，他都是在手推椅上度过的。他宣读了一份题为《奴隶制何等野蛮》的檄文，发生在各蓄奴州而且有记载的所有关于残酷、狂乱、暴戾、粗鄙和庸俗的事例

都搜集其中。

在先后五次竞选演说中，萨姆纳都支持阿伯拉罕·林肯。提及这场分裂危机，他说：“幸好阿伯拉罕·林肯具有能带领我们度过这一难关的那些品质。……他沉着，冷静，明智，也很勇敢……只要他完全信奉人权，联邦就一定会存在下去并且会变得更加珍贵。”

卡尔·舒尔茨写道：“林肯未到华盛顿以前，萨姆纳不曾见过他，当他与林肯会过面后，他亲耳所听的和亲眼所见的都让他惊异和迷惑……许多人原认为这两个人如此不同，根本没有合作共事的可能。但从他们相处的总的方面说来，他们是能够合作共事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虽然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有着巨大分歧，但是他们却是深信不疑彼此的心地坦白。”

1861年3月3日，星期天，在威拉德旅馆的套间里林肯接待了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国会众议员博特勒。那天下午，博特勒曾要求俄亥俄州国会众议员本杰明·斯坦顿撤回一项他的“军事法案”，这是把全国正规军和民兵统率权固定给总统的法案。博特勒说，如果通过这一议案，弗吉尼亚州势必被迫退出联邦，斯坦顿的回答却是：“今晚必须在众议院通过这个议案。”

当晚，将近十点，斯坦顿提交他的“军事法案”给众议院审议。纽约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科克伦提出休会请求。经表决，决议被通过。于是，众议院休会。

博特勒后来写道：“第三十六届国会在第二天即3月4日休会，林肯先生没有被授予调动民兵和接受志愿兵服役的权力。”

在休会前的几个小时内，国会通过了一项永远禁止联邦政府用任何形式干涉蓄奴州的奴隶制的法案。使它成为宪法的一

林 肯 传

条修正案的前提，是得获得联邦各州四分之三多数的批准。这是国会在它的权力范围内给予南部的最大保证。无论国会对准州的奴隶制扩展问题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对蓄奴州中的奴隶制它则将完全采取随其发展的政策。这一决议符合共和党的政纲和林肯在公开场合和私下的主张。

第十五章 宣誓就职

对于在华盛顿街头徘徊的两万五千名外地人而言，3月4日黎明时分天气还很晴朗，后来却变得阴沉起来，而且有些寒冷。所有的旅馆和公寓都被挤满，成百上千的外地来客不得不在公共建筑物的门廊里和大街的人行道上睡觉。当上午缓缓地过去时，威拉德旅馆附近的大街上已是人山人海了。司各脱将军和查尔斯·波·斯通上校事先已布置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两旁的大厦的屋顶上埋伏，另外一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则在国会大厦两侧的窗口监视举行就职典礼的讲台。

布坎南总统在俄勒冈州国会参议员贝克和马里兰州国会参议员皮尔斯陪同下，乘坐一辆敞篷马车从白宫来到威拉德旅馆。布坎南下车后不久，便手挽着林肯转过来，警察在前面为他们开道。这一行人携同政府各部门的代表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向国会。随后一些人簇拥着林肯，一直护送他到国会的东廊和露天讲台，等候在那里很久的一万多名群众，边鼓掌边稀稀落落地欢呼。

内德·贝克清脆嘹亮的声音响起：“同胞们，我介绍美国下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给你们大家。”人群只发出微弱的几声欢呼。接着是林肯发表就职演说。从上衣的一个口袋里，林肯抽出讲稿，又从另一个口袋里不慌不忙地掏出眼镜戴上，然后，从容地宣读了那份十分重要的文件。

林肯传

之后，衰老得不成样子的、身体萎缩的、相貌奇特的首席法官坦尼走上前来。当他举起一本打开的圣经时，由于年龄大再加上激动，他的双手不停地颤抖。林肯左手按在圣经上，右手举起，跟着这个首席法官复述宪法规定的誓词：“我宣誓，我将忠实地履行合众国总统的职责，尽我最大的努力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安置在国会山斜坡上的大炮同时轰鸣，以示对美国第十六任总统的敬意。

就职演说作为一个新政党首届政府的正式文件，作为一个对政策和观点的阐述，作为在长时期沉默后林肯的初次发言，当时成了全国人民注视的中心。除了当时在场的听众外，还有不在场的许多听众都将阅读到演说全文。在纽约，以前还不曾有过如此众多的人群在报社门前等候，疯狂地抢夺第一批刚印好的报纸的情况。在发表就职演说的那一周内，它的读者范围之广和对它琢磨之细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美国总统的言辞。林肯以前的手稿也没有一篇写得象这篇演说那样如此慎重，屡次加以修改和整理。在斯普林菲尔德他写的草稿，在西华德和奥韦尔·布朗宁的建议下，后来被重大修改，主要是被删节了许多内容，并加进了在旅行途中他对事态发展得出的一些新见解。西华德认为，林肯演说词原稿的末尾的两句话有太浓的火药味。原稿是：“对政府的攻击你们能容忍，我却不能放弃保卫它的立场。‘和平还是战争’这一严肃的问题取决于你们的回答而不是我的。”林肯删去了这两句话。西华德认为，演说的结尾应该用一些亲切的语言、一些沉着冷静和振奋人心的话。于是，林肯修改了西华德提出的一段文字后用作结尾。发表后，广大读者逐字逐句地分析和推敲林肯这篇经过整理、

润色的演说稿，可以说全文交织了理智和感情——有希望、忧虑和决心。这篇演说词无论是对林肯还是国家，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说明，林肯如果认为有正当的理由而且又不得不战争的时候，他就会开战。以下是演说词的片断：

“……南部诸州人民当中好像存在着一种恐惧心理，总认为他们的财产、和平和人身安全会受到共和党政府的危胁。这种恐惧根本就是没有理由的……我在此仅引述我讲过的一段话：“我没有直接或间接插手蓄奴州奴隶制度的意思，我认为我没有合法权利干涉，也没有干涉的想法……

一直有很多人争论逃避服务或劳役者的引渡问题。我现在要念的这一条文，和宪法里的任何其他条款类似，规定是很明确的：

‘根据一州的法律，凡应在该州服务或服劳役者如果逃往他州时，不可以依据他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减免其该项服务或劳役，而应按照有享有该项服务或劳役的权利的当事人的要求提供引渡条件。’……

至于应由联邦政府还是由州政府来执行这一条款，目前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可以肯定，这算不上十分重大的实质性的分歧。……

之前，分裂联邦还只能作为一种威胁，而现在已采取了可怕的分裂联邦的行动。

从一般法律和宪法的角度来看，我坚信，各州组成的联邦是可以长久存在的。……

联邦远比宪法存在早。它实际上是根据 1774 年的

林肯传

《联合条例》组成的。1776年的《独立宣言》使它趋于成熟并被延续了下来。1778年的《邦联条例》则使它进一步成熟，十三个州当时全都信誓旦旦地保证要永远维护联邦，使其永远存在。最后，1787年公开制定并宣布的宪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将联邦建设得更为完善’……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个州都不可以只根据自己的决议合法地从联邦中退出——为此而通过的任何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

因此，从宪法和法律上来看，我认为，联邦是不被容许分裂的；宪法本身明确赋予我的职责是竭尽我可能地确保联邦法律都得以在各州忠实地被执行……我确信这绝不会被视为是一种恐吓，而只能被看成是实现联邦公开宣布的目标：依据宪法，联邦将捍卫和维护它本身。

如果没有人把它强加于联邦政府，绝不会发生流血或暴力行为，其实无须用流血或使用暴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宪法赋予我的权力是用来维护、占有和控制属于政府的土地和财产，征收各种税款的；为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所必需做的以外，不会侵犯人民——不会使用武力对付任何地方的人民……

如果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不默认这一事实而仍执意脱离，他们就将成为一个导致自我分裂和毁灭的先例。因为当多数派反抗这个少数派的管制的时候，在这个少数派的内部一定也会有一个少数派脱离出去……

坦率地说，在实质上脱离的中心思想是无政府主义……

在我国，奴隶制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正确的，应当被扩

展；而被另一部分人认为是错误的，不应该被扩展。这是惟一具有实质性的争论。……

从自然条件的角度讲，我们不能分离。我们既不能把各个区域搬离，在它们之间也不能筑起一堵不能翻越的城墙。夫妻可以离婚，各走各的路，永不再见面；但我们国家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这样做……假定现在你们用战争来解决，战争不可能永远都不停止。当双方都损失惨重时，你们停战了，相互交往的条件等这类类似的老问题仍将重新被摆到你们的面前。

这个国家连同它的一切机构，都归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的人民所有。一旦他们厌倦现存的政府，便可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去改善它，或使用他们的革命权利去解散它甚至推翻它。我知道这样的事：许多尊贵的、爱国的公民迫切希望修订我国的宪法……我获知了一个消息，国会已经通过一项修改宪法的提案，大意是，联邦政府永远不能插手管各州的内部制度，包括给应服役者制定的制度。但至今我还未见过这项修正案。为了避免我说出误解的话，我收回不拟谈论任何具体修正案的決定，并在此特别说明：既然宪法现在有可能将这样一项规定列入，我不反对把它变成明确的、不能更改的规定。……

你们——我的义愤填膺的同胞们，你们手里掌握着内战这一重大问题的決定权，而不是在我手里。政府不会对你们有任何的攻击。你们自己只要不做侵略者，必可避免冲突。对上帝你们没有发过摧毁政府的誓言，而我则将履行‘维护和捍卫’政府的最庄严的誓言。”

林肯传

最后，林肯说：“我真的很想这样说到永远。我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我们绝对不要成为敌人。目前的情绪虽然可能有些紧张，但一定不要破裂我们之间亲密情谊的纽带。每一个战场和爱国者的坟墓以及这片广阔国土上的每一颗跳动着的心和家庭一定会被记忆的神秘琴弦触动，一旦它们被我们天性中更善良的性灵触动，就一定会高奏出联邦的大合唱。”

远在衣阿华州的一个农民也写信给林肯，劝他不能退让一步：“今天你给他们一个小指头，明天他们就会跟你索要整只手。”田纳西州的诺伦斯维尔·威·巴恩斯给林肯写信说，他那里的人民无比忠诚于他们的国旗。巴恩斯希望得到一份能广为传播的宣言书，他现在终于得到了。

《纽约论坛报》评论这篇演说时说：“它对两千万人民来说，带来的是喜讯还是噩耗，这将取决于各人不同的立场。这个信息就是依然存在的美国联邦政府，而且它的首脑是一个伟人。”《波士顿实录》说，在通篇演说中，一句“哗众取宠的言辞也找不到”。“所用的语言是和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一致的，这是习惯于同‘老乡’和‘街坊’交谈的人的通俗易懂、朴实的语言，很适合用来表达他的思想和他讲的事实。”

从就职演说中，《巴尔的摩太阳报》则觉察出“它垄断了暴君的权力，并毫不隐讳地表示，无论达到什么程度的流血和战争，它都会执意行使这种权力。演说中的话如果真的有用，那么它就是联邦的挽歌和丧钟，是希望的湮灭。”

《里士满消息报》看到的则是“狂人的残忍冷漠、精心编织的语言……只等一声信号枪响，分裂战争就爆发……对于‘弗吉尼亚州将被置于何地’的问题，林肯先生作的回答是：它走向战争是必然的”。

在西华德给他妻子的信中：“总统正决心组成一个混合内阁。”因为西华德反对蔡斯入阁，3月2日星期六他便告诉林肯，他本人必须“退出”。星期一，林肯复信给西华德：“我恳求你收回退出的决定。我认为，为了公众的利益你必须这样做，同时以我个人的感情来讲也殷切地盼望你这样做。”在交给约翰·海誉写这封信的时候，林肯说：“我一开始不能让西华德处于优势。”次日早晨，西华德带着一封很客气的回信，回到了内阁。如此一来，以西华德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蔡斯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斗争便开始了。

3月5日中午，参议院通过了新总统的内阁名单：威廉·亨·西华德任国务卿，萨蒙·波·蔡斯任财政部长，西蒙·凯麦隆和吉迪恩·韦尔斯分任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凯莱布·史密斯任内政部长，爱德华·贝茨任总检察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任邮政部长。新内阁有四个老牌民主党人：蔡斯，凯麦隆，韦尔斯，布莱尔和三个老牌辉格党人：西华德，贝茨，史密斯。林肯屡次听说，这在平衡上有不宜之处，但他使人们清楚地明白：“我自己也可算得上一个老牌辉格党人，所以有我在，两党就势均力敌了。”他将同这些内阁成员朝夕相处，他们不会迁就他，而他也不会对他们讲情面。

林肯当选以前，西华德始终是共和党的领袖。他同控制全国金融商业的财团关系密切，所以他赞成保护关税、轮船补贴和修建通往太平洋海岸铁路的法案。他研究分析过铁路、运河、关税、贸易差额、商业中的新因素以及从欧洲涌来的剩余资本和劳工等问题，因而他比林肯更有把握预见到在经济中这些问题所起的作用。

林肯传

在芝加哥，萨蒙·波特兰·蔡斯在总统候选人选举时得到四十九票。他一直有当总统的野心，但的确具有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早年在辛辛那提时，他曾免费为很多被指控是逃亡奴隶的黑人担任辩护律师，所以肯塔基人称他为“逃亡黑人的总检察长”。在他退出民主党后，先组织领导自由党，后又组织自由土地党，最终成了共和党人。有一次在辛辛那提，当他演讲时遭到砖头和臭鸡蛋的袭击，在废奴主义者眼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书。商业股份公司的法律业务对他大开方便之门，他也可以拥有大量的财富，但他却宁愿与逃亡黑人共命运。

已六十二岁的新任陆军部长西蒙·凯麦隆二十年来一直是宾夕法尼亚州政界的重要人物。在他年满二十一岁之前他便担任了《多伊尔斯敦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在较早的年代里，他曾花费十年工夫经营银行，修筑铁路和开凿运河，获得一大笔财富。他享有美国政治上最有手腕的幕后操纵人的名声，所以人们送他“宾州沙皇”的外号。他的决策曾帮助布坎南两次进入国会参议院，后来他发现布坎南权力日盛，威胁到他自己任在宾夕法尼亚的地位，于是便组织了人民党，并在1856年当选为国会参议员。同年凯麦隆合并辉格党、一无所知党和共和党组成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党。目前由于国家面临紧急状况，林肯需要这个中枢州，因为它拥有钢铁和铁路控制权，而凯麦隆又恰好是该州工商界和政界的主要联系人，所以林肯才委任凯麦隆为陆军部长。

被任命为海军部长的吉迪恩·韦尔斯，是一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北方佬，他也是个老牌的杰克逊派民主党人。他办的《哈特福德时报》是最早为杰克逊竞选总统呐喊助威的报纸之一。林肯认为韦尔斯是一个非常正派的民主党人，因奴隶制扩

展问题他退出了自己的党。1855 年作为共和党人他竞选州长遭到失败，担任过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康涅狄格州代表团团长。

新任总检察长爱德华·贝茨，曾出任过密苏里州的检察长、州参议员。事态的演变渐渐使他无路可走，只好加入共和党。他是一个来自边界州的自由土地派辉格党人。有人宣称，如果他出任总统即可化解南北部之间的冲突。

出任内政部长的凯莱布·史密斯来自印第安纳州。他曾在该州的康纳斯维尔作过律师、编辑和演说家，后来变成了辉格党的国会众议员。在新任内阁成员中，他是属于最接近于一般职业政客阶层的那种人。

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曾当过密苏里州地方检察官、圣路易斯市市长、州民事及刑事法庭法官等。由于是逃亡奴隶德雷德·司各脱的辩护律师，在反对奴隶制的人们中他结交了很多朋友。他曾帮约翰·布朗找到一个出庭辩护的律师。他还代表了马里兰州共和党温和派。

林肯曾多次和汉尼巴尔·哈姆林磋商内阁名单。在芝加哥他们会见时，林肯说：“我想告诉你，哈姆林先生，我一直乐于接受作为副总统的你向我提出的任何建议。”哈姆林曾说这是不一般的，除了杰克逊和范布伦外，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关系通常都是不融洽的。哈姆林表示愿意和林肯建立友谊，并尽可能地提出自己肤浅的建议。

作为民主党人，哈姆林曾两次当选国会众议员，担任过一届国会参议员，后来由于奴隶制扩展的争论辞职，参加组织在缅因州筹建共和党的工作。他曾当选缅因州州长，随后又辞去了这个职务，成为第一批进入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之一，不

林肯传

过后来又辞职，经由共和党的提名参加副总统的竞选。

每天，新总统必须在任命联邦官员和对付申请职位的人上面耗费大量的时间，而所花的时间比处理当天工作日程表上其他所有项目还多。除了辉格党当政的八年之外，三十年内数以千计的联邦政府官职始终都是被民主党人瓜分的战利品。按照惯例，新上台的执政党将撤掉全部旧人员，并换上本党的新邮政局长、港口税务官、督察员、主计官、警官以及他们的副职、助理和下手。成千上万的职位钻营者都曾为共和党的胜利出过力，解过私囊，并且几乎都得到过确切的封官许诺。

在威拉德旅馆正厅的走廊上，谋求官职的人群顺着楼梯一直涌到大厅、理发室、阅览室、外面的门廊和台阶上。“胜利的共和党人从整个北部地区像老鹰扑食般地飞来了”。竟然有人半边脸涂着肥皂，脖子上还围着毛巾，冲出旅馆的理发室追上一位参议员，寻问他应允的官职的回音。有一次，林肯坐着一辆出租马车在街上经过时，在街口竟有人把他截住，硬塞给他推荐书。林肯不禁双眉紧蹙，大声说道：“不行！不行！我不能到大街上来开店铺。”说完，乘车就走了。

三月中旬，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约翰·薛尔曼介绍他的哥哥威廉·提坎塞·薛尔曼给林肯。他哥哥刚辞掉路易斯安那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职务。林肯问他：“他们在南部的情况如何？”薛尔曼激动地回答道：“他们备战。”总统听了后说：“啊，好吧，我想我们总能有办法保住这幢‘房子’的。”薛尔曼没说什么就走了。在圣路易斯有轨公共车公司，他谋到了一个周薪四十美元的经理职位。可以确定，薛尔曼说愿为总统效劳不同于一般钻营官职的人，并非他要谋求一个肥缺，也不是贪图享受安

逸生活。如果林肯能早些了解到这个俄亥俄人的一片赤胆忠心，就一定会对他刮目相看。

赫恩登曾引述过林肯的一句感慨之言：“有一天如果我们美国的社会和联邦政府完全腐败并彻底垮台，其主要原因必然是这种无底洞式的官欲，这种四处钻营以求过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的欲望。而我自己也不是一点没有沾染上这些欲望。”

4月1日，西华德送来一份以往部长不曾给总统的奇特文件并把它摆在林肯面前，标题是“几点供总统考虑的想法”。西华德归纳了以下几个想法：“第一，我们执政已满一个月了，但不论在内政或外交方面我们都还没有一个政策”。第二，“会见那些钻营官职的人”已妨碍到“处理更为重大的问题的”的程度。第三，“再拖延下去……不仅会招来对本届政府的非议和责难，而且对国家也不利”。第四，“留待外事方面或一般的人事安排以后随机处理”。第五，“在公众面前，把……奴隶制问题……转变为维护联邦或分裂联邦的问题”这样说，好像多年来林肯根本就没有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卖过力似的。

随后，林肯又看到他的国务卿送来的一份荒唐的建议：“如果西班牙和法国不给令我们满意的解释，我建议召集国会它们宣战。但不论我们采取怎样的政策……总得有人来负责实行和指挥，要么总统亲自出马，自始至终负起全责，要么就委任内阁中的某个阁员去做……在我的特定职权范围之内不包括这方面的工作，但我既不打算推卸责任，也不打算越职。”

这几乎等于说，自从林肯当总统以来，一切事情都被搞得很糟糕，只有他西华德才知道怎样当好总统。只要对西班牙和法国开战，就可以挽救联邦，已脱离的南部各州就会回到老星

林肯传

条旗下进行战斗了。这是荒唐轻率的建议。林肯对此复信说：“我一直在思索研究你送来的文件。”“关于最后你所提的建议……我要说的是，倘若非要那样做不可，我会那样去办的。”“一经采纳，总的政治路线就不应该随意地改变它，或继续把它作为对辩论无好处的题目。当然，对于出现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我希望，并相信我有权利听取全体阁员的意见。”

第十六章 心急如焚

在就职典礼后的次日早晨，林肯研究了来自查尔斯顿港口萨姆特堡垒司令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紧急报告。报告说他们仅有只够维持四个星期的粮食储备，即使精打细算至多也只能维持四十天。南部同盟分子已做好准备，只要他们设在蒙哥马利的政府一下命令，就要对萨姆特堡垒开炮，扯下它的国旗。

1861年3月9日林肯召集他的阁员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问题：“假定目前仍有向萨姆特堡垒补充给养的可能，这样的做法到底是不是明智的？”内阁阁员纷纷离开，3月16日都带来了书面回答。西华德持否定态度，“使用武力的时候不是现在”。蔡斯的意见太笼统，“这样做如果意味着和平就行，如果这个尝试会引起内战，增加军队和几百万美元的预算就不行”。凯麦隆的意见同西华德的一样，认为这样干“给国家带来无任何实际的利益”。韦尔斯的意见是“我持怀疑态度”。史密斯的意见是“放弃萨姆特堡垒会引起‘惊愕和抗议’，但这是可以‘被解释清楚和谅解的’”。贝茨认为“我宁愿从萨姆特堡垒撤离”。只有布莱尔一人坚决地说行：布坎南就是因为不果断而失败，杰克逊则由于敢于尝试而获胜；给该堡垒补充给养将“表明北部刚毅的勇气以及人民和他们的总统维护政府权威的决心”。这样，是否给安德森运送粮食，七个新阁员中有五个反对，一个赞成，还有一个表示中立。

林肯传

总统会见了三十九岁的海军部副部长古斯塔夫斯·瓦萨·福克斯。3月21日他作为林肯的信使和观察员到达萨姆特堡垒。福克斯一回来就向林肯报告说，不能再耽误了，到4月15日中午，安德森就会吃光最后的粮食。3月28日，林肯指示福克斯起草一项简短命令，开列向萨姆特堡垒补充给养计划和为执行这计划需要派遣的船只、人员和供应品的数量。林肯把它作成备忘录，以便在一两天内使用。

拉蒙去了查尔斯顿，从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那里给林肯捎来一个信息：“除非联邦总统默许脱离，否则，再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战争……让你们的总统试试帮助萨姆特吧，战争的警钟必将响彻南部的每一个山头 and 河谷。”

3月28日，总统召集阁员召开秘密会议。他宣读了司各脱将军的一份备忘录。司各脱反对向萨姆特提供援助，并劝告说：“也许放弃萨姆特和皮肯斯堡是有道理的。”这话使几位阁员极为惊讶。过了好一会，布莱尔才第一个打破沉寂说道，陆军首脑已越职，“充当起政客来了”。布莱尔把这一提议归罪于西华德的阴谋诡计。大家都赞成，不管怎样，都不能采纳这位陆军首脑的意见。总统要内阁第二天再开会。当夜，据他的秘书们说，“林肯躺在床上彻夜未眠”。他苦想了一整夜，竭力从各种反映中寻找事实的真相。

第二天中午，内阁开会讨论备战的问题，三人赞成放弃萨姆特堡垒，三人反对。刚开完内阁会议，林肯就拿出那份备忘录，在其末尾给陆军部长写了一道命令：“先生，我要求一支由海路出发的远征队做好准备，4月6日前务必准备好出航，全部按照所附备忘录安排。为达到完成目标你应和海军部长合作。”这个命令连同一份签了字的抄送海军部长的副本当即就

发了出去，福克斯上校便赶赴纽约去筹备这支远征队。

萨姆特堡垒屹立于查尔斯顿港外约三英里处。现在，堡垒四周已被皮·古·陶·博雷加德将军手下的五千名士兵和枪炮围得水泄不通。这支军队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弗·威·皮肯斯和南部同盟的陆军部长莱·波·沃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前来拜访驻守萨姆特堡垒的联邦军官兵的访问者，都必须出示皮肯斯州长签发的通行证，还要接受同盟军的盘查。

南部同盟政府委派了三名专使到华盛顿“捉弄捉弄”西华德。他们按照命令行事，但是反倒被西华德给“捉弄了”。跟那几名专使该说的话，在不承认南部同盟的前提下，具体如何措词，西华德都自作了主张，没有请示总统，私下间接地跟他们谈判。在他眼里，总统缺乏头脑和魄力，《纽约论坛报》、《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报》也持相同的观点。

南部同盟的专使们捎信给他们的政府，说林肯政府将会抛弃萨姆特。几天过后。3月30日，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电询在华盛顿的同盟专使，星条旗为什么还飘扬在萨姆特上空。4月2日，同盟专使回电：“主战派给林肯总统施加压力；他们有靠向我们的趋势……他们通知我们时，可能会采取懦夫那样的做法，先下手为强。”

连续几个星期，全国人民把目光投向罗伯特·安德森少校上，他成了一个被全国关注的人物。他沉着冷静，顶住了无数次诱惑，没有铸成大错。连《查尔斯顿信使报》也恭维他是个讲信用的有教养的人。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在肯塔基州长大。他意识到眼前他的职责就是服从联邦政府，但是据他手下的一名军官说，如果南北部发生战争，他的故乡肯塔基州如果也脱

林肯传

离联邦，他就要去欧洲。

这时，萨姆特的守军已不能从查尔斯顿市场上获得新鲜蔬菜和肉食。此时，一个陆军部秘书罗伯特·丘从华盛顿来到查尔斯顿，于4月8日宣读了林肯总统的一份通知给皮肯斯州长：

“先生：你直接往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到那里时，合众国国旗如果仍然在萨姆特堡垒上空飘扬，如堡垒还未被袭击，则设法同皮肯斯州长见面，并宣读以下通知给他：

‘我按照合众国总统的命令通知你，将设法仅以粮食支援萨姆特堡垒；如果此举不被反对，或若该堡垒没有被攻击，则均不设法运送人员、武器或弹药，除非另有通知。’

宣读完后，将交给他内附的通知副本，你保存原信。

但到达查尔斯顿时，如果查明萨姆特堡垒的合众国守军已撤退或投降，或已遭敌军攻击，则不必设法去见皮肯斯州长，立即返回即可。

1861年4月6日于华盛顿”

终于解开了几个月的疑团。与此同时，林肯给全国和全世界人提供了一个值得他们观察和思考的问题。萨姆特是一个象征。这时，在蒙哥马利的杰弗逊·戴维斯召集他的顾问们开会，研究林肯给皮肯斯州长用电报发来的公函。读了林肯的来函后，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说：“如果攻击那个堡垒，就会引发一场比世界上以往任何一场内战规模更大的战争。我冒昧地劝

告你……你会莽撞地捅着一个从高山延伸到海洋的马蜂窝，现在听不见成群马蜂的声响，但马上它们就会成群地飞出来螫死我们。”不论别人怎样说，戴维斯总统仍然赞成攻打萨姆特堡垒，时间和方法交由博雷加德去选择。

4月10日，宾夕法尼亚州——盛产煤、铁的大州州长安德鲁·柯廷读到林肯发的一封短函说：“我认为严阵以待是很有必要的。请密切观察动向。”

4月11日，博雷加德派了一只小船去萨姆特，送给他以前在西点军校炮兵科时的得意门生安德森一份照会说：“我遵照同盟政府下达的命令要求你们撤出萨姆特堡垒。……将提供一切适当的方便让你和你部撤离。”安德森少校答复说：“我遗憾地通知你，我不能服从，因为我对我的政府的责任感，我的荣誉感，都不允许我这样做。”当安德森少校交给博雷加德的副官这份复照时，他还讲了这样一句话：“先生们，即使我们不被你们的炮火轰个粉碎，几天之内我们也会被饿死。”

博雷加德又派四个人乘小船去萨姆特。午夜后，他们又将一份照会交给安德森少校，声称安德森如果确定一个确切的投降时间，“无谓的流血”就可避免。安德森召集部下研究讨论，从一点钟到三点钟他们一直在磋商。安德森凌晨三点十五分作出了答复：“我衷心地赞同你的避免无谓流血的愿望。在我具备适当的和必要的运输工具的情形时，我们于本月15日正午退出萨姆特堡垒，在此期间，将不对你军开火，除非因为你们对本堡垒或我的政府的旗帜有某种冒犯而被迫如此……如果在那个时间以前，我没有收到我的政府制约性的命令或新的供应品的话。”

五分钟之后，南部同盟军草拟了一份书面的答复给安德

林肯传

森：

“先生：

奉临时同盟军陆军准将衔司令之命，我们荣幸地通知你，在此信发出后的一小时内他将炮击萨姆特堡垒。

顺致敬意。

南卡罗来纳州 副官小詹姆斯·切斯纳特 谨启
上尉副官斯蒂芬·李

1861年4月12日上午3点20分

于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堡垒”

四人上了船，切斯纳特仍在思索临别时安德森少校讲的话：“要是在人间我们不能再见，就在天国见吧。”

包围萨姆特的大炮齐声轰鸣，怒吼着的迫击炮和榴弹炮，烧着了港口里船身上的木头。拂晓的曙光照亮了一艘林肯派来的救援船，这艘船和另外两艘随后来的船都派不上用场了。整个12日白天，整个13日漆黑的雨夜，同盟军对萨姆特连续地打了三千多炮。守军官兵由于被尘雾、热浪、硝烟包围，都觉得透不过气；他们只好用湿手帕蒙住嘴巴和眼睛，紧紧贴在地面上，憋到不得已时才换口气；吃光了最后一块饼干，只好拿腌猪肉来充饥。13日凌晨的暴风雨和黑暗终于结束了，换来了晴朗的天气和一轮旭日。

安德森又收到相同的投降条件。经历了三十三个小时的炮击之后，他最终放弃了堡垒。14日星期天，他率领守军列队撤离堡垒，擂着战鼓，举着国旗，还鸣枪五十响，以示致敬。他们搭乘一条朝北驶往纽约港的救援船。在战斗中他们仅牺牲

了一个人，是在自己一门大炮的偶然爆炸中牺牲的。最后瞥一眼萨姆特堡垒时，飘扬着的星杠旗映入眼帘——南部同盟新国旗。安德森少校把他保卫过的国旗放到箱子里；把这面烧焦的、带着弹痕的旗帜珍藏起来，希望用它来包裹着自己的遗体躺进坟墓。

4月14日那个星期天，白宫来访者一整天都络绎不绝。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纷纷到白宫表示，他们的人民将成为政府和总统的坚强后盾。经开会，内阁拟出了一份宣言，指出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正在进行“十分强有力的纠合”，这个纠合是政府用常规办法不能镇压的。

“因此，我，合众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现在行使宪法及法律授与我的权力，特此征召七万五千名合众国各州民兵以镇压以上提到的纠合，并彻底执行法律。”

他号召“全体忠诚的公民”来捍卫全国的联邦和人民的政府，“消灭那些早已令人无法忍受的罪行”。新建立的志愿兵应当夺回“从联邦夺走的”堡垒和财产。结束了舌战，终于开始了预言已久的真枪实弹的较量。

4月14日那个星期天，在萨姆特国旗刚降落下来，在白宫林肯便同道格拉斯讨论了这个分裂国家的困境。道格拉斯读了总统在第二天早晨将发表的宣言，表示他将全力支持这个宣言。他还进一步建议应当征召二十万人而不是七万五千的军队。

1861年4月15日，此后被称为“林肯首次招募军队日”到来了，人们称发生在那天的事情为人民起义。人们涌向街

林肯传

头、公共广场、教堂和会议厅。萨姆特旗杆上星条旗的被击落，林肯的宣言，成了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国群众。

在成百上千的村庄和城镇里，群情激昂，义愤填膺，演讲和行动都表达了人们同仇敌忾的情绪。电报在号召军官和民兵动员起来，报纸用低调或高调吼着战歌。群众大会上，杰出的公民、律师、军官、各种教派的牧师、1812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的老兵纷纷登台演讲，大家唱着《亚美利加》和《星光灿烂的旗帜》，军乐队奏着《北方佬之歌》。为招募和装备军队，各界进行募捐，通过了一些决议，并指定了专门委员会筹集基金，照顾军属，教育或惩戒不爱国的人；也组织妇女团体织补和缝纫，准备药棉和绷带。姑娘和妇女们陆续送她们的爱人参军。在吹奏着《我抛在脑后的姑娘呀》的横笛的曲调声中，几乎每个村镇都有小伙子整装出发。在酒店和教堂里，在城市的人群里和乡村的十字路口，到处都在谈论战争和“下一步总统将会做什么”。

外国移民在大城市里也组成了部队：纽约的爱尔兰人组建了四个团；组织了意大利军团，也成立了加里波第近卫军；德意志人提供了几个团；纽约的英国籍居民中也在招募英国志愿兵。

《纽约先驱报》作为强有力的实业界的喉舌，改变了它的观点，提出了新见解：“实业界要求速战速决，这就需要人民竭尽全力的支持。实业家们可以承受一次短暂的挫折，尚易于作出一年半载的战争安排，但是他们接受不了一场长期的、胜负难以预料的、使人厌烦的斗争。”林肯途经纽约时曾同一些百万富翁共进早餐。现在这些富翁及其同伙和律师们都主张战争了。在俄亥俄州的贝莱尔，芝加哥的“伟格卫姆”大厦，斯

普林菲尔德的伊利诺斯州议会上，参议员道格拉斯都反复强调说，通向和平的最短的途径就是大张旗鼓、万众一心地准备打仗。

没有谁比废奴主义者还这样积极地支持对奴隶主开战了。格里特·史密斯是个有钱的废奴主义者，曾经分给三千名黑人十二万英亩土地，为堪萨斯内战花了一万六千美元。他说：“几个星期以前，也许我还会同意那些蓄奴州可以不必废除奴隶制，而任其发展……但是，既然现在南部这只老虎用我们的鲜血涂满了它的全身，那么要是它被我们逮到，不拔掉它的牙齿和爪子我的话，我们是决不能善罢甘休的。”格里特·史密斯自愿出钱装备了一个团的黑人军队，他的独生子格林·史密斯还被送去参军，坚持不领薪饷。

4月20日，五百人涌进了纽约城的联邦广场，参加一个拥护联邦的群众大会。一个书籍出版商威廉·亨·阿普尔顿当时站在百老汇大街和十四街交叉口，看着人群，对一个朋友说：“我们踏平这场叛乱像一头巨象踩扁一只耗子似的。”

这时，在远隔千山万水的衣阿华城附近的一片玉米地里，出身农场主的州长塞缪尔·乔·柯克伍德看见一个身负要命的信使骑马奔驰而来。这个健壮的信使来自密西西比河畔的达文波特，快马扬鞭急驰了几小时，把一份陆军部长的急电交给州长，“请组建一团服役期限不定的民兵，详见今晚邮件。”州长紧蹙双眉，注视着躺着玉米秆的斜坡说道：“哦，总统需要一整团人马！你想我能招募到如此多的人吗？”可是，几天之后，便已准备好十个衣阿华团，柯克伍德州长拍电报到华盛顿：“人已凑齐，望速运武器！”

当4月17日弗吉尼亚州宣布脱离时，该州的部队就突袭

林肯传

哈帕斯渡口的合众国要塞和军火库，因为这里是升起新国旗向北部示威的最显眼的地点。他们于4月18日抵达，没浪费一发子弹就占领了要塞和军火库。他们把两万支手枪、步枪的枪管和机枪送到里士满去改装。两天之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合众国海军造船厂受到威胁，也许是司令官的担心，于是，价值三千万元的弹药、枪支、船舰和作战物资都被焚烧。

弗吉尼亚人罗伯特·爱·李辞掉合众国军队的职务，撇弃了他在阿林顿山庄能够俯视华盛顿的堂皇私邸，去指挥弗吉尼亚州的军队。辞职之前，老弗朗西斯·普·布莱尔曾拜访过他，布莱尔后来说：“我跟他说……总统和陆军部长凯麦隆渴望罗伯特·爱·李指挥我们的军队。”可李现在已去了里士满。

林肯得到了一个司各脱将军认为可抵五万人的司令官的损失。罗伯特·李致函司各脱说：“除非为了保卫我的故乡弗吉尼亚州外，否则我绝不再想拔我的剑了。”

对林肯拍给各州分担募兵名额的急电，边界州的州长们发出了好战性的回答，州长比赖亚·马哥芬的答复：“肯塔基州不会提供一兵一卒去征服它的南部姊妹州。密苏里州的克累本·杰克逊的回答说，“我的观点是你的要求是违法的，有革命目的的，违背人道的，邪恶的，因此恕不从命”。

在蒙哥马利，南部同盟总统戴维斯宣布南部政府将颁发“捕捉特许证”，加入同盟的船只有捕捉合众国商船的权利，林肯则宣布封锁各脱离州的港口以后答复。

每天华盛顿的各部、局都收到新的辞呈，南方人陆续地离开政府到南部打仗去了。南北双方的间谍都渗入到敌方。查尔斯·斯通上校说，他所指挥的三十个从哥伦比亚特区招募来的志愿兵就是首都的主要防卫力量。正规军“在布坎南执政时期

已经被南部同情者调派到偏远的有印第安人居住的边境地区——犹他、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俄勒冈和华盛顿准州去了。在华盛顿，需要好几个月才能集中一支三千人的军队。一万七千名正规军官兵，也许其中的三分之一不久后会来为政府和首都作战。林肯后来描写那个时期的局势说：“大量的滑膛枪和线膛枪竟不胫而走，流入这些脱离州，并都被用来对付政府……大批联邦陆海军的军官辞职；在这些辞职的军官中有大部分人已拿起了反对政府的武器。”

4月18日，五百三十二名宾夕法尼亚州的年青小伙子平安顺利地通过了巴尔的摩，赶到首都。但第六马萨诸塞团第二天却不能这么顺利了。当他们换乘火车时，一群同情南部的分子扔来的石头、砖块和枪弹袭击了他们。他们回击以子弹。十二个市民和四名士兵被击毙。当天傍晚，第六马萨诸塞团两人一排地列队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行进，十七名伤员躺在担架上，开向国会大厦。

接着获悉，有人切断了通向北部的电报线。巴尔的摩电报局被脱离派占领。陆军部说：“一切都停了。”铁路瘫痪，桥梁被破坏，邮路中断，电报线不通。

有人在总统的内阁里发出了不耐烦的论调。蔡斯就曾写过这样的意见：总统毫无政策，“只有附和众人的普通见解，只有坐等时来运转的密考伯政策”。然而，无论怎样林肯正在独揽独裁者的大权。他下令于4月20日下午三时北部各州联邦警察局长同时出动，查抄所有主要的电报局，没收十二个月来全部发报的原稿和收报的抄件。还未经国会适当而必要的批准程序，总统就从合众国国库搞到几百万美元。4月21日星期天，内阁阁员们避开一切在白宫的密探和观察局势的人，在海

林肯传

军部和林肯一起开会，商讨存放这笔巨款的方法。

后来林肯说：“形势迫使我作出抉择，是让政府立即垮台呢，还是……运用宪法授与我的广泛权力，在发生叛乱的情况下，努力来挽救它。”林肯指派私人信使，经由惠林和匹兹堡，带着总计百万元的政府汇票去纽约。

现在，财政部大厦、国会大厦、造币厂里被军事武器和军塞品塞满。参议院会议厅成了第六马萨诸塞团的小伙子睡觉的地方，众议院成了宾夕法尼亚州小伙子的卧室。每条国会大厦的过道上，都有一道十英尺高的用沙包、水泥桶、铁板构成的防御工事。乔治敦面粉厂共二万五千桶的存货，也被作为作战必需品接收过来了。

4月23日，一些邮件和报纸到了。全市为安德森和他的守备部队已抵达纽约狂欢！在联邦广场上举行了五万人的群众大会，为联邦欢呼！又演说，又游行，入伍士兵的数目远远超过总统的募兵限额！百万元战争拨款！第一流的著名劲旅第七纽约团穿过百老汇大街两旁欢呼的人群，昂首阔步，向华盛顿以南进发！罗德艾兰州州长正通过水路向华盛顿运送军队和枪支！

报纸上都是如此报道的，可是，除了枕着枪支在国会大厦睡觉的少数士兵外，没有任何开抵华盛顿的部队。亨利·维拉德写道：“我多次看到总统发出类似痛苦的呻吟，他不明白为什么援军迟迟不来。”

军队4月24日还没有到达，成批的西华德派出去的信使也都没有回来，这时，在巴尔的摩巷战中负伤的第六马萨诸塞团官兵前来参观白宫并拜访总统。林肯感谢他们的英勇业绩，然后，就谈起使他感到不能理解的问题：为什么北部听任政府

被围困、被孤立。约翰·海记述道，林肯用一种嘲讽、忧伤的语调对他们说：“第七纽约团只是个神话！我不相信有什么北部！在我们的地理上不再存在所谓的罗德艾兰州了，你们才是惟一的北部实体！”

4月25日，第二天，火车头的汽笛尖叫着，然后就听见第七纽约团喊着“一，二，一！”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齐步行进。随后，一千二百名罗德艾兰州士兵和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千二百人的整旅也被运来。原来，马萨诸塞州的机车工人们修复了一台在安纳波利斯的瘫痪了的火车头；铺轨工人又志愿重铺了该地的路轨，这打通了一条运送北部军队的道路。不到几天工夫，华盛顿就驻进了一万名防守部队，林肯这才感到仍可以暂时把首都设在华盛顿。

第十七章 杰弗逊·戴维斯

田纳西、阿肯色、得克萨斯和北卡罗来纳四个州最终脱离了联邦，加入了南部同盟。南部同盟政府的阵容壮大之后，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又把原设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政府迁往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以便更接近各边界州，和预期要进行战斗的地区。很多个团队从南部各地络绎不绝地涌进里士满。南部刚喊出“向华盛顿进军！”的口号，“向里士满进军！”的不甘势弱的口号便响彻北部。

南部同盟军的募兵区域在波托马克河到墨西哥湾海岸和格兰德河一带。它的蜿蜒的防线从切萨皮克湾穿过肯塔基州延伸到堪萨斯每个角落，共一千五百英里长。南部同盟的首领和意志体现在里士满的国会大厦、总统府和政府各部，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就是它的主要防御力量。

里士满政府是一个刚组建的政府。一个英国人询问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国务院在哪呢？”图姆斯回答：“先生，在我的帽子里，在我上衣口袋里就是公文档案。”不久，任性的图姆斯就辞职去过军旅生活了。许多人都说，他原该当陆军部长，但是亚拉巴马州的莱罗伊·波普·沃克占了那个位置。沃克是个律师兼政客，整天伤脑筋地去思考那些技术性问题。不久他也离职从军去了，于是里士满的同盟陆军部便找了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生、名叫艾伯特·泰勒·布莱索的人来担任代理副部长

一职。

担任财政部长的克里斯托弗·古斯塔夫斯·梅明格曾是律师、商人，是创建查尔斯顿公立学校制度的人。他跟南部脱离派、纽约共和国银行行长加扎韦·拉马尔私下商妥，同美国钞票公司签订了合同，在纽约刻印南部同盟的国库券和证券。正如梅明格所写：“这些都是用上等的钞票纸和证券纸印的，印刷工作完成得不仅好而且快。但是，尽管拉马尔先生煞费心机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印出来的全部证券和钞票还是被北部联邦政府作为战时违禁品没收了。”

斯蒂芬·罗·马洛里是佛罗里达州的海军首脑，曾有一段时间当过国会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新奥尔良的朱达·菲·本杰明是南部同盟内阁中惟一的一个犹太人，他早先当过总检察长，后任国务卿，是戴维斯总统的少数心腹助手之一。在里士满的办公室里，他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忙碌，一直到午夜以后才休息，有时人们称他为“同盟的智囊”。

这个内阁的首领，是作为军事权威被推举出来的，具有典型的南部气质。他就是密西西比州的棉花种植场主、西点军校毕业生、“黑鹰战争”中的陆军中尉、墨西哥战争中负过伤的老兵、皮尔斯政府的陆军部长、国会参议员——杰弗逊·戴维斯。他和林肯一样在肯塔基州出生，比林肯大一岁。林肯幼年时就被带往北部的自由土地，而在襁褓中的戴维斯就被带往南部。

戴维斯讥笑林肯的七万五千名志愿兵为一支想兜捕五百万歹徒的“治安队”，又说招募那支军队的“奇特文件”证明了他有篡夺国会独有权力的野心。戴维斯常常冷漠地、有时刻意斯文地指责林肯是个不学无术的僭位者和嗜血成性的暴君，而

林肯传

林肯则不论是写文件还是说话，口气仿佛都显得在法律上或实际上戴维斯都不存在，只不过是碌碌无名之辈，是个冥冥中只有一线希望的幽灵。

戴维斯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出名，始于 1847 年他任国会参议员。那时，他同道格拉斯有矛盾，以所谓按宪法规定各州有权脱离联邦之类的议论为借口掩盖其脱离联邦的险恶用心。得克萨斯州的萨姆·豪斯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戴维斯“如恶魔野心勃勃，似蜥蜴冷酷无情”。另一个南方人说，戴维斯这个人“一直耿耿于怀本应忘却的旧账”。他不会讲究驾驭别人的技巧，但他生性清高，不愿屈就于别人，更不愿意有时像林肯所表现的那样，让别人相信他在被他们驾驭。

1861 年 1 月 9 日，密西西比州宣布脱离联邦，十一天之后戴维斯告诉参议院，由于他接到说他所代表的州已脱离联邦的正式通知，所以必须辞职。2 月 10 日，温暖和煦的阳光照耀着早春的嫩枝和花蕾，在一个玫瑰园里，杰弗逊·戴维斯和妻子瓦里纳正在修枝剪叶，这时从灌木丛中走来一个信使，将一份电报交给杰弗逊·戴维斯。原来，在蒙哥马利召开南部同盟代表大会上，他已被推选出任临时总统，他此时此刻心里更愿意上战场而不想坐总统这把交椅。

戴维斯是一个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政府首脑，他统辖着十一个州，另外二十三个州仍属于林肯的联邦政府；包括三百九十万奴隶南部约有九百万人，而北部则有二千二百万人。

斯蒂文斯被图姆斯等人推上同盟副总统席位。在萨凡纳，斯蒂文斯曾说过：奴隶制度是同盟的“基石”，而黑人是比人类低劣的动物。

第十八章 乱作一团

林肯政府正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庞大的战争机构。1861年5月3日，总统通告招募三年役期的志愿兵四万二千零三十四名，征召新兵二万二千七百一十四名，增加十个团给联邦正规陆军，同时还征召用来执行封锁任务一万八千名水兵。这样陆军人数就增加到十五万六千八百六十一人，海军增加到二万五千人。总统及其手下忧心忡忡的官员们，正日日夜夜地忙于编制宏伟的战略计划和拟订所有细节。

林肯用望远镜从白宫的窗口看到在波托马克河下游八英里外的亚历山大里亚镇上空南部同盟的旗帜随风飘动，从里士满来的五百名军队带着几门重炮已经抵达该镇。

1861年5月以后，脱离联邦的各州不再运进合众国的邮件了。同日，南部同盟的国会批准所有除特拉华、马里兰、肯培基、密苏里等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外欠联邦各州债务的人，都应交付欠债款给同盟国库。据邓恩公司的统计表明，南部欠北部商人约二亿一千一百万美元，其中欠纽约市的就达一亿六千九百万美元。

到5月9日，两万军队已聚集到华盛顿。其中包括埃尔默·伊·埃尔斯沃思上校和在十天之内他从纽约市消防队员中招募来的消防志愿兵团。纽约人为他们购置制服和武器募集了六万六千美元。埃尔斯沃思的部下身着红色军裤，肩扛十种不同样式的

林肯传

步枪。

5月24日凌晨两点钟，几队骑兵借着皎洁的月光跨过波托马克河上的大桥从华盛顿开进弗吉尼亚州，步兵和工兵紧跟其后，在数英里内的每个山上他们开始挖掘防御战壕，为了保卫被蓄奴州包围的方圆十英里的哥伦比亚特区。

在一个密执安团向亚历山大里亚后方进军的同时，埃尔斯沃思上校的消防志愿兵奉命去攻占那个拥有一万人口的城镇。一艘联邦的单桅战船比运输船早到达亚历山大里亚，派人举着停战旗送信给同盟军，要求他们一小时后撤离该镇。埃尔斯沃思得到答复说，五百名驻守该镇的同盟军已同意撤离，他们稀稀落落地乱放几枪后便撤出了该镇。

埃尔斯沃思率领一班人冲进电报局，切断同南部的电讯联系。他们赶到马歇尔大楼的门口，看到脱离派的旗帜还在上空飘扬。埃尔斯沃思就猛力撞开大门冲上三楼，爬上了屋顶，扯下脱离派的旗帜。

接着《纽约论坛报》报道，“由班长布劳内尔领路，后面跟着拿着旗帜的埃尔斯沃思下楼了。当布劳内尔到第一个楼梯的转角处时，一个人猛地从黑暗的过道里跳出来，他根本不在意布劳内尔，用一支双筒枪瞄准上校的胸口，布劳内尔立刻回身一击，希望能把敌人的枪架开，但由于那家伙把紧了枪，冲着上校的心脏就开了枪，结果上校当场就死了。”

埃尔斯沃思的遗体停放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的一座大楼里。公共建筑下半旗致哀，到处鸣着丧钟。《纽约先驱报》的一个记者陪同马萨诸塞州的国会参议员亨利·威尔逊到了白宫，看见总统正站在窗前，凝望着波托马克河对岸：“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我们走近他时，他才转过身，走向我们，伸出他

的手说：‘原谅我，我讲不出话来。’……接着，令我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总统一下子痛哭了起来。”

下午，林肯夫人捧着鲜花亲临海军造船厂，并跟班长布劳内尔说了些话。一小时以后，总统和她同时出现。望着埃尔斯沃思的安详的面孔，林肯哽咽着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牺牲呢？”林肯要求志愿兵卫队抬遗体到白宫去举行追悼仪式。

于是，埃尔斯沃思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英勇献身精神的传奇式英雄的象征，成了青年人为一个神圣的事业而积极参战的形象。

斯蒂文·阿·道格拉斯在芝加哥的“伟格卫姆”大厦里面对一大群听众说，“在上帝面前，每个美国公民都有集合在自己祖国的国旗周围的责任”，结束演讲回到家后不久他便死了。在临终之前的一次昏迷中，他叫道：“打电报给总统，让军队勇往直前。”6月3日下午，妻子握着他的手，问他是否有留给孩子们的遗言，他回答说：“告诉他们遵守法律，拥护美国宪法。”这些话用电报告知全国，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他留下的最后遗言。

在四十八年的生涯中，这个矮小粗壮的人经历了数不清的争吵、惊人的纷乱和戏剧性事件，这些经历比一个寿命比他长得多的人的经历还要多。北部民主党人沉痛哀悼失去了这样一个巨人，而共和党人则赞扬这个在一次危机中努力平息其追随者中发生的叛变的领袖。

试开列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托德一家人，不难发现玛丽·

林肯传

托德·林肯的大哥利瓦伊和他的异母姊妹玛格丽特·凯洛格都是联邦的拥护者，而她的小弟弟乔治和三个异母兄弟戴维、塞缪尔和亚历山大都成了南部同盟军的成员，她的三个异母姊妹的丈夫则都是同盟军军官。

原肯塔基州州长之子、毕业于西点军校、民主党人——本·哈丁·赫尔姆，是玛丽·托德的“小妹妹”埃米莉的丈夫，他应林肯的邀请来到了白宫。在白宫的那几日。他跟西点老同学们谈过话，这些人中有的辞了职，正准备到南部去。在离开白宫时，林肯把一个信封交给他，里面是一份联邦军少校委任状，对他说：“本，有点东西给你。你自个儿好好考虑，再告诉我你的打算。”一些日子过去了，传来了他的答复，他愿意穿南部同盟军的灰军服。

从 1861 年 1 月起，肯塔基州的州议会举行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会议，接着便无限期地休会，该州表示保持中立，但留在联邦内，同时渐渐地同它南边的姊妹蓄奴州疏远，那些蓄奴州常常辱骂肯塔基州“犹豫而胆怯”。在萨姆特堡垒时，罗伯特·安德森曾说过，假如肯塔基州同联邦脱离，他将去欧洲。现在他已被林肯委任为准将，将司令部设在辛辛那提，并竭尽全力使肯塔基州存在于联邦。林肯曾经通知 7 月 4 日召开国会，在 6 月份选举国会议员时，十个肯塔基州选区里有九个选举了脱离运动反对者，该州联邦派获得五万四千七百的多数票。

1861 年 4 月 24 日在巴尔的摩市的选举中，候选人全部都是“州权论”的拥护者。该市有三万人是享有投票权的，只有九千二百四十四人参加投票，选出来的都是马里兰州议会中的脱离派议员，两天后，州议会又召开了。

由于联邦在安纳波利斯的驻军日益壮大，州长希克斯原本可以在巴尔的摩召开议会来逢迎脱离分子的，但是，他却把议会的会场安排在了一个没有联邦军队的联邦派小镇弗雷德里克。希克斯州长经常作出类似的倾向联邦派的决定。在他向州议会所作的报告中，他叙述了他同总统和内阁的私人会面，转达了总统的主张，那就是总统一方面希望避免军队经过马里兰州时引起的冲突，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军事需要，必须让这些军队来保卫首都。

情况渐渐明显，原来马里兰州脱离派仅仅拥有一个巴尔的摩的小集团的实力。马里兰州议会指派的一个委员会5月6日报说，在华盛顿他们受到了总统礼貌的接待。报告还说，他们和总统虽然在具体事情的看法上有分歧，但在有争论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总统同意只要马里兰州不与联邦政府敌对，那么就不会对其交通要道实行全面军事占领，也不会没收其公民财产”。

马里兰州沸腾的情绪渐渐地低落了下来，因为事情越来越明显，若与联邦脱离，巴尔的摩将会遭受毁灭性的商业损失，而远离巴尔的摩的查尔斯顿就更容易与联邦对抗。过了几天，十个团、二十个团、三十个团终于经过马里兰州抵达华盛顿。在安纳波利斯，建立了一个以陆军准将本杰明·富·巴特勒为司令的军区。

5月13日，在雷雨交加的漆黑夜晚巴特勒命令一支一千人的部队进入了巴尔的摩，在俯瞰巴尔的摩的联邦山上架起了枪炮，并通告说，他们来这里是要让人尊敬和服从联邦的法律。巴特勒的此举引来了北部的喝采。巴特勒依然在全国舞台

林肯传

上保持着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机灵和权变的记录、有胆略和勇气、存心出风头的记录。

后来，巴特勒被指派去掌管弗吉尼亚州的门罗要塞时，他对林肯提出了抗议，这样做含有责难他的意味。后来，巴特勒自己说，总统恳切而彬彬有礼地对他讲，“政府尽了一切努力，以消除对你有丝毫责难的任何想法”。

最后，他们握手告别。在马里兰，巴特勒的行动鼓舞了整个北部，但是，基本上他是个政治将军，和军人政治家。

在5月间，当大量的逃亡奴隶涌进巴特勒的兵营时，巴特勒的权变才能再次名扬全国。他接受了价值六万美元的财产——男黑人、妇女和儿童。他给这些人发口粮和衣服，安排身强力壮的黑人劳动。关于送还这些逃亡奴隶给其原来主人的法律问题，巴特勒自作了主张。他认为由于敌人把种植场全部但不是非要不可的身强力壮的黑人都强征到军队中去充当修工事的苦力，因此目前黑人必须被当作禁运品来看待。于是全国上下，都选中“禁运品”这个名词来处理逃亡奴隶法中的难题。“禁运品”成了黑人们青睐的字眼，无数逃出来的奴隶在沼泽和森林中忍饥受饿之后来到联邦军队的防线，一开口就兴高采烈地说“我是禁运品”。

在马里兰州迸发的下一次怒潮，在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和总统的一番较量中结束。与巴尔的摩临近的麦克亨利堡垒司令乔治·卡德瓦拉德将军调派出一班士兵，于5月25日凌晨两点，把一个名叫约翰·梅里曼的人带到麦克亨利堡垒关押起来并“严加看管”。当天，几位梅里曼的辩护律师就去找居住在巴尔的摩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杰·布·坦尼。他们不承认梅里曼犯有叛国罪，请求坦尼签发一道人身保护令。坦尼发了

令状，要求卡德瓦拉德将军带着约翰·梅里曼一起出庭。

卡德瓦拉德将军派参谋李上校来答复坦尼。李上校先解释因忙于处理紧急事务将军不能来，接着宣读了将军的声明：约翰·梅里曼被控犯有叛国罪。大家都知道，该犯在一个用联邦武器装备的连队中担任陆军中尉一职，居然公开叫嚣他的目的在于武装反抗政府。“将军只好还进一步奉告你，是合众国总统正式授权他在这类情况下为了公共安全可以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经过屡次起诉，卡德瓦拉德或梅里曼都没有出庭。首席法官便把一份很长的书面意见递交给总统，申述盎格鲁撒克逊人颁发人身保护法的惯例，并告诫和提醒总统本人不应知法犯法。

市警察局长乔治·凯恩的所作所为明白地表明他勾通南部同盟。在6月27日拂晓政府逮捕了他，把他拘禁在麦克亨利堡垒。被公认为是脱离派的警官聚在一起抗议这个行动，市里的警察队伍也被他们解散了。因此到7月1日这四个警官也被抓起来了，同样被关进麦克亨利堡垒。马里兰州脱离运动的热潮到6月份才被完全控制住，这时重新公布了火车时间表，马里兰州有六个选区的联邦主义者被选进了国会，希克斯州长轻松地招收了四个团的人马以留驻马里兰州或者被派去保卫首都。

林肯在7月4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向全国公开了他对首席法官坦尼的答复：

“在第一次招收民兵后不久，我曾认为应该告诉指挥官在适当情况下可以根据他个人的判断暂停人身保护法所规定的权利；用另一句话来说，不必以法律的程序与形式，就可逮捕并拘留他认为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的人……难道为了使一项法

林肯传

律不受侵犯，就应当让别的法律均遭破坏，从而使政府陷入瘫痪吗？我认为法律并没有被侵犯……这个案子已被定位为一起叛乱案……现在有人认为只有国会才可以判决它，而总统是不可以的。但是，宪法本身并没有规定什么或什么机构才可有这种权力……

西华德仍在坚持他的观点，即对英国宣战可以使南部回到联邦，国旗才是完整的。他相信如果威胁英国政府，不会带来什么损害。

1861年5月13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发表公告说，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自称为美利坚同盟的各州之间”的战争，宣布“女王政府在他们之间将严守中立”。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和英国普通老百姓的同情心是在北部一边的；而政府官员和首相帕麦斯顿，以及以伦敦《泰晤士报》为附庸的帝国扩张主义集团则偏袒南部，在各种有关法律的决定上更远远偏离了严格的中立。帕麦斯顿曾对罗思柴尔德在纽约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说：“我们讨厌奴隶制，但是我们没有棉花，我们十分不喜欢你们的摩里尔关税法案。”帕麦斯顿不想完全承认南部同盟，也不能把英国的导航借给它，是因为遇到了一些特殊的麻烦，这些麻烦虽然很难说清楚，却肯定起着作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英国的民意。

林肯对动身前往西班牙的卡尔·舒尔茨提及外交事务时说，“如果政府像某些人说的‘歪歪扭扭地走到现在’的话”，那么从整体上来看，它是歪歪扭扭地沿着正确的道路走过来的”。

归叛乱分子所有的“杰弗逊·戴维斯号”的船长和全体船员在费拉德尔菲亚被判为犯有海盗罪，林肯得决定是否将他们

处以极刑。南部同盟陆军部长宣布，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将用抽签的办法从南部监狱中找出同样多的联邦军官，同样处死他们。戴维斯甚至说出了挑选出来的军官的名字，要把他们处死。林肯于是不想开展处死竞赛。

从政府各部门调来新职员，他们虽然并不得力，但尽全力去做日常事务，诸如复杂的军事编制、官样文章、各式各样的建议、多如牛毛的部队事宜，时刻同负责募兵的州长交换电报、四种军队的指挥调动等等。

在为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以进行重要战役所开展的紧张、热烈、错综复杂的工作中，司各脱将军显得迟缓而又过分注意细节，这个老英雄经常为浮肿和眩晕而苦恼。在很多情况下，林肯和陆军部长凯麦隆基本上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直接发布命令，并不跟司各脱说。

威廉·提坎塞·薛尔曼又一次来到白宫，拿了一份上校委任状去了前线。他拒绝被委任为准将，说他宁愿从上校干起，使林肯感到十分惊讶，并很高兴地放声大笑起来。

一千一百零八名的联邦军队军官中，有三百八十七名辞职到南部去了。其中两百八十八人在西点军校受过训练，有些是经验丰富的将才。在北部当兵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中，家乡在蓄奴州的有一百六十二人；到南部去服役的西点学生中，有十九名是北部出生的。林肯在致国会的一个咨文中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目前正处在艰难时刻，虽然陆海军中那些被信任和重用的军官成批地辞职，背叛了他们的扶助者，但是没听说有普通陆军士兵、或普通水兵叛逃。伟大的荣誉应归属于那些保持忠诚的军官。然而，全体普通陆军士兵和水兵的一致的坚

林肯传

定性才是最大的荣誉和最重要的事实。就我所知，每个人都成功地抑制了其司令官的叛国想法。这是平凡的人民的爱国本能。”

1861年的五六月间，林肯不停地强调要把维护联邦和人民的政府置于一切争端之上。如果后来强调奴隶制问题，那是因为迫于形势，“迁就局部和临时的政策，和必要性造成的”，从脱离运动有了进展的那一刻起，这种必要性就开始起了效用。由于现实情况，奴隶制问题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要求人们把南部的数百万黑人看作战争中一方或双方都可以加以利用的因素。

在缅因州，有一天，《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在邮包里收到一对黑人耳朵，这是某个厌恶她的种族平等观念的人寄来的。

林肯致国会的咨文中，没有涉及到黑人和奴隶制问题的话。对于逃亡奴隶法，总统保持着职责上的忠诚。看来，弗吉尼亚脱离分子拥有的奴隶，如果逃到巴特勒的门罗要塞兵营里是很容易被当作“禁运品”扣留的，因为在华盛顿他们的主人已没有代言人了。但是，如果马里兰州的奴隶流入哥伦比亚特区和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军队兵营，立即就会有该州的联邦派国会议员为奴隶说话，有时也会为那些忠诚于联邦的奴隶主说话。于是林肯逐步采取如下政策，就是让地方当局和司令官去决定他们自己对逃亡奴隶的处理办法，当然，总的说来，这种办法得服从于军事上的需要。

1861年7月6日凯麦隆向林肯报告，已有六十四个团的志愿兵，每团九百人，加上一千二百人的正规军，正在华盛顿附近待命，在北部各地共招募了二十二万五千兵员。这是世界史

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林肯就是它的最高统帅。在致国会咨文中，他为这些志愿兵感到自豪，并让全世界都知道：“政府现在手里已经有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支军队中每一个士兵都是自愿地站到自己的岗位上来的。”

在去冬辞职之前，皮埃尔·古斯塔夫·陶坦特·博雷加德是西点军校校长，现在在华盛顿附近的马纳萨斯枢纽站他正统率着一支两万人的南部同盟军。他是击落萨姆特堡垒星条旗的英雄。由于这一事迹，他被调派到弗吉尼亚州遏止北部的进攻。在6月1日，他发表一项宣言说：“一个莽撞的、无所顾忌的暴君侵犯了你们的土地。阿伯拉罕·林肯抛弃了所有道德上、宪法上和法律上的约束，调遣他的废奴大军打进你们中间……一切文明战争的规则都被抛弃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与你们的荣誉、妻女的贞操、财产，甚至生命息息相关。”

7月4日国会开会的时候，有传言说要在华盛顿附近进行一次会战。这时，商业萧条，信贷紧缩，银根吃紧。人们只准备打一场短期的战争。由于服役三个月的部队已临近期限，所以第四宾夕法尼亚志愿团和第八纽约炮兵团开始要求退役。

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总统概述了萨姆特堡垒事件：从堡垒遭受炮击到陷落。咨文有力地强调了如下问题：“在一切共和国中，难道会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致命弱点吗？……难道一个政府要么就必须强大到局限自己人民的权利，要么就必须弱小到连自己的生存都不能维持的地步吗？”除了“使政府全力作战”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林肯的咨文建议“为了速战速决，你们应给予法律手段”，起码应批准招募四十万人和拨款四亿美元。这时，国会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总统又问，究竟应当称南部的运动为“脱离”，还是

林肯传

“叛乱”？他说，那些支持煽动运动的人懂得区别二者。“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直接与那些强烈而高尚的感情对抗，便会寸步难行。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阴险地蛊惑公众的心灵。他们采用了一种巧妙的诡辩……声称任何联邦的州都可以按照国家宪法的规定，无需请求联邦或其他州的批准便可合法并和平地与联邦脱离。他们还说，只是为了正义的事业才行使这种脱离的权利，而只有他们才能判定这种事业是否正义，这种浅薄的遁词未免太不高明了。他们三十年以来就一直这样给叛乱裹上糖衣来毒害本州公众的心灵；结果在他们上演了一场使本州脱离联邦的荒唐的闹剧之后，让许多善良的人也心甘情愿地拿起武器来与政府作对，而在这一天之前这些善良的人原本是不会跟着干这种事情的……一旦他们看出这样做是最容易勾销债务或达到其他自私或非正义目标的办法，那么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一定会闹分裂的。”

这是一篇为当事人所作的辩护词，是一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与林肯到那时为止所发表的其他任何言论相比，北部对它表示了更大的赞赏。

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总统的各项要求。一项新的陆军法案授予总统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他原先的要求，该法案授予了总统征召五十万役期三年的志愿兵的特权。一项由参众两院提出的联合决议案要求承认自从4月份宣战以来在紧急情况下总统所采取的超越法律的专政措施是合法有效的，没有人直接反对这项决议案，但是却一天天地被束之高阁，被撇弃在未完成的事务堆中。

第十九章 麦克累伦和弗里芒特

1861年6月29日，内阁会议召开，欧文·麦克道尔将军在会上递交了他的作战方案。他率领的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将与驻在马纳萨斯的由博雷加德将军带领的二万一千九百名同盟军作战。另一支在谢南多亚河谷的同盟军队，将由同驻该河谷的罗伯特·帕特逊将军率领的一支联邦军队应付，以阻止它与博雷加德会合。虽然司各脱将军赞同麦克道尔的作战计划，但他还是主张暂时按兵不动，等到一支更加庞大、更加训练有素和装备充足的军队组成后，再致敌人于毁灭。

作为政治领导人，林肯及其内阁阁员顺应了全国求战的呼声，并考虑到役期三个月的志愿兵即将满服役期，便拒绝了司各脱的意见。当麦克道尔要求更多的时间来整训部队时，林肯回答说：“是的，不仅你们需要训练，他们也同样需要。”

1861年7月21日进行了布尔河会战，对许许多多渴望看热闹的公众而言这好像是一场野外游戏：事先通告了交战的地点和日期；成群结队的观众携带着盛有午餐的提篮好像参加野餐似的骑马乘车赶到那里。人们都相信挥舞铁锹的北部勇士们会打败南部的骑士们。

那个星期天早上，林肯和往常一样在纽约大道的长老会教堂做早祷。下午他阅览了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平均每十到十五分钟就有一份电报被拍来，一切都很顺利。傍晚，和通常一样

林肯传

总统坐着马车出去兜风。六点钟时西华德拜访白宫。他疲惫不堪，脸色苍白，声音嘶哑。他说有消息传来，麦克道尔的部队正溃败，要求司各脱将军出兵拯救华盛顿。

半小时后总统回来了。尼古拉和约翰·海向他汇报了情况。“他静静地听着，不动声色，接着就向陆军司令部走去。”一个工兵连长发回急电：“战事失利。溃军已无法重整。请增援华盛顿和这支军队剩下的士兵。”司各脱将军拒绝接受此要求，于是，召开了内阁会议。这时由麦克道尔亲自拍来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完全溃败。

当晚，林肯靠在内阁办公室的一张躺椅上，听亲历者讲述他们从战场回来时沿途二十英里目睹的景象：帽子、大衣、干粮袋、水壶、毯子、步枪、毁坏的马具和底朝天的大车散乱地扔在数英里的大路上，这一切说明数以千计的士兵是如何慌慌张张地逃回华盛顿的。

詹姆斯·弗赖伊——麦克道尔的参谋作了如下记录：战死十六名军官和四百四十四名士兵，负伤的有七十八名军官和一千零四十六名士兵，五十名军官和一千二百六十二名士兵不知去向。此外，他们还俘虏了纽约的国会众议员艾尔弗雷德·伊利，把他押往里士满的利比监狱。约瑟夫·埃·约翰斯顿将军正式报告，同盟军遭受的损失是：三百七十八人战死，一千四百八十九人负伤，三十人失踪。

报刊、国会、教士、空谈家及政客开始追究责任。全副武装的将军和校官们，仅仅是些锡制的玩具兵，只有在模拟战中才能装装样子。来看热闹的众议员、参议员、记者、政客以及身穿长裙的太太小姐们，像一大群受惊的绵羊惊慌失措地带头乱跑，从而引起了全军的骚乱。人们如此地议论着，寻找失败

的借口，并为其辩解。

罗伯特·帕特逊将军受到比其他的将军更多的谴责。如果他早些向谢南多亚河谷的约翰斯顿部发起猛攻，那么博雷加德就不会被约翰斯顿的几团生力军增援，也就可以避免了慌乱。

第一流的美国编辑格里利从纽约给林肯写来一封信，他提议停战，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解散军队，恢复和平。“整个城市被哀痛所淹没，我方横尸布尔河，而且尚未被掩埋。每个人都愁容满面，忧心忡忡。”他将支持林肯认为是正确的任何妥协方案。林肯没有给他回信。他过后对约翰·海说，出于“懦弱无能”才会写出这样的信。格里利促使了这场风暴的到来，但刚一听到狂风呼啸就害怕了。

林肯亲自慰问华盛顿周围的兵营的官兵，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某天，他和西华德乘敞篷马车，穿过长桥，一起到波托马克河对岸。威廉·提坎塞·薛尔曼上校在路旁问他们是不是到他的营地去。林肯回答他说：“是的。听说你们已从那场慌乱中恢复了过来，因此我们想过来看看他们。”他叫薛尔曼也坐上马车。后来薛尔曼讲到，在营地里，“林肯先生作了一次我所听到过的最完美、最简洁、最感人肺腑的讲演。他谈到我们的灾难、还将肩负的崇高使命以及光明的未来”。

在布尔河会战之夜，林肯的秘书看到他一整夜都靠在内阁办公室的躺椅上。次日晚上，听了更多的关于战事失利的情况后，他便起草了一份必须采取的措施要点，即一个紧急行动计划。

一项参议院的决议案在国会开会的第三天被提出来了。它要求批准在这处于紧急状况的几个星期内总统所颁发的违反宪法规定的法令，这些法令由于国会体会而没有获得批准。决议

林肯传

案还要求批准总统实施的下列行动为合法有效的：在各州征召民兵；宣布实行封锁及采取的行动；招募服役期限为三年的志愿兵和增加陆海军正规部队兵员；最重要的是暂时不执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身保护法。

这项决议案被连续搁置了几个星期也未获得通过。8月5日，也就是国会休会的前一天，一项关于增加军队薪饷的决议案被提出并付诸表决。决议案附带一个条款，宣布关于志愿兵和民兵的“一切法令、命令和通告特此加以批准，总统在一切方面都合法有效，同以前得到合众国国会专门授权和指示而颁布的施行法令一样它们具有完全相同的效力”。在参议院该决议案以三十七票对五票通过了，在众议院以七十四票对十九票获得通过。各边界州投反对票，它们还得到了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支持。

8月6日国会在休会前，已授予了总统在战争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实际手段。他是一个超乎大多数人预料的更强有力的执政者。

从7月22日到11月，波托马克军团从原来的五万人发展到十万八千人，这时华盛顿已经增添了一个新任的司令乔治·布林顿·麦克累伦将军。林肯考虑到麦克累伦不会有负众望，同时他个人也十分推崇他，所以才任命他当司令。从外貌看，麦克累伦也颇象个将才，五官端正，气宇轩昂，坐在马鞍上的他看起来就像个训练有素的骑兵。他威风凛凛地发布命令，以拿破仑式的口吻颁发通告。记者给他的绰号是“小麦克”、“年轻的拿破仑”。他曾先后担任过密西西比铁路公司总经理、伊利诺斯州中央铁路公司的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他所著的《战

争艺术手册》一书和他翻译的一本用法文写的关于刺杀训练的书都博得了好评。他今年三十五岁，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曾指挥一支西弗吉尼亚的一万八千人的军队，打败了约一万二千的敌人，那是到目前为止勉强可算为北部军事胜利的惟一的一次战斗。

在麦克累伦的头脑中有一种错觉变得越来越严重，他总以为在数量上敌人超过他，因此他每天通过各种方式，要求总统、司各脱和其他人给他派更多的军队。8月16日，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我处在敌人多我两三倍兵力的艰难困境中。”几天后他又写道：“我根本不是在生活着，而只不过是存在着。无穷的忧虑和繁重的工作把我折磨得半死不活。”

9月底的一天，青山被薄雾笼罩着，一片片黄色和鲜红色的树叶交相辉映。麦克累伦陪同总统、陆军部长以及柯廷州长去参加宾夕法尼亚州十五个团的授旗仪式。仪式结束后到了吃午餐的时间，麦克累伦邀请出席者骑马对他的部队作一番巡视。他们一行停在对麦克累伦发出由衷的欢呼的团队面前。这场面让林肯无法忘怀。

1861年11月，温菲尔德·司各脱将军退休，他被总统和其他一些人赞扬。现在，麦克累伦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在白宫林肯对他说：“如果这样重大的责任不至于给你添麻烦的活，我将感到十分满意。”麦克累伦说：“先生，这是对我极大的宽慰。今天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现在我可以同你和陆军部长直接联系而不必为被阻挠而为难了。”约翰·海听到林肯说：“好吧，我所有的见识和判断力都可供你参考！除了先前的指挥职务外，你现在又担负起陆军的最高指挥职责，这将要求你付出无比艰辛的更为巨大的劳动。”麦克累伦不急不徐地回答说：

林肯传

“我能应付这一切。”

11月的某个夜晚，林肯、西华德和约翰·海来到麦克累伦的寓所。仆人说，将军去参加一个婚礼了，很快就可以回来了。在日记中，约翰·海写道：“我们约等了一个小时，麦克累伦才回来。守门人告诉他总统正在等他，但他不太在意地从总统和国务卿坐着的那个房间的门口走过上楼去了。约半个小时过去后，又派一个仆人去通知这个将军，他们还在等着他。但得到的却是冷冷的回话，将军就寝了。”

约翰·海认为这样刻意的怠慢是军方凌驾于文官政府之上的第一个征兆。“回来后，在总统面前我提起这件事，但他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他说，尤其是在这种时候最好不要去讲究繁文缛节和个人尊严。”还有一天，总统又说：“只要麦克累伦能赢得胜利，我宁可为他牵马。”

现在麦克累伦的军队已超过十六万，比驻在马纳萨斯的敌军至少多两倍。1861年秋季，一些波托马克军团服装整齐的连队，曾两次接受林肯总统，内阁阁员等人的盛大检阅。那个秋季白天秋高气爽，温和宜人，夜晚凉风徐徐。这正是采取收复布尔河、结束战争最适宜的气候。人们如此地谈论着，憬憧着。

这是“10月里一个分外明媚的日子”，几百名联邦士兵在这个俯瞰波托马克河的高地上，被敌人杀的杀，俘虏的俘虏。藏在隐蔽处的指挥官冲出来命令士兵们跟着他冲锋，于是他便成了敌人狙击手的活靶子，身中数弹后牺牲。那天傍晚，在林肯走进麦克累伦的司令部后，对一名记者“谈到下午的情景”。记者注意到“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两颊也更加凹陷”。不断传来电报告知博耳斯-布拉夫会战的消息，报告说爱德华

·迪·贝克将军，即是林肯亲热地称之为“内德”的那个贝克牺牲了。一个记者写道：“五分钟后，林肯先生走出办公室。他低垂着头，布满皱纹的双颊上流下两行热泪，胸部沉重地起伏着。当他在街道上走时，差一点摔倒。我们赶忙跑上前去搀扶他，还好他没有倒下去。”

林肯永远地失去了一支号角，一面盾牌，一个亲密的伙伴。林肯的第二个儿子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也是林肯从许多人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充当他发表就职演说时的司仪。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大雪纷飞，冬季到来了，部队需要大衣、厚毛毯、营帐、木柴等御寒物品。战争每天耗费一百多万美元。一种险恶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年轻的拿破仑”能在这场冬季战役中攻下里士满吗？在里士满南部地区的人说，如果他能拿下的话，那么他会正像当年拿破仑看到的莫斯科一样发现里士满早已化为灰烬。

1861年的夏、秋两季，战争给密苏里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前途凶吉难料，这使林肯在12月3日给国会的咨文中写道：“在考虑为平息叛乱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时，我希望并注意不致于由镇压战乱引起的必然的冲突沦为了一场残酷的革命斗争。”

纳撒尼尔·莱昂是个蓄着胡子，留着深红的头发的矮个子，他有一副火爆的脾气，工作勤奋而刻苦。国会众议员弗兰克·布莱尔深知莱昂是个联邦的拥护者，并早就想办法得到林肯给他圣路易斯兵工厂的司令官的任命。莱昂和弗兰克·布莱尔共同制订了阻止密苏里脱离联邦的计划。大多数圣路易斯的德意志人都拥护联邦，反对奴隶制。因为是同盟者，所以这些人给予了他们帮助。

林肯传

1861年8月10日，在威尔逊河，莱昂率领一支六千人的部队对比他多两倍兵力的同盟军发起猛攻。他脚踝、大腿均受伤；他的头皮被子弹穿破伤了头骨；马也中弹倒毙。失血过多的他脸上已无血色，但还坚持骑战马，下令拼刺刀，首当其冲带头冲锋。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心脏附近，他从马上翻滚下来，倒在勤务兵的怀里。幸好部队撤退时没有敌人追击。双方都伤亡了一千二百人。双方战死的士兵的尸体，并排横躺在玉米地里。同盟军将莱昂的尸体送了回来。在运莱昂的灵柩回康涅狄格州的途中，人们纷纷赶来瞻仰。州议会在康涅狄格开会沉痛悼念他们“亲爱的儿子”。

当国会众议员弗兰克·布莱尔等人把所有的一切，诸如莱昂的战死，威尔逊河的战役挫败和其他的失利都归罪于约翰·查尔斯·弗里芒特将军时，全国都发出了谴责之声。弗里芒特担任西部军区司令，他的司令部、弹药和军队都在圣路易斯。他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出生，1856年成为第一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在巴黎时，弗里芒特获知了萨姆特堡垒陷落的消息。在他表示愿意效劳后，林肯马上授予他少将军衔。在白宫他曾同林肯谈了由他组织一支西北部的军队，带领军队沿密西西比河南下，把南部同盟切成两半的计划。

在7月3日虽然弗里芒特就已被任命为西部军区司令，但到7月25日他才抵达圣路易斯就任。他亲自指挥在圣路易斯四周修筑工事，为固守作好准备。在许多天里，他一直从清晨五点到午夜。

莱昂曾从密苏里州的西南角派通讯兵要求弗里芒特增派援兵。弗里芒特回答说：“要是他执意要打，责任就由他负好

了。”

弗里芒特曾敦促莱昂撤退到距圣路易斯只有原来路程一半的地方。他曾派出两个团增援莱昂，但莱昂却一直没有见到他们。莱昂认为既然是战争就一定得打仗；他寻找敌人决一死战，终于在不分胜负的威尔逊河战斗中倒下。弗兰克·布莱尔这些人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到痛心疾首。

从 1861 年 8 月 29 日晚到次日清晨，弗里芒特一直在草拟一项文告。他下达了“密苏里全境戒严令”。在密苏里州境内他拦腰划了一条联邦军队的防线，并宣称在此线以北“持有武器者”将被拿获，并一律交由军事法庭裁决，“枪决被判有罪者”。同时，“在密苏里州凡拿起武器反对合众国者，或在战场上勾结敌人查有实据者，一律没收其动产和不动产充公，拥有奴隶者，特此宣布解放其奴隶”。

和全国一样，林肯首先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文告的。在得到正式文本后，于 9 月 2 日他写信给弗里芒特：“若你按照这个文告枪决一个人，南部同盟一定会枪决一个被他们俘获的我们的最优秀的人员来报复，这样地杀下去将会是永无止境。因此，我命令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和批准之前你不得依照这个文告枪决任何人。……没收财产，解放有叛国罪的人的奴隶将会使我们南部拥护联邦的朋友受惊吓，反而会使他们反对我们——或许会破坏我们在肯塔基州所具有的十分有利的前景。”他要求弗里芒特对文告进行修改。

六天后，弗里芒特才写好回信。这封给林肯的信是由一个特别信使——弗里芒特夫人亲自带去的。她于 9 月 8 日动身，乘了两天的火车到达华盛顿。她发信，询问何时她可以把弗里芒特的信当面交给总统。白宫的信使带来的一张卡片上写着：

林肯传

“请立即前来，阿·林肯。”

晚上临近九点，弗里芒特夫人在纽约的爱德华·科尔斯法官陪同下来到白宫，在红厅见到了总统。事后她写道：“我和法官几乎同时注意到总统的严峻态度……他甚至没有让座给我。他站着说话，他的态度和声音都使我感到他想快点儿打发我走……他说：‘这是一场为全国人民的伟大理想，也就是为维护联邦而战的战争。弗里芒特将军不应牵扯到黑人问题——假如他早就同弗兰克·布莱尔商量，就不会做那样的事了。我派弗兰克到他那里去的目的就是劝说他。’”

在9月11日林肯给弗里芒特的回信中，他指出，对于没收财产和解放奴隶的那一条款，“我表示反对，因为它与国会8月6日通过的法案不符。”因此，他给弗里芒特写信，希望他更改这一条款。“我刚刚收到了你的回信。既然您希望我更改，我十分愿意这样做。”

从奴隶制的反对者当中，刮起了一阵怀有敌意的批评风。热心于反奴隶制的报刊、男女公民们以及宗教界用文字和语言表达了他们对林肯的蔑视。甚至比尔·赫恩登在写信给他的朋友时也写道：“您愿意让战争这样打下去吗？我不愿意。弗里芒特的文告是正确的，林肯修改它则是荒谬的决定。”

同盟军密苏里第一军区司令杰夫·汤普森将军发表了一个与弗里芒特文告敌对的文告。他郑重地宣告，为了替每一名根据弗里芒特的命令被处死的州警卫队员或南军士兵报仇，他将“绞死林肯的一个心腹，然后剖腹和分尸”。

国会众议员沃什伯恩带着一个委员会到弗里芒特领导的军区作调查。约瑟夫·霍尔特和戴维·戴维斯两个法官被委派去审查账目。陆军部长凯麦隆在一名副官署署长陪同下亲自前往圣

路易斯。

他们都发现了浪费、管理不善和差错疏漏，但并没有发现引人注目的具体的贪污腐化行为。购买食物、军装、日常用品枪支、船只、以及构筑工事的费用共达一千二百万美元。审查的结果证实弗里芒特是诚实和清白的。

詹姆斯·马利根上校率领芝加哥爱尔兰旅与两万敌军对抗，这次敌军对列克星敦的进攻长达八天。而后在9月20日，全旅一千六百人向敌军投降。再一次损失了精锐部队，弗里芒特被责难。于是他通知在华盛顿的司各脱将军：“我将亲临前线……请马上转告总统。”司各脱将军答复说：“总统听说你要赶赴战斗前线感到十分高兴。他的原话是：‘希望你能抓住战机以弥补列克星敦的巨大损失。’”然而，弗里芒特仍然屡次贻误战机。

当弗里芒特做着荣誉和战争的美梦时，一个南部种植场主穿戴的人在弗里芒特前哨线滚鞍下马。这个人告诉哨兵说，他是越过叛军的防线送情报来的。哨兵让他通行，值日军官又领他去见参谋长，参谋长告诉他虽然不能面见弗里芒特将军，可以由他们把他要呈送的东西转给他。这个南部种植场主打扮的人坚决地回绝了。过去了几个小时，直到深夜，参谋长才带他到办公室，弗里芒特将军正坐在一张长桌的尽头。

来人将外衣的衬里撕开，从中抽出一张纸条递给弗里芒特。弗里芒特急忙将纸条打开，看到“阿·林肯”的签名，便大力地把它扔在桌上，双眉紧蹙说：“先生，你是怎样通过我的防线的？”来说他是以传递情报的信使的身分越过“叛军”防线的。弗里芒特挥手示意他出去，“先谈到这儿吧”。

就这样，在1861年11月2日弗里芒特被撤销了军区司令

林肯传

的职务。原来，10月24日，林肯签署了撤职令，他先把它送给在圣路易斯的赛·赖·柯蒂斯将军，并指示说，如果接到这个命令时，“弗里芒特已亲自指挥战斗并取得了胜利；或很快要与敌人对垒，预期将有战斗；或已经在进行战斗”，那么，就不要交给他撤职令。柯蒂斯将军复制了几份林肯签署的撤职令，指派三个信使从不同路线送去，因为柯蒂斯听说弗里芒特已安排好阻止撤职令到达。事后，由戴维·亨特将军暂时代理指挥职务，同时制订向新奥尔良进军的作战计划。

在密苏里，弗里芒特整整呆了一百天。在这段时间里，他使自己成了北部各州和欧洲几乎所有奴隶反对者们心目中的英雄。温德尔·菲利浦斯给林肯作评价时说，他“与弗里芒特不同，可以把一种思想烙印在全国人民火红沸腾的心中。”亨利·沃德·比彻在布鲁克林教堂里颂扬弗里芒特说：“你将名垂千古，一个自由人的国家将永志不忘您。”《芝加哥论坛报》对总统的行为加以谴责，并预言政府只有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才不会蒙受更大的羞辱。

1861年9月，萨姆纳的朋友们催促林肯发表一个解放奴隶的宣言，但林肯却说：“在前面的人走得太快而使全国跟不上，是不会有好处的。”萨姆纳的朋友、作家查尔斯·爱德华兹·莱斯特写道，他还听到总统补充说：“你们听过这句古老的拉丁格言吗？慢慢加快。”

1861年11月，两个英语国家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冲突。一天，一艘英国皇家邮船“特伦特号”从哈瓦那沿着巴哈马海峡行驶。11月8日中午时分，当邮船行驶到海峡仅十五英里宽的狭窄处时，美国海军的单桅战舰“圣贾辛托号”正在那里

等候。

“特伦特号”升起了英国国旗。“圣贾辛托号”则挂上了合众国国旗。这时，为迫使对方停驶，“圣贾辛托号”向“特伦特号”开炮，但未打中，英国邮船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直到一颗美国战舰的炮弹在“特伦特号”船首前面爆炸才迫使它停下来。

军官、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搭乘着三只小艇离开了“圣贾辛托号”。几分钟后，他们来到“特伦特号”附近。麦克尼尔·费尔法克斯上尉代表“圣贾辛托号”司令官向“特伦特号”索取乘客名单。事先有情报传来，获悉南部同盟新任命的被派往法国和英国的特使詹姆斯·默·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都搭乘这艘邮船。

站在近旁的斯莱德尔先生来到费尔法克斯上尉跟前说：“我是斯莱德尔，你找的是我吗？”在近处的梅森先生，这时也走上前来。他与费尔法克斯上尉在许多年以前便相识了，所以不必作自我介绍。接着上尉要求交出这两个先生的秘书，并命令梅森、斯莱德尔和他们的秘书站成一排。这时，美国上尉才通知英国船长，他奉他的司令官的命令前来逮捕梅森和斯莱德尔两人，他们将被当作俘虏押往附近的美国船上。

站在“圣贾辛托号”上拿着望远镜观看的人们中，有一个下颚方正、头发卷曲、目光凶狠的人，他就是查尔开·威尔克斯。他六十三岁，是个科学家、南极冰原探险家、天文观测和气象学权威，著有十一本书和地图集。

斯莱德尔夫人询问“圣贾辛托号”的司令官是谁。费尔法克斯说：“是你们的老朋友，威尔克斯海军上校。”

斯莱德尔同他妻子辞别时说：“亲爱的，再见。六十天后

林肯传

巴黎见。”两艘船朝着不同的方向行驶，很快就在平静的大海之中孤零零地航行。

11月27日当“特伦特号”的乘客抵达伦敦时，他们发觉人们像接待经受了严峻考验的英雄一样对待他们。皇家海军代表威廉斯讲到，“当时带着刺刀的水兵们冲向斯莱德尔小姐”，她大声呼救。威廉斯恰好在这时赶到，“用身体隔开她与水兵们的刺刀”。整个英国充斥着愤怒的吼声。《伦敦纪事晨报》气愤地提醒主战派说：“阿伯拉罕·林肯就任总统时曾在大西洋此岸受到普遍欢迎，但他的所作所为已说明他是个思想混乱、襟怀狭窄、懦弱无能的庸人。他手下的煽动家西华德先生正在想方设法地挑起同整个欧洲的争端。”

在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艾伯特亲王的干预下，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才把给莱昂斯勋爵的严厉的指令变得有一些温和了，代之以给林肯和西华德发出一份照会，主要询问威尔克斯上校此举是他本人一时冲动的擅自举动，还是遵奉政府之命。如果是奉政府之命并且这与美国的政策是一致的话，那就开战吧！世界上最强大、最精良的海军舰艇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八千名精锐部队已登上了开往加拿大的运输舰。

这时的美国也同样群情沸腾。各种各样的铜管乐器高奏爱国歌曲《星光灿烂的旗帜》。威尔克斯上校押解着他的俘虏抵达纽约港，在百老汇大街上大步流星地走着，去参加在市政厅举行的招待会。在波士顿，在纽约，到处为他大摆筵席。

从奴隶制的反对者角度看，美国政府逮住斯莱德尔是一件大大振奋人心的快事。因为斯莱德尔曾率先废除密苏里妥协案，又是起草逃亡奴隶法的人。他还长期审讯被囚禁的约翰·

布朗，想从他那里得到给在经济上支援过布朗的新英格兰人定罪的材料。梅森的经历和斯莱德类似。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维护奴隶制思想的化身。美国沉浸在战争的狂热之中。

在这几个星期内，林肯丝毫不表露他要采取的行动。

萨姆纳在把英国下议院议员科布登和布莱特的来信递交给林肯看过后，回信给布莱特说：“总统性情温和，秉性诚实，一向行动比较慢。昨天他对我说：‘如果英国不是执意要打仗，战争是不会开始的。’”

林肯对西华德说：“在特定的一个时期内只能发生一次战争。”布莱尔是惟一的一个自始至终维护林肯的内阁成员。后来林肯评论说：“英国人根本不给我们回旋的时间，这令人感到屈辱。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大战，不想同时应付两场战争。不过，最终吃亏的只可能是英国。”

林肯向内阁宣读了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的照会，其内容都是劝告美国释放梅森和斯莱德。但公众舆论和北部的报刊却坚决主战，而不是“退让”。

亚当斯公使勇气十足地通知英国政府说，他敢肯定对威尔克斯上校的行动他的政府不负有责任。过去了许多个星期，亚当斯感到无计可施，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西华德寄来的照会，它要求仲裁，声称“将乐意释放”俘虏的南部特使。林肯的内阁关于这个照会讨论了整整两天。贝茨写道：“内阁中有些阁员以及总统本人都对释放南部特使感到非常勉强。”然而，最后还是下达了命令。后来在复照中对一些枝节问题英国提出异议，但对“女王陛下和英国有获得赔偿的权力”表示满意。梅森和斯莱德在波士顿被释放出来，并被安置在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英国军舰上，返回英国。

林 肯 传

对这件事，林肯真是百感交集。后来答应了霍勒斯·波特等人的请求，林肯谈了一些他认为是实质性的问题。他说：“这是一颗不得不下咽的苦药丸。但令我宽慰的是，我相信在这件事上英国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等到我们圆满地结束这场战争之后，我们将会变得强大起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就我们蒙受的种种难堪与它清算总账。”

第二十章 政治的腐化

1861年冬季，战争费用不断增加，每天竟超过了一百五十万美元。金钱象潮水似的涌进流出，数目之巨，创了联邦政府会计簿上的记录。这是一场用黄金、贷款和现钞抢购战争物资的竞赛。北部出高价购买比南部多的东西。

1861年12月，林肯致国会的咨文传遍全国。整篇咨文采用了严肃的语调。咨文认为联邦政府能度过这次危机并最终会实现自己的意愿，而且它现在依然完好。在咨文的开头，林肯“对上帝赐给人们的健康和五谷丰收表示感激。”这时肯塔基州“已坚决地、而且我认为是无可改变地”与联邦站到了一边。叛乱分子已不可能夺走密苏里州了。肯塔基、马里兰和密苏里这三个州“最初谁都不愿出一兵一卒，现在总计它们已有超过四万人在战场上为联邦而战”。

上届国会批准设立的达科他、内华达、科罗拉多三个准州业已组成，民政部门已经着手工作。在这件事情上以及其他方面，总统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正领导着一个年青的、具有拓荒精神的国家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而且它有着无限光明的前程。他认为，只要联邦坚持得住，就可谓前途无量。“联邦只要保持完整，我们当中就会有人活着看到这个国家拥有人口两亿五千万。今天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为了今天，同时也是为了前途无限广阔的明天。”

林肯传

接着，林肯阐述了他对于与普通人民有关的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观点。他说：“在这里，没必要提出一个赞成人民制度的总论点。但是我要求大家对一点以及与此点有关的方面给予适当的注意，因为它和其他各点不同，还没变成陈词滥调。那就是有人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在政府机构里的地位，即使不高于、也至少应与劳动相等。”

林肯对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论点是：

劳动在资本之前产生并且较早独立。资本只不过是劳动的成果。若不是劳动先存在，资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劳动应受到更大的尊重。资本具有同任何其他权利一样应该得到保护的权力。不能不承认，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利关系或许将永远存在着……

与海地和利比里亚这两个黑人国家的政府建立友谊后，林肯认为应该“承认海地和利比里亚的主权和独立”。

咨文运用法律语言小心谨慎地复述了没收法。法律规定，释放那些归不忠诚的奴隶主所有的黑人奴隶：“剥夺了一些人享有另一些人的劳役和服务的合法权利。”如此一来，大量被解放了的黑人将进入联邦军队的防线，以便依附联邦，并且可以肯定将会有更多前来请求安置的黑人，因此，现在已有必要制定一个安置他们的长久性政策。

大体上说，与第一次就职演说和7月4日致国会的咨文相比，这篇咨文被更多人赞许，或者说相对较少的人给予敌意的批评。咨文最醒目的就是涉及到了关于黑人的自由问题。林肯用一种处理财产而专门使用的最严格的法律词句审慎地、试探

性地提出逐步有偿解放的政策。他的建议大概内容是：边界蓄奴州可以制定将该州奴隶卖给联邦政府的法律，而联邦政府则给予奴隶自由，然后逐步将他们移殖到国外。

尽管在咨文中总统报告说，禁止非洲奴隶贸易已经有了成效。但是，据《纽约时报》估计，这一年，在古巴，又有三万名被押运到此的非洲奴隶。贩卖奴隶的船只，从它离开第一个港口向非洲黄金海岸行进去购买黑人起，直到在古巴获准出卖黑人奴隶，然后再偷偷把黑人奴隶运进墨西哥湾海岸的各个植棉州为止，每一步都打上了贪污受贿和用金钱收买地下势力的标记。

有组织的废奴主义者对总统没寄托太大的期望。在美国反对奴隶制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第二十八届年度报告中，它尖锐地对林肯加以批评，其内容是说林肯“妄图用甜言蜜语来减轻全国的悲痛”。他们用一段经过仔细推敲的话对林肯加以分析说：“他不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但又反对立即把它废除；他认为新领地内不应该存在奴隶制，但在联邦的新州内又容许它存在；他确认国会有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的权力，但在行使它时又要去征询奴隶主的允许；他认为追捕奴隶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但又主张通过国会制定一些条例来执行这项法律，而不管是否有宪法根据；他既痛恨奴隶贸易，但又没有禁止各州之间的奴隶贸易的打算；他既断言在自然权利方面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但又反对给予黑人公民权。”

缅因州人纳撒尼尔·戈登的案件被上报给林肯，请他裁决。戈登是一艘向非洲航行的航船的船长，在刚果河口这艘船装上了大约九百名黑人，在公海上戈登被拿获，然后很快就被判决犯有贩卖奴隶的罪行，在判处戈登死刑时，一个法官说：“你

林肯传

很快就会到那个黑人和白人共同的上帝那里报到了。”林肯在阅读了证词之后，仔细地看了赦免请愿书上的许多著名人士的签名，随后，林肯批准了判处这个人死刑，但可以缓刑两周。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个按照宪法和联邦法律进行审讯然后被判决和绞死的奴隶贩子。

12月，国会决定成立一个战争指导委员会，林肯立刻便明白它的企图：这是一个极端派想压制另一个极端派。这个委员会主要是由一些反对奴隶制的激进共和党人组成，他们都是些胆量过人、胸怀韬略、精明强干而执着的人，他们大多经历了政治上反对奴隶制斗争的考验。从某些方面而言，这个委员会算是人才济济的组织。他们声称成立这一委员会是为了协助林肯，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更多的却是干涉林肯。他们闻出了浪费贪污的气味，并且清除了很多腐败。

战争委员会的主席是本杰明·富兰克林·韦德，他曾任俄亥俄州州议员。有一天，他来到白宫。强烈地要求林肯甩掉麦克累伦。林肯问他应该谁可以接替麦克累伦。韦德不屑地说：“谁都行！”林肯冷冷地说道：“对你韦德来讲谁都行，但对我而言，那个人必须是合适的人选。”他反对实行逃亡奴隶法。1851年他进入国会参议院，是一小批最早敢于在政策上向南部奴隶制挑战的一名斗士。

扎卡赖亚·钱德勒是密执安州的国会参议员，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布尔河战场回来后，他曾敦促总统再招募五十万军队。莱曼·特朗布尔，委员会的另一成员，在1856年，他在伊利诺斯州国竞选参议员时大获全胜，当时林肯也参选了，他是个讲信用的正直的政治家。在委员会中，国会参议员安德

鲁·约翰逊来自南部。在田纳西州，他表示忠于林肯政府。

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调查委员会主席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一个倔强、尖酸刻薄的人，也是“众议院出色的首脑”。虽然他不是战争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但曾大力协助过创立该委员会。有谁能观察透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的胸怀呢？同阿伯拉罕·林肯一样，他也令人莫测高深，同时，也在苦苦思索着这个残酷无情的地球上的人类命运。

很早以前，史蒂文斯曾警告过林肯，说凯麦隆不适合担任陆军部长，因为他手脚不干净。林肯就问：“你指的是凯麦隆会偷东西？”史蒂文斯回答说：“不，我想他再厉害也不会蠢到去偷一个炙热的火炉。”林肯把这告诉了凯麦隆，也许是提醒他以后要注意点。而凯麦隆就要史蒂文斯一定收回这一番话。于是，史蒂文斯到白宫对林肯说：“林肯先生，你为什么把我对你讲的话告诉凯麦隆呢？”“我只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玩笑，没想到却惹恼他了。”“咳！他真的发火了！非要我作保证收回这些话。既然如此，现在我就照办。我记得我所说的是，他不会偷一个炙热的火炉，这句话我现在收回。”

到1862年1月，麦克累伦已担任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六个月了。麦克累伦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兵员、牛肉、粮食、弹药、枪支、大炮还有马匹。麦克累伦指挥的这支部队被报刊和公众舆论公认为是近代历史上最精锐、最庞大的部队。虽然他掌握着这支训练有素的生力军，而且与敌军的距离仅相当于两天的路程，但是他却命令部队在冬季营房里驻扎下来，不采取任何行动。

11月，麦克累伦写信给他的朋友巴洛时说：“总统在处理

林肯传

黑鬼问题上是相当公正和合理的。现在我保证，一切都会让他满意的。”12月初，林肯将一份详细草拟的备忘录交给麦克累伦，询问了一些关于向前推进部队的专门的技术性的问题。麦克累伦将这备忘录弃置了十天之后，才用铅笔草草写一封短信连同它一起退了回来。在信中麦克累伦果断地回绝了林肯的所有建议，他说：“现在我脑子里正在考虑另一项战役计划。”

12月底，麦克累伦染上伤寒病，休养三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在床上他遥控他的从大西洋沿岸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部队。1862年1月2日，林肯给蔡斯写了一张明信片说：“刚才我跟麦克累伦将军在一起，他已恢复得很好了。”但是，此后，除了总统，别的人都可以到麦克累伦的病榻前商谈工作。

在这段时间，林肯心中曾萦绕过一些念头，只有参议员布朗宁在他的一则日记中稍微透露：“1月12日，是星期六，天气十分温暖宜人。他同总统针对战争问题谈了很长时间。总统说，他想亲自到战场上，还说了几个作战方案。”这段时间林肯一直在阅读从国会图书馆借来的军事论文，并同精通战争理论的军官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他认为自己已知晓了一些要领。

从麦克道尔将军保存的一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出在麦克累伦卧病指挥部队期间与林肯有关的一鳞半爪。在1862年1月10日麦克道尔写道：“下午八时去了总统寓所，那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领我到东北角上的一间小屋里。不久，富兰克林准将、国务卿西华德、财政部长和陆军部副部长也来了。对局势总统深感不安……说他非常苦恼。他说他曾去麦克累伦将军的住处，但被拒之门外。他说，他心烦得想找人谈谈，因此派人把富兰克林将军和我找来，想听听我们对使波托马克军团尽

快投入战斗的可能性的意见。他说，‘如果不马上行动，整个战局就将不可收拾。麦克累伦将军如果不想使用这支部队，那么，只要我能弄清楚怎样让这支部队发挥作用的话，我倒想借用这支部队。’”

两天后，又开了会，出席者大体上是原班人马。麦克累伦也出席了，但他拒绝讨论拟议中的要该部行动的问题。

激进分子极力主张撤去麦克累伦的指挥职务。一方面林肯予以拒绝，另一方面也打算让麦克累伦明白到底谁是权力拥有者。他在1月27日发布了第一号总作战命令，规定1862年2月22日为“联邦陆海军部队出击叛军的总行动日”。他指定门罗要塞一带的部队、肯塔基州蒙福德维尔附近的部队、波托马克军团、西弗吉尼亚军团、炮艇纵队和伊利诺斯州凯罗的部队以及墨西哥湾的海军在这一天按照命令作好迎战准备。各军事部队长官、指挥官及下属人员“均须恪尽职守，立即执行此项命令”。四天以后，他又发布了“总统第一号特别作战命令”，下令波托马克军团布置华盛顿的防务，然后，于2月22日向前推进，攻克马纳萨斯枢纽站，“由陆军总司令自行裁处行动细节”。2月3日，他就最后这道命令给麦克累伦写了一封短信，极力主张实施他的由陆路进攻华盛顿附近的同盟军队，取消远征水路从半岛地区攻打里士满的计划。

当天，麦克累伦就写了一封长信回复林肯说，他相信只要采取第二种作战措施就能够攻克南部联盟的首都。他不同意采取第一种方案。对于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心中确实有一番打算。在笔记中蔡斯部长写道：“2月13日，麦克累伦来我这说：‘用不上十天我就将在里士满……’然而过了十天，也没看见有什么行动甚至行动的准备。”

林肯传

麦克累伦赞同林肯重新起用弗里芒特。弗里芒特这时正担任刚成立的弗吉尼亚州的山地军区的指挥官，统率两万五千人，其后又增添了一万人。弗里芒特准备执行一项得到他赞同的林肯的计划。林肯的想法是越过阿勒格尼山脉向田纳西州东部进军，以壮大那里的已处于压倒优势的联邦派，并把诺克斯维尔的铁路据为己有。对此，麦克累伦并无反对意见。

佛蒙特州的承包商吉姆·菲斯克捻着时髦的胡髭，也斜着眼睛奸笑着说：“卖给政府东西，尽管大胆要，要什么价都可以。”他欢迎国会议员光临他的威拉德旅馆的套间，抽抽哈瓦那雪茄烟，品尝一下美酒佳酿，同时，进行各种有利可图的交易。

12月，政府合同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一份揭发了关于投机商巧立名目的佣金和特惠待遇真相的报告，向政府索取高价而交付陆海军低劣物资的行径也在这时暴露了出来。在一封私人信件里薛尔曼将军写道，贪污腐化已深深地渗透到政府内部，“甚至于在现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在服装、毛毯、面包、面粉等各种物品上，也广泛地存在着营私舞弊的现象。”

对于责成凯麦隆提供关于订立的合同数量、金额、合同人的姓名、日期和支付金钱等情况给参议院的决议他置之不理。几个月后，凯麦隆依然没有提供情况给参议院，没有进行解释和致歉，也没有说明那份决议是否已在他那里。

当时舆论哗然。一些是带政治性的，为了给政府脸上抹黑；另一些究其根源是那些不受凯麦隆青睐的承包商和特殊利益集团出于忌妒所产生的。林肯对这一切都敏锐地察觉到了。纽约和波士顿的银行家代表团在拜会总统时要求撤换凯麦隆。

接见时，林肯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如果要撤换凯麦隆将军，那么你们只要提供给我一桩证据确凿的舞弊案件，我就答应把他的“脑袋”交给你们。不然，我向你们保证，我不准备依据一些我认为是纯属无稽之谈的东西而贸然采取行动。”

大多数人都接受政府合同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和调查结果。纽约州国会众议员查尔斯·范怀克以凄楚悲痛的声调作了较长的发言。他说：“看来盗窃狂已在与政府有关的一切方面蔓延了，从将军到鼓手，从最接近最高权力的人到无足轻重的海关检查员，几乎都沾染上了这种弊病。几乎所有同政府打交道的人似乎都感到或盼望政府寿命不长。因此，趁它还活着的时候，人人都有权利捞一把。”

范怀克列举了一些坏人的名字，许多案件及人物，公布了他们所敲诈勒索或盗窃来的赃款的数目。范怀克说这些人与盗马贼、纵火犯、伴舞的娼妓“平分秋色”。“这帮无所顾忌地搜刮穷人脂膏、嗜饮勇士鲜血的盗贼与那些横行海上的江洋大盗相比更应该被诅咒。”

总统逐渐对凯麦隆作出了评价。他对尼古拉说，凯麦隆愚昧无知，不关注事态的发展，对国家而言他是令人厌恶的。他自私，缺乏组织事务的才能，而且“公然忤逆总统”。艾·伊利给萨姆纳写信说：“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说过，凯麦隆将会挣得一百万美元。我猜想他早已做到了这一点。”

1861年12月，林肯和凯麦隆的关系第一次公开破裂。那时，凯麦隆发表了他的年度报告。未同总统磋商，凯麦隆便自己充当起政府政策的发言人。他宣布没收叛乱分子拥有的黑人奴隶。“很明显，必要时政府有武装黑人奴隶的权力，这无异于使用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弹药。”总统听到这段话时大为吃惊

林肯传

和震怒。

林肯先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凯麦隆的年度报告的印件，当看到关于武装黑人奴隶的那一段时，他顿时有所警觉。后来，画家卡彭特知道了这件事情，林肯坚决地对他说：“这坚决不行！这是完全属于我职权范围内的事，凯麦隆将军决不能担负这种责任。”

凯麦隆忽然变得关心起黑人问题，在黑人问题上一向不激进的他的这个转变是相当突然的。

林肯和凯麦隆都深知他们已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尼古拉和约翰·海写道：“在纠正了凯麦隆的急躁和轻率的毛病以后，总统就再也没有批评之语……他们又一如既往地以诚挚轻松的心情在内阁会议上进行磋商或处理日常事务。”凯麦隆开始暗示他已经厌倦陆军部长的职务，他宁可出使国外。对于此事林肯有几周都不表态。后来，公布了1862年1月11日林肯写给凯麦隆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林肯说：“由于你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调换工作岗位，鉴于你的这一要求与我对公众利益的考虑一致，所以我现在可以答应你的要求。我准备在下星期一向参议院提名你为驻俄公使。”

当天，林肯给凯麦隆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驻俄公使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正离开返国，将作为少将为国作战。因此，现在总统可以给予凯麦隆先生这一职务。“如果你接受它，你可以相信我会一如既往地信任和尊敬你。”同一天，凯麦隆回信，对尊敬的总统来信中的“宽厚和亲切的语气”表示谢意。

对总统提名凯麦隆接任驻俄公使一事，参议院举行了四天的秘密会议，争论十分激烈。最后在1月17日以二十八票对

十四票通过了这一提名。

在林肯的内阁阁员中，看来没有任何人象爱得文·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接任凯麦隆之职时那样获得全体一致的赞同。在南部各植棉州脱离联邦时，作为杰克逊派民主党人，斯坦顿在布坎南内阁中接替了一个被驱逐的脱离派，出任总检察长。他曾把内阁会议的情况秘密地告诉了西华德和其他联邦主义者。在布坎南的内阁会议上，斯坦顿坐在前陆军部长、脱离派约翰·布·弗洛伊德的对面。弗洛伊德竭力主张把部队从查尔斯顿港口撤出。斯坦顿听了极为愤怒，认为放弃萨姆特堡垒和叛国一样，凡是提出这一罪行的参与者都应该被处以绞刑。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这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终于出任了统辖十六万军队的陆军部长。温和派或保守派如西华德、凯麦隆和麦克累伦都不反对。同时，激进派的韦德、蔡斯、萨姆纳则声称“他是自己人”。

每天，斯坦顿都因公事要进好几趟白宫。随时都可以看到他带着信件、公文、电报等到总统那儿去。林肯差不多每天都要“光临”陆军部。有时，如遇到大部队行动或大的战役，他都要耗费几个小时同陆军部长一起研究电报发回来的最新信息。总统的不干涉让斯坦顿能够充分发挥他的苦干精神，并被允许充分使用他的个人权力。斯坦顿才上任不到两个星期，就下令缉拿了在博耳斯 - 布拉夫会战中战败的查尔斯·波·斯通将军。

一些国会议员认为爱德华·迪·贝克将军选择死亡是愚蠢行为或者他仅仅是叛卖行径的牺牲品。应这些议员的请求，根据参议员韦德为战争指导委员会所收集的证据，1862年1月28日斯坦顿采取了行动。他以陆军部的名义指令麦克累伦逮捕查

林肯传

尔斯·波·斯通准将，斯通当时是波托马克军团中一个拥有一万人的师的师长。在十二天里，麦克累伦一直拒绝执行此命令。直到他听了手下的一个侦探对一名证人的审讯报告后，才认为应该暂且照命令办事。逮捕了斯通，他又对陆军部长说，该案案情太含糊，以致于不能够使指控成立。

原被关押在华盛顿的斯通后来被单独囚禁在纽约港的拉斐德堡垒。他的私人衣物被搜查，书信文件也被检查了。1861年3月4日他被指派直接负责总统就职典礼游行事宜，在林肯就任总统后的那几个星期中，也是他指挥着防守华盛顿的全部军队。据斯通的朋友说，林肯听到许多指控斯通的话：在博耳斯-布拉夫战斗中他没尽责，把奴隶主逃走的奴隶送还，他们夫妻同弗吉尼亚州奴隶主有密切的往来，和敌人通信，在军营里与叛军军官会面，拒不执行命令而拱手把胜利送给敌人等等。林肯刚听到这类消息时仅仅是疑惑地笑了笑说：“哦！让我相信斯通将军不忠诚很难呀。”

那些在博耳斯-布拉夫英勇作战却遭惨败的优秀的马萨诸塞州战士曾给该州安德鲁州长写信，检举斯通有把逃亡奴隶送还奴隶主的恶劣行径，把同盟邮件转递他人，私通脱离分子。安德鲁回信给他们说，应该拒绝服从斯通遣返逃亡奴隶一类的命令。

当斯坦顿把逮捕斯通的消息正式报告给林肯总统时，林肯说：“我想你这样做肯定是有足够的理由的。”

林肯对指责凯麦隆的正式报告的表现是出乎人们预料的。他给参众两院呈交了一份长篇咨文。

在咨文的结尾一段，林肯发表了一些意见，劝告议员们不要再指责凯麦隆，政府应该负全部责任，而且他好像还说局势

已经混乱到如此地步，战争又这么激烈，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吧。“如果我把决议中提出的指责全部都或主要归咎于凯麦隆先生，那么，国会将会看出我既不公正也不坦白……对凯麦隆先生而言，这样的提法才可以说是公平的：虽然他完全赞成那些事的做法，但他本人并没有提出也不是他建议的。只要是政府出了差错，犯下了错误或有了过失，包括总统在内，所有其他各部部长，起码都应负有与他同等的责任。”

第二十一章 签署《宅地法》

一个名叫詹姆斯·布·伊兹的圣路易斯人使用自己发明的钟形潜水器，潜进密西西比河河底的泥沙中，打捞船只，许多天后他才上岸。在华盛顿，林肯召见了。伊兹返回圣路易斯后，按照政府的合同，招募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千名工人，实施他的设计方案，没用上一百天就把八艘用蒸汽推进的铁甲炮艇造好了。就是以这些炮艇为基础组成了由安德鲁·赫·富指挥的分舰队。

1862年2月6日，海军准将富特的炮艇为了护送载运乌利斯·辛·格兰特准将的十八个团的运输汽船，溯田纳西河而上。

在亨利堡垒外围，炮艇向堡垒猛烈开炮。格兰特的军队乘此机会冲进堡垒扯下旗帜，那时同盟的守卫部队已向坎伯兰河畔的唐纳尔逊堡垒撤退。在温暖宜人的晴朗天气里，格兰特率部急行军十二英里，穿越田野，直接向唐纳尔逊堡垒逼进。

富特首先率领他的炮艇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接着又溯坎伯兰河而上，在双方交火时他不幸受了伤，不能再战斗下去，不得不返航向下游驶去，留下包括援军在内的格兰特两万七千人的部队，同在堡垒内驻守的一万八千名敌军交战。

2月16日，华盛顿的陆军部开始收到接连不断地拍来的电报。唐纳尔逊堡垒驻军司令是西蒙·博·巴克纳将军，他派了一名信使来与格兰特见面，询问“投降条件”。格兰特回答说：

“除了马上无条件投降外，什么条件都不能接受，我立即就要向你们的工事发起进攻了。”就这样同盟军司令放弃了堡垒，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八人都成了俘虏。

在这场战斗中，双方的损失是：联邦军五百人死亡，二千一百零八人负伤，二百二十四人失踪；同盟军二百三十一人死亡，一千五百三十四人负伤。这次胜利使肯塔基州与联邦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联邦军队向敌人境内推进了两百英里，并在田纳西州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这个胜利消除了北部的忧郁情绪，增加了林肯的信心。

乌利斯·辛·格兰特是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生。在战争开始时，他来到伊利诺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被授予上校官衔后立即率领一个团向密苏里州行进。

现在他被全国称为“限令无条件投降”的格兰特。亨利·韦哲·哈勒克给麦克累伦打电报说：“如同布尔河会战的失败削弱了波托马克军团的士气一样，敌方的士气似乎因唐纳尔逊之战的失败而被挫伤了。”麦克累伦回电说：“如果军事利益需要，应马上逮捕格兰特。”

林肯顾不得这样的阴谋和诽谤，提升格兰特为少将。由于他为联邦事业取得了第一个引人注目的胜利，总统极为赏识这个纯朴的战士。从各种推动唐纳尔逊堡垒之战取胜的动力中，林肯看到了西北部广大地区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和他们要求维护一个完整的美国的强烈愿望。

人们越来越辛辣尖刻地嘲笑麦克累伦了。按照林肯的命令，联邦陆海军总行动日被定在2月22日，但在这天之前西线部队就投入了战斗，并陆续地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乔治·华盛顿诞辰即将来临之际，庞大的波托马克军团却照常在华盛顿

林肯传

周围的帐篷和冬季营房里等待着。而约翰斯顿率领的在附近的马纳萨斯驻扎的同盟军部队，人数还没有麦克累伦部队的三分之一多。

现在林肯公开地直接处理波托马克军团的事务。在3月7日和8日，他接连发布了第二号和第三号总作战令。前一道作战令指示麦克累伦把他的军团编成四个军，由林肯指派的将军指挥，积极开展野战；后一道作战令指示麦克累伦不管是何种野战，都要部署足够的部队在华盛顿及其周围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为了这道命令和其他事务，麦克累伦来到白宫。3月9日是星期天，正当麦克累伦和林肯、斯坦顿磋商军情时，忽然一个消息传来说，在马纳萨斯驻扎的约翰斯顿所部已撤离战壕，向南转移。他们把许多用圆木架在轮子上、漆得象真炮一样的“假炮”留下做成纪念品。

在震惊之余，麦克累伦立即采取行动。就在这个星期天，他下令整个军团前进。第二天凌晨三点，他拍电报给斯坦顿说：“部队已采取了行动”。当他来到马纳萨斯附近的布尔河时，发现正如报告所说的那里已空无一人，他立刻把部队开回华盛顿。许多人责问他不追击敌人的原因，他回答说，这仅是一次实地演习。

以威廉·亨·阿斯平沃尔、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和赛勒斯·麦考密克等人为中心的势力强大的金融、运输和工业集团仍然信任麦克累伦。同时在某些政治圈子里，也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看法：斯坦顿、陆军部官僚及疑心重重的反奴隶制激进分子太多地干预了麦克累伦。

布朗宁问林肯对麦克累伦还有没有信心，他如此记述道：“总统保证，说他信心犹存……他还说，司各脱将军和他周围

所有的军事领导人屡次向他保证，说麦克累伦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总统认为他们总不会全都看错……总统又说，对麦克累伦他做过研究……他认为虽然麦克累伦具有周密地部署一次大规模战役的能力，可是在战斗临近时却胆怯起来，他怕负责任，所以总在紧要关头犹犹豫豫的。但林肯说，他已下达了强制性的命令给麦克累伦，要他马上行动，不准违抗。”

八天后，布朗宁记述他与总统见了面，“他告诉我，他越来越不能忍受麦克累伦的行动迟缓，对此也越来越不满意了。”

林肯已经命令麦克道尔率领四万大军在华盛顿及其近郊驻守。如果首都失守，就可能导致法国和英国承认同盟政府，同时对南部的封锁也会被突破，武器、补给品就会大量地流进南部。林肯给麦克累伦写信说：“我发布过一道明确的命令：根据各军军长的判断，必须确保华盛顿的安全。正是因为我的命令没有被重视，才迫使我留麦克道尔。”

1862年4月，麦克累伦不情愿地把波托马克军团开赴半岛地区，与在约克敦构筑工事的全盟军队对峙。

在约克敦，麦克累伦的部队耗费了几个星期挖战壕，筑炮台，架大炮。他给林肯写信说：“请不要误会，表面上我们似乎按兵不动，实际上，我们没有浪费一天甚至一个小时。我们构筑了堪称规模巨大的工事。”麦克累伦的大炮终于打响了，他是想用一顿炮火就把敌军从地图上消灭。然而，最后，当联邦军队出动去抓俘虏时，他们却没有发现一个敌人。林肯曾给麦克累伦这样的警告：“目前，进攻一支防守坚固的敌军时如果犹豫不决，必然重演马纳萨斯的旧戏。”但是麦克累伦又把林肯的警告当作耳边风。

林肯传

整整一个月的围攻之后，他们终于“攻下”了同盟军空无一人的工事。麦克累伦电告说：“我军已掌控了约克敦……机不可失……我将让他们彻底消失。”已撤退的约翰斯顿的总兵力约为麦克累伦兵力的一半。直到麦克累伦精心构筑的炮台竣工，并感到确有用大炮粉碎敌军的所有抵抗的把握时，他们才将军队全部撤离。

其他战场的军事行动也开始了，取得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阿肯色州西北角的豌豆岭的战斗持续了三天。联邦军有二百零三人死亡，九百七十二人负伤，一百七十四人失踪；同盟军八百至一千人死亡，二百至三百人失踪。这次会战使密苏里州和联邦更紧密地联结起来。

一场致同盟军于死地的战斗开始了。老水手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海军准将和戴维·狄克逊·波特海军准将指挥一支由迫击炮和战列舰组成的舰队，同本·巴特勒少将率领的一支陆军部队联合，用炮火猛轰，突破新奥尔良的堡垒和炮台，占领了同盟最大的海港、南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新奥尔良。在把一万五千包棉花、几艘豪华的汽艇、十二艘巨轮、未竣工的炮艇和价值达几百万美元的财物付之一炬后，一万名同盟驻军弃城而逃。

在与密西西比州州界相近的匹兹堡-兰丁和夏伊洛教堂之间的田纳西河畔，1862年4月6日，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将军迫使联邦军后撤。晚上他们会不会被赶到宽阔的田纳西河的岸边而无桥过河呢？薛尔曼已有三匹坐骑被打死。他自己手上中了一弹，帽子被另一颗子弹打穿，肩膀被第三颗子弹擦伤。树林间的一片空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积着尸体，行走时稍不

留神就会踩到死尸。

傍晚，格兰特骑马去巡视同盟军正在拼命攻取的、由联邦军一个炮连和一些炮艇防卫的一座小山。有人询问他情况如何。他回答说：“就我个人而言，目前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明天我们的增援部队一到就能够发动进攻，把他们赶回去。”夜幕降临，瓢泼似的大雨洗刷着在露天里的两军士兵。天一微亮，联邦军的进攻就开始了。当天，唐·卡·布埃尔率领的两万名和卢·华莱士指挥的六千名生力军就赶来增援他们了，联邦军一鼓作气击溃敌军，使他们被迫后撤。据悉，作为同盟军最卓越的指挥官之一的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即被击毙。联邦军失踪和死伤共一万三千零四十七人，同盟军为一万零六百九十四人。

总统发布一项公告说：“全能的上帝欣然地把一个巨大的胜利赏赐给讨平国内叛乱的陆海军，同时还使我国摆脱了外国干涉和入侵的危险。”

1862年2月22日，在里士满，杰弗逊·戴维斯宣誓就任为期六年的总统。那天下着大雨，他站在帆布篷下，对一大群撑着雨伞的听众作演讲：“在取得一连串的成功和胜利之后……近日，我们承受了严重的灾难。”灾难即是唐纳尔逊堡垒之战。戴维斯脸色苍白，神情疲惫。年纪大的种植场主们泪眼模糊，同戴维斯一起默默地向上帝祈祷。

1862年3月9日星期天，海军部长韦尔斯匆忙地把紧急情况告诉总统，随后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南部同盟在原本归属联邦的一艘有四十门大炮的巡洋舰“梅里马克号”上装了铸铁

林肯传

撞角和四英寸厚的铁甲。“梅里马克号”在星期六下午与联邦的“国会号”和“坎伯兰号”遭遇，“梅里马克号”边炮击，边向这两艘木制战舰冲撞，打得它们无法招架；另外的一艘联邦木制战舰“明尼苏达号”也被迫搁浅。据悉，星期日上午“梅里马克号”将直接进逼纽约或华盛顿。

韦尔斯说还存在着一个希望，那就是前天晚上新式海军舰艇“蒙尼陀号”已到达汉普顿罗兹湾。当韦尔斯告诉斯坦顿“蒙尼陀号”只装有两门大炮时，斯坦顿表现出无法形容的怀疑和轻蔑的神情。

斯坦顿命令海军少将约翰·阿·达尔格伦准备六十条拖船，在船上装满石块，在波托马克河下沉，以阻止“梅里马克号”的前进。但是，因为海军都有自己的部长，所以他拒绝服从陆军部长的进一步命令。

一艘拖轮三天前刚把小小的“蒙尼陀号”从纽约港拖出，就遇上了恶劣的天气，这艘低舷铁甲舰在狂风暴雨中不停地颠簸，有两次几乎沉没。舰上只有供海上食用的硬饼干。四十个小时以来，水手们一直没合过眼，相当的疲惫。第二天早晨，当同盟的“梅里马克号”进逼“明尼苏达号”时，低矮的“蒙尼陀号”直冲向它。十门“梅里马克号”上的大炮齐发，而“蒙尼陀号”则用两门大炮反击。“蒙尼陀号”上装有一座能旋转的钢炮塔，可以灵活地向任何一个方向开炮，而它的船舷几乎和木排筏子一样低，因此，巨大的“梅里马克号”要冲撞它就很困难。

小巧的“蒙尼陀号”，就像一个敏捷的最轻量级拳击选手绕着一个笨重的重量级拳击选手打转一样，在巨大的“梅里马克号”的四周移动。当在“蒙尼陀号”铁甲舰炮塔外“梅里马

克号”的第一阵密集炮弹隆隆爆炸时，在炮塔里紧张操作的炮手的心正疯狂地直跳。有几次几乎转不动炮塔，因此他们但愿炮塔不出差错才好。正如达纳·格林海军少校所写：“一次，‘梅里马克号’妄图向我们冲撞过来，但在沃登的巧妙操纵下，使船舵避开了。‘梅里马克号’仅仅是擦着边过去了，没有造成损伤。”

当打光“蒙尼陀号”炮塔中的炮弹后，便休战十五分钟以补充弹药。“梅里马克号”吃水二十二英尺深，而“蒙尼陀号”却可以在比十二英尺稍深的水中自由航行，因此，“梅里马克号”不能追上它。“蒙尼陀号”转回来再次投入战斗，双方都企图置对方于死地。

在距离十码处，“梅里马克号”打出一发炮弹，击中了“蒙尼陀号”驾驶室的观测窗，沃登上尉被打昏。为了抢救指挥官和检查驾驶室损坏情况，“蒙尼陀号”从战斗中退出。“梅里马克号”也撤离，向诺福克进发。

战斗六小时后，双方不分胜负。双方都有失误，“梅里马克号”如果一开始就集中全部火力轰击“蒙尼陀号”的驾驶室，就能摧毁其控制中心。假如“蒙尼陀号”猛轰“梅里马克号”装甲薄弱的吃水线部分，也可以击沉它。无论如何，这两艘军舰的交战使世界各国海军都获益不少，巴黎和伦敦宣称，当前已经远离了木质军舰的时代。现在华盛顿政府就要着手建造一支低舷铁甲舰舰队，还将继续封锁南部港口。

“蒙尼陀号”与“梅里马克号”交战的第二天，林肯给韦尔斯写信，告诫他说现在“蒙尼陀号”炮塔已遭损坏，灌入的海水已淹入轮机，有极大的可能被敌方轻易地夺去。林肯转述沃登上尉的忠告给韦尔斯说：“‘蒙尼陀号’不应驶往诺福克。”

林肯传

内阁正在开会时，一个海军上尉赶来对林肯说，负伤的沃登已经到家。一听到这个消息，总统马上就宣布散会。那个海军上尉引林肯进沃登住所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说：“杰克，总统来看你了。”总统站立在床前凝视着正在躺着的沃登，他紧闭着烧伤的双眼，脸上被绷带裹着。沃登喃喃地说：“你给了我极大的荣誉。”总统没有回答。那个上尉把脸转过来，发现总统已泪眼模糊，一下子哽咽了。一会儿，总统说：“不是你说的那样。是你给了你的国家和我极大的荣誉，因此我要给你升职。”同一天，他授予沃登海军上校官衔。

几个星期后，林肯在斯坦顿及其他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艘汽轮沿波托马克河顺流而来，去约翰·爱·伍尔将军防守的门罗要塞。

在路易斯·马·戈尔兹巴勒海军准将的旗舰“明尼苏达号”上，总统同他商谈了很长时间。然后，总统命令，所有舰队马上出动进攻休厄尔角的同盟军炮台。“梅里马克号”又出现了，但很迟疑，一直不敢前进。小巧的“蒙尼陀号”等在远处，“梅里马克号”却不肯交战，掉转头溜回去了。

回到岸上，总统召见戈尔兹巴勒海军准将，第二次下令向休厄尔角的炮台进攻。一阵猛烈炮击摧毁了一座炮台，同时压住了另一座炮台的炮火。“梅里马克号”又慢慢地驶出来，停了一会儿，又掉转头回去了，看来它似乎是要到迫不得已时才投入战斗。

回到伍尔将军处，总统同他研究了夺取诺福克的作战方案。总统赞同在伍尔将军选定的地点登陆。

六个团成功地登陆并来到了诺福克城下，发现同盟军部队

已经撤离，大批军用物资被烧毁，还冒着浓烟。诺福克市长代表该城正式投降。

第二天，总统同斯坦顿、蔡斯在被攻占的诺福克市的街道上策马穿过，看到了已被毁坏的“梅里马克号”的残骸。同盟军军队不惜炸毁“梅里马克号”，也不肯冒风险让它与“蒙尼陀号”再次交战。然后，总统一行乘“马尔的摩号”返回华盛顿。蔡斯给他女儿写信说：“总统亲自指挥、历时一周的辉煌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我敢说，要是总统不亲临战场，诺福克一定还是在敌军手中……现在，整个海岸实际上都被我们掌握了。”

经过九个月的整训后，麦克累伦的部队，于 1862 年 4 月首次在威廉斯堡打了一场自卫战，随后便推进到距离里士满二十英里的怀特豪斯兰丁。

6 月 1 日，罗伯特·爱·李接替了同盟军负伤的司令官约瑟夫·埃·约翰斯顿的职务。罗伯特·李派遣“石壁”将军杰克逊进军谢南多亚河谷。于是，他便率领一万七千名士兵横扫河谷地区，在十四天的时间里行军一百七十英里，把一万二千五百名联邦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获得了价值二十五万美元的供应物资还有其他财物，同时俘获了三千人，并缴获了步枪九千支。这个突然的袭击使华盛顿受到严重威胁，为此，林肯只好调回协同麦克累伦作战的麦克道尔。他制定了用三支联邦军队包围杰克逊部队的袋形战术。虽然它非常合乎逻辑，但杰克逊却是一个怪物，他根本不按逻辑办事；带着战利品和俘虏，他跑到了里士满同罗伯特·李部顺利会师。对此，罗伯特·李早已预料到了。由此麦克累伦断定，罗伯特·李起码拥有二十万军队，

林肯传

否则怎么会分兵派遣杰克逊偷袭谢南多亚河谷呢？事实上，把杰克逊的部队加上罗伯特·李的部队总共才有不到八万三千人的兵力。

林肯和麦克累伦都意识到，要是波托马克军团能把敌军粉碎并夺取里士满，那么胜利必将属于他们。反之，要是麦克累伦的部队全军覆没，则可能意味着联邦的事业已走到了尽头。麦克累伦的情绪被这种危险性影响着。

7月1日，林肯下令征集役期三年的三十万士兵。至于全国将如何对待这个命令，林肯自己也难料想。麦克累伦要求再增加五万军队，林肯要他耐心地等待。

由于麦克累伦的指挥不当，招募新兵的工作进行得相当困难。敌军攻击他的供应基地怀特豪斯兰丁，华盛顿运来的粮食、车辆、骡马、枪炮、弹药等都集中在这个基地上。当这场后来被称为“七日之战”的著名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麦克累伦下令把这个供应基地转移到詹姆斯河畔的哈里森斯兰丁。麦克累伦撤退时，罗伯特·李倾其所有，企图一下子粉碎麦克累伦，把他的军队全部吃掉。经过浴血奋战，麦克累伦终于保住了哈里森斯兰丁，他仅损失一万六千名士兵，而同盟军却损失了二万人。

尽管麦克累伦的兵员和物资有所损失，但还是获得了一次胜利，架设在莫尔文山上的联邦军大炮，把奉罗伯特·李之命攻山的同盟军一排排地轰倒在地，就像砍瓜切菜似的。在从约克敦向里士满的运动战中，被麦克累伦击毙的敌军人数多于自己损失的人数。在击退了敌人全力的最猛烈的攻击之后，麦克累伦便退缩到由炮舰保护的哈里森斯兰丁。对于这次战役的失败，林肯感到极大地震惊，他后来说：“我伤心至极，差不多

任何东西都不能安慰我。”情绪稍好后，他告诉拉蒙说：“我认为麦克累伦是在迷魂阵里团团打转，无路可走。自从他向南部进军以来，他不停地在呼喊救命，总希望要别人……把他从已陷进的地方救出来。”

麦克累伦给陆军部写信说：“要完成拿下里士满、平定叛乱这一伟大事业，就应该给我增派必须多于十万的援军。”林肯说：“派给他人，就像拿铲子铲跳蚤，等你从仓库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时，已剩下不到一半了。”当麦克累伦又一次要求更多的兵员时，林肯说：“如果麦克累伦要多少就给多少，那他们只能站着睡了。”

林肯和斯坦顿前往哈里森斯兰丁，在那里暂住了一天，同麦克累伦谈过话后又询问了麦克累伦手下的将领。林肯发现有八万六千五百人在麦克累伦的部下坚守岗位，有三万四千人经准假离开部队，有三千七百人未经准假擅离职守，因此麦克累伦指挥的部队总共十二万人以上。

带着麦克累伦写的一封长信，林肯回到华盛顿。在信中，麦克累伦对于政府应该执行什么政策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进行战争应依照“在基督教文明所熟知的最高原则”，应尊重私人财产，“激进的意见，尤其是有关奴隶制的激进意见”会使整个军队瓦解。

麦克累伦的参谋长，即他的岳父伦·巴·马西，在一次同斯坦顿的谈话中说，要是麦克累伦的军团被迫“投降”，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意外。这番话使华盛顿当局的忧虑更加深了，这种隐晦的语言含意太多了。正如布朗宁所记述的，斯坦顿相当激动，他直接汇报了总统，总统也因此感到十分不安，于是派人叫来马西，对他严厉地说：“将军，我知道你使用了‘投降’

林肯传

这个字眼。但这个字眼决不能被我们用于我军。”马西吞吞吐吐地解释和申辩了一番，并道歉。

林肯从西线召回哈勒克将军担任陆军总司令一职。哈勒克的所作所为也许会让林肯感到困惑。他已四十七岁，在纽约出生，西点学校的毕业生，在墨西哥战争中当过炮兵工程师，著有《军事科学和军事艺术原理》一书。内战爆发时，他是旧金山主要法律事务所的负责人和州民兵少将。夏伊洛之战后，他接替格兰特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他命令部队用铲子和铁镐挖掘战壕，一步步向前推进，以保证他有以十万大军围歼五万敌军的把握。六个星期后，推进到科林思时，敌军已偷偷地从包围圈中溜出，在与他远隔五十英里的地方驻扎。他认为这是胜利并向华盛顿报捷。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不得不向全国宣布“七日之战”的全部真相。全国各地满怀信心的家庭，现在逐渐被疑团笼罩。

波托马克军团全军，包括伤病员、大炮、马匹及在军队服役的商人、农场工人、店员、大学生，再次回到老地方。麦克累伦的前线总指挥的职务被解除，同时被派到亚历山大里亚去接受新任务。

1862年8月4日，林肯再次下令征集三十万军队，这意味着各州开始实行“征兵制”。行政司法长官和负责征兵的官员登记了各市和各县所有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男丁。通过抓阄的方法抽人，中阄的人就得去打为期九个月的仗，或在五天内雇人顶替。

抗拒和逃避州政府征兵的运动大范围的兴起，总统只好发布一项公告说，“凡是阻拦自愿参军、抗拒征兵、犯有任何背叛国家的罪行、资助叛乱分子与合众国当局敌对者”，一律处

以军法。不论其被拘禁在何种监狱中，人身保护法一律不起作用。

每天，林肯都要作出成百个决定——对还是错——同意还是不同意——要还是不要。

有些问题作决定是较容易的，如 1862 年 7 月 1 日太平洋铁路法案的签署。法案规定在衣阿华州的西部边界至旧金山湾这一段路上铺设一条铁路，由中央太平洋公司和联合太平洋公司承建。每修建一英里铁路就可在沿线得到十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取以英里计的累进贷款——平地工程一万六千美元每英里，沙地工程三万二千美元每英里，山地工程四万八千美元每英里。这是为了“军事需要”而同铁路资本家进行的一笔交易，以便尽快完成连结东西两海岸的任务。

1862 年 5 月 20 日，《宅地法》被签署。这一法案规定，将无偿地把土地给予想开垦处女地的人。此法开放了西部领地大片的土地。凡属美国公民，或持有要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的初步申请书的人，并连续五年在一块土地上居住，只需交纳十美元登记费，即可拿到地权证明书，成为一百六十英亩土地的合法拥有者。人们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要你愿意在同一块土地上耕种和居住五年，就可免费获得一个肥沃的大农场，当真吗？”在欧洲消息传开后，数以万计的爱尔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涌进美国，许多人惊叹说：“这个国家多美好啊！免费赠送土地！”要不是南部畏惧北部因此而使政治实力增强，《宅地法》几年前早就应该被通过了。作为关系到扩大粮食来源的战争措施，和履行共和党许下的诺言的实际行动，林肯认为签署这一法案很容易。

第二十二章 接连血战

1862年夏季，战斗激烈，在弗吉尼亚，二十万联邦军队居然被仅是它二分之一的敌军击败。对于这样的失败，林肯常常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否要一个一个地试用那些将领？使用这种办法要用多长时间？

在以后数年，五十五岁的罗伯特·爱德华·李已成为林肯必须与之交锋的劲敌。罗伯特·李具有两种罕见的才能：能耐心地对待部下；善于应付突然发生的情况。在掌握与了解部队方面，他受过长期的、艰苦的和各式各样的严格训练。罗伯特·李和戴维斯能齐心协力，彼此取长补短，这同林肯和麦克累伦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军事上，罗伯特·李和戴维斯两人紧密配合，成为弗吉尼亚北部军团的首脑。戴维斯往往摸不透敌人的意图，而罗伯特·李正好能弥补他的这一不足。

以优异成绩在西点军校毕业后，罗伯特·李便在军队中担任职务。在他三十年的行伍生涯中只有一年不在军队。在亚历山大里亚，当罗伯特·李得知弗吉尼亚与联邦脱离时，便向陆军部长凯麦隆递交辞呈并给司各脱写信说：“我只想在保卫我的故乡弗吉尼亚州时拔出我的剑。”

当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意外受伤时，罗伯特·李被指派到前线去指挥四支不同的部队，然后他就把它们编成一个作战单

位。在一场长达四个月之久的战役中，在人数上虽然经常处于一比二的劣势，但他还是成功地迫使麦克累伦的部队不能南下，因此，他被冠以“里士满和南部同盟拯救者”的称号。

他的得力副手托马斯·卓纳逊·杰克逊也是个将才。他是个孤儿，后来想办法进入了西点军校，毕业时成绩比班长麦克累伦差很多，但在墨西哥战争中他战功卓著，后来成为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自然哲学和炮兵战术的教授。在罗伯特·李和戴维斯所赏识的所有南部指挥官中，杰克逊是最主张采用深入北部领土的进攻战作为防御手段的。在横扫谢南多亚河谷的战役中，他俘获了一支联邦部队的二分之一，击退了林肯调派来包围他的其他三支部队，在别人没察觉的情况下突围，并迅速行军与罗伯特·李部会师。在白宫，林肯天天直接指挥几支部队的战地行动。弗里芒特、麦克道尔、班克斯拥有的兵力是杰克逊的三倍，林肯分别电告他们有关“飞毛腿”杰克逊的进展的情况。从林肯在三周内发出的一系列电报中表现出一种希望，也就是从谢南多亚河谷及其周围的各路联邦军中抽出部分兵力，组成一支小规模联军，以便在某处拦截杰克逊，粉碎或重创那个冒险狂人。

由麦克道尔、弗里芒特、班克斯率领的三支军队编成一支新的联军，命名为弗吉尼亚军团，约翰·波普将军 1862 年 6 月被委任为这支联军的司令。但是弗里芒特宁可辞职也不愿意为波普效劳。新指挥官约翰·波普是个大家公认的勇猛的骑兵。波普是护送林肯就职的护卫队的一员，1860 年他加入了共和党，在密苏里州的布莱克沃特他打过胜仗，俘虏一千三百个敌军；在密西西比河的第十号岛上也获得过大的胜利，俘虏约六千名敌军。他在“马鞍上的指挥所”写信，发布文告给他新统

林肯传

率的部队，文告内容是：“我是从西线回来的，在西线的时候，我们总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波普太过分自信所以才能如此夸夸其谈。

1862年8月末，每天晚上林肯都紧张地工作到深夜，有一个晚上竟然熬了一个通宵。那时，罗伯特·李和杰克逊正与波普周旋。林肯电问麦克累伦：“马纳萨斯枢纽站方面是否有消息传来？总的情况如何？”麦克累伦答复说，可采取的只有两个步骤：第一，全力以赴地援助波普，第二，让波普自己想办法摆脱困境，以便让我们马上采取一切手段以保证首都的安全。

林肯对“让波普自己摆脱困境”的意见无法理解。麦克累伦的意思难道是：如果波普的军队能在援军的帮助下取胜的话，反而不应该派援军吗？林肯回答说：“我认为你的第一个方案才是正确的。但我不准备直接指挥。现在我将委托哈勒克将军，你协同他作出决定。”

麦克累伦给他的妻子写信说：“我想波普在撤退，虽然这只是自己的猜测……如果把我置于波普手下，我无法想象我怎么能继续干下去，这简直是奇大的侮辱……我要尽可能减少同总统和内阁的来往，只同哈勒克尽力去做我应该做的事，这样我将舒服一些。”

在约翰·海的日记里，他记述了他和林肯骑马从“士兵之家”回白宫的路上，谈到那些如果公开就会进一步把全国激怒的事件：“我们的谈话内容涉及到了布尔河会战和波普的前景。总统还毫不隐讳地谈到麦克累伦目前的表现。总统明显地说麦克累伦希望波普打败仗，总统似乎觉得麦克累伦有些神经不正常。对麦克累伦现在的所作所为，他只能用羡慕、忌妒和怨恨

来解释。他经常电告总统和哈勒克询问什么才是他真正的地位和指挥权。”

8月30日星期六，这一天对于林肯和约翰·海而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睡觉时他们都期望第二天有好消息传来，但大概在八点钟，总统来到约翰·海的卧室说：“哎，约翰，恐怕我们又要挨揍了。敌人增派援军猛攻波普，他的左翼被击溃了，波普已经撤退到森特维尔了。他说，在那里他可以制止住他的部队。我讨厌这种说法。我讨厌听到他承认他需要制止他的部队。”

怨恨、忌妒、争吵、玩弄权术、官僚作风、愚昧无知和骄傲怠惰，使得庞大的部队在分散的阵地上停止不前，而这时远离此地的波普却遭到敌人的“暗算”，受到奇袭、包抄、骚扰和打击，并在被重创后被逐出了布尔河阵地。在且战且退中他损失了一万四千；罗伯特李军损失了九千。

残兵败将纷纷地逃回来，败局像疾风暴雨般震撼着华盛顿。数以万计的人逃离首都。联邦财政部大厦周围摆上了成百桶的水泥构筑了防御工事。总统下令政府各部门的公职人员全部都登记入伍并开始被训练。斯坦顿打点好重要文件，以便在有必要时就用马匹驮走。

波普被解除了现有的职务，被指派到西北部去防范印第安部落。总统说：“波普干得很好，但在军队中有人对他存有一种偏见，因此有必要让他离开。”

内阁阁员斯坦顿、蔡斯、史密斯和贝茨曾联名签署了一份由斯坦顿执笔的文件，这是一份提交给总统的抗议书，不同意再次交给麦克累伦军队指挥权。蔡斯努力游说韦尔斯签字，但被韦尔斯拒绝了。韦尔斯认为在进攻的问题上麦克累伦不果

林肯传

断，既无明确的计划，也无胆量，不是个将才。但他反对斯坦顿和蔡斯把麦克累伦说成是个“懦夫、蠢才和叛徒”。

在一次内阁会议召开之前，林肯在哈勒克的陪同下去找麦克累伦，又交给了他军团的指挥权。但林肯并没直接对他讲让他掌权的话，而由哈勒克讲出来。林肯对韦尔斯解释说：“我不那样做，是因为我永远不相信他会做出什么有实效的事。”

三天以后，林肯在约翰·海陪同下步行去电报局时，林肯说：“现在麦克累伦正忙得团团转，他似乎被上周的那顿责骂激起了一点干事情的劲头来了。昨天内阁全都反对他，他们全都准备为此事谴责我，只有布莱尔不是。在这件事情上，麦克累伦表现得很不好，但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工具。在给这些防御工事配置人员和整顿这些军队方面，整个军团任何人都不能抵上他一半。”约翰·海谈到有许多来信都表达了对麦克累伦的不满。林肯批评说：“确实，麦克累伦对波普很不好，他希望波普吃败仗，那是不可原谅的。但现在麦克累伦还大有用处，不能把他抛弃。”林肯后来又补充道：“就算是麦克累伦自己不能打仗，他也会很好地命令别人做好打仗准备。”

第二次布尔河会战过了一个星期以后，在陆军部林肯提出：“今天早晨我看到很多散兵进城，开小差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损失。”蔡斯写道：“总统说他整天都感到不舒服。”

马里兰州原野上是一片金黄的景象，因为玉米已经成熟了。罗伯特·李和杰克逊很明白玉米可以作为军队的给养，于是他们率领穿褐色和灰色军服的部队渡过波托马克河。

麦克累伦率领一支军队迎击李军。他感到舒服一些了，因为林肯排除内阁大多数人的反对，再一次委任他为战场上一支大军的首领。

9月17日，在安提塔姆河畔，麦克累伦九万人的大军与罗伯特·李的军队展开战斗。罗伯特·李部队只拥有约为麦克累伦军队的二分之一的人数。骤然刮起了战争的风暴，约瑟夫·胡克将军骑马在风暴的最猛烈处冲杀。在谈到这个场面时他写道：“战场北边和大部分地区的玉米杆全都像被刀削过了，成排躺着的尸体就像不久前站着的队列一样整齐。”胡克从马鞍上滚落下来，一只脚淌着鲜血。在同盟军方面，亚拉巴马州的盖尔上校被包围了，他边拔左轮手枪边向士兵们喊道：“弟兄们，既然我们被敌人包围了，那就让我们在这儿战死吧。”最终，他浑身中弹而死。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军官们择路而行，有个幸存者喊道：“不要让你们马踩着我！”

在安息日早晨，双方士兵们摆成了三英里长的阵线，正面交锋。战斗结束时，双方都有一万二千人的伤亡。李军重渡波托马克河，再次撤回南部，但麦克累伦没有追击。同盟军将军朗斯特里特估计麦克累伦原本有使李军全军覆没的可能：“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只要在日落之前对方再投入一万生力军就能俘获我军和所有的物资，但麦克累伦不懂得这点。”麦克累伦的兵力两倍于敌军，在枪支、大炮和供给方面他都占绝对优势。当李军手中不到四万人的军队从谢南多亚河谷渐渐消失时，麦克累伦还拥有九万三千人的兵力。

此役过了十天，麦克累伦给他的妻子写信说：“我只收到总统对此役的评语。……他说：‘来电收悉。上帝保佑你和你部的全体官兵！你难道就不能在他们逃跑之前把他们歼灭掉一些吗？’”麦克累伦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竟然把总统的电文篡改和歪曲成了这样，林肯的原意是：“上帝保佑你和你部全体官兵。如果有可能就摧毁叛军。”

林肯传

匹兹堡的国会众议员威廉·达·凯利到白宫来同林肯讨论关于麦克累伦留下菲茨·约翰·波特将军的约三万人的一个军作为预备队的消息，这个军直到战斗结束都未参战，连一枪也未发过。凯利感到总统用了既惋惜又含有讽刺的意味的语调，他说：“无论军队和人民如何想、怎样议论麦克累伦没有俘获罗伯特·李的军队和供应品，对他的责难我都因为意识到下述事实而减轻了：当我重新起用他时，对他能打进攻战我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组织者和防御能手来使用的。”

在凯利看来，林肯以一种缓慢而慎重的语调讲下面这番话：“对波托马克军团我掌握的权力比麦克累伦的更大。已经恢复了文官的最高权威，局势又被总统掌控着。如果说当初我用波普接替麦克累伦是错误的，那么全军已看到我以重新起用麦克累伦来纠正错误。在安提塔姆战役中全军也看清，不管是我还是斯坦顿都竭尽全力支持麦克累伦，他们还看清了，他们自己先前崇拜的偶像丢失了他们理应获得的战果，仅以不分胜负结束了这次重大的战役。假如麦克累伦把波特的生力军和其他可利用的军队都投入迎战李军，必然会打得李军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到河边，并在天黑以前俘获大部敌军。”

这时，从某种意义上林肯感到战争还没有真正开始。错误已根深蒂固。他在全美组织救援战场伤病员的会议上向在场的妇女们阐明了他的观点。一些代表在回家之前，请求总统说些催人奋进的话。

总统直率而缓慢地回答说：“我没有那样的话可说！”他接着说：“事实是人们尚未承认我们正处于同南部战争的状态。他们还没有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他们的脑子里盘算的是我们怎样靠战略来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就是这个词儿——战

略！麦克累伦将军想用战略将叛乱分子打败，军队也有同样的想法。”

有些妇女谈起数以万计的志愿兵响应号召的事，谈到豌豆岭、夏伊洛、唐纳尔逊等战场的英勇业绩。总统承认它们是事实。然后他又把话题转了回来说：“我要让你们知道，人们尚未承认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他们以为有一条通往和平的体面的大道，以为麦克累伦将军会找到它。军队还不确信我们正处于一场殊死的可怕战争之中。包括军官在内，整团整团的部队有三分之二的缺员——有许多人开小差，当然有许多是经连队军官准假的，第二种情况几乎是同样不好……休假的和开小差的人数比应征的新兵人数还多。填补军队的缺额就像用铁锹铲跳蚤。你铲起一锹还没来得及放跳蚤就都跳光了。还像骑一匹顽固的劣马，你哄它，吆喝它，用鞭子抽它，用马刺踢它，但它就是原地不动！”

有一个妇女说道：“难道不判处开小差的人为死刑吗？……不用处死很多开小差的士兵，就会终止这种大量搞垮军队的情况。”“啊，不，不！”他悲伤地摇着头回答，“我要是成批地把开小差的人枪决，我就会听到空前的“喧闹”，而且这将是自作自受。你不可能下令把人成批成批的枪毙掉。人民将不会允许这样做，也不应当。不，我们一定要用其他办法来使现状改变。”

第二十三章 《初步解放宣言》

林肯听说有这样一起案子：一个逃亡的黑人奴隶到华盛顿后又被捕，蒙哥马利·布莱尔和蔡斯在林肯面前为此争执，谁也不服谁。蔡斯主张送被捕者去参军，布莱尔则要根据逃亡奴隶法所规定的，把他送还给他的合法主人。

林肯为此感到烦恼，他说，这使他回想起在伊利诺斯州有一个被债主搞得十分烦恼的人来。那个债主不时地上门逼债，逼得这个可怜的债户没有办法，只好“装疯”。林肯补充说：“在这间屋子里，当在这个问题上我屡次地被极端分子搅得坐立不安时，我也被逼得像疯似的。我想你们当中谁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都不免会发疯的。”

在革新者中最有气度的是温德尔·菲力浦斯。他和他的废奴主义鼓动者同伴的常见遭遇是：他们挨棍棒打和石头砸，被涂抹脏东西，被剥光衣服然后浑身被涂满柏油粘上羽毛；他们被抄家，家具、卧具、衣服被扔到大街上焚成灰烬；他们的马具和车辆被捣得粉碎，牛马等牲口被抢劫；他们被枪击，遭屠杀，被浇硫酸，灌辣椒水。

在辛辛那提歌剧院菲力浦斯演讲了一小时。他的话被各种声音所淹没。“用私刑处罚卖国贼！”“把黑鬼吊死！”“在废奴主义者身上涂上柏油，粘上羽毛！”石头和砖块被扔到演讲者的讲台上，臭鸡蛋被扔向他，他的衣襟溅满了蛋黄。但他仍执

着地继续演讲，只把这一切当作一个鼓动者生涯中每天随时都可能遇到的事情。

1862年8月1日，菲利浦斯在波士顿附近举行的一个集会上说：“要想结束战争，只有消灭统治南部的寡头集团”。政府的政策“目标既不是消灭建立在懒惰、骄横、愚昧、野蛮、谋杀和盗窃之上的‘南部’，也不是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它。”总统“毫无智慧，不曾说过一句甚至是透露一点有关反奴隶制意图的话。也许他是诚实的——但谁也不会在意爬行的乌龟是不是诚实的。他不但没有洞察力，也没有预见性和缺乏魄力。一种无所作为、坐等事变自行发生的政策在华盛顿盛行着。”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也同意采取一项激烈的以闪亮的刀枪为后盾来传播福音的办法。他主张发给每一个南部的黑人枪支，让他们去战斗。他暗示，林肯不这样做是太懦弱了。“我不否认它将成为我们武库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但是，难道由此就能提出异议，拒绝使用它吗？”

戴维·亨特少将是总统的一个好朋友，他是总部设在南卡罗来纳州罗耶尔港的司令，1862年5月9日，他下达了一道军令。当总统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废奴主义者的谴责如潮水般地涌来。亨特少将把奴隶没收并给予他们自由。他把军法和奴隶制不能同时存在作为理由，宣布佛罗里达州、佐治亚洲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所有奴隶“永远自由”。蔡斯极力提倡实施这一军令，因为全国十分之九的人都会同意。

林肯给蔡斯写信说：“不管那个指挥官是谁，都不应该未经我允许就干出这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来。”他又极力主张联邦政府应当与赞成逐步有偿解放奴隶的任何一个蓄奴州合作。总统担心边界州的人们不清楚事态的发展趋势，因而

林肯传

告诫他们说：“你们做不到视时代的潮流而不见。我请你们把眼界放开，沉着冷静地考虑它，如果有可能，置它于个人和党派政见之上。”

林肯邀请边界州的国会议员到白宫来，他们于 1862 年 7 月到达。他们听了总统呼吁逐步有偿地废除奴隶制的讲话。林肯说：“我敢说，如果你们全都为今年 3 月的……决议投支持票的话，那么现在战争恐怕快打完了。当然我如此说并不是想抱怨或指责你们。”他仍然相信他的计划将会尽快结束战争。在边界州以购买的方式使奴隶获得自由，这样，那些更南面的州就会看到他们不可能再把战争维持得更久。

辞别了总统，他们回去进行了思考和讨论。但是林肯的愿望最终成了泡影。那些投靠杰佛逊·戴维斯的肯塔基州人对联邦政府首脑及其他的所作所为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敌对情绪。

从战争刚开始的几天起，北部奴隶制反对者们就迫切要求采取行动。在萨姆特堡垒被炮击前两天，林肯在私下里告诉萨姆纳，政府已经决定向堡垒运送粮食和坚守堡垒。萨姆纳回答说：“那么，就要开动战争机器了，其带来的结果是重大的。”几星期以后，当萨姆纳和总统一一起时，他忠告总统说，到目前为止总统所采取的方针都是正确的，但到时机成熟时还必须攻击奴隶制。在布尔河会战后的第二天，萨姆纳又遇见了总统，说他对战争的指导方针有一个重要的建议。林肯说，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并且有了某些新的想法。于是萨姆纳便问：“你打算攻击奴隶制吗？”林肯用类似急躁的语气回答说：“哦，不，不是的。”萨姆纳说：“我深感遗憾。”萨姆纳竭力主张，应该把战争的目标定在废除奴隶制上。时光匆匆流逝，萨姆纳在进行战争动员的盛大集会上，在参议院中不断地发表演说，

还多次私下拜访总统。他在这些场合中都极力主张，政府应把自由给予黑人作为一种战争措施。林肯则告诉萨姆纳有关把获得自由的黑人奴隶移植到热带国家去的计划。

1862年3月24日，林肯写信给霍勒斯·格里利。在这封标明“亲启”的信里，那一年总统在反奴隶制政策上的微妙的犹豫态度表现得显而易见。总统希望，应采取“说服”而不是“威胁”的办法解放在南部的黑人。

早在1862年8月，萨姆纳就给英国的约翰·布莱特写信谈论林肯说：“让他改变主意很难……我努力劝他在7月4日公布一道解放法令，我跟他说，如果他这样做就能使这一天变得更神圣、更有历史意义。他回答说：‘如果我不怕有半数军官会丢弃武器和再增加三个反叛州的话，我肯定会那样做。’显然总统错误地理解了军官们，而且我想同样他也对那几个州有所误解。”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密苏里州国会参议员约翰·布·亨德森来拜访林肯。林肯同这位参议员说，威尔逊、萨姆纳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一直在施加压力给他，要他发表一个解放宣言，“他们不时地来催促我，有时一人来，有时两人一起来，有时还三人约好一起来，总之我被他们不断地催逼着”。

1862年8月19日，在《纽约论坛报》上，格里利发表了题为《两千万人民的祈祷》的文章。他宣称，总统作为共和国第一公仆必须执行法律，然而“我们感到在履行紧急公务上你却是奇怪地、灾难性地疏忽怠慢”，“你很不恰当地被某些来自边界蓄奴州顽固不化的政客们的抗议、劝告和威胁所左右。大部分正规军军官和许多志愿兵关切的不是镇压叛乱，而是奴隶制，我们对此是有怨言的。”林肯在一封1862年8月22日的

林肯传

公开信中用精巧的措词、简明的语言告诉全国战争到底的原因。也许全国所有识字的人都见到了信中的如下内容：

“我要拯救联邦。我要遵守宪法，通过捷径去拯救它。国家权力被恢复得愈快，联邦就愈与“原来的联邦”接近。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在同时能拯救奴隶制的情况下，他们才去救联邦，我是不会赞同他们的。或者是只有在同时能摧毁奴隶制的情况下，他们才去救联邦，我同样不会赞同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我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并非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在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的情况下，而能拯救联邦的话，我愿意这样做；如果解放所有的奴隶就可以救联邦，我愿意这样做；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就可以救联邦，我也愿意这样做。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我所做的工作，是因为我相信它对于拯救联邦有帮助；我所以克制不做某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那将对拯救联邦没有帮助。每当我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将对这个事业不利时，我就极尽所能地少做；每当我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这个事业有利时，我就极尽所能地多做。一旦我发现错误，就努力纠正，一旦发现某些正确的新的观点，就马上采纳。

我只是根据自己对所担任的政府职务的理解在这里陈述我的意图，我决不改变我常常提到的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应获得自由这个个人愿望。”

有一天早上八点钟，反奴隶制的牧师蒙丘尔·丹尼尔·康韦和威廉·亨利·钱宁应林肯的约请来到总统府。交谈中，总统赞同钱宁关于由国家购买奴隶的计划，也就是说有偿地废除奴隶制。多年来总统一一直都是这个计划的支持者。

总统若有所思地询问康韦，由于奴隶制反对者们正置身于一种“运动”中，所以会碰到许多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人是必然

的，这种情况是不是真实的。总统说：“对国内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你可能估计过高。但我所处的地位却使我稍微了解到全国各地多种多样的意见，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这个国家的多数人都不太关心黑人，而仅仅是想尽快获得军事上的成功。”

总统就这样站着听取了康韦对全国各地情况的报告。两位牧师感谢总统的亲切接待。总统指出：“对于国内所有奴隶制反对者们的情绪我们是需要的，而且多一些会更好；回去后你们要努力说服人民赞同你们的观点，对于我，只要有利于事情，随便你们怎么说都可以，不要有什么顾忌！”他笑了一笑接着又严肃地说：“当解决奴隶制的时机成熟时，我确信我会尽我的职责，即使是付出我的生命，我也会毫不犹豫的。先生们，牺牲是必然的。”

现任少将卡修斯·马·克莱，是肯塔基这个边界州反奴隶制的联邦派的一员，曾编过《真正的美国人报》，这是反奴隶制的报刊。这位刚从驻俄公使馆回国的将军劝说林肯给予奴隶自由。他说他发现欧洲各国政府为了尽快进行干涉，都打算承认南部同盟。如果现在有一份《解放宣言》，就能制止它们的企图。据克莱记述，当时林肯回答说：“肯塔基州将会由此而反对我们，现在我们的负担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一向果断的克莱对总统说：“你对他们有所误解。我对肯塔基人谈论这个问题已整整有二十五年了。他们都下了决心。那些企图维护奴隶制的人全都参加叛军去了，留下来的人一定都是联邦的拥护者。任何一个有见识的人是不会用心不专的。”沉思了一会，最后林肯说：“目前肯塔基州议会正在开会，去那里看看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再向我报告。”卡修斯·克莱到了那里后，发现肯塔基州议会的议员们在同盟军的进逼下早已逃得不知去向。

林肯传

驻维也纳公使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往国内写信说，他到过伦敦、柏林和巴黎，他确信必须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之一才能阻止南部同盟被欧洲承认，它们是：第一，一次巨大的、决定性的粉碎南部同盟的战役；第二，占领棉花港口并拿出大量棉花供应欧洲工厂；第三，一项明确果断的解放奴隶的政策。在马德里的卡尔·舒尔茨写回来的报告与此基本一样。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英国下议院的约翰·布莱特的建议下，林肯起草了一项适合布莱特使用的决议：

“鉴于到目前为止好些国家还采取宽容态度来对待奴隶制，最近，甚至在世界上首次出现了如下一种企图——妄想建立一个以维护、扩大并长期保存人类奴隶制为立国基础和首要目标的新国家。

特此决定：‘绝不能允许承认这种在萌芽中的国家，也绝不能允许接纳这样的国家使其成为基督教文明国家的大家庭的一员；不管在哪里，所有文明人民和基督教徒都应当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竭尽所能地反对这类承认和接纳的行动。’”

第一个自由黑人委员会于 1862 年 8 月 14 日应约来到总统府。寒暄过后，总统解释说，为了“将非洲后裔转移到国外”，国会已经拨了一笔款子给他这项长期赞同的事业。当时一个在场的自由黑人记下了总统的话写成了备忘录。

林肯说道：“为什么要把这个种族的人转移到国外去？移向何处？为什么要让你们离开这个国家？……你们这个种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你们中间的许多人因在我们之中生活而正在受苦受难，而又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的人在受罪……我估计，你们遭受了比任何一个种族都大的冤屈。但是，即使你们成为自由人，你们要得到与白人平等的地位还相差很远。”总统对

黑人委员会提出：移殖存在的主要困难是，“自由黑人还不明白，他们的生活会因移殖到国外而变得更舒适些。奴隶们会很高兴地同意离开美国到一个殖民地去而获得自由，但自由黑人会以为“这种想法与他们不相关”。林肯把一个迁往中美洲某个地区的计划展示给他们看。

总统的想法，是让他们到新格拉纳达共和国的一片土地上生活，但是由于新格拉纳达政府内部有派别斗争，安全没有保证，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黑人对这样的移殖计划表示冷淡，甚至根本就没有兴趣可言。

1862年3月，参议员萨姆纳问总统：“你知道谁是目前合众国内最大的奴隶掌握者吗？”随后萨姆纳自己作了回答：“是阿伯拉罕·林肯，因为哥伦比亚特区的三千名奴隶都被他掌握着，超过了国内任何人掌握的。”

当时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项法案，如果总统不同意这项法案，就意味着奴隶将被当作财产还给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主。如果这项法案被签置，联邦政府就将以少于两百美元每个奴隶的价格购买他们，然后把他们全都解放。在林肯研究国会已通过的这项法案期间，萨姆纳说，其实，林肯就是合众国最大的奴隶掌握者。

法案中的某几点让林肯不满意。虽然边界州人士也不赞同这项法案，但林肯于4月16日还是签署了。这项法案把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奴隶制度彻底废除。法案还包括总统所希望的一项规定：为任何一个被解放的、想去海地或利比里亚等黑人共和国的奴隶免费提供船票。总统和国会的这个法案是许多决议、法律和新判例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法案和法律都在发挥着削弱、打击、侵蚀、蚕食奴隶制度的作用，奴隶制的法律屏障

林肯传

被炸开了一道道缺口，奴隶制生存的堡垒和支柱逐渐地被它们破坏。

总统执着地为两个计划奋斗着。一个计划是使即将获得自由的黑人的移殖切实可行；另一个计划是逐步有偿地把奴隶制废除。总统以肯塔基州为例子，最近该州通过法律程序，成为拥有奴隶的人，它没有卖掉一个奴隶，而是解放了他们。

总统提出的正式承认海地和利比里亚两个黑人共和国的法令被国会通过了。国务院对法令作了改动，表示拒绝接受黑人任驻美公使。但在一次总统与詹姆斯·雷德帕思的谈话中又非正式地修改了这条法令。作为反对奴隶制度协会代表，雷德帕思曾去过海地，在向林肯报告时他说，海地总统非常感激您，为了表示对美国总统的尊重，特地托他捎来口信说，如果林肯先生也有那样的愿望的话，他就不会派黑人公使来华盛顿。林肯迟疑了片刻，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你可以告诉海地总统，即使他派来一个黑人，我也不会被气得到撕破我衬衫的地步！”几个月后，在白宫林肯热诚地接待了海地公使。

国会于 1862 年 3 月修改了战时条令，不允许任何一个陆海军军官派遣自己的部队送回或捉拿逃亡的奴隶。1862 年 4 月 7 日又同英国进行了谈判，签订了一个禁止非洲奴隶贸易的条约。1862 年 6 月 19 日通过了另一个国会法案宣布解放美国各个准州的全体奴隶。还在法律上进一步规定了黑人孩子享有受教育权，黑人可以成为邮递员。

总统于 1862 年 7 月签署了《没收法》，比上述法案更重要。这道法令宣布，解放被证明犯有叛乱或叛国罪的人所拥有的奴隶；另外，属于叛乱分子的并逃亡到此的奴隶、奴隶主的潜逃的奴隶和联邦军在原叛军占领的地方的奴隶，一律把他们

当成战俘对待并解放他们。其他一些法案规定，给予进入联邦军防线内的奴隶以自由和工作；总统可雇用和征召黑人服兵役和从事军营劳动，如果他们的亲人属于武装“叛乱分子”所有的活，都被解放；国会还给予总统“雇用非洲血统的人的权力，镇压这场叛乱总统认为需要雇用多少比较好就雇用多少，并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公共福利的方式去组织和使用他们”。

迄今为止国会通过的所有法令都给予那些仍然忠于联邦和未参与叛乱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充分保护。但像这类本人是联邦主义者的奴隶主不是很多。至于剩下的奴隶主，只要联邦军一开到他们的种植场，他们的财产就存在被没收的威胁。

1862年7月22日，当麦克累伦企图攻克里士满的战役节节失利时，林肯召开了内阁会议。他后来说：“情况越来越糟糕，这使我感到我们执行的作战计划已无路可走了，我们几乎快输完最后一张牌了。现在如果不改变策略，我们就将全局皆输。我为此作出了采取解放政策的决定，没有同内阁商量、也没让内阁事先知道我就草拟了宣言初稿。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召开了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内阁会议。我对他们说，我下定决心采取这个步骤，我召集他们来并不是为了听取他们的忠告，而只是提交宣言的主旨给他们讨论，读完以后我征询了他们如何措词才更恰当的意见。蔡斯部长认为，关于武装黑人应采用更强硬些的措辞。布莱尔先生不同意这个政策，他认为这会使政府在秋季选举中失败。国务卿西华德……谈话的大意是：‘总统先生，虽然我不反对这项宣言，但我怀疑现在发表它是否合适，公众因为屡遭挫败而情绪极端沮丧，我很担忧这样一个重要步骤所产生的后果。它可能会被人们认为这是一个

林肯传

懦弱的政府的最后一招，是在大声呼喊救命。……’他是说，它会被当成在撤退中我们发出的最后哀嚎。西华德先生接着说：‘虽然我不反对这个策略，但我建议你迟一些发表，等到了军事成就时，你再向国会公布也不晚。’

结果我不得不把宣言草稿弃置一旁……不时地去增添一行或修改几个字，在一些地方作些润饰，同时急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但是，我们却得到了波普在布尔河惨败的消息，局势更暗淡了。最后，直到安提塔姆战役的那个星期，我决定不再等了，我记得是在星期三，传来的消息说，我军取得了优势。我当时正住在‘士兵之家’，在那里我写完了初步宣言的第二稿……立即返回华盛顿召集全体阁员，我把它宣读了一遍。”

1862年9月22日这天，在内阁会议上，林肯用一种庄严的语调严肃沉着地朗读宣言，边读还边作说明。宣言的开头部分说，为了联邦要继续坚持作战，要继续努力解放奴隶，把他们转移到国外，反叛合众国的地区或州内所有的奴隶“从1863年1月1日起永远地被解放”，而联邦政府也会“承认他们的自由”。这是一个初步的宣言。

西华德向他建议把“并维护”加在“承认”后道。蔡斯赞成西华德的意见，于是林肯就加上了它。布莱尔说他赞成宣言包含的原则，但宣言的结果会使边界州投靠到南部脱离派那边，还会给北部的政敌一个攻击的把柄。西华德提了另一个小建议，说只有经奴隶本人同意才能转移他们；黑人要出于自愿才可以被送出国外。林肯立即把这个建议写上了。

两天后，这个《初步解放宣言》被公开发表了，全国和全世界阅读到了。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下，歌手们为宣言的发表歌唱。在白宫阳台上总统向人们发表了讲话：“我没错。……现

在全世界和全国对宣言作出判断，也许到了对它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真诚希望大家了解他处于“重重困难的包围之中，但这些困难比战场上那些人的艰难困苦轻得多，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来赢取这个国家的幸福和繁荣昌盛的未来。”他希望战士们和他站在同一立场。

那天北部各州州长接受柯廷州长的邀请聚集到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尔士纳，为了方便“采取更积极地支持政府的措施”。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阿尔比恩·安德鲁和其他反奴隶制的州长原打算写一个决议施加压力给总统，要他罢免麦克累伦，颁布较为明确的反对奴隶制宣言。《解放宣言》和安提塔姆战役使他们没有坚持原来的计划的理由。与会者中有十六个州长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总统，保证对联邦的忠诚，支持新的解放政策，建议总统再招募十万士兵组成紧急后备军。有五个州长拒绝签字，其中四个来自密苏里、肯塔基、特拉华和马里兰等蓄奴州，一个来自新泽西州——一个独特的北部州，他们反对《解放宣言》，虽然保证忠于联邦和拥护总统。

民主党已经开展 11 月的选举的竞选运动，他们指责，一场为联邦而进行的战争已被一场废奴战争取代了。麦克累伦给他的妻子写信说，总统的宣言和其他一些噜嗦事“使我几乎不可能同时保持我的自尊心和坚守自己的职责”。《路易斯维尔民主党人报》和其他报纸说，现在林肯已经和激进派站在了同一战线，“总统已被迫为废奴主义者效劳”。

除了政客和报纸外，人民更重要。因此林肯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有怎样的想法？在许多地区人民评论《解放宣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伟大的，它的作者将名垂千古。在给副总统哈姆林一封标明“绝密”的信件中，林肯提到：“一个爱慕

林肯传

虚荣的人的所有希望就是能得到知名人士和报纸的赞扬，但是储备已经减少，新兵的补充比以往更缓慢了。”

总统的行动就像一个化学师在一口正在沸腾翻滚的大锅里加一小撮催化剂。观点和倾向在改变和深化。远离表面的底层已经发现了新的裂缝，混乱和动荡变得让人无法捉摸。但在这个新的混乱下，正在产生某种深刻的、无法挽回的变化。

《解放宣言》不仅触犯了南美和北美，也触犯了欧洲。伦敦《笨拙周刊》画了一幅林肯长着角和一根长尾巴的漫画。在英国，有五十万人因棉荒而失业，在法国，仅一个棉纺区就有十三万人失业。然而广大群众拥护北部反对南部的舆论却是鲜明的。

英国报刊、帕麦斯顿首相和统治阶级的意见是不可能改变群众的意愿的，现在群众更支持林肯的政府了，同时更反对里士满戴维斯的政府。统治阶级内部认为，现在欧洲任何政府想承认南部是愈加得困难了。

演说家、政客、报纸都唾骂林肯破坏了文明战争法，鼓动黑人烧杀奸淫，侵犯了私有财产的权利。《里士满消息报》说：“我们该怎样称呼他呢？叫懦夫、凶手、禽兽、杀害妇女和儿童的刽子手吗？或者统称为魔鬼，就称他为‘魔鬼林肯’吧。”

一年前林肯就提出过警告，这场冲突有可能发展成“无情的革命战争”。现在摆在面前的重大任务是继续这一场征服敌人的战争直到它结束为止。

有些新事物在酝酿中——但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东西终会灭亡，有些东西即将诞生——但究竟是什么呢？

第二十四章 国情咨文

政治问题正一天天地与军事问题交织在一起。在 1862 年 9 月最后一周的几次内阁会议上，第一次讨论了获准自由的黑人出国的问题。布莱尔和贝茨同意强行遣送，总统则坚持去留自愿的原则。在日记里韦尔斯写道：“总统对此事非常感兴趣。他迫切地希望送黑人出国。”

麦克累伦部队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仍然是眼前所有迫切问题中的当务之急——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有所行动呢？正当麦克累伦还在“休整”的时候，一个来访者要林肯猜测一下叛军在战场上到底有多少兵力。《莱斯利周刊》报道说，总统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根据最权威的说法，有一百二十万人叛军。”那个来访者被吓得脸色发白，失声叫道：“天哪！”总统接着说：“是的，先生，一点也不错——一百二十万人。你想，当我们所有的将领都打败仗后，都说敌军兵力是我军的三至五倍。我只好相信他们。在战场上我军总计有四十万人，四的三倍是十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0 月 1 日，林肯没有事先通知麦克累伦便去了波托马克军团驻地。麦克累伦得知林肯已在途中，就赶到哈帕斯渡口迎接，当他看到“只有西部的几名军官”，并没有内阁成员或政客和总统一起来时，感到十分欣慰。麦克累伦写信给他妻子说：“他名义上是来视察战场和探望部队的，但依我看来他的

林肯传

真正意图是来施加压力给我，使我被迫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向弗吉尼亚进军。”

在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部队整队集合，迎接总统。总统对他们说，在目前的处境下他不宜于发表演说。他对士兵们为联邦服役的耿耿忠心和充沛的活力表示感谢，赞扬他们为联邦事业忍受的艰苦和流血牺牲。他希望他们的后代将在一个繁荣昌盛的统一的国家中生活。

当途经一幢南部同盟军伤员居住的房子时，林肯说想进去看看。一名记者引述他的话说，是“他们自己不能控制的环境驱使他们成了我们的敌人。”沉静片刻之后，沉默的同盟军的伤员走上前来和总统握手。总统还走到一些无法走动或坐立的重伤员中间，同一些人握手，祝他们愉快，并说他们应该受到最好的照顾。

林肯于两天后回到华盛顿。哈勒克给麦克累伦打了一封电报：“总统指示你率领你的军团渡过波托马克河跟敌人打一仗，要不然就把敌人往南赶。眼下道路情况良好，机不可失，你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然而，对于麦克累伦这封电报起不到任何特殊效果。电报中的那种口气被他认为是陆军部耍的政治手腕。他对自己所打的仗感到很满意，完全有权利稍事休息，于是他把他休假的要求向总统提出了。林肯本人都没有休过假，但他回复给麦克累伦的电报说：“对于你提出的回家探望妻女的要求，我愿意给予满意。”

安提塔姆战役过后，一晃又过去了三个星期。麦克累伦和他的十万大军依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还在波托马克河以北原地休息，在与他相距咫尺的弗吉尼亚就驻着同盟军的罗伯特·李部，与此同时，从里士满政府征募来的源源不断的新兵正扩

充着他的部队。

在几个月内，林肯每次谈到麦克累伦都说：“他行动太过缓慢。”“麦克累伦这个大工程师有制造不动的机器的专长。”

到十月下半月，麦克累伦似乎在华盛顿只愿与林肯联系了。对此韦尔斯写道：“他把全部公文函电都直接发送总统，不经其他任何人的手。”麦克累伦总是向总统要求要更多的鞋袜、骡马。林肯对其中的一次要求作了答复：“来电已收到，你说你的军马疲惫不堪，虽然可能会使你不谅解，但我还要问：自从安提塔姆战役过后，你部军马到底干了什么弄得这么疲惫？”麦克累伦给他妻子写信说：“我最不能忍受这种不顾事实的吹毛求疵的讽刺了。”

终于麦克累伦的部队开始向前缓慢地移动，部队渡过波托马克河，重新安营在第二次布尔河会战前夕波普的军队驻扎过的地方。这时已经是11月了。林肯对约翰·海说，这将是给麦克累伦的最后一次机会。假如麦克累伦竟让罗伯特·李的军队越过蓝岭得以楔入波托马克军团和里士满之间的话，那么，他的指挥权就会被林肯解除。只要罗伯特·李军抵达库尔佩珀县城，这最后一次机会，麦克累伦就彻底失去了。

经过1862年11月的选举，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从原来的四十四人增加到了七十五人，几乎变成了两倍。在两年前林肯赢得选举人票的五个州里，他的党所获得的选票都不足以赢得这次竞选。霍雷修·西摩尔被民主党人选为纽约州的州长。对此，亲政府的《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这次投票的结果表明人们不信任总统。

林肯给卡尔·舒尔茨写信说：“在选举中我们被击败了。”对于失败的原因，他列举了三个：“第一，拥护我们的人都打

林肯传

仗去了，而未到前线参加战争的民主党人便成了多数；第二，对于这一点，民主党人有所认识，并决心趁此机会重新夺取权力；第三，我们的报纸诽谤和攻击政府的行为为民主党人重新夺取权力提供了各种武器。当然，前方战争的失败对选举结果有重大影响。”

选举刚一结束，在同林肯的会见中，国会议员们就谈论到那时一片混乱的政治情况。费拉德尔菲亚的威廉·达·凯利到白宫要求与总统见面，对于他再次当选国会议员林肯表示了祝贺。凯利把总统的话记了下来：“请坐，在这次选举中，本来人们都认为你不会再当选，可是你却出人意料地重新当选；相反，本来我们认为满有把握当选的那么多的朋友，最后却输得很惨，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凯利回答说，选举要是在六个月以前进行，他肯定会被击败的，但是他提出了用一个勇于作战的将领取代麦克累伦的要求，所以在选举中才能免于失败。

他们谈到麦克累伦应该由谁来取代的问题。凯利认为不妨挨个儿试用各个将军，看谁更合适就由谁来正式替代他，但第一次更换则是刻不容缓的。

老弗兰克·布莱尔反对解除麦克累伦的职务，为此，他与林肯辩论。谈到这次会见时蒙哥马利·布莱尔说：“林肯……在谈话的结尾处站了起来，激动得举起长臂，似乎就要碰着头顶上的天花板了，他说：‘我以前说过，如果由于麦克累伦应付不当，让罗伯特·李军从他眼皮底下溜跑的话，我一定毫不客气地撤他的职。事实你也见到了现在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布莱尔先生，他行动太缓慢了。’”

11月7日快子夜时，两个人正冒着呼啸的暴风雪赶路，

他们终于在雷克特敦附近找到了麦克累伦将军的帐篷。他们一边抖着大衣上的雪花，一边走进帐篷。正在给妻子写信的表克累伦被走进来的两个人打断了思路。两人中一个是安布罗斯·埃弗雷特·伯恩赛德少将，另一是陆军部副官署署长白金汉。白金汉把一份命令递给麦克累伦，通知他的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的职务被解除了，立刻将指挥权交给伯恩赛德。还有另外一道命令，命令麦克累伦到新泽西州的特伦顿报到，在那儿准备接受进一步指示。

伯恩赛德同麦克累伦一道花了三天时间仔细检查了部队的编制和计划。在这之前，伯恩赛德领导的罗德艾兰团是首批抵达华盛顿的部队之一，林肯经常去他的军营访问。他取得的功勋主要是在 1862 年初率领一支陆海军联合部队攻占了罗厄诺克岛，缴获三十二门大炮，俘获二千六百名敌军。因为那次胜利，他得到了普遍地颂扬，罗德艾兰州也授予他一柄饰有花纹的佩剑，他还受到了俄亥俄州和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感谢。

当伯恩赛德到白宫拜访时，林肯拥抱了他，并答应了他的请求：提升他手下的三个陆军准将为少将。在伯恩赛德当军长时，曾在半岛地区与麦克累伦合作过，而且一起参加了安提塔姆战役。

林肯起用伯恩赛德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与麦克累伦曾是朋友，像麦克累伦那样博得该军团士兵的好感是有可能的。此外，林肯还发现伯恩赛德异常正直和忠实，对于军队中的任何政治阴谋，从不参与其中。

伯恩赛德独自决定把弗雷德里克斯堡地区选为战场。约翰·海和尼古拉写道：“然而，新将领的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反对华盛顿当局曾给麦克累伦提出的作战计划，着实令林肯有些懊

林肯传

恼。”为此哈勒克特地去见伯恩赛德，返回华盛顿后他就把这一情况向林肯如实地汇报了。对此，林肯则表示只要伯恩赛德“迅速行动”，他就对他的计划表示同意。林肯还亲自下去看望伯恩赛德和部队，与伯恩赛德商谈了很长时间。

这时，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同盟军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罗伯特·李部七万二千人做好了一切准备，专等伯恩赛德的十一万三千人自投罗网。由于渡河需要架桥，而当时连桥的影子都没有，为此伯恩赛德耽搁了足足一个月。还在运输浮桥材料时，罗伯特·李就部署好了一切。伯恩赛德的部队刚一过河，惊天动地的吼声就在所有的山头上响起，敌人铺天盖地的炮火就迎面扑来，密密麻麻的同盟军步兵在一条凹陷的道路上埋伏着等候歼灭敌人。一个同盟军的工兵一边指着马赖斯山前的那片开阔平原，一边对朗斯特里特将军说：“只要我们开火，连一只小鸡也别想在那里活下来。”联邦军的马尔率领一支一千三百一十五人的爱尔兰旅拼命攻上了山头，付出的代价是死伤了五百四十五人，在结冰的泥地里到处都是被遗弃的伤亡者。一个由汉考克指挥的师伤亡达百分之四十。从雾气弥漫的黎明到夜幕降临，战斗一直延续着，联邦军伤亡人数已达七千。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伤员躺了足足四十八小时才得到救护。茂密的干草被炮火点燃了，有些人活活被烧死。同盟军总的伤亡人数为五千三百零九人，而联邦军高达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三人。

在指挥所里，伯恩赛德指着河对岸的部队失声喊道：“啊呀！看那些人！看对岸的那些人！我从早到晚一直惦记着的就是他们。”在悲恸中，忽然一个念头闪入他的头脑，他要亲自率领他的老部队——第九军向敌人的三百门大炮和坚如石墙的

防线发起猛攻，但他的部下劝阻了他。在一场暴风雨中，伯恩赛德率领他的军队从弗雷德里克斯堡撤出，渡过拉帕汉诺克河，又重新在北岸驻扎下来。

这场战争严重挫伤了部队的士气。士兵们应有的最大勇气并不是没表现出来，但结局却是这样，他们又能如何呢？上头派下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指挥官。本来规定在检阅的时候他们要为将军欢呼，但他们发出的却是嘘声，有的人甚至不理睬伯恩赛德而直接责备林肯。联邦军中辞职的军官更多了，开小差的士兵也增加了。

伯恩赛德写了一封信给哈勒克，把一切过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对官兵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英勇无畏的精神给予了热情地赞誉。他写道：“对于这次进攻的失败，我应负全部责任。”

总统发了一个文告给波托马克军团的官兵们：“尽管你们失败了，但这次进攻是正确的，失败也只是个意外。你们英勇地在开阔地上同设防坚固的敌人作战，冒着敌人的炮火，凭着熟练的技能来回强渡河流而没有失败，这表明：一支伟大军队应该具备的一切优良素质你们都具有，这种素质将使我们的事业赢得胜利。”

七天之后，伯恩赛德又准备了另一次军事行动。他命令士兵带足三天的口粮。看来，他已经在脑子里构思好另一次战役计划。在这几天里，伯恩赛德有些进退维谷，就在林肯警告他不要再轻易采取行动的同一天，他却接到哈勒克的电报要他“进逼敌人”；他的参谋人员中有一部分人则竭力敦促他尽早打一次胜仗，那样才能打破笼罩全国的忧郁气氛。

1862年12月1日总统写了国情咨文交给国会，咨文开头对各种各样的事务进行了报告和评述，然后集中对有关联邦、

林肯传

奴隶制和黑人的问题进行探讨。

林肯指出：“在地球上美国人民占有这片土地并在此居住着。”这片土地只适合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大家庭”的家园，而不适合作为两个甚至更多的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的家园。随着越来越多的“蒸汽机、电讯等现代发明”的出现，“一个统一的民族”会具有的优越性更大。

总统声辩说：“我们这场冲突关系到我们本身——也关系到未来的世世代代，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这个冲突将会在没有剧烈震动的情况下永远平息下去。”接着他把话题从拯救联邦这个近乎神秘的呼吁转到一个具体的建议，他提出应该修正美国的宪法，规定只要是在 1900 年 1 月 1 日以前废除奴隶制的各州，每解放一个奴隶，合众国都用公债补偿他们的损失，其利率和数量应经过商定。他还说应该授予国会以明确的权力拨款或用其他方式筹款，作为移殖自由黑人的费用。“没有奴隶制度，就不会发生叛乱。只要奴隶制废除了，叛乱就不得不停止。”

有些人固执地认为：黑人将会排挤白人劳动者或者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对此林肯辩驳说：“一旦黑人获得了自由就决不会比他们继续当奴隶排挤更多的白人劳动者。如果解放了的黑人仍旧在原来的地方停留，他们就不会排挤白人劳动者，如果他们离开原来的位置，那么他们留下来的位置就让给了白人劳动者。从逻辑上讲，他们所占的位置既不会因此而多一个也不会少一个。黑人获得解放后，即使不向国外移殖，白人劳动者的工资决不会降低，倒是有可能提高。”

国家生活进入了新的一章。“过去太平时代的信条在疾风暴雨的今天已经不适用了。眼前时局困难重重，我们必须灵活

地应变。由于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以前没有过的，因此我们的思考和行动都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必须彻底解放自己。”

以往林肯可能从未使用过“解放自己”这个字眼，他的话似乎是一种暗示：尽管在肉体上一些人可以解放正在受奴役的人们，但每个人都有一个解放自我、铸就“新我”的问题。一种微妙的哲理包含在林肯的补充建议里：“我们把自由还给奴隶，就是保证了自由人的自由——我们把自由还给别人和维护自身自由，都是崇高的事业。”

这篇咨文产生的结果怎么样呢？除了密苏里那个蓄奴州有气无力地稍微探索了一下有偿废除奴隶制之外，没有产生任何让人盼望的结果。各边界州的不同意见太多，根本不可能采取果断行动，这些州尚未与联邦建立起紧密联系。当同盟军的贝德福德·福雷斯特率领的入侵者把由伊利诺斯州皮奥里亚的罗伯特·格·英格索尔上校指挥的该州骑兵团驱逐走时，南部同盟又于12月18日把肯塔基州的列克星弄到了自己手里。

一些人说总统的咨文表达出一种妥协，旨在安抚那些有很深敌意，无法联合行动的派别，想让他们都满意。还有一些人认为总统是在耍弄他最擅长的把戏，他是一个出生于边界州的人，他根本就认识不到首先连根铲除奴隶制才是当前必须做的工作。

这份年终咨文的发表为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的发表铺平了道路。但是，关于他是否会发表《解放宣言》，仍然没有最后决定。反对奴隶制的激进派认为总统没有发表《解放宣言》的胆量，某些边界州人士说他还不该没收和破坏价值十亿美元财产。很多军人经过分析后断定这样的宣言将会增加

林肯传

开小差的士兵的数量，也会有整连整团的人为了这个宣告丢下武器。

在日记里参议员布朗宁写道：“似乎有一种幻觉困扰着总统，他认为只要他的有偿解放计划被国会通过了，就可以平息叛乱了。”

第二十五章 内阁风波

参议员威廉·皮特·费森登从禁斯那里听到这样一段话：总统被“一种潜在势力”控制着，对这种情况，总统当然有所察觉，但他什么都不说，对方也是，而控制他的这种势力则来自西华德。

1862年12月15日，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共和党参议员讨论了六个月前西华德给驻英公使亚当斯写的一封信。参议员萨姆纳让林肯看了这封信，并问他是否批准了该信。林肯说，他没见过此信，于是报界抓住这个问题，对西华德放声怒骂。激进分子宣称又找到了一个证据，足以说明破坏总统良好意图的潜在势力就是西华德。在那封咄咄逼人的信中西华德写道：“看来，非洲奴隶制度的激烈反对者和狂热鼓吹者都想发动一场奴隶战争——前者要求发布一个法令以彻底解放奴隶，认为即使拯救联邦并不必须凭借这一法令，至少发布这样一个法令是合法的，而且极有必要。而后者的意图就是把联邦推翻。”

在有关秘密会议的备忘录上参议员费森登写道：“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威尔金森先生说，他认为，国家已分解了，事业也已彻底失败。他说这时，全场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好一会儿之后，他才又接着说，国务卿西华德先生支配了总统的意志。西华德向来就主张和平妥协。只要他仍在内阁里赖着不走，那么除了灾难和失败之外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费森登说，这个

林肯传

危机迫在眉睫，参议院已没有办法推托责任了。但是，参议院还是应该小心谨慎地行事，大家同进同退，否则，就会引起惊慌，并且对总统的权力也会有所削弱。

在日记中布朗宁写道：“老韦德发表了一次很长的讲话，他说，参议院应联合要求总统撤换或罢免西华德先生。……他还说，他决不会满意于我军首脑不是个共和党人。”

第二天，一个由九名参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在秘密会议的委派下去拜会总统，“敦促总统撤换内阁成员和改变领导方法，一定要做到政府团结一致，充满生机”。还没把秘密会议开完，参议员普雷斯顿·金就匆匆忙忙地往西华德私邸赶去，终于在这座私邸的书房里找到了他的老同僚。他说：“我没来得及等最后表决，便溜出来把消息透露给你。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知道。他们彼此保证要对会议内容保密，但是我说，我不愿受这个保证的约束。”

西华德嚼着雪茄说：“他们想对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但是，他们不应该强迫总统做他不乐意做的事情。”他拿过纸笔写道：“请赐准我辞去国务卿的职务。”在西华德的委托下，五分钟后，这张字条被普雷斯顿·金交到了林肯手中。

第二天早晨，韦尔斯和林肯一致认为，西华德的辞呈总统不应接受；另一方面，西华德也不应当摆架子，坚持要对方马上批准辞呈。韦尔斯表示，他愿意为此去拜访西华德，林肯也“恳切地”希望他能到西华德那里走一趟。

韦尔斯把他同总统会晤的情况转达给了西华德。西华德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在这危急时刻，如果国家和总统需要我履行任何职责，我是不会不经思考就拒绝的。”

事后，林肯说：“在这场风潮中如果我屈服让步，把西华

德撤换了，那么整个局面就全部毁了，支持我们的人也将屈指可数了。”在筹措战费问题上蔡斯不需要林肯为他出点子，而在国务问题上西华德却需要林肯为他出谋划策。他们一起工作时，林肯几乎总能准确无误地了解西华德正在做的事情。西华德对林肯说，西班牙、法国、英国政府正串通一气，共同索要墨西哥欠下的到期的债款。它们用外交辞令解释了这件事，口口声声说它们并不是为了谋求新的领土，它们认为，这个计划美国也应参加。他们明显的用心已逐渐暴露在林肯和西华德的眼前，法皇拿破仑三世正在计划把墨西哥军队打败，把其共和政府推翻，建立一个新王朝，从而顺利地扶持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登上皇帝的宝座。

现在欧洲外交界谈论的主要话题就是干涉美国。英、法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应该承认南部同盟。

对于帕麦斯顿想联合英国一起对付北部一事，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思想家卡尔·马克思曾这样论述：至于协同对美国作战，帕麦斯顿也许“能实现它，但这是困难的。他必须有借口，而我认为林肯不会提供这种借口”。马克思阅读了有关人物和事件的文件，并推断，“南部人暴怒于林肯的法案因为这些法案很重要。所有这些法案，像是一个律师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向对方律师提出的附有书的条件。但这对这些法案的历史意义毫无影响”。

马克思说：“当然，和大家一样，我也看到了在运动形式上的北方佬的一切可厌的方面……然而美国的南北战争毕竟具有世界意义”，南部正把它的全部的战斗力量投入战场，而让奴隶来承担当地的生产劳动。而北部听之任之。“据我看，很快这一切就会有所改变。北部终究会认真地投入战斗，采取革

林肯传

命的手段，并摆脱掉各边界蓄奴州的政客们的支配。只要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团，南部就会大伤脑筋。”

由于战争的结果而发生的劳资关系根本变化的迹象马克思也看到了。“现在的社会不是结构稳定的结晶体，而是一个会变的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这种预兆已像鬼魂一样附在了美国统治阶级身上，使他们坐卧不安。

关于把西弗吉尼亚从弗吉尼亚州划分出来另成立一个州的法案，在国会中通过了。布莱尔、韦尔斯和贝茨表示反对，西华德、斯坦顿和蔡斯表示赞成，并建议总统签署这一法案。总统照他们的意思签了字，在书面意见中他强调勇敢善良的西弗吉尼亚人民一直把加入联邦的问题看作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一直坚持忠于联邦。

然后，林肯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设想。他写道：“有人对分割一个州会成为一个先例表示担心，事实并不如此。战争期间采取的权宜措施决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和平时期的先例。有人说，同意西弗吉尼亚州加入联邦是一种脱离行动，只不过是我方发出的，所以人们才容忍它。好吧！即使这也是脱离，那么，拥护宪法的脱离行动和反对宪法的脱离行动是有根本区别的。”

连月来，林肯和韦尔斯、西华德等内阁成员加上一些对国际法很熟悉的著名律师进行了会晤，商讨应如何处置从偷渡封锁线的船只上缴获的邮件，究竟是拆开邮件用作证据呢，还是原封不动地帮助转递。韦尔斯认为应该由专门处理被捕获的船只及其货物的战利品裁判所扣留这些邮件并打开，但是，在这之前西华德早已发出通知，指示国务院发还缴获的邮件。事实上，国务院已放弃了对包裹、邮袋等进行检查或者开封的一切

权利。

英国公使宣称，美国海军官员扣留“彼得霍夫号”船上的邮件的行为是违反美国政府训令的行为。就在这时，韦尔斯写了一封长信给西华德，信中说：“总统特别下达指示，要格外礼遇和让步于中立国。”于是，一个地方检察官便按照经总统同意的国务卿指示，同战利品裁判所接洽之后，把缴获的邮件全部发回了，“彼得霍夫号”案件的结果就是这样。韦尔斯写道，由于一时软弱，西华德放弃了一项理所当然的国家权利。“他企图开脱自己的错误，但他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措施，反而把总统也牵连了进去。”

在记述萨姆纳同总统会晤情况时，韦尔斯写道：“总统深信，如果我们拆封开锁，擅自打开他们的邮袋，英国就会向我们宣战，他们一定会一直纠缠下去，可我们目前的处境却不允许我们因这么小的事而卷入一场国外战争。”

1862年除夕，陆军部收到电报，说联邦军在威廉·斯·罗斯克兰斯的率领下在田纳西州默弗里斯博罗沿斯通斯河一带同在布拉克斯顿·布莱格率领下的同盟军开战了。这场战争是开战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之一。联邦军的右翼在同盟军的猛烈攻击下被迫后退了两英里。就在同一天，布莱格拍电报向里士满告捷：“上帝让我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新年。”这天夜里，林肯准备上床时得到消息，说部队正顶着大雨继续行军，士兵们在泥地上作战在湿地上打盹，这一天南部又赢了。接着，布莱格率领的三万四千人同罗斯克兰斯率领的四万一千人又进行了持续两天的鏖战和机动。在冬季短促的苍茫暮色中，部队冒着冷彻骨髓的雨雾竭力厮杀。第二天，叫骂不断的驭手就再也吆喝不动驯良的军马在滑溜溜的泥地上拖运大炮了。战场上每四人中就

林肯传

有一个被砍死、中弹阵亡、受伤或被俘。在这场战争中同盟军损失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人，联邦军损失一万二千九百零六人。布莱格往南撤退了。

对于远在白宫的总统来说，田纳西州的这场血肉横飞、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混战只是一段插曲。田纳西州联邦派的日子将会好过一些，在人数上南部的兵力遭受巨大损失。林肯、薛尔曼等人提出的警告慢慢地在群众中传开了：战争决不会因为一次事件、一场战役而结束，这场战争很可能会延续二三十年。

林肯给罗斯克兰斯拍电报说：“你部全体官兵的杀敌本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无所畏惧的胆略，都令国家感动，在此，国家向你及全体官兵表示感谢，请代为转达。”

第二十六章 《最后解放宣言》

人们把 1863 年 1 月 1 日定为发布第二个《解放宣言》也就是《最后解放宣言》的日子。许多人对总统是否会发表这个公告都持怀疑态度。华盛顿纷纷传说，说在 1 月 1 日林肯只会撤销而不会发布这个宣言。连篇累牍的文章和人们的街谈巷议都说要支持和鼓励林肯的勇气。

一些英国报刊预言，宣言发表后，黑人奴隶必将发生暴动，他们将屠杀南部人民，也或者使南部人民将面临更悲惨的命运。

在 1862 年 12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国会众议员约翰·科沃德看到总统愁眉紧锁，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关于他是否会发表宣言的问题，林肯说：“这件事我已做好准备。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我是被迫这样做的。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我们脱离困境。我的职责非常明确，但在某些方面却又很让我很伤脑筋，我深信人民会理解，我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才这样做的，而是怀着获得更大的利益的希望。”

1862 年 12 月 30 日，宣言的抄本交给了内阁阁员。次日上午十时，举行内阁会议。韦尔斯和西华德建议稍微作些修改。蔡斯争辩说，不应把某些地区放在规定之外，应该宣布所有各州的奴隶全部获得自由。蔡斯还把他自己拟就的一份宣言草案全文也带来了。他建议林肯采用这样的结束语：“我相信这一

林肯传

措施是正义的，它合乎宪法，是国家处境所需要的措施。我祈求人类慎重判断它和全能上帝赐之以恩典。”蔡斯说：“我认为这句话或类似的话都可以作为结束语的。”林肯采用了这句话；但删掉了一个短语，把“出于军事需要决定这一行动”加了上去。

在宣言里，林肯特地把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周围的一些县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十三个教区除外。宣言对田纳西州和未脱离联邦的各边界蓄奴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没有提及。《解放宣言》将不在这些地区生效。布莱尔争辩说，人们在日后读到宣言时一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些处于奴隶制度要害地区的弗吉尼亚州的一些县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教区要被排除在外呢？他希望这些地方不要除外，除非还有什么他所不知道的充分理由。西华德：“我也认为不应把这些地方排除在外。”

内政部第一副部长约翰·帕·厄谢尔把林肯的回答记了下来：“嗯，大致上来看，你们的反对显然很有道理，但是9月22日在我发表了初步宣言之后，当路易斯安那州的布利格尼先生到达华盛顿，他就来找我。他想从我这里知道，如果在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些地区进行选举并选出国会议员的话，这些地方是否会被我排除在宣言之外。我告诉他，我会的。”

布莱尔说：“既然你有言在先，我是不会要你食言的。”西华德补充道：“是啊，我们是不会让你给人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蔡斯插话说：“没错，他们选了弗兰德斯和迈克尔·哈恩，但他们两人在议会中尚未取得席位，而且他们是否能得到席位还是个未知数。”北部反对奴隶制人们的担忧让蔡斯说了出来，

他们害怕在国会里那些同情奴隶制的南部联盟主义者的势力会与日俱增。蔡斯相信国会十有八九会拒绝把议席给弗兰德斯和哈恩。

在听到蔡斯说弗兰和哈恩德斯是否能取得席位还只是个未知数时，林肯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对此事，他深深地感到不安。厄谢尔注意到他急速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转头看着蔡斯，突然说：“先生，这就是问题所在，国会会把我吓倒，是吗？如果是。我就该死了。”讨论就这样结束了。

利用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的时间，林肯把宣言的全文重写了一遍，他从容不迫地写，速度很慢，字迹清晰而没有错误，态度非常庄严。他曾对萨纳姆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人们永远不会遗忘。”全文语言朴实，用词简洁而严谨。文中句子既相互独立又互相映衬，俨然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元旦上午，政府行政机构和陆海军各部门的高级官员以及头戴大礼帽、身佩金色绶带的外交使团的成员，纷纷抵达白宫，参加总统每年都要举行的招待会。旁观者和看热闹的人把白宫中长长的门廊、走道和草坪上都挤满了。从总统开始和人们握手致意到结束，一共有三个小时。

当天下午，西华德在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的陪同下把林肯亲自起草的《解放宣言》全文带到白宫。林肯曾把草稿交给他们，再由他们转交国务院正式誊清。因为是一份完整的文件，所以上面需要有总统的签字。他们发现林肯单独在他的办公室里，就把那张宽大的纸摊开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下。林肯把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拿着笔反而犹豫了，看了看四周，然后说：“我一辈子都没有象在这个文件上签名这样确信自己做得是正确的。但是从上午九点起我就一直在接见客人，不断

林肯传

地握手，弄得我手臂麻木僵硬。人们将仔细察看即将签的这个字，如果他们发现似乎有我颤抖过的痕迹，他们会认为，在紧要关头，我有些反悔了，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得签这个字。”

说着，他缓慢而谨慎地在《解放宣言》下边签上了阿伯拉罕·林肯，虽然林肯还是觉得他的手“有点颤抖”，但实际上，这个签名笔力雄浑、字迹清晰。笑容出现在除林肯之外的每个人的脸上，因为这个签字是用当天被几千人使劲拉过和握过的手写下的，而且写得比他们或他本人所期望的要好很多。接着西华德在宣言下边也签了名，并且盖上了国玺，然后就把这个文件存入了国务院的档案库里。虽然这个文件用词朴实无华，但在当天和那个月里，它却作为最激动人心的新闻，通过电报、书信、通报和出版物等各种途径传遍了世界各地。宣言全文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宣言

在公元 1862 年 9 月 22 日合众国总统曾发表过一项宣言，其部分内容如下：

“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凡那时尚在反叛合众国的任何一州的指明地区之内或一州之内的居民作为奴隶被别人占有的人，都应在那时及以后获得永久性的自由；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对这些人的自由将予以承认和维护。当这些人为自己的实际自由作出任何努力时，针对他们的行动，政府不会采取任何压制手段。

“行政首脑将于上述日期，以公告形式指明哪些州的哪些地区和哪些州的居民那时尚在反叛合众国；在那一天任何一州在合众国国会中有由大多数合法选民参加的选举

所选出的国会议员忠实地代表他们，这种事实若没有有力的反面证据，则将被视为该州没有反叛合众国的确实证据。”

现在我国实际正有反对合众国的权力与政府的武装叛乱，因此，我——合众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依据在这一时期作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被授予的权力，作为镇压上述叛乱的一个必需的、恰当战争措施，特于本日——1863年1月1日，依宣公开宣布至今已满一百天的、要这样做的目的，命令指明这一天当地居民处于反叛合众国状态者有下列地区：

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除圣伯纳德、普莱克明斯、圣约翰斯、圣查尔斯、杰弗逊、圣詹姆斯、阿森松、特尔波恩、阿森普欣、拉伐什、圣马丁、圣玛丽与奥尔良等地区及新奥尔良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除西弗吉尼亚的四十八个县与柏克利、阿康玛克、诺桑普敦、约克、伊丽莎白城、安公主、诺福克等县及朴次茅斯和诺福克两市以外的其他地区。

上述地区以外的地区目前仍严格维持原有的本宣言颁布之前的状况。

为了达成上述的目的，依据职权，我正式命令并宣布凡在上面指明的诸州及一些州的部分地区之内作奴隶的人，从现在起将获得永久性的自由；对于上述人的自由，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将予以承认和维护。

林肯传

我特此劝告这些被宣布获得自由的人，你们的暴力行为只能是出于必要的自卫；我不要奉劝你们，在一切允许的情况下，你们应当为合理的工资忠实地劳动。

我进一步声明和宣布：将允许条件合适的那一部分人参加合众国武装部队，守卫堡垒、兵站、阵地和其他地方，或者在上述武装部队的各种舰只上服役。

我相信这一措施是正义的，它合乎宪法，出于军事需要。我祈求人类慎重判断它和全能的上帝赐之以恩典。

阿伯拉罕·林肯

宣言发布以后，匹兹堡、波士顿和布法罗都鸣放礼炮一百响以示庆贺。入夜，一大群废奴主义者，包括联邦进步协会的黑人会员，在波士顿的特雷蒙特会堂内聆听了宣言，反对奴隶制的群众召开了庆祝大会，虽然有些极端分子不满于宣言温和的态度，认为应该更彻底些。在一些北部的城市里，人们彻夜地举行集会，他们尽情地欢笑、歌唱、祈祷，黑暗中黑人们满怀希望地迎接着黎明的到来。

评论家们对这个宣言的看法与他们对9月初步宣言的看法近似。美国国内反政府报刊和伦敦《泰晤士报》一般都同意《纽约先驱报》的话：“在能实施他的法令的地方，宣言根本就未触及奴隶制度；而在不能实施他的法令的地方，他却自作主张地要解放奴隶。赞助人权的人十分不理解这种差别。”《里士满观察家报》道出了大部分南部的心声，它声称宣言是“在美国历史上最愚蠢的政治错误和最骇人听闻的政治罪行”，其目的在于激发“奴隶暴动”，使“南部人民现在只能在死亡和胜利之间抉择”。

宣言把按税册估算价值近三十亿美元的财产动摇了。如果不撤销新公布的宣言，最后在战场上的联邦军队又给予支持的话，就将以武力从南方人那里夺走三百九十多万黑人奴隶而不用付任何代价，这些奴隶是被南部列入马、牛、骡一类来估算价值的。

在伦敦，亨利·亚当斯写道：“在这里，《解放宣言》为我们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全部外交活动和我们先前所取得的全部胜利所起的作用更大。它正在英国各地引起对我们有利的、几乎是震撼性的强烈反应。”

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罗素伯爵，在给该国驻华盛顿公使莱昂的一封函件中表示，宣言以及美国总统的《致伦敦工人》和《致曼彻斯特工人》的两封公开信是不合规矩的。依照惯例，国家元首从不给别国“工人”写信。然而，那些城市的工人组织给林肯写了信，把友谊之手伸向他，因此他回答说：“我知道在这场危机中，曼彻斯特和整个欧洲工人不得不忍受痛苦，为此我感同身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禁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所表现出的坚决态度，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未曾有过的最崇高的基督教英雄主义的一个例证。”

在 1863 年元旦那一天，朗费罗写道：“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总统宣布把叛乱州奴隶解放的宣言生效了。这个美丽的充满了灿烂阳光的日子，在月光如水的静谧的夜幕中终告结束。愿从今以后这个日子永远象征着吉祥。”

在田纳西州和密苏里州，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地区，又重新飘扬起联邦的旗帜，新的统治者们手中握有全权。安德鲁·约翰逊已辞去了国会参议员的职务，现在他

林肯传

担任着田纳西州军管州长。林肯听说约翰逊正在思考是否要招募一支黑人军队，便给他写信鼓励他。林肯对他说：“只要五万名经过训练的黑人武装起来一出现在密西西比河畔，就会立即平息这场叛乱。”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没有修改或改变他原来的论断，他认为，应该把南部的统治者永远驱逐出境，或斩尽杀绝。每个黑人都应分得一定份额的牲口和土地，比如一头骡四十英亩土地。“战争一爆发，我就认为应该武装黑人，把叛乱分子的奴隶武装起来，是消灭这些叛乱分子的惟一措施，其他任何途径都无法行得通。”史蒂文斯预言，顶多两年，他的观点就会被国会的议员先生们接受，“他们会发现，他们不得不把现在脱离联邦的各州当作被征服的省份来看待，往那里迁移新的定居居民，而视目前这些叛乱分子为被流放者驱逐出境，他们都是些活动能量很大、死心塌地善于忍耐的家伙，除了采用彻底消灭、活活饿死或者流放的手段外，没有别的办法能迫使他们投降”。

在国会里，在各式各样的政治讲坛上，在报刊上，在人行道上，在酒吧间和家庭里，关于总统是否有权在占领地区建立军管政府人们议论纷纷。1863年2月，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宣称，总统曾下令为了取得国会议席而选举一些人，同时对应当选举什么样的人也有所指示，“也许这一点十分正确，否则脱离派早就把我们给压倒了”。

在南部各州中，总统希望能找到百分之十的人宣誓效忠于联邦，为重建铺平道路，人们称之为“林肯的百分之十计划”。

1863年初，战争已进行了将近两年了，纷繁复杂的内政与外交事务摆在林肯的面前。在当时的演讲和文章中，许多人都认为在林肯执政期间战争是不会结束的。

第二十七章 胡克失利

到 1863 年初，波托马克军团失败了多次——在布尔河吃了两次败仗，在半岛地区失利，接着又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血战中失败了。但它没让敌人进入华盛顿和自由州，敌人的铁蹄没能肆意蹂躏它们。在海军的配合下，北军其他部队夺取了从得克萨斯州的沿海到弗吉尼亚州门罗要塞几乎所有的同盟堡垒，只有摩根堡垒和萨姆特堡垒除外。罗斯克兰斯正向亚拉巴马州进逼，柯蒂斯在阿肯色州，格兰特在密西西比州，班克斯在新奥尔良市。

1863 年 1 月 20 日，《里士满观察家报》评论战局时说：“林肯曾发誓要‘占有、保持和掌握’属于联邦政府的一切堡垒，我们曾以为这不过是他的痴心妄想，现在林肯几乎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这个誓言。”

一股批评之风又在极端反战的民主党人中间重新刮了起来，他们变本加利地展开了一场政治攻势。萨姆纳在 1 月间给弗朗茨·利伯写信说：“眼前政局很是阴暗，有些参议员的情绪悲观绝望，但我可不像他们。总统对我说，现在，他担心的是‘后方起火’——这‘火’当然是民主党，特别是北部的民主党捣乱引起的，与军事形势相比，这更使他感到忧虑。”

伯恩赛德计划夜袭罗伯特·李的军队。1 月 20 日晚上，当军队出发时，天开始下起雨来，不一会儿狂风骤起，雨雪交

林肯传

加。所有东西全都陷入了泥沼，根本就动弹不得。第二天吃过早饭后，胡克将军同一名记者在参谋部谈话时，指责司令官太无能。

对过去这些日子里发生的事，伯恩赛德也颇感汗颜。于是，他提出辞职，有人认为他此举没有必要，但最后，政府批准了他的辞呈。1863年1月25日，胡克被总统任命为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对此蔡斯感到很满意，战争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们对于此项任命也十分高兴，许多极为赞赏极为胡克的略带几分闯劲的动人性格和战斗精神。

在一次白宫会议之后，同胡克话别时，林肯说：“将军，我们希望好消息能很快地从你那儿传来。”然后，总统稍微转过身，对年轻的新泽西州骑兵中士斯特拉德林说：“你有什么事吗？我的年轻的朋友”这位中士已经休完假了，要求得到一张许可证以便乘汽船前往阿奎亚河，赶回他的骑兵队。在一张卡片上约翰·海写道：“任何一艘开往前线的汽船船长：请不要阻拦持证人搭乘。”在卡片上，林肯签了字。

这个年轻的中士正准备告辞时，林肯对国会参议员韦德和另外两个在场的人说：“参议员，刚才在这儿我们会见了军团的‘头头’，听了所有他要说的话。现在有个军团的‘尾巴’在我们这儿，让我们听听基层士兵们是怎样看待各种问题的吧。中士，我用军团‘尾巴’这个词称呼你，对你，绝没有贬低的意思。”然后总统谈到这年冬天开小差的士兵有很多，其中必有原因。

起初斯特拉德林有点慌张，接着他明白了，总统是要他毫不避讳地讲。于是他说：“就我所知，总统先生，整个军团极为信任你的赤诚之心和处理战争的能力。据我了解：部队不信

任伯恩赛德将军的能力。……他……打起仗来就像有些人拉提琴，尽管他在竭尽全能地拉，但因为太笨拙的动作，而搞得拉出的声音声音刺耳难听。”当参议员韦德问及应怎么解释弗雷德里克斯堡会战中所犯的那种大错误时，林肯紧接着说：“对这个问题我也非常关心，请你给我们详细的讲讲罢。”这个中士说：战场是一片开阔地，没有什么河或山可以作遮避物，我们本应从两侧包抄同盟军的两翼。“就是连我们这些小兵十分惊奇于要发动这样一次进攻。那是一条烂泥路，伯恩赛德将军应该知道因为 1862 年间在贝阿德将军率领下我们骑兵队曾走过这条路，想必贝阿德一定告诉了伯恩赛德所有的情况。假如伯恩赛德将军稍微有一点军事素养的话，他就应当从两翼包抄李军，把它从设防坚固的据点赶出去，至少能使我军在双方胜负机会相等的地方与其作战。”

据斯特拉德林记述：总统说，“中士，我认为你所讲的很有道理。刚才胡克将军离开我们时说，‘总统先生，我率领的是我们最优秀的军队，我想很快就给你带来好消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会战前夕，伯恩赛德将军与我道别时说的也正是这番话。但传来的却是最坏的消息，至今，我仍为之感到万分难过。”这个坦率的中士坦言说：“总统先生，在战场上就连我们小兵也明显看出问题，某些行动根本就不应采取，我指的是，胡克将军所统率的右翼为什么要向敌人发起冲锋。当然，我们士兵的责任只是服从，即使明知去了也只是送死也要服从。我觉得只要士兵们感到敌我胜负的机会相等，他们总是愿意毫不犹豫地服从，为之出生入死的。”

“总统先生，尽管我并不知道，但我想还有必要谈一谈《解放宣言》，因为我知道你是多么全心全意地想发表那个文

林肯传

件！我个人是发自内心地拥护这个宣言的。但我的许多同伴说，如果他们早知道这场战争将把‘黑鬼’解放，当初他们是绝不会报名参军的，于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有些举棋不定了。其他人说，他们不是想开小差，但也不愿继续打仗了。他们想在救护队、运输队、军需部门或其他部门找个职位，就可以逃避实际战斗了。”

总统、参议员韦德和其他在场的先生们对面前的这个说话如此直爽的人感到纳闷，他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这个中士也正这么想。但他还是继续说：“我天生就是一个教友派教徒，因此，我参军时是反奴隶制的。毫无疑问，《解放宣言》的发表的确使许多人开了小差，而伯恩赛德将军继续担任司令又让更多的人逃离了军队。”

总统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正如你所说，《解放宣言》是我呕心沥血才写出来的。早在开始写这本文件之前，我就反复思考和研究过所有有关情况。我预料到宣言一旦发表，开小差的士兵就会增多，同时我还预料到许多一点也不关心黑人的人会利用宣言作为开小差的口实。我认为开小差的人数对军队的实力并不会会有重大的影响。但换一个角度，宣言的发表很可能会使许多原本不愿参军的人现在也变得自愿了。”

斯特拉德林发现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总统神情十分忧伤而阴郁。“他脸上没有露过一丝笑容。”林肯与他握手告别时说：“我非常感谢你，我相信你明天早晨就会到达前线。”就这样斯特拉德林离开了白宫，当晚他与胡克将军搭乘的是同一条船。

从1863年2月到4日，随着时间一天天慢慢地过去，波托马克军团的忧郁情绪逐渐不见了，部队开始有了欢乐的气氛。1月底，胡克就注意到部队约有三千名军官和八万二千名

士兵不在军中，名单上明明有他们的名字，但点名时却没人应答。有些是患病，有些是受伤，有些却是休假去了。还有些逃掉了。因为害思乡病，心情忧郁，或者感到在军队里没意思等，那个冬季开小差的人数平均每天达两百人。有的亲戚朋友给士兵们寄来快递邮包，装的是供逃跑用的老百姓服装。根据一项新规定，快递邮车须经检查，只要搜出老百姓服装就烧个精光。

经过整顿，消沉的军队逐渐变成一支斗志昂扬、求战心切的部队。4月初，胡克的军团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驻扎，共有十三万人，而阿对面的罗伯特·李部只有六万人。这是一支将用来打垮南部同盟军的生力军，总统对它的组织和训练非常关心。

在四月的一天，雪花飞舞，林肯与夫人、儿子塔德和几个朋友一起到达阿奎亚河码头。停泊在码头上的一排排的运输船只和政府的汽轮，正在忙着卸下供十三万官兵和六万匹骡马所需的货物。一大群官兵在那里热烈欢迎总统亲临。林肯一定要前往访问一个最近的医疗站，在那里，他几乎在每个伤病员前都停留一会儿，同每个人谈几句话，同很多人握手致意，还时常提一两个问题。

在总统整天骑马视察部队后的一天傍晚，诺亚·布鲁克斯在司令部对林肯说，看来你好像休息充分了，精神也好多了。总统则回答：“离开华盛顿和那些政客们，真是一件快事。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让那个令人厌烦的场所受到触动。”

布鲁克斯说，在某一个傍晚，总统在胡克的小屋里谨慎地环视四周，看到没有别人在场，就半开玩笑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把它递给布鲁克斯。纸条上写着“二十一万六千七百

林肯传

一十八——十四万六千——十六万九千”。布鲁克斯看着这些数字，感到十分迷惑，总统于是解释说，第一个数字是波托马克军团名单上的总人数，第二个数字是在军中的确切人数，最后一个数字是军队一旦要行动时可以召集起来的兵力。

在一次与胡克的闲谈中，林肯说：“将军，假如你到了里士满……”胡克立刻打断说“对不起，总统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两个字不存在。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挥师直捣里士满。”事后，林肯悲伤地对布鲁克斯说：“我到这里以来所碰到的最不幸的一件事就是这件。”无论是在交谈还是在信中，林肯都试图让胡克懂得攻击的目标不是里士满而应是罗伯特·李的军队。

他们到八英里外去检阅部队。总统、胡克和参谋人员观看一万七千名骑兵列队走过检阅台。胡克说，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支骑兵部队。共有四个军六万步兵接受总统检阅，这就好像移动着的刀丛枪林，后面跟着的是炮兵预备队。正如布鲁克斯所写：“值得注意的是，向军官们回礼时总统仅仅作了一个触帽举手礼，但向士兵们回礼时却摘下了帽子。”

正规军士兵、义务兵、志愿兵和为领取奖金入伍的士兵参加了那天的检阅。他们有的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的子孙，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大学生，其中还有英格兰、苏格兰、德意志、爱尔兰、犹太、斯堪的纳维亚、波兰移民或他们的后代。他们参军的原因为了荣誉和历险，为了祖国国旗，为了保卫一个跨越东西海岸的统一国家，也为了废除奴隶制度。他们绝大多数刚二十岁出头，有些还仅仅是十几岁的孩子，但他们许多人都很勇猛，作好了时刻上战场的准备，以他们的自豪感和牺牲精神来获取勇敢的奖章。

同盟军与他们隔河遥遥相对。由于粮草匮乏，军马都已瘦弱不堪。由于口粮配给不足，军队缺乏营养，开始传染了坏血病。运来的食用牛太瘦了，以至于罗伯特·李不得不下令留着它们等到春天喂肥一些以后再杀，暂时只用咸肉喂它们。在严寒的整个冬季里，李军的一些人没有毛毯。许多士兵衣衫、鞋袜破烂不堪。

从电报中林肯得到证实，在查尔斯顿，“北方佬又一次被击败了”。1863年4月，一支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铁甲舰队未能把萨姆特堡垒攻克。海岸重炮将一艘战舰击沉，使两艘“废掉了”，整个舰队差不多陷于瘫痪状态而被迫撤退。因为查尔斯顿是代表着脱离联邦起点的一个象征，所以许多北部人都希望迅速拿下查尔斯顿，但是，他们的期望太高了，要想实现它还得等待一些时候。

查尔斯顿的失利使南大西洋封锁特遣舰队司令官萨缪尔·弗·杜邦海军少将被御去了职务，达尔格伦海军少将接任这一职务。

在视察前线部队后的一个星期林肯给胡克写信说：“请多来信，我急切地希望得到你的消息。”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他连续给胡克两封电报，询问：“是否有什么消息？”胡克对他的计划严格保密，不让任何人知道。米德写道：“他说过，不管是在军队里还是在华盛顿，谁也不知道他的计划。”

5月1日，胡克已率大部分的军队渡过拉帕汉诺克河，来到一个名叫钱瑟勒斯维尔的岔路口。在那里胡克发起进攻，罗伯特·李刚一回击，胡克就让军队撤退。米德写道：“我们刚到敌人跟前就遵照命令后撤了。”军团中第二号重要人物达赖厄

林肯传

斯·库奇将军说：“胡克原本估计罗伯特·李会后退，不敢来应战的，但最终他发现估计错了，于是就转攻为守。”

第二天一早，罗伯特·李分二分之一的兵力由“石壁”将军杰克逊率领。从清晨一直到傍晚急行赶路，紧接着就突然袭击了联邦军的后方和翼侧，击溃了联邦军。第二天，罗伯特·李在估计形势方面胜了胡克，战争又打得比胡克漂亮。虽然李军的兵力只相当于胡克军队的一半，但他们作战机动灵活，联邦军被重创，胡克不得不召集他手下的将领们开会商量对策，会上主张原地坚守迎击敌人的有四人，主张渡河退守的有两人。于是胡克就下令后撤了。

在月光清冷的夜晚和阳光炽热的白天，人们都可以看到在开阔的树林旷野间、田野里和杂乱的灌木丛中，密密麻麻地横着很多或死或伤的官兵。伤亡方面联邦军达一万一千名，同盟军一万，同时，胡克俘敌二千名、罗伯特·李俘敌六千名。但数字并不足以说明南部同盟军的巨大损失：“石壁”将军杰克逊被打死了。没有人能填补他留下的空位，南方人悲伤不已。而更可悲的是，杰克逊是在火线上视察阵地时被自己人打死的。战斗的第二天，当战场炮火连天的时候，胡克将军正靠着一幢大楼的廊柱站着，忽然那根柱子被一颗炮弹击中，胡克被掀翻在地。他失去知觉半个多小时，醒过来后又昏迷了一个多小时。

胡克按照他自认完美的计划投入战斗，但一发现敌人没有按照他的估计行动，他就放弃了整个计划。他告诉米德说他准备交出指挥权，他已经无法忍受了，简直希望老天爷当初没让他出世。

胡克作战失利的消息很久才传到白宫。5月4日韦尔斯写

道：“今天下午在陆军部我见到总统。他看上去万分焦虑，急切地想知道情况到底怎么样，前线没有传来任何可靠的消息，他急得不停地来回踱着步。”大约下午三点，林肯收到电报。关于这诺亚·布鲁克斯写道：“胡克的参谋长巴特菲尔德将军打电报给陆军部，主要意思是说：“从拉帕汉诺克河的南岸我军已撤回北岸，现在‘平安’地驻扎在原来的阵地上，当我大声宣读这些不祥的消息时，总统的面容变得无限凄怆……伤心绝望……脸色难看得吓人。他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连声叹道：‘天啊！天啊！全国人民的意见将会多大呀！全国人民的意见将会多大呀！’”

5月7日，总统给胡克写信，在信中胡克被比作一位英勇的斗士，虽然对手打得他摇晃了几下，但未受重创，马上就有能力还击。他写道：“及早采取行动，形势就会……好转。”他问胡克心中是否已有一个计划，完不完整都可以，“如果有的，而且可行不必请示，可以马上执行。

极端诡秘地罗伯特·李正在精心策划一次看上去像是打算北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可能再次入侵马里兰州。林肯于6月14日问胡克：“如果李军的先遣部队放在马丁斯堡，部队的最后却还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与钱瑟勒斯维尔之间的宽阔地面上，如果把李军的部队比作一条蛇的话，那么这条蛇身的某一部分势必会非常脆弱。难道你不能把它砍断吗？”

一直拖到钱瑟勒斯维尔会战后快七个星期，也就是6月26日时，胡克仍然没有采取任何主动性军事行动，于是林肯首次向韦尔斯暗示，形势逼得他不得不让胡克下台。

罗伯特·李重新休整了他的部队，新征集的一些师加强了

林肯传

他部队的实力，然后率军偷偷地潜入谢南多亚河谷。部队前进的很顺利，到6月29日李军已渡过了波托马克河，也穿过了马里兰州，这支由七万五千人组成的军队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境内。与此同时胡克的部队在他的率领下撤出原来的驻地，分散北移。

在弗雷德里克那个隶属于马里兰州的地方，一个人驾着一辆轻便的马车，他身穿便衣，于6月28日凌晨三点抵达乔治·戈登·米德将军的帐篷，经过几许周折，终于成功地进入帐内。

这个人交给米德陆军总司令哈勒克一封信，信中这样说：“信内附上你被总统任命为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的命令。……总部将不会用任何不必要的指示来干扰你。根据情况的需要你可以按照你认为合适的计划自主地采取行动。”信是陆军部长的参谋长詹姆斯·哈迪送来的，收信的当天米德就发出通知说：“按照合众国总统的命令，从今天起我就任波托马克军团司令。”

亚·凯·麦克卢尔极力劝林肯重新起用麦克累伦，弗拉德尔菲亚和纽约的许多自由职业界人士和商业界人士也希望如此。对此林肯提出了两个反问：“如果为了堵一个漏洞而去凿开另一个漏洞，问题能解决吗？如果平息一起争吵的结果是挑起另一起争吵，而且很可能是比这更大的争吵，问题能解决吗？”

大多数人认为，接下来的大战役将是罗伯特·李同米德之间的决战，战场应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个地方：费拉德尔菲亚，或哈里斯堡，钱伯斯堡，也可能是葛提斯堡。

第二十八章 力排众议

1863年春，里士满政府的心头压着一个沉重的问题：格兰特能成功攻取维克斯堡吗？如果能，那么整条密西西比河就是联邦的了。林肯曾向戴·狄·波特描绘这个前景。波特记述，当时林肯指着地图对他说：“你瞧，多么大的一块地盘被那些家伙占据着啊！而维克斯堡就是夺下这些地盘的钥匙……只要我们拿下维克斯堡，那整片地区就都是我们的了。如果这把钥匙我们不能夺到手，这场战争就无法结束。我很熟悉这一带，这些话我是完全有根据才说的。”

从1862年秋季到1863年7月1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格兰特一直在维克斯堡四周调兵遣将，部署兵力。他率领部队向前挺进，冒着沼泽的瘴气，一路上披荆斩棘，砍树造桥，挖沟开渠，修筑工事。战壕中的泥浆齐腰深，他们就在齐腰深的泥浆里站岗，有时也会在湿漉漉的泥地上过夜，冒着瓢泼大雨顽强行军。他们还要忍受麻疹、疟疾、天花和腮腺炎等传染病的侵袭和折磨。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摸熟了密西西比河的每一处港汊和河湾。密西西比河在维克斯堡附近的悬崖峭壁那有一个急转弯，在高出水面二百五十英尺的陡崖上矗立着维克斯堡市，全市人丁稀少，只有五千人。

格兰特的家乡有一个国会众议员伊·木·沃什伯恩，他在给

林肯传

林肯写的信中赞扬格兰特说：“这整整五天的艰苦行军中，他从未骑过马，从未带过一名传令兵和勤务兵，也没有带一条毛毯或一件大衣，甚至没穿过一件干净的衬衣。一把牙刷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一连几十天部队的供养全靠农村供给，他们沿途经过农村，就从那里征集牛、猪、粮食和各种用品。

格兰特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个计划行不通，马上重新制订另一个。他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放：拿下维克斯堡。曾经有一次，斯坦顿和林肯一连十天没有格兰特那里的消息。二十天里他的部队行军一百八十英里，一口气打了五仗，自己损失的很少却歼灭了大量敌人，俘虏六千名敌军，缴获九十门大炮。波特率领着铁甲炮艇进入密西西比河马蹄形的大河湾，沿岸重炮对其发出猛烈轰击，虽然他损失了一艘运输船和几艘运煤驳船，但整个铁甲舰队最终还是安全通过了。还有两个小舰队也参加了维克斯堡战役，它们从三个方向切断了所有通往该市的交通线，有两次格兰特试图强攻维克斯堡，但都失败了，于是他转变战略让军队驻扎下来，挖掘战壕，步步进逼，该市的补给品和食物的供应完全像断了。

戴维斯总统的宠将约翰·克·彭伯顿担任维克斯堡的驻军司令。他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祖孙三代都是教友派教徒。由于他在北部出生，因此南方人对他并不信任。在格兰特第二次强攻失利后，彭伯顿对他的士兵说：“我知道你们已听到了一些传闻，说我是叛徒，无能，还说我预备出卖维克斯堡。弟兄们，只要你们跟我打下去，你们就知道要多少代价我才有可能出卖维克斯堡。只有当我们把最后一磅咸肉、牛肉和面粉，最后一粒玉米，最后一头牛、一匹马、一头猪、一只狗都全部吃得精光的时候，只有当最后一名士兵也战死在战壕里的时候，

我才有可能出卖维克斯堡。”

北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六个多月来格兰特好像一直在迷宫里打转，愚蠢地卖力地干着一项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在3月份薛尔曼曾这样写道：“维克斯堡所具有的，大自然赐予的天然屏障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整个计划肯定会失败，必须另外制定计划。”

但是出于对格兰特的热爱和敬佩，薛尔曼还是在格兰特的军团内留下了。薛尔曼的当参议员的弟弟收到他的信，他在信中说，格兰特能干、忠诚、有远见，是一位名付其实的英雄。林肯也被薛尔曼对格兰特的这种感情感染了。

雪片似的信件飞向白宫，来访者穿流不息，来信和来访者都对林肯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一定要撤换格兰特。一天，有个名叫约翰·米·塞耶的人来访问白宫，他是格兰特军团中的一个准将，带着特殊使命来到东部。林肯以多少带点疑惑而诚挚的目光盯着塞耶问道：“喂！依你看，格兰特这个人怎么样？”塞耶回答，格兰特是一个名付其实的深得军心的司令官，他制定了各种计划而且全力以赴地实行每一个计划。塞耶说，在他两年的服役期间有足够的机会仔细观察格兰特。“北部报纸指责在夏伊洛和唐纳尔逊战场上格兰特喝得酩酊大醉。这种指责极端无耻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在夏伊洛和唐纳尔逊的战斗中，我同他经常接触，如果说当时在战场上有头脑清醒的人，格兰特绝对是其中的一个。”

林肯说：“听了你这番话，我感到十分放心，因为虽然我自己一直都非常信任格兰特，但指控格兰特纵酒的报告成天送到我手里，我被搞得烦恼不安。众多代表团接踵而来，都向我提出同一个要求：‘撤掉格兰特的司令职务。’……有一天，一

林肯传

个有名望的神学博士率领代表团从纽约赶来见我，照例抗议我把格兰特留在指挥岗位上一事。等这个教师说完后，我尽力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问：‘博士，你知道格兰特将军喝的酒是从哪儿弄到的吗？’问得那个博士很尴尬，他回答说不知道。于是我又说：‘我十分遗憾，如果你能告诉我他从哪儿弄到的酒，我一定命令军需总局局长去大量购买这种酒，让我们那些至今尚未打过一次胜仗的将军也喝一点儿。’说完后林肯在塞耶腿上友善地拍了一拍，然后仰靠在椅背上哈哈大笑起来。

6月间格兰特的部队从原来的四万人左右，增加到七万多人。格兰特的部队攻占了约瑟夫·戴维斯和他兄弟杰弗逊的种植场，场内贮藏的物资全部被用来供应联邦军军队。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和猜测着，还要围困多久才能攻克维克斯堡呢？

罗伯特·李亲自率领八万同盟军北上，大胆地闯进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率领他的波托马克军团紧紧尾随在李军的后面，寻求阻止李军前进的战机。罗伯特·李孤军深入的原因，部分是想威胁北部城市，从而迫使哈勒克和林肯抽调格兰特的兵力来同他对抗。这样一来，被围困的彭伯顿就可以突破维克斯堡四周长达七英里的联邦战壕的层层包围。

人们在这个被层层围困的城市的山坡上挖了成百个土洞，惊惶不安的妇女和孩子们躲在洞里，不知这样的日子到哪天才可能结束。城里，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吃的是马肉、骡肉和炒玉米粒，到6月下旬，就连这单调的食物也吃得精光。果真像彭伯顿以前说过的那样，连最后一只狗也被杀来充饥了。最后他不得不让部下以老鼠、树皮和嫩枝充饥。因为饥饿，有些士兵在战壕里站岗时双腿直打颤。但彭伯顿仍然顽强地执行戴维斯总统要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守住维克斯堡的命令。